

Το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The Pandora

Prescription

Την χειρουργική επέμβαση για τον καρκίνο του μαστού, οφείλω να την κάνω, αλλά η διαδικασία είναι πολύ δύσκολη και η ανάρτηση πολύ μακριά.

Με το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Φυσικά, να ληφθούν υπόψη οι προκλήσεις που αντιμετωπίζω, αλλά η διαδικασία είναι πολύ δύσκολη και η ανάρτηση πολύ μακριά.

Το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Από τον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Εν τριτοίως, η διαδικασία είναι πολύ δύσκολη και η ανάρτηση πολύ μακριά.

Ο δικός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Εν τέλει, η διαδικασία είναι πολύ δύσκολη και η ανάρτηση πολύ μακριά.

Το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Το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Το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Το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Το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Ο δικός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Από τον δικό μου είναι ένα από τα καλύτερα βιβλία που έχω διαβάσει, και το έχω συστήσει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φίλους μο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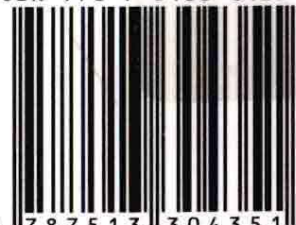
潘多拉的处方

[美]詹姆斯·谢里登 | 著 James Sheridan 王莹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133-0435-1



9 787513 304351 >

定价：36.00 元

潘多拉的处方

(美) 詹姆斯·谢里登 著

王莹 译

THE PANDORA PRESCRIPTION

By JAMES SHERIDAN

Copyright©2008 by JAMES SHERIDA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 Ross, Cambridge House Press,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3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多拉的处方 / (美) 谢里登著 ; 王莹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33-0435-1

I. ①潘… II. ①谢…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2792号

潘多拉的处方

(美) 詹姆斯·谢里登 著

王 莹 译

策划编辑: 东 洋

责任编辑: 许 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21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一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35-1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序言
4	星期一
132	星期二
218	星期三
363	星期四

序 言

1957年，东京，蜂后俱乐部

这是对广岛事件^①的报复。

星子袒胸露背，叉开双腿正坐在一张木椅上。她那颗寻求报复的心就要迸发出一股冲击波，来穿透这个世界。她完美无瑕的身体上隐藏着一个不会愈合的伤口，那个伤口太深了。

她要找人来与她分享这折磨人的痛苦。

一条丝绸般光滑的大腿缠绕在椅子上，飘逸而乌黑的长发向后轻拂，她如疾风般快速旋转。此时身穿军装的征服者们正向空中抛掷着美元。她那如珠玉般的微笑从人类可预见的悲哀中产生，她叫喊着，仿佛受到了一个启示。

没有人注意到星子深邃的目光望向何处，观众们如痴如醉地着迷于她那朝气蓬勃的身体，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她已经不在这里了。她在回答一个来自高空的召唤，这个召唤使她飞了起来，高高飘浮在雪茄烟、香槟酒气和西方音乐的声浪之上。

这种爵士乐的演奏使她感到了羞辱，在她的心灵上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洞，直到“它们”一一显露出来。是他们给了她生活的供给，他们给的服务费可比蜂后俱乐部给的要多得多。一旦她将自己作为一

^① 广岛事件，二战中，美国向日本港口城市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道被捕获的战利品放在一只盘子上供他们享用，他们能做出何种举动，她只能凭自己的想象了。星子只知道这种残忍的兼职就像冰水浇在她灼伤的皮肤上，抚平了她的伤痛，不管她的主人们是多么邪恶，他们的野心是如何肮脏，魔鬼和他们相比，也要稍逊一筹，这你是知道的。

星子淡褐色的眼睛变得黑亮如漆，时候到了。

羯磨^①需要催化剂。

星子跪下，一只染了红指甲的手沿着裤管边滑过去，她审视着房间里面，目光与初次来这里的看客们那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相遇。把自己躺到和他们同一高度令她厌恶，但又必须这样做。他们那股子堕落的恶臭直冲她的鼻子，即便如此，她仍旧漾起睡梦般的微笑以掩盖自己的厌恶。

星子对那些狂笑不理不睬。她从眼角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不太相同的身影。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他那双黑眼睛几乎要在她身上烧出两个洞来。

他比一般的看客要年轻许多，是一个深色头发的粉白脸男孩，顶多也就是十八九岁，从制服来看是美国空军。好。

她用双手和膝盖爬过去，臀部高耸，慢慢爬向一瓶温暖的日本清酒，完成了她独具特色的移动。

星子抓住酒瓶，身子一跃而起。她慢步滑向那个士兵，双眼锁定他。当她移动到舞台边沿时，他知道不可以触碰她。她娇小的身躯高高立在他上方，口中满含清酒。

她撅起双唇仿佛在勾人亲吻，嘴唇直指她的目标。他在她身下抬起下巴，张开嘴，意欲去迎向那潮湿而火热的双唇。

星子张开口，向等待着即将成为她的战利品的人嘴里吐出一股酒液。他尽力一口吞下，微笑开来。对于她那仿佛塞壬^②般的表演，人群中爆发出口哨声、喝彩声；一阵嘈杂使人群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清酒一喝完，她便将酒瓶抛开，只管围绕着这个年轻的美国人跳

① 羯磨 karma，梵文意译，意为因果报应。

② 塞壬，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神，常以美妙歌声诱惑过往的海员，而使船只触礁沉没。

起舞来，眼看着他就要被融化了。此时此刻他就是这房间中唯一的男人了，这岂是他能把握得了的。她很清楚这一点。

她是她的了。

音乐渐停，台下爆发出“再来一个”的叫喊声。星子轻巧地走下舞台，要来完成她那致人于死地的派给任务。她昂首阔步迎着这苍白的少年走去，玩味着他那不敢相信的眼神。他不敢相信她会选中他。

袅袅婷婷地站立在他面前，星子甜蜜的声音使得她说出来的话更具诱惑力：

“呃，美少年，你叫什么名字？”

“奥斯瓦德，夫人……李·哈维·奥斯瓦德。”^①

有些创伤是永远不会愈合的，那伤口太深。

^① 李·哈维·奥斯瓦德 (Lee Harvey Oswald, 1939 ~ 1963)，1963年行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凶手。

星期 一

第一章 华盛顿特区 本日

克林顿·勒布朗感觉到一阵发热，但他知道自己没病。当波托马克河广场公寓大楼的电梯晃晃荡荡升上三楼时，他感到胸袋里的信封沉甸甸地压在胸口，尽管它的重量几近于零。

一个小小的信封即将永远地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金属匣子内，他独自踱着步，回想起他曾经怎样梦想着在这特别的一天里走出下面要走的几步路，跨出电梯只有这几步路就可以到达他的房间。

家。

事情已经做完了。

电梯的轰隆声有节奏地到达了三楼，但是他的热度仍未消退。到家的感觉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舒适，他丝毫感觉不到安全。那天他所做出的叛变行为在他的胸口留下一股折磨人的怀疑的剧痛。

当医生和他联系过之后，似乎要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向那些毁了他的恶魔施加惩罚，这是对父亲的纪念。

但是把他父亲深为信仰的一切全都泄露出去……

当他制订一个计划时，没有丝毫犹豫的阴影，计划执行之后，反倒感觉黑白不那么分明了。

309号公寓的房门赫然出现在勒布朗面前，他伸手去摸钥匙。他

知道一脚踏进门厅首先看见的将会是站在肯尼迪总统身旁的已故的父亲。十六年前，他的母亲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他，那时她还不曾死于心脏病发作。

他的父亲早在去世前就已经灵魂出窍了。他是肯尼迪的贴身护卫——保护神。但当肯尼迪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无法做出任何行动，他成了一个“堕落”的天使，一个恶魔的牺牲品。

克林顿·勒布朗千方百计才得以进入财政部特工处^①，像他的父亲一样，执行保卫之职。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追求，去清洗蒙在家族心灵上的耻辱，弥补过去。但是子弹再也没有射过来，看来没有人要射杀副总统。特工处并不像是他父亲浪漫想象中的机构。

当你照镜子时，镜中却看不到你的影像，仿佛你的存在毫无意义一般，那是因为在里面深处有某个东西发生了断裂。

勒布朗打开前门，但他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他父亲和肯尼迪总统站在一起的那张照片。他眼前看到的只是一片红色。

压倒一切的愤怒取代了怀疑。

他们才是叛徒，不是我。

如果愤怒只是由恐惧而生倒也不碍事，但那是义愤。其实父亲去世时还未到必死的地步。若能把棋局推倒再来一盘，勒布朗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哪怕只是再来一次辩解，可逝者俱往矣！无用的愿望只是一支来世报应的序曲，这次时机的选择才像是神的干预。

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拍拍胸前的口袋，自从今天早些时候他把信封放进那里以来这是第十七次了。它一直烧进他的心窝，那是复仇之心的召唤。

勒布朗本想把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但是有些东西阻止了他这样做：那是他在特工处多年养成的第六感。有什么东西不对头。他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气味？一种声音？抑或是看见了什么？不知道，但有东西不对。此刻又感到身体在发热了，汗珠在他有了皱纹的前额冒

^① 美国财政部特工处，负责保卫总统，查缉伪钞制造及战时进行谍报活动。

出。一股血流从他胸中直冲到脸上。

他们来了吗？

他们如何知道他已违反了规定？他们怎么就晓得了他的秘密？

这本来一点也不叫人吃惊，可是现在它又来了。他们到底以为他们是谁？！

楼下一辆汽车离去时轮胎发出的尖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勒布朗重新审视当下的情势：有人刚刚离开，又或是还在这里？

他以标准的动作从手枪皮套里取出他的西格—绍尔手枪，拉开保险，所有这一切全都是集合在一个动作里完成的，此时他感到胸腔鼓胀，五脏揪紧。他在特工处受过的训练在这一刻起作用了：他在头脑中将室内环境画成一个坐标方格，审视每一部分，心中期盼这是自己的妄想所致。

门厅的灯永远是开着的，清楚地照亮了厨房和起居室，很显然那里什么都没有。他将目光顺着门厅往下看到其余的房间，两间卧室和——

一个无意识的吞咽动作噎住了他的呼吸。

书房的门是开着的，他通常总是把它关着。书房里的灯没开，一片沉寂，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他背对墙壁，小心翼翼地 toward 书房门和远处黑洞洞的房间滑过去，不让地板发出嘎吱声。

他蹲下身来，从他的枪管后面直盯着书房内的一片漆黑。

没有动作，没有声响。

他深吸了一口气来镇定自己，正在这时一股淡淡的他不熟悉的气味证实了他的怀疑。

有人在这儿。

他站起身来，退到墙边，一手握枪，另一只空着的手从间隙中伸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勒布朗啪地一声打开电灯开关，一个猛旋转进房中，肩胛骨撞到了墙上，向后蹲伏下去。他挥枪猛然一击，用目光在房中四处搜寻攻击者。

没人。

他的心仍在胸腔里怦怦地跳着，站起身来又吸了一口气。特工处的人训练得多，行动却少。他从未在愤怒中开过枪。

勒布朗刚要松一口气，一个令人惊恐的想法冲上心头：必定有人来过这里又走了。书房门不会自己打开。不管这人是谁，必定是冲着信封内宝贵的内容而来的。

怎么办？想一想。

该死的！他向电灯开关冲过去使书房重回到一片黑暗之中。

勒布朗醒悟过来，入侵者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定是在守候他回家。

他走到书房窗口，从这里他能看见楼房的入口处。他的目光扫过大楼前的那条街道，什么都没有，只有像往常一样停着一辆辆汽车……

慢着。

他亲眼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一套标准的抓捕套路，那对于他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此时他浑身一阵刺痛。

一场袭击迫在眉睫。

妈的！刚才打开书房的灯光必定已经惊动了他们，知道他回家了，那正是他们要等的。

不过他们刚才失去了突然袭击的绝佳时机。

好吧，好吧。总得干点什么！尽管门还没有被打烂，但他知道他们仍然在调度他们的突袭行动，等待各就各位，把守住每一个出口。所有的窗口也都会有狙击手的红外线瞄准镜在虎视眈眈。

猫着腰出去，要尽快。

房间在旋转。

且慢，他就是被抓住了又如何？这里还有比他自己的生命更为攸关生死的东西存在。一旦把在他的胸袋里藏了一整天的信封打开，这个世界将会发生永久的改变。

万千阴谋中的顶级阴谋将被击个粉碎，上百万的生命将得到拯救。

不管在接下来的生死存亡的几分钟后会有什么内容泄露出来，真相无论如何要大白天下。

如果人人都是阴谋家，哪怕大街上的随便一个家伙也是，你又如何才能让真相大白？

第二章 纽约市

丹尼尔·特拉维斯感觉到灯光打在脸上，不由得全身一紧，此时他已做好了准备，来承受再一次的不可逃脱的苦刑。他已经陷入了罗网，被逼到墙角，逃不脱了。当他在座椅中扭动着身躯时，他觉得他的存在全系于在椅中的平衡了。

反抗是全无用处的。

他用力眨眨眼，看见一些鬼影似的人在灯光后面可怕地移动，他们已经各就各位。就是它了，他即将要面对的是人们最为惧怕的，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觉得自己的心脏在奔马似的跳动，便极力控制住呼吸，尽管他好像就要窒息了。他的喉咙焦干，头上的血管在悸动。

接着黑暗中传来了可恨的说话声：“我们现在开始倒数：五、四……”最后三个数字“三、二、一”是无声地从口中发出的并伴随着一个发布指令的竖起的手指。

尽管他曾经多次在电视上出境，却仍然不管用。他还是觉得受尽了折磨。这永远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世界。

为了巡回售书而待在众目聚焦的位置真是一个挑战。特拉维斯的心早已飞到他母亲的身边，她今天就要住进医院。她那癌症的症候使他身心大为震撼。一想到她就要死于夺去了他父亲生命的同一种疾病，他心中恐惧顿生。

他在等待那一纸判决书的到来，确定宫颈癌是否已向淋巴结转移。他觉得自己的下巴都在发抖。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呼吸。

特拉维斯今天的面谈者苏兹·斯潘塞就坐在他身旁，用着一种浮躁但却低身俯就的态度说话。这就像是把手指甲放在玻璃黑板上抓挠，那声音听着令人难受。

“嗨！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好啦，你们打算去另一个星球旅行吗？”

苏兹稍事停顿，对准一号镜头眨了眨她的眼睫毛，将她的花言巧语继续进行下去。

“你们有什么关于奥秘的问题要问吗？想要穿过这面哈哈镜去揭开所有那些著名的谜团吗？我也是这样！很高兴欢迎丹尼尔·特拉维斯博士今天早上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博士在他的狂热仰慕者们心中可是以探秘者而著称的呀！”

特拉维斯看见二号镜头的红灯转了过来，此时苏兹面对着他，带着他曾经见过的、也是她曾经有过的最为虚假的露齿微笑。当她转过头来时，她那浅金色的短卷发则纹丝不动。真是一块剪出来的卡片。尽管化了浓浓的舞台妆，但他看到她本人却是这样地显老，真是大为诧异。他紧张地微笑着，让她干完她该干的活。自从上一次他上电视时看过了她大发脾气之后，他是无论如何再也不敢去打断她的话了。

“欢迎丹！”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你，苏兹。”从来没有一个微笑是如此硬挤出来的。还须再用力些。

“现在我——”

“来到这里真是太好了！”狗屁，镇静下来，丹。

“嘿！哈！你能来这里真是太棒了。我相信你的新书已经问世了。我得说，我本人作为一个纽约人，对它特别特别地感兴趣……”她将书举到镜头前，“……《纽约未解之大奥秘》。”

特拉维斯在开口说话之前先做了相当的停顿以确保她的话已经说

完了。“是的，苏兹，这次是一个极为特别的专题。纽约是一个令人大为惊奇的城市，它后面的秘密隐藏得如此之深，令人难以想象。等你看过了这本书方才知。”

“我相信，等一下我们就会为你从电话线上接进几个听众的来电。但是首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讲。”特拉维斯说，并将双手一拍假装出一番热情来。

“你在关于那些更为著名的奇迹，例如亚特兰蒂斯^①以及金字塔的研究方面，已经是著名的权威了，我想请问你为什么把大苹果城^②也列入这些奇迹，为什么会这样？”

特拉维斯将他那六英尺一英寸的身躯在椅中来回移动，并使劲拉扯自己的上衣。苏兹低头看她的纸夹板记住她的下一个问题。特拉维斯对于她所提的问题即将给出什么答复，她甚至都毫不关心。

表面上看来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

“呃，苏兹，那些更为著名的神秘事物对于我来说总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旦新的证据出现，我马上就会告诉你们，但同时我还要补充进去一些东西，它们或许对于一般人来说更易于理解。它们是一种提示，提示人们这些谜、这些神秘事物往往就潜藏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也许就在人们走过的混凝土马路下面。”随着特拉维斯的巡回售书活动持续地进行下去，这句话说得最多了。

苏兹微笑着从她的纸夹板上抬起头来，盯住特拉维斯的蓝眼睛。她害怕了。竟头又回到她身上。“哇！我爱它，你生活的世界真是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世界。你在四十二岁的年纪上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你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并就此主题在世界各地演讲……”

特拉维斯含笑点头。来吧，丹，你的确喜爱这种关注。

“……对于那些不曾看过你节目的观众，请你介绍一下自己为何投身于此？”

① 亚特兰蒂斯 (Atlantis)，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于海底。

② 大苹果城指纽约市。

“那时我还很年轻。”她又低下头去看了，但特拉维斯完全沉浸在对已故父亲的回忆中去了，没有把这回事儿往心上去，“我的父亲曾经带我远离迈阿密海岸去钓鱼，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看见在海平面上一艘大船起火了，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沉下去了。对于这起紧急事故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听着，看海岸警卫队将幸存者从沉船中救起并送出去……”

“那件事对于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的你来说，一定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我知道你对于‘泰坦尼克号’沉船的神秘解读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永远使我着迷，尽管我以为船撞上了冰山算不上什么神秘之事！”

苏兹盯住镜头露齿一笑，演播室的观众席中响起一阵廉价的哄笑声。

特拉维斯将外交礼仪抛开不顾，急忙说道：“那又是另一回事。说到底，它仍然算得上是一个奥秘。为什么那座冰山会给‘泰坦尼克号’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使得它如此迅速地下沉呢？对于这件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甚至于还扯上了阴谋。不过我现在不打算深谈。”

特拉维斯相信阴谋是确实存在的，拿水门丑闻来说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但他觉得讨论这样的话题会招来人们的奇思怪想。和这样一群人扯到一起会使他工作的重要性贬值。他的工作就是要彻底寻找真相，还原真实。因此他有意绕开这类公开的话题。

他便紧紧抓住人们来听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但是后来早些时候我父亲告诉我，我们看到的那艘船已经沉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百慕大三角区^①的地方。正如大家所知，那是一个著名的区域，许多船只和飞机在那里不可解释地消失了。正是由于那件事，从那天起，我便上了钩啦。”

“很好，现在导播告诉我，我们已挑选了一些幸运的观众，他们急于要和你对话，你做好准备来回答提问了吗，探秘者？”

^① 百慕大三角区 (Bermuda Triangle), 大西洋北部一海域, 飞机、船只常在那里神秘地失踪。

“当然可以，苏兹。”她就要把我逼疯了——究竟要多久？毫无疑问她必定每隔一个月就会去整一次容。他搓着双手开始烦躁不安起来。

苏兹·斯潘塞微笑着对准正在移动中的镜头，对着观众噙噙喳喳地说个不停，沐浴在他们对她的毫无条件的热爱之中。

“那么接进第一个电话！他是来自衣阿华州的迈克……迈克，开始！”

“喂？喂！是特拉维斯博士吗？”来自衣阿华州的苍老的声音说。

“你好，迈克。”

“特拉维斯博士……我知道你对这件事一定会有一个解释的，我妻子声称她上个星期二在沃尔玛停车处看到了埃尔维斯^①。我当然告诉她那是不可能的事，你说对吗？”

特拉维斯不禁感到心头一松，此时有一会儿工夫他认为这位衣阿华的迈克是认真的。他不由得暗笑，回答道：“当然是不可能的，迈克，你要提的问题是？”

迈克继续说：“是的……我也是这样告诉她的。简直是胡说八道。她上个星期根本不可能看见猫王。因为他早在70年代就被外星人给绑架了。你能把这件事稍微讲解一下吗？它们到底把他绑到哪儿去了？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

特拉维斯呆住了，望着苏兹。正在微笑着的苏兹对于电话接线员未能将这样的电话屏蔽掉感到深恶痛绝。她现在别无它法只有面对。

“好吧……丹？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她说着从镜头前缩回身去。

特拉维斯今天可真是一射一个准。“对不起，迈克，在这件事上你有点误会——”

苏兹以一个神经质的笑声插了进来：“好了，丹，在这个问题上你也许有着与迈克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接着听下一位吧。”二号镜头移了过来。镜头对准特拉维斯等待着他的回答，苏兹对他冷冷地一瞪

① 埃尔维斯 (Elvis Aron Presley, 1935 ~ 1977) 即猫王。

眼。“那就来吧。”他回答。

“下一个发问者，有请堪萨斯州的扎克，欢迎扎克，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世界著名的探秘者丹·特拉维斯博士？”

特拉维斯把一个到了嘴边的哈欠忍住，但他的眼睛明明白白地显示出他昨夜一夜无眠，他一连数小时地为他母亲担忧着。

堪萨斯的扎克在电话中发出急促而尖利的声音：“嗨，丹，是的，这是关于罗斯威尔^①的，我觉得政府将外星人着陆的事掩盖起来真是奇耻大辱。我们有权利知道真相，你不这样认为吗？”

真令人不可思议，老是这同一个该死的问题，所有人要问的都是关于这些绿色小人儿的事。

特拉维斯仍愤愤于先前那个关于埃尔维斯的电话，这一次他毫无约束地回答了起来，是他们惹起来的。“好吧，首先，我们要说外星人的确曾在罗斯威尔登陆，政府对于此事也进行了掩盖，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做对了。”

“那是为什么？”苏兹问道，她松了一口气，电视直播看来终于向情感方面有了一个转向。

“因为也许会引起群众的歇斯底里。坦白地说，人们也许会死于一片惊慌。还有，会触犯和引起许多宗教问题，会引起太多人的不安，至少会要枪击传言者——总统。事实上，就在罗斯威尔事件不久之前，在无线电广播里，无意中播出了赫伯特·威尔斯的《星球大战》就引起了广泛的惊慌。”

苏兹翻查了她的纸夹板中的文件后，假笑着插了进来：“但是，丹，1997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发现80%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掩盖了外来生命存在的讯息。你能说所有这些人，我们大多数的观众——都错了？”

玩鬼把戏。

^① 罗斯威尔 (Rosewell) 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南部沙漠地带的一个小镇，因为1947年发生的UFO坠毁事件而闻名，成为UFO研究者推崇的圣地，该事件至今也未得到美国政府的确切解释。

特拉维斯毫不慌乱，说道：“我知道那次民意测验。人们对于其他的现象也会去相信，尽管那绝大多数是毫无根据的。你们看，围绕着罗斯威尔的所有事件毫无疑问都有一点儿离奇古怪，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匆忙得出结论。这就是我要说的。”

“好吧，但是为了回答扎克的问题，那么你对罗斯威尔的反应如何？”

“从我所研究过的事实来看，时至今日，UFO 的来访仅仅只是近五十年来才有所报道的。五十年与我们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时间来比较只不过是扫过荧屏上的一个小光点。太空是广漠无垠的。居住在其他星系里的生命只有通过我们发射出的高频无线电信号才能知道我们，而发射高频无线电波也只是近七十年的事。即使外星人收到了我们发出的第一个信号便立刻想要和我们联系，也假定它们能以光速旅行，也只有四个离我们足够近的星系，上面的外星人才能够在 1947 年年底到达地球。考虑到人们已达到广泛共识，认为现今地球上生命的诞生是一连串偶然事件发生的结果，那么在那四个星系里生命存在的机率就会是极其微小的了。关于 UFO 我们所拥有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奇闻逸事般的事例，这些事很难解释。”

苏兹在荧屏上的脸被一道皱眉给拉长了。特拉维斯不知道她脸上的妆是否会开裂。“但是关于人们对在罗斯威尔看到的飞碟做出的清晰描述，你做何解释呢？”她说道。

特拉维斯对这个问题已有预料。“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成立了一个顶级秘密的机构，号称‘纸夹行动’，追踪和遣送高级纳粹科学家为我们工作。就是这些科学家在 1969 年把我们送上了月球。信不信由你们，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时日里，已经生产出了外形类似飞碟的飞行器，并把它们发射了出去；事实上宝马公司在布拉格的工厂已经制作出了这些先进的武器，它们被命名为汉尼拔^①。在美国还有着这些武器的专利号码，它们被称做‘旋转喷气式飞行器’。”

^① 汉尼拔（公元前 247 ~ 183 或 182）迦太基统帅，率大军远征意大利，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曾三次重创罗马军队。

特拉维斯一边说，一边翻找着一大本文件，从里面读出：“对了……专利号码是 213529，2801058——”

“那么你的看法是？”苏兹插嘴问道。

她正在折磨着特拉维斯的神经。“苏兹，我的看法是，这些被我们驱使工作的纳粹可能继续进行了这些科研项目，在罗斯威尔坠落的极有可能是一架汉尼拔。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目睹 UFO 事件的报道仅仅只是在罗斯威尔事件之后才真正变得流行起来。公众对于罗斯威尔治外法权活动的观念自然对于军方十分有利，因为它将注意力从这次事件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分散了开来。谁又知道呢？也许来自军方的‘泄漏’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而故意安排的吧。”

特拉维斯有意煽动，但他不在乎。“由于缺乏来自政府首脑的确切事实的宣布，如今社会上的人们便本能地朝最坏的方面去想问题。因小学补考的美国人上街游行时手举的熊熊燃烧的火炬今日已近熄灭。每一次突发灾祸，不管是越战也好，水门事件也好，莫尼卡·莱温斯基也好，或是佛罗里达无记名投票计票事件也好，都已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受到了谎话的蒙骗，这便是我们现在这个狂乱的阴谋理论中所看到的累积效应。”

“可是丹……”

“苏兹，底线就是人们只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当一个政府不想让某件事张扬出去，把它做成了一个秘密，它便成了一件大事，难以应付。我们头脑中空想的产物便变得活跃起来，人们的想象力如野马奔腾，阴谋揣测便由此而生了。在罗斯威尔，荷枪实弹的军队迅速到场并带来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也许直到人们终于停止了自己如儿童般的行为举动时，政府才会停止像那样对待我们。如果确有更为先进的外星生命存在，它们在观察我们，我猜想它们一定会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狂乱的、患了妄想症的群落。它们会认为最好对我们敬而远之。”

苏兹·斯潘塞从耳机中专心地听着制作间里的指示，告诉她把话题往商业上引。特拉维斯对一片沉寂进行反击：“现在还要继续说下

去吗？”

不到一个小时，折磨结束了，尽管特拉维斯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请他来。“我很抱歉，特蕾西……我很累，心事重重。”他对现场导演说。

特蕾西那椭圆形的镜片未能阻挡住它们后面的瞪视。“瞧，我知道，在真相啦、事实啦等方面你是十分通晓的，可是……”

“可是是什么？”特拉维斯扬起一边眉毛问道。

“只是有时候，真相对于收视率并没有什么好处。不管怎样，还是得谢谢你。”她脸上堆起一种做作的微笑，便急急忙忙地走开去着手下一部分的工作了。

特拉维斯长出了一口气，一想到只要明天完成最后一次的上镜节目，就可以回到巴尔的摩的家，回到他母亲的床边，就感到心中有了**一丝安慰**。

只是特拉维斯无法料到他再也不能去完成明天的上镜节目了。

第三章

德怀特·格林一直盯着他的电话机已经有八分钟了。他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他在计数着时间。他看着电话机，确切地知道，它是精确地放在书桌上的，有三面距离桌边都是一英寸。

必须是一英寸。

他的拐角办公室是简单而整洁的。理所当然——这是他的掌控室，他就像是一家之主坐在这里发号施令。

我的机构就是一个家，永远是一个家。

这是他能够选择的一个家——可不能堆满了破旧东西。这里不能有朽木！朽木，一句话，砍掉。一切东西都要摆放得有条不紊。

上帝！这个叫做勒布朗的该死的杂种到底是谁？

格林用牙齿咬住下唇，皱起鼻子，就像一条要咬人的鲨鱼。他的双眼呆滞，眼前一片茫然。

好啦，好啦，乌云也有一道亮边。他右手在书桌上的黑玻璃板上擦过，使自己镇静下来。把勒布朗带进这里，拿走本不属于他的东西，不过是一件简单的事。

勒布朗怎敢希冀侥幸做成叛变之事？

格林是一座火山：前一分钟休眠，下一分钟就要爆发。在他开始治疗之前，他从不明白爆发的原因。它们就像乌云笼罩在他的头上。然而今晚的爆发却证明是正当的。今夜他的世界被置于刀锋之上，这一切全都缘于一个名叫克林顿·勒布朗的卑鄙的叛徒。一个男人怎会这样不顾一切地去冒风险？

我的家，我的祖国。

他盯着电话机，怒视着。他只想要把它朝墙上扔过去，打碎它……

好啦，好啦。乌云也有一道亮边。

治疗还是有用的。

他挤出一个微笑，抹了抹他深灰色的头发，把眼光从电话机上移开。他每天午后2点45分时就要进行第二次洗浴和刮脸，现在已经是午后2点51分了！他要进行第二轮洗浴。他整套的洗浴工具内有一面小镜子和一瓶男人专用神油。他把它锁在底下的抽屉里。但他此刻无法离开这张办公桌。

克罗根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干什么？

电话终于响了。

格林一把抓过听筒，说：“我是格林，说话。”

“长官，我是克罗根。公寓内没有勒布朗的人影……尽管他的汽车仍停在外面。我们将这栋大楼的所有房间以及周围地区都梳了一遍。”电话线那头传来尖利而急促的说话声。

格林抽搐着他的下颚，说：“别丢下那辆汽车，监视该地区所有其他的车辆。他要么仍在大楼内，要么就在附近。拉起一道防线，他既是步行，就不会走远。”

格林停止说话，闭起双眼。他将手指压在太阳穴上，等待他的小分队队长的回答。“是的，长官，已经这样做了。”

“等一等，”格林回过神来，“搜查他的房间，检查他近来所有的电话。”

“是，长官，我已经大胆冒昧地这样做了，查过了大楼内今天所有打出去的电话。”

格林从椅中猛地站起来。“有什么收获？”

“是的，长官。我们打破正门进去之前不到两分钟发出过一份传真。他发送的是一个巴尔的摩的号码……看来是一处私人住所。”

有点令人鼓舞。这不仅意味着勒布朗不可能走远，还给出了一个提示：有一个同谋。格林知道这份传真不可能是随意发的，这也意味着没有即刻的危险。

“那是发到什么人的住所？”

当小分队队长询问他的下属时，格林的指头在书桌上咚咚地敲着。

他终于回答了。“长官，它是发给一个叫特拉维斯博士的，丹尼尔·特拉维斯博士。”

“很好。继续行动，找到勒布朗。事关国家安全问题，把下一步获得的任何进展都通知我。”格林说完，砰地放下听筒。他狂暴地击打快速拨号盘。它刚一接通，格林便大声发布命令。

“诺曼，我要一份关于巴尔的摩市的丹尼尔·特拉维斯博士的完整文件以及关于他家庭的详细情况，尽快送来。告诉小分队队长，一旦他们进入他家将特拉维斯拘捕，立刻和我联系。万一他不在家，检查一切必要的记录，找到他的行踪。这一切行动不受任何约束。”格林挂上电话，满怀信心，相信他的指令会毫无问题地得以执行。

德怀特·格林长叹一声把自己扔进舒服的皮躺椅中，躺椅旋转，从他办公室的窗户中观看华盛顿特区的景致。这将是漫长的一天，但是在黄昏降临之前，勒布朗和他的同谋死定了。

第四章

特拉维斯在旅馆的酒吧里喝着他的酸苹果马提尼酒。他喜欢住在第七大街的谢拉顿旅馆大厦里，因为他签第一本书的销售合同时便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充满了对精神压力不太紧张的时代的深情回忆。

自从他发现母亲得了宫颈癌以来，最为奇怪的记忆就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记起当他做噩梦时她总是给他唱披头士的歌催他入睡。那段时间他正在切斯特^①洗海水浴。有头小杂种狗发了疯，将她打翻在地。那个时候……

打住。眼泪在他的眼中充盈了起来。

特拉维斯感到无助。他知道她想要他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而不要多虑。妈妈为他感到自豪。每当这些时候，特拉维斯便希望自己能有兄弟姐妹；能有个人和他共同分担。

好啦，明天上午电视节目结束后，他便可以回家了。被众人聚焦，他独自思量。他吸了一口气，将酒一口气吞下。

早些时候，在房间里，十一楼底下街上传来的喧闹声使他想起他得下去感受点人气。地面的生活在向他召唤，所以，他便下来了，来到了酒吧，而不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中看书。

再说，这也可以使人分一点心，为什么要坐在旅馆的房中愁上加愁呢？

要不是他常因眩晕症这种小毛病而大吃苦头的话，他早就会爬到大楼的更高层去了，在那里听不到警笛声和汽车喇叭声。正如书中所说，眩晕症就是对摔倒的恐惧和想要摔倒的欲望。

那是一种何等的超自然的二重性啊！

整个周末他都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度过的，在那里做完讲演之后，昨晚飞抵肯尼迪机场，整个飞行过程一直非常平稳，但也许是

^① 切斯特，切斯特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县。

治晕车船病的药丸在起作用。特拉维斯不吃这种药便无法坐飞机。

他到达这里之后最为艰苦的工作就是一直要与拥挤的交通作斗争。实际上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正在举行罢工，整座城市的运转因此而止步不前。他在酒吧里看过电视上报道的新闻之后，明白了该城的交通状况已处于灾难之中。到明天如果情况未能好转的话，至少他还可以从旅馆走路去电视台。

他的喉咙对清凉的伏特加情有独钟。实际上我就要那个。我这算得上是有了饮酒过度的倾向吗？我喜欢尝一口的总是伏特加，而不是混合酒。

他总是容易为了琐碎的小事而情绪激动。为了把自己从这种倾向中抽身出来，特拉维斯转身走向窗口去关注街上的人们，在这个交通最为繁忙的高峰时刻，人们发了疯般地朝着某个地方奔去。此刻罢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的恐慌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危机正在迅速地升级，进入了一片混乱无序的地狱般的混沌之中。

非要到这个时刻，一个人才可能认识到纽约城的地理状况是多么地不稳定、不安全；曼哈顿是一座人口过剩的岛屿，仅仅依赖于几座桥、几条隧道和轮渡才能使它那受限制的交通流动起来。一旦发生交通罢工，纽约城的动脉便阻塞了，患上了冠状动脉血栓症。

当地新闻报道说，市政府和交通系统工会之间的对话再一次中断，双方都不愿意妥协。造成僵局的原因是卫生健康保险以及它不断上涨的费用。

现在进出曼哈顿岛的方式就只有坐小汽车和船了，但是自己开车，道路被阻塞了；若是乘船呢，据最新的电视新闻报道，比如像斯塔滕岛渡口的船只，由于人群拥挤，人员超载，渡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等候水上的士的人们反常地排起了长队。从电视上可以看到布鲁克林桥上，经常往来两地上班的人群拥挤不堪，密密麻麻的人头在急速地上下攒动，看起来活像是起跑枪声响过之后的一群马拉松竞走者。

看着外面的狂乱景象以及第七大街上出租车的混战，此时他的思绪被酒吧招待的叫声给打断了，他在叫他的名字：“这里有哪位叫丹尼

尔·特拉维斯的吗？”

“在这儿！”特拉维斯说，一面向空中举起右手。

“你的电话，先生。”招待指向酒吧一头的电话座机。

他们找到我了，真烦人。特拉维斯早已关掉了手机，想清静一两个小时。

当他揣着心事将听筒放到耳边时，吃惊地听到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特拉维斯博士，你好。”她的声音柔和但混杂着一丝焦急。

“你好，夫人，我是特拉维斯……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是的，我叫索尼娅·勒布朗，《纽约时报》的记者。听说你在这座城市只待今天一晚了，我想对你进行一次短暂的采访，好为我今晚就要完成的一篇文章获取一些关于你的信息，这对于我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不知是否可以？我会在一小时之后到达你那里。”似乎有许多背景杂音，不过她的声音听起来是清晰的。

“呃，是关于什么的文章？”他总是特别小心地要求确实，不让记者在他并不专业的话题上浪费他的时间。

“是……百慕大三角，博士。什么时候我能在酒吧里和你相见？”

特拉维斯发觉她有点儿多事，这使人有点儿不快，但这对于记者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此外，百慕大三角在他心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即便这是一个令人厌倦的话题，是一个需要做出令人满意解释的“秘密”。

“好吧……我可以叫你索尼娅吗？我在酒吧里，只要你一进来我便可以看见你。我可以认为你是会认出我来的吧？”

“当然，博士，我就在离你几个街区的地方。”她说。

“那倒也可以。”特拉维斯说。

“你是什么意思？”

这女人没有看新闻吗？“交通罢工。”

“啊，是的，一会儿见。”她便挂了。

特拉维斯放回听筒，一面诧异着，记者们都是这么会随机应变且

坚持不懈的人。他绕回到他的酒杯前，谢过了招待。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让他回到正常的思想状态中，迎接明天的工作，一次不错的消遣。

不到四十分钟，正当特拉维斯在酒吧内努力四处张望，核对新来的客人之时，他看到门厅内一个女人正手拿粉盒在照着盒中的小镜子，为进入酒吧补妆呢。她微笑着，似乎拿准了自己是多么地漂亮，知道这副俏模样会让她行事自如。她有着一头黑发和毫无瑕疵的雪白皮肤，这使得他想到了白雪公主，便笑了起来。

她身材高挑，富有曲线。有二十好几了吧？

正是我喜欢的那一型，特拉维斯想着，饮了第二杯酸苹果马提尼酒的脸上略微浮起自信的微笑。他的母亲因患癌症而卧床不起，他却找上一个迷人的妞儿，他不知这样做是不是错了。

她抬起头来，只管向酒吧内四处察看。特拉维斯将目光移开，假装在看电视，玩起了有点傻气却又必要的把戏，不要露出急不可待的样子来。今晚能找到她这样一个约会的对象真是太吸引人了，令人精神鼓舞。

然后他听到话筒里传来声音，那是在叫他的名字：“特拉维斯博士？”

他朝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去，是白雪公主。索尼娅显然已经到了。她漫步向他走来，笑起来脸上皓齿微露，她的眼神显出仿佛她已经认识了他多年的样子。真是做梦一般。

“你好，”他说，上下打量着她，“是索尼娅吗？”

“是的。”她说。她显然认出了他。她的美远远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现在她已近在身旁，正在直视着他。这种美真是势不可当。当她上前几步在吧台前与他相会时，他拼命控制住自己不要让自己的目光剥光了她的衣服，不要把眼睛死盯在她身上。很显然在那套海军制服和白色织品的罩衫下有着一副迷人的躯体。

职业操守和动物本能的吸引之间发生的冲突把特拉维斯给弄昏了

头。放下吧，丹，她是一名记者。

索尼娅那双深邃的绿眼睛在探索着他的双眼，她屁股一扭，便坐在了他身旁的凳子上。

第五章

克林顿·勒布朗的邻居——珀金斯太太瞄准的目标是人际交往的美好前景。

勒布朗迅速开动脑筋，从书房里一把抓过调查记录，在纸的末端匆忙写下一张用密码写成的便条，将它用传真发给了丹·特拉维斯，这个人正是他想要寻求援助，帮他找出真相的那个人。勒布朗已经从特工处的数据库里找到了特拉维斯家的传真号码。是的，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此刻他已经向违返规定的路上跑得太远了。

在确信传真已经发送完毕之后，勒布朗大步跨过走廊来到他邻居的住房前，希望能赢得一些时间。

珀金斯太太是个满头银发的女人，独自一人住着，老是盼望着和人有些来往。她的房间就在门厅的对面，所以是最好的选择。在任何其他的场合，勒布朗都会害怕一头撞见了她。但在这个晚上她会无意中救他一命。

“晚上好，勒布朗先生……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当她应声来开门时惊喜地问。她那痛苦的独居生活的单调乏味今日突然被打断了，而打断它的不是别人，正是住在对面 309 号房间的打扮入时的金发男人。他看起来有四十好几了，在他那量身定做的西服扣眼里老是插着一支奇异的美国饰针，上面盖着一颗金星。珀金斯太太每逢在门廊里、邮筒旁撞见勒布朗，或是拎着垃圾袋打过道里走过与之相遇

时，便老是要想起罗伯特·雷德福^①。他是她爱过的人。

“嗨，珀金斯太太……能借给我一张邮票吗？”勒布朗问道。他故作镇定，将内心掩盖起来。他此刻最为需要的是实用的东西，能为他此刻突兀的造访提供一个正当的借口。

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她请他进去，便开始在她厨房的一个抽屉内找邮票。走廊对面响起了入侵者冲入勒布朗居室发出的重击声。这哗啦啦的声音显然并没有引起珀金斯太太的注意。

勒布朗的一滴汗珠落在了厨房的桌台上。

“你还好吧，勒布朗先生？你看起来脸色有点苍白……让我来给你一杯咖啡和一块馅饼如何？”

“我很好。”要是一块馅饼真能使我从这一团糟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就好了！“只不过刚才做了一点体育锻炼。”说完他才意识到自己是打着领带身穿一套西服地站在那里的，但愿她不要再深究下去。珀金斯太太只是笑一笑便继续找邮票。

勒布朗虽是心神不定，一面不断地去看前门，一面却还是注意到她房内真是一团糟。虽然没看到有猫，屋内却有着一股子猫尿味。

“你的房间真是漂亮极了，墙上的那幅画是……”

“是的，亲爱的……那是我已故的丈夫，阿尔特·珀金斯。他得帕金森病去世已经六年了。他是一个长相好看的男人，不是吗？”上帝保佑她的心。

令勒布朗大为满意的是，珀金斯太太竟因缅怀往事而在房中踱起步来。他在这里待得越久越好。

勒布朗点着头，心不在焉地听着有关去世的阿尔特·珀金斯的往事，头一次稍感松懈地思量起他下一步的行动来。

这样能起作用吗？

喘息的机会是短暂的。

勒布朗能听见追踪者在敲打邻居的房门以迫使他采取行动。她怎

^① 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 1937 ~）美国好莱坞著名男影星。

么会听不见这一片嘈杂的声音呢？

他选定的这一开局是他下的最佳赌注，尽管听起来有点荒唐可笑。要想在他邻居的屋子里赖下去不太可能了，这是肯定的了。

时间在流逝。

勒布朗用万般同情的声音，打断了满眼含泪的珀金斯太太：“这件事我们另找时间再谈好吗？我今晚还要坐飞机，在动身前，迫切需要邮寄点东西……你有那张邮票吗？”

“有的，亲爱的……我再找找看。”她说，低下了头。

勒布朗从胸袋里抽出一支钢笔以及那枚信封，就是这个宝贵的信封，引起了今晚这一场喧闹的打斗以及对他住室的入侵。他开始在上面写起来。

一定要奏效。

可是他还没写完，一阵凶猛霸道的敲击声震撼了珀金斯太太的前门。

来得真不是时候！

他还没来得及再一次要求珀金斯太太找邮票，她已经迈步向门口走去，怀着重新燃起的热情，急切地想要知道她今晚吸引来的这么多的贵客究竟是谁。

“珀金斯太太，等一等！”

“只要一会儿，亲爱的。”

我必须走——立即！

当这位可爱的老太太一走出厨房，勒布朗便朝她找邮票的抽屉猛冲过去。他在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中搜寻，尽量镇定下来好找到一枚普通的邮票。

门上又响起了一阵敲击，这一次更重更凶。勒布朗知道只消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把他抓获，一切都会完了。一旦他被抓住，现今世界上最为可恨、凶残的欺骗蒙哄就会洗个一干二净，作恶者也会逍遥法外。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一个叫做特拉维斯博士的人身上了。但愿他能收到那份传真，最要紧的是，他能够也愿意拿着它有所作为。

在那一刻，勒布朗明白依靠一个他从未谋面的人是希望渺茫的。不，它是落在我身上……只落在我身上。

珀金斯太太喊出一声“就来了”，听起来就像是敲响了丧钟。勒布朗明白抽屉中根本没有邮票，沮丧地将抽屉砰地一声关上，把头向前门转过去，叫道：“别开门！”

就在那一瞥之间，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在塑料贴面的灶台上、积满污垢的烤炉旁边，就放着一捆待寄的邮件。最上面是一份已付邮资等待寄出的加急邮寄信封。勒布朗一把抓过信封。

只有一个逃脱的路径：三楼阳台窗户。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这是唯一的选择。

两个身着黑色作战服的高个子男人堵住了珀金斯太太的房门口，在那里拼命捶门，为首的说道：“晚上好，夫人，我们需要检查你的房屋，因为事涉国家安全。我们要找一个住在309号房的名叫勒布朗的先生。我们可以进来吗？”仿佛她还有得选择。

“哎呀，是的，你们敲门时他就在我厨房里，他过来找一张邮票和……”

不等她说完，这两个男人便挤进了屋。一个抽出枪来向厨房猛冲，另一个则对着对讲机凶巴巴地通知队里其余的人。珀金斯太太大为吃惊地在一旁看着，眼见她的家被这样技巧纯熟的精密行动给征服了。

这两个特工拔出武器，背对着墙，检查每一个屋角、每一张橱柜、每一个缝隙，一面互相叫着“没有”，就这样把屋子搜了个遍。当他们扫进厨房时，便明白他们的搜查是白干了。

年纪较长的一个大为恼怒，冲向珀金斯太太，对她吼道：“夫人，你不是说他在厨房里吗？那儿没人，夫人，你是什么时候见到勒布朗的？”

珀金斯太太眼中含泪，浑身发抖。“可是……他就在这里……他向我要一张邮票……后来我去开门，等我回来时……”

两个特工相互望了望。

“你是说到我们敲门前他一直在这儿？这很要紧，我可以提醒你一句，这关系到是否违反了联邦法……”

“是这样……是的。你们敲门前他一直在这儿！”她哆嗦着说道。

两个特工又会心地互相对望一下，然后向厨房的推拉门冲去。他们用力猛拉玻璃门，以至于它从轨道上脱开，倒了下来。

勒布朗翻身到了下一层阳台，听到一架直升飞机猛扑下来的声音。他又从二楼阳台跳下，在草坪上翻滚以减低纵身跳下的冲击。从那里他抬头看三楼珀金斯太太的房间。两个身着黑色作战服的武装男人正翻身下来穷追不舍。惊恐中他俯身贴紧地面。

死亡正在逼近。

勒布朗朝着大楼的对面全速奔跑，一路坚持用路旁树木作掩护。尽管他体格强健，这是多年来与汽车队竞跑锻炼出来的，但此刻也气喘吁吁。

他沿着新罕布什尔大街继续冲刺，一直奔向波托马克河。

直升机的声音和叫喊声似乎已经低了下去，但勒布朗继续全速奔跑，同时像一个职业竞技者那样配合步伐调整着呼吸。现在该干什么？

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将信封寄出。

他需要找的就是一个讨厌的邮筒。但离这里最近的邮筒就是他的住宅大楼里的那个了，这是绝不予考虑的。

想一想，再跑。

勒布朗向西南方向飞奔，拼命地回想哪里能找到最近的邮筒，他听见直升飞机又飞近了。

于是他想起来了：水门。

那座臭名昭著的饭店旁边的商场前面就是水门大厦，那里有一个邮局。一股肾上腺素在他身上再次汹涌澎湃，他加快了步伐。

几秒钟后，勒布朗看见那座巨大的、沉闷的水门大厦出现在眼前。当他到达弗吉尼亚大街时，他知道自己就要暴露在空气中监视之下了。迄今为止他一直借助茁壮的橡树很好地保护自己，但这点优势马上就

要失去了。勒布朗不顾一切地跨过弗吉尼亚大街，一边躲闪着汽车，一边做最后的冲刺。到达街的对面后，他跳过围栏来到邮筒前，他掏出那个装有爆炸性秘密的信封，以及从珀金斯太太那里拿来的那个加急邮寄信封。

上帝祝福珀金斯太太。

勒布朗喘着气扯出钢笔，把邮筒当书桌写了起来。他下巴上掉下一滴汗，落在信封上，最后检查了一遍上面的地址。勒布朗不情愿地将信封小心地放进那个特快邮寄信封内，封上口投进邮筒内。这就好比是把一份他自己想要的礼物送给了别人。至少这份文件此刻是安全了。

但是却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直升飞机在空中低飞的景象在华盛顿区已是司空见惯了，但是人们极少见过像这架黑色的奥古斯塔 109 这样飞得如此之低的，它简直就是在水门大厦的屋顶轮廓线下盘旋。

它在那里怪异地盘旋着，似乎在瞪视着勒布朗。

勒布朗猛地吸进一口气，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冲刺。他飞快地确定水门大厦的屋檐周边是他最佳的赌注。他只要待在屋檐下忍耐一些时候，就能溜进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设法取回文件。这份宝贵的文件……已经过去了。

正当勒布朗转过街角沿着新罕布什尔大街往下跑时，他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正用枪瞄准他，准备用枪把他拦截下来。他被逼在了他们和波托马克河之间。勒布朗听到了追踪者们的喊叫声，命令他站住。

他的心脏在他体内尽其所能地激发出肾上腺素，即便如此他仍然感到在这无助的境况中，喉咙被堵住了。他跑过一家咖啡店，又跑上了 F 大街，搜肠刮肚地想办法。

想不出办法来。

他冲向河边，从左眼角里看见了宏伟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右眼角则扫到了水门饭店。想到父亲就是因左边的事而送的命，而右边则是政府阴谋活生生的体现。这种种令人心碎的记忆一齐涌上心头，

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地方、一个时刻再一次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决定承担起他的义务，证明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他可以不再受“规定”的约束，去回应一个更高的召唤了。

这些都只是他最后的仪式。

当勒布朗刚刚跃步跑过绿荫覆盖的波托马克大路时，他感到右肩胛上受到了重重的一击，飞快地伴随来的是一阵灼烧样的疼痛。这个打击使他的飞跑变成了慢跑。

他已经被高速子弹击中。

他摇晃着跑过马路，来到了河岸边，听到追踪者们的叫喊声越来越近了。他蹒跚着跑到河岸边的一株橡树旁，抓住河边的围栏使自己稳定下来。他转向攻击者抽出了枪。

还没等他把枪从枪套中抽出，便听到了另一声有力的枪击声，一阵剧烈灼人的疼痛，这一次打在了他的胸脯上。勒布朗向他的攻击者举起枪——他的视力变得模糊起来——打出了毫无希望的一枪。

他们立刻回击。

这一次子弹打在了他的胸口上，其威力使他翻过了栏杆掉进了黑色的波托马克河中。

河水迅速吞浸了勒布朗那遭到重击的身体。

一片漆黑。寒意透入他的骨髓。

他看见他父亲活生生的影像——一个守护的天使。他感觉他能够到他，触摸到他。

光明代替了疼痛。

我是为你而干了这件事，父亲……真相即将大白……

第六章

罗丝玛丽·杰克逊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女管家。她尽心照料着特拉维斯博士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郊鲁克思敦村的那个殖民地时代风格的家，并且十分喜欢这份工作。

但是当她面对一把自动手枪的枪管一屁股坐下时，便顾不上去操心他的那些脏衬衣了。

就在几分钟前，当这位老妈妈似的非洲裔美国人刚刚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大门便被冲开了，屋子顿时被一群在她看来像是特种部队的人给包围了。他们身穿黑色战斗服和防弹背心。她想这一定是某个政府部门的人，因此这必定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她两眼含泪，无助地看着入侵者在屋子里抢劫、破坏和故意砸烂屋子里的东西，这些都是她一向精心照料的呀！她不敢说话，害怕那个用枪指着她的人，因为他威胁说只要她敢动一动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开枪。想要罗丝玛丽一动不动也并不难，她已经因为害怕和恐惧给吓呆了。

对于刚才几分钟内刮起的这一阵旋风，罗丝玛丽已经在脑海中反复思量过好几圈了，寻思着究竟是什么缘故。她思量着自己的命运，想着如果就此完蛋的话，她无能的丈夫将如何应对。

一想到这里，她便不由得从恐惧一变而为愤怒起来。

当她看到那个带队进行这次突袭行动的人走进厨房向她走过来时，她本能地知道她不能再坐等了，多少也得有所作为了。

分队队长希克斯站在她面前，从他的头盔后面勉强能看见他的脸。“特拉维斯博士在哪里？”他问道，将指向她的枪用手拨开。

枪一离开脸，罗丝玛丽便发起威来。

这是一个误会。

“这是为什么？你是谁？特拉维斯博士是一个好人……”

希克斯低下头来盯住她的脸。“仔细听着，”他咬牙说道，“我们是

联邦特工人员，你要么和我们合作，要么就会被抓起来。丹尼尔·特拉维斯博士需要在一件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回答我们的讯问。”

她用煤块一样漆黑的眼珠子对司令官报以瞪视。

“年轻人，以什么罪名抓捕我？你要抓特拉维斯博士做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的人要在这里找什么？小子，除非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否则，我是什么也不会说的。”

罗丝玛丽眼瞧着希克斯抬起身，深吸了一口气，打点起精神。她可是有过人生阅历的人，看出来他眼里有一股受挫败的气息。他似乎受着很大的压力，有点不正常，她猜测。

希克斯摆出一副更为放松的姿态。“夫人，看来我们一开始便没有起个好头，我明白你一定给弄糊涂了。”

“小子，你才糊涂了！”罗丝玛丽顶了他一句。

当他以做作的同情改善他的态度时，她的顶嘴却如同飞来一击。

“我猜你是管家吧？”

罗丝玛丽点头。

“你瞧，我为这次闯入说对不起了。我们急需要你的东家在一些事情上给我们帮个忙——我们恐怕他有生命危险，这就是我们不惜冒险来到这里的缘故。对于我们的行动以及造成的损害，我表示道歉了。”希克斯将他的枪收进枪套。

罗丝玛丽的表情和缓起来，愤怒变成了对东家的担心。

“所以，夫人，你越早告诉我们他在哪里，我们便能越快……”

希克斯的话被打断了，一个瘦猴似的年轻人手拿一个卫星电话走过来。他衣服上缝着一个符号，上面写明他叫做“德金斯”。“长官，格林处长有电话找。他要求立刻和你通话。”

希克斯从他手中抓过电话，说道：“对不起，夫人，我得回个电话。”罗丝玛丽点点头，看着希克斯对着那个奇怪的电话说话。这个电话看起来很像 80 年代流行的手机。

“我是希克斯，长官。家中不见特拉维斯的踪影，我的人现在正在屋中搜索，我此刻……正在讯问……”

格林的声音从听筒中直进出来，“我刚才已经在纽约追踪到了特拉维斯的下落，因此他不会在家——我已下令纽约的小分队逮捕他，但是我要今晚发送到那里的那份传真……你找到了吗？”

希克斯咬住下唇。“长官，我们已经在找那份传真了。”希克斯本已将找到特拉维斯放在首位，从格林所受的压力来看，这个特拉维斯必定是个重负武装的危险人物。希克斯用手罩住电话对德金斯耳语道：“去检查传真机，看那里有什么东西。”

德金斯像一个儿童般匆忙地跑过去。

“很好，我等着你找到它……你刚才说你在讯问什么人？”格林问。

希克斯朝下看着罗丝玛丽。“管家。长官，我们进来时她就在这里。”

德金斯从门廊里叫道，“长官，找到了……我们拿到了传真！”希克斯做手势让他走进厨房，抽空向罗丝玛丽露出了一个扬扬得意的笑。

“长官，我们拿到了传真。”希克斯朝电话里说。

罗丝玛丽明白希克斯早先对她的道歉并不是真心的。但是她得设法从整个事件中为她的东家抓到一个可乘之机。她能清楚地听见电话两头正在进行的对话。

“传真上说了些什么？”格林问。

“长官……你最好自己看。它就像是一堆手写的混乱不堪的符号，我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它最上面一行写的是‘长矛骑士的复仇者’。”

格林对于传真最上面一行的“长矛骑士的复仇者”感到困惑不解，但一想到终于拿到了它，顿时感到欣慰。如果这是勒布朗和特拉维斯之间的某种密码，他的密码专家很快就会把它破解出来。

格林那天第一次在他新刮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那种能叫一个人改变脸形的笑容——让他的面颊像漫画般地向前突出。他站在那里，眼睛直视前方，眼神却是漠然的。那个躁狂的笑容紧紧粘在他的脸上，一丝不变地长达五秒钟之久。这可把他的随从们给吓坏了。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别看他现在一脸笑容，不定什么时候便会突然火山爆发。

格林收起脸上的笑容，电话还放在耳边，他站起来，朝下看着书桌。他松了一口气，事情终于朝着他的安排走下去了。勒布朗已成过去，特拉维斯不是他的对手。可惜的是不曾生擒勒布朗。格林明白他手下的人别无选择。要从他的尸体上找到那份偷来的东西是迟早的事。特拉维斯闹不出什么大动静来，他只不过是一介平民。

“立刻把传真给我送过来，希克斯！”格林对着电话叫道。不等希克斯有机会回答，他继续对着电话吼出了新命令。

“我要吃药了，”罗丝玛丽一边说一边朝门边走去，“我有心脏病，现在得服药了。药在书房里，你只要让我过去……”

希克斯正在听电话里格林的说话，并未在意，只是朝德金斯点点头示意让她过去。他的工作是在这里做的，传真他已经拿到手，现在特拉维斯就是该纽约小分队方面处理的事了。

罗丝玛丽缓步朝铺了松木地板的书房走去，后面跟着德金斯。她打开抽屉，特拉维斯在那里放了一些阿司匹林。德金斯从门洞里看着，注意力却被一些奇怪的工艺品给吸引过去了，它们是这个“名叫特拉维斯的家伙”摆放在这里供欣赏的。德金斯正在看着一件银餐具底座上的字，它是从“泰坦尼克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这时罗丝玛丽说话了。

“年轻人，你能给我倒一杯水吗？”她说，一边气喘吁吁地靠在书桌上。罗丝玛丽一向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

德金斯同情地看着她。“好吧！”他说，转身向厨房走去。

罗丝玛丽可逮着机会了。

不到两秒钟她便开始行动起来。在此种情况下，这是她力所能及的了，至少也能为好心的特拉维斯博士干点什么，他总是关心她儿子的高尔夫球学得怎么样了。

希克斯打完了电话。他抬起头来，当看到德金斯拿着一杯水走来不禁脸色一沉。他本应看住那个该死的女管家的！

“你把她丢下无人看管，该死的，你究竟干什么去了？”他叫喊道，一边和德金斯一道走向书房，仿佛是揪着他的耳朵一起回来的。

罗丝玛丽站在房间中央，手里拿着药，伸出另一只手来准备接玻璃杯。“谢谢你，孩子。”她微笑着吞下了药丸。

德金斯斜了希克斯一眼，仿佛要说：“你怕什么，长官？”

“好啦……别再让她一个人待着了。德金斯，把传真机里的储存抹去吧，我接到了新的指令。”

传真一拿到手，格林就该盘算下一步的行动了。

格林信心十足地走了四步走到窗槛边，站在那里打开了为这个特拉维斯博士新建立的档案文件，从他刚才停止的地方重新看下去。他尽力将档案中的片段联系起来，肚中思量道：勒布朗和特拉维斯，特拉维斯和勒布朗，一个特工人员究竟要找一个历史学家干什么呢？

格林翻动着这几页有关丹尼尔·特拉维斯的生活习性的机密信息资料，搜索着它们和勒布朗叛变案之间的联系。在一个“国家安全”至上的年代，个人的秘密是无可言的。

格林小心翼翼地走了准确的四步回到他的座椅旁，在他的黑玻璃板书桌旁坐下。他不再看这份已无用处的文件，将它放在干净的书桌面上。他把目光死死盯在这几页纸上，手却伸出去看也不看地端起他的第三杯咖啡。他一面看着文件一面将那杯热咖啡端至嘴边，咖啡杯突然从手中掉下。他扑向电话冲着话筒吼叫道：“立刻送我去纽约！”

格林不管桌上的一团糟——尽管够乱了——一边穿上他的外衣一边向门口走去。

第七章

“所以我想你会同意这一点，百慕大三角并不像民间传说中的那样，是一口女巫的大锅。”特拉维斯得意地笑着说道。

索尼娅不动声色地回应着特拉维斯的微笑。

他对这姑娘感到迷惑不解，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没做任何笔记或者录下什么东西……

见鬼，她一点也没有显出那么感兴趣的样子来。

“还有什么吗？”特拉维斯问。

索尼娅抓住他的肩头在他耳旁低语道：“时间很紧迫，我就直奔主题吧，我不是真记者。”

特拉维斯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便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又在他耳旁低语道：“显出你认识我的样子来，因为大概已经有人盯上我们了。”

她身子向后一靠，翻阅起鸡尾酒菜单来，假装她只不过是在谈论特拉维斯的西服或是其他同样庸常的话题。

特拉维斯不禁茫然，接着立时便醒过神来。他痛恨她先是撒谎，说她是一个记者，然后又装出一副看了大量侦探电影的模样来。可是她那雪花石膏般的皮肤发出的诱人气息，她那飘拂过面颊的如丝绸般光滑的黑发以及在他耳畔震颤的沙哑嗓音使得这种痛恨缓和了下来。索尼娅散发出的女性魅力使得他的目光与她的眼睛相遇时，不由得要去听她说话，全然不顾他对她神志是否正常的怀疑。

“你既不是记者，你是什么人？”特拉维斯靠过去和她一起研究菜单时问道，“你说我们被人盯上了是什么意思？”

索尼娅朝他一笑，向招待要了一杯马提尼酒。

“我和我哥哥克林顿·勒布朗一样在特工处工作……”她停住话看着他的眼睛，仿佛要看他听到克林顿·勒布朗的名字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今天到这里来并不是出官差，你不明白这点，我哥哥似乎无意中将你卷入到一堆麻烦中去了。”

她说什么呢？

要么是这姑娘有精神病，要么是他的确卷进某一个麻烦中去了，她不像是精神不正常的样子。

“接着说。”特拉维斯说道，把剩下的酸苹果马提尼酒一饮而尽。

索尼娅从酒桌上的碟子中抓过一小把薯片。“我只知道几个星期以

来我哥哥只字不提，直到几天前他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利用我在纽约的关系网与你的出版商联系上，安排他和你见个面。他不想通过正常的渠道与你认识。他说他很担心，一定要秘密进行。他不愿多说，只说不想要我卷入进去，也许只是一个要保护妹妹的兄长的一派胡言罢了。”

特拉维斯点头让她继续说下去，并极力控制住自己，要抵挡住诱惑，不要扭头往回看。索尼娅接着说：“我以为我哥哥今天一旦有了新情况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可是一直没有他的电话，我们原已约定了一个时间。说实话，他有点肛门性格^①。所以见他没来电话，我往他公寓里打了，心想有点不对头。”

真是荒唐可笑——先是电视演播室里几个奇怪的电话询问者，打探关于阴谋的事情，现在又是一些人跟着我到处追！“听到你这话我很遗憾，可是这跟我有关系呢？”

索尼娅那刺人的目光逼向他的眼睛。“我给哥哥的公寓打电话时，接电话的并不是我哥哥，那家伙说他是警察。他问我是否知道克林顿·勒布朗在什么地方，还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叫做特拉维斯的博士。”

“确切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特拉维斯问，一边摩挲着他的后颈。

索尼娅紧紧抓住他的手臂说：“听着，特拉维斯博士，我是干特工的，我知道那个接电话的男人决不是一个警察。我哥哥也是一个特工，负保卫之责的。他在秘密地做某件事，某件重大的事，他有话要私下里和你说。此刻，要是他还没有被抓住或是被杀死的话，他一定是逃亡在外。也许他已经死了。他的电脑、电子邮件、电话，我确信都已经被跟踪了。你说的当然没错，不管那个所谓的警察是谁，他一定知道我哥哥曾经计划与你联系。”

特拉维斯松了一口气，表情缓和了下来。“好吧，不管政府部门要和我说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我从没见过你

^① 肛门性格，弗洛伊德用语，指儿童期后肛门欲望性格占优势的一种人格，常伴随有孤僻、吝啬、顽固等倾向。

哥哥。听着，我知道我的专业领域会使得一些人相信我是一个专门研究阴谋理论的人，但那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轻蔑地挥手说道。

即便这样说，特拉维斯还是不禁对索尼娅说的话产生了兴趣，他知道他本来应该一走了之的。

“你真天真得要命！”索尼娅打断他，一面朝酒桌低下头去。

特拉维斯的兴趣给激发起来了，但又感到有点烦恼。要适可而止，她是漂亮，但还没有漂亮到能够打动我的心。“好吧，请原谅，我想今儿一晚上我都被这种字谜游戏给弄糊涂了……”

索尼娅把手放在特拉维斯的肩上笑起来，装出一副高兴的模样，然后又在他耳边低语：“给你家里打电话，看看是谁来接的，你就会明白了。不管是谁来接电话，他或是她一定为了我哥哥要揭露的东西而把他给杀害了，现在你已经和他扯到一块了。”

这有点太戏剧化了。

特拉维斯注意到她在把眼泪往回忍。他一把抓过空酒杯朝着招待晃了晃。他那不安的心里一团杂乱，除了“再来一杯”外，其他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还要再喝一杯，这是一定的。

索尼娅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她的警告似乎也合情合理。如果说是她捏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再千辛万苦地从这可怕的交通拥堵中硬挤过来，她图的又是什么呢？

第八章

特拉维斯从西服口袋中掏出手机，打开机盖便开了机。

“你给谁打电话？”索尼娅问。

“我的管家，杰克逊太太，问她是否能去我屋子里看一下。”特拉

维斯说道，便给罗丝玛丽快速拨起号来。罗丝玛丽的手机响了很久，经过一个不正常的长久等待之后，他才听到了手机中传来的回应，此时，他瞪大了眼睛看着索尼娅。

他在手机中听到的回应顿时使他脸上血色全无。罗丝玛丽在手机中尖叫：“特拉维斯博士，他们在追捕你！他们来是为了要拿一份发给你的传真，这份传真是关于什么长矛骑士的复仇者的。他们有枪，就是来抓你的——”

电话中断了。

特拉维斯啪地一声关上手机，嘴巴大张，瞪着索尼娅。索尼娅紧闭双唇，挤出一个冷笑，仿佛在说：“你还不信！”

为了尽力搞清当下的情势，特拉维斯迅速开动起脑筋来。天哪，索尼娅没开玩笑。罗丝玛丽说了些什么呀？一份什么传真，上面还有“长矛骑士的复仇者”？呸！胡说！可这是真的。特拉维斯觉得像是吞下了一块砖头。

特拉维斯从吧凳上滑下，仍然盯着索尼娅。“我要到房间中去取些东西，马上就下来。我要赶回家去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消除这个误会……啊，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索尼娅脸上放光，说：“我来买单。”

特拉维斯走过门厅时，不由眼珠四处转。握紧了拳头，神经警觉起来。一个守在电梯旁的侍者领班望了他一眼，以前他可从来没这样看过他。特拉维斯挤出一个微笑，勉强点点头，示意他要乘电梯。侍者领班也向他回了个礼。

按过电梯铃后，特拉维斯便和另外六个人一起等着。他感觉到一股热浪在灼烧他的全身。

“镇静点儿！”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电梯门开了，特拉维斯猛冲了进去。在电梯内，他集中起自己的思绪，对电梯里其他六个人和他们的正常生活不由得妒忌起来，这真是令人奇怪。

尽管事实已十分清楚，且不管事情的变化是如何稀奇古怪，他必

须采取行动，找出哪里出了问题，再把它纠正过来。打给罗丝玛丽的那个电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电梯门在十一楼打开了。他对其他的乘客有点不舍，仿佛他们无忧无虑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能给他以保护。特拉维斯一步跨进走廊，向右转走向他的房间，不过是五十步远的地方。当他沿走廊走下去时，听到了从他房间里发出的声音。

是服务员在收拾房间？

特拉维斯放慢脚步。

走到离他房间几步远的地方时，令他大为惊恐的是，他听到了无线电对讲机的静电噪音以及一个人在发布命令的声音。“他不在——检查抽屉——我们必须做好他会回来的准备。要么杀死，要么抓活的。记住了？我要万无一失，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啊，我的上帝。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事情却发生了。要立刻行动。

他突然一旋脚跟，转过身，在匆忙转身和偷偷行动之间平衡好身子。蹑脚走变成了轻步快走。

特拉维斯咬住上唇，突然间觉得到电梯安全处的这五十步路程显得特别长。

他一连按了三次电梯的呼叫按键，不知该往何处看。

听到那封闭的门里传出来的隆隆声和铿锵声便知道电梯正在运行中。但是这令人期待的噪声不久便被另一种特拉维斯极不愿听到的声音所抵消了：从他房间里发出的声音正向走廊传过来。

特拉维斯无助地看着他的房门打开了，两个穿黑西服的人走了出来。他转过头来，极力平静地等着电梯，尽量装出一副正常的模样。正常的模样是什么样？

特拉维斯的大脚趾在他那黑皮鞋里使劲往前窜。他紧紧捏住自己的头发以遮蔽面对来人的那半边儿脸。

地毯上传来了脚步声。

上帝呀！他们来了。

特拉维斯不知道走过来的这两个人会希望看到自己的何种外部特征。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会怎样行动？我是清白无辜的！

当他听到他们中有一个人在叫“请停一下，先生”时不禁踉跄了一下。啊，不！只要假装不曾听见就好了。

特拉维斯又按了一次电梯呼叫按键。他知道他不能回答，可是那又显得太蠢了。他听见脚步声加快了，呼叫又重复了一次，只是这次声音更高了些。

“请停一下，先生！”

接着特拉维斯听到如同音乐般的电梯到达声，电梯门打开了。他一头钻进电梯，几乎不给电梯门留下打开的时间，狂按“大厅”和“关门”的按键。走路的声音变成了快步轻跑，那个叫声又喊了出来：“等一等！”

特拉维斯眼见电梯门就要关上了，深吐了一口气。可是他这短暂的放松立时便消散了。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刹那，他看见那两个拿枪的男人一眼瞥见了她。

特拉维斯一下子将身子靠在了正在下降的电梯墙上。

第九章

华盛顿特区威斯康星大街 2650 号，一个一流的招待会正在进行中。它的特色是到场的全是这个城市的上流人物，全体贵宾都能享受到上等的鱼子酱开胃薄饼。他们都有幸对一件事毫不知情，这是他们的福气。这件事便是美国邮政管理局正在传送一个秘密，这个秘密的威力足以使他们所有人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得归功于特工处的一个无赖特工。

亚历克斯·艾德卡不像其他客人那样浑然不知，可是那是他的工

作。开场白还算成功，只是半道上不知怎么地出了点岔子，这得纠正过来。他把这个汇报给了他的上级。然而他仍感到加在他肩上的压力。把犒赏吊在人面前晃，只是为了再把它给抓走，这样做是要不得的。他希望在把文件拿到自己手里以前，绝口不提及这件事。

艾德卡站起来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一头浅褐色的头发，橄榄色的皮肤，面容瘦得不正常。每当盛有香槟酒杯的托盘飘过他面前时，他都拒绝人家要他来一杯的邀请。大使的招待会在华盛顿的社交界里以高雅而著称，他已经享受过了许多次这样的招待会。但是今晚，有重要的工作当前。尽管他被请来为主人的招待会服务，但是却不允许惊动大使，今晚的任务是高度保密的、紧急的。

不允许有失败。

人们谈起天气，说是今年这个时候气候热得不正常。对话显出可笑的温和。可是和要人的闲谈太重要了，使得他都忘了要对他们的表现表示轻蔑。

尽管如此，艾德卡还是感觉到他的一只脚在按预期地轻拍着。当他和人家闲谈着，谈论他早已预料到的有关鸡尾酒的话题时，他的眼珠子也不住地四下里微微转着，这时他的一个助手，穿过招待会大厅向他走来。

“你的电话，长官。”助手说。

艾德卡向他的客人笑笑。“失陪了。”他躬身说道，尽力将他放松的心情隐藏起来。

艾德卡走进他那铺了木地板的办公室，拿起听筒，按下保密线路的指示灯。“我是艾德卡。”

一个冰冷而简洁的声音回答：“目标已上钩，出逃在外。”

艾德卡放下听筒，抬起头来微微露出一笑。他知道要拿到那份文件现在只不过是迟早的事了。这个出类拔萃的特工还没有让他失望过。丹尼尔·特拉维斯现在已成了他手掌中无助的猎物了。

第十章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丹·特拉维斯的生活彻底翻了个个儿。当电梯一路隆隆响着朝地面飞快地下行时，终于让他有了一个机会来细想。他在电梯里面疯狂地走来走去，拼命想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在头脑里理出个头绪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重复着说：“这是真的。”他的脑海里先是跳出刚才的记忆，回忆起罗丝玛丽对他说过话，接着便想出一个逃脱的计划：逃出这个旅馆，逃出纽约城。

然后他想到了交通大罢工。

一阵恐惧和混乱如飓风般袭来，堵住了他的胸口。

且慢，把事情排个轻重缓急再说。

电梯门上方闪过的楼层数字在他看来就像是世界末日的倒计时：8，7，6……

跑出旅馆是第一要紧的事。索尼娅无疑会是一个重要的帮手，会给他提供有价值的办法。计划是：尽快找到她，离开大楼，跑进曼哈顿岛上混乱的人群中去。那两个追踪他的人无疑正在另一部电梯里，紧追在后面。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

电梯跳了一下，停住了。一阵声响过后，电梯门打开。特拉维斯出来，进入繁忙拥挤的门厅，一头向酒吧窜去。他闪开一大群才拥进来的客人，一直朝刚才他和索尼娅坐的位置跑去，却发现她走了。

泄气中他朝电梯转过身去看他的追踪者，还没有来。他开始向旋转门冲过去，这时她突然出现了。

“你到哪儿去了？”索尼娅责问，她正准备要出去。

特拉维斯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把她猛推进旋转门。他一面回过头去找那两个追踪者的踪影，恰好看见那两个人从电梯里出来，在四面张望着找他。

“没时间细说了，我们现在必须出去！”特拉维斯厉声说道。

“好的！”索尼娅也看到了他所看见的人，于是不再争辩。他们俩从门中转了出来，到了曼哈顿的人行道上。人行道上仍挤满了人，人们在这个黄昏时分，在这个交通大罢工中都极力想办法要赶回家去。

街上弥漫着浓烈的食物气味，像往常一样，通过曼哈顿的空气传送过来，但那个嘈杂吵闹的程度令特拉维斯大为惊骇。旅馆门口外的人数正在不断增长，狂乱的行人奋力去抢乘的士，这倒为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掩护。他们融入到人群中，这使得特拉维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索尼娅抓住特拉维斯的手臂，向南转下第七大街。

特拉维斯向着混乱的罢工人群迎头而去，直到进入了这一片大混乱之中他才体会到了周围环境的真实状况。小汽车的喇叭声和警笛声响成一片，直穿透他的身体。马路完全堵塞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人行道上挤满了行人。当黑夜开始降临时，寒冷的夜空中充满了绝望的气息。所有这一切都会令特拉维斯大为宽慰，在这一片模糊的成千上万张人脸中的他们似乎已不见了他们的追踪者。

继续前进。

“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索尼娅问。

特拉维斯朝后去看旅馆。

“朝前看！”索尼娅命令道，“发生了什么事？”

特拉维斯把头猛地往前一伸，像个受责骂的孩子一般。“他们在我的房里……你说对了……该死的，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安静一点儿，我们就要离开这里。我认为他们不会那么快就赶上我们。此刻我知道的情况也不比你多。”

当他们随着其他的行人走下第七大街来到时代广场时，索尼娅挽住了特拉维斯的手臂，并把自己的身子更靠近了他。特拉维斯没有挣开她，只是迷惑不解地向她转过身来。

索尼娅再次点点头。“他们要找的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对男女。”

“等会儿！”特拉维斯说，在她面前挥起一只手。“我甚至不知道追踪我的这些家伙是什么人。我要到警察局去，告诉他们……”

“赶快打消这个念头！你没有听见我在酒吧里和你说过的话吗？追你的是政府里的人。警察肯定会把我们交到他们手里任他们处置。他们大约已经向警局报了警。”

“可是他们不能杀我！上帝呀！这太残忍了……”

“醒醒吧，特拉维斯！他们想杀就杀。发生在你房间里的是真实的一幕。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去抓一个特工处的特工：一个打破规定的执行保卫之责的特工。此刻你已经深深卷入到这个麻烦中来了，这个麻烦已经明明白白地危及了这个国家。现在如果你想要抓住机遇的话，就一直朝前走。或者你也可以信任我。那又怎样呢？”索尼娅说话的语气听起来不像是在说着责备的话，倒像是任何一对溜达着穿过曼哈顿岛的男女无心的闲谈，是一种要去赴晚宴的语气。她是善于这样做的。

特拉维斯咬着下唇，拖着脚步和她一起穿过绝望的人群。对于她所说的话，他身体里的每一根纤维都在说着“不”，但是当下的情势却在命令他说“是的”，她是对的……是的，她是对的。那些狗杂种要我回去送死！

“那么我们不是应该跑吗？”特拉维斯从肩后回头望，说道。

索尼娅拉住他的手臂仿佛要他转过身来。“不！向前看，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混在人群中。只有人群才能给我们提供极好的掩护，所以只管走下去，关掉你的手机。”

特拉维斯从衣袋中掏出手机，按下关机键。

“为什么？”

“一会儿我再解释。我们现在朝大中央火车站走。那里只有几个街区远。我们在行动之前必须把这些家伙给甩掉。我想你身上总该带了钱包吧？”

“带了。”

要不是特拉维斯在几分钟前曾经面对面地与那两个持枪人相对视过，并清楚地听见他们发布命令，要夺走他的生命，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会像是真实的。相反他会在超级清醒的意识指导下，精神抖擞地下决心要解开这个谜团，从这整个事件中逃脱出来。他向

来知道不同的人在压力下会有不同的反应，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斗争或是逃避”，很显然他的反应是属于前一个范畴的。他的清楚明白合乎逻辑地进行思维的能力可不能在今晚受到损害，因为这种能力是能够带他逃脱这一团乱麻的。他首要的任务和成百上千万的人是一样的，那就是从纽约的这场交通大罢工中逃脱出去。唯一不同的是，所有其他人并没有像他一样，成了一头狩猎期间被人追踪的奔鹿。

特拉维斯一时间对于索尼亚到来之前他在酒吧看到的电视新闻心怀感激起来。他现在能够对罢工的情势进行一下估量了。当下情况的严重性在撕扯着他的心，他要自己独自来想一想，而不是去和这个陌生的姑娘商量，尽管她刚才救了他一命。

时间在流逝。特拉维斯能够感觉到追逐者在逼近，简单地苦等罢工结束不是一个办法；而简单地从某一座桥上走过去也不是一个办法，那会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抓捕。出租车被人们哄抢着，道路也被堵塞了。斯塔腾岛的渡口以及水上的士那里挤满了排队等候的人。索尼亚领着他往大中央火车站走去，这办法看来也是不得要领的。除非……

随着徒步的人群在百老汇大街上沉重地移动着，特拉维斯说起话来：“我们为什么要去大中央火车站？从早些时候电视新闻上看来，那里的情形也相当混乱……这和其他的选择一样，都是没用的。”

索尼亚不答腔，她把注意力放到她刚才看见的一台自动取款机上去了。她有了一个清楚明白的计划，知道她该怎么办了。但他一直在追问：“索尼亚？”

“从反监视的观点看来去大中央火车站是我们的最佳选择。那里是市郊往返列车最集中的地方，它们可以开离这里。此刻你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多取点儿现金在身上，我们不必走多远。”索尼亚向那台 ATM 机一指。他们两人便在汹涌的人流中绕来绕去来到人行道上找到了它。

按了几个按键后，他从 ATM 机中使劲拉出钞票。

“不必担心，”特拉维斯说，“我会带你从大中央火车站到商业区去。”

当他把第二张卡插入卡槽中时，他那沾沾自喜的表情化得无影无

踪，因为他突然反应过来，叫他不禁大为惊恐。特拉维斯对索尼娅的信任在一刹那烟消云散了。如果他的追踪者是某个政府机构的人，那么他刚才从一架 ATM 机中取款的举动简直就是明白告诉他们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了。

第十一章

在格林看来，特拉维斯在这宗叛国案中将要起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在收到一份来自他的同谋勒布朗的密码传真指示之后，他在明天上午的电视节目上必定会将这个国家机密公布出去，这个机密是这一对犯罪分子非法获得的。

格林乘坐的喷气式飞机在地面滑行进入了秘密飞行库，这是分处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建立的一个指挥中心。引擎的轰鸣声慢慢减弱了，梯子也已放下。格林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与纽约分队队长墨菲相见。墨菲是一个有爱尔兰血统的人，身体健壮，有着一个大肚皮和一头乱蓬蓬的黑发。

见面的客套话也就不必说了，墨菲直接把格林领进了飞机库后面的办公室里。

“你有没有从电视网站上得到证实，特拉维斯明天的电视访谈取消了？”格林说，一边看他的手表。

“是的，长官。我的手下正在追踪。”墨菲畏缩地说。

“追踪？”格林盯着墨菲。

“是的，长官。特拉维斯不在旅馆房间内，他从大楼里逃跑了。我们正在追踪他……”不等格林大发雷霆，墨菲立刻说出了他自认为的好消息：“可是，此刻曼哈顿岛已成了一个巨大的老鼠夹。交通……”

“你是说交通罢工？”格林打断他，“是的，我都知道了。”

格林的手机响了起来。

“等会儿，墨菲。”格林说，用手指轻轻弹开手机，将它放至耳边时又看了一次手表。

“什么事，诺曼？”格林皱眉说道。

“长官，你给我打了电话？”

“是……的，勒布朗发给特拉维斯的传真，把它送给密码员。给我看没有多大意义。”

“是的，长官。可是那样一来，你知道……”

格林啪地一下关上手机，又望向墨菲。墨菲已把他领进了办公室，那里另有四个特工人员正坐在小隔间里。

“说吧，”格林说，“特拉维斯在哪里？”

“长官，特拉维斯的手机没在GPS上出现。他大约没开机，要么就是他的手机是老型号的。但是他刚才在百老汇42大街附近的ATM机上取了一次款，这就缩小了他的位置范围，只是这些街上人群十分混乱。”

“我才不管你街上有多乱，墨菲。找到他！你已经把他定位了，现在就把他抓起来。特拉维斯是一介平民，没有什么线索可提供。我要看他能把我们引向哪儿……很有可能引向那份被偷走的邮件。只要把他的位置给死死盯住，把他拦住。今天晚上短时间内他就走不出曼哈顿。”

“是，长官。”墨菲说，一面点头示意，命令他的一个手下去执行指示。格林的眼睛四下里转着，把这个指挥所看了个遍。“把曼哈顿岛上其余所有可能的出口，包括陆路、空中、铁路和水上的，全都设立检查岗，还有桥上的人行道出口，以防他从那里出去。你要多少人手我都会给你。我还要你们警戒纽约警察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和海岸警卫队的一切非正常行动。现在叫你的人盯住特拉维斯的位置！”

“是，长官，他们正在行动，但是……”

这时，小隔间里的一个手下对墨菲叫道：“长官，我们找到特拉维斯了！他刚才在大中央火车站外打开了他的手机。特工人员此刻正在

搜寻他。”格林和墨菲都朝那个小隔间奔过去。

格林企图避过办公室里这一阵匆忙奔跑的不对称和凌乱。他注视着摆在沾了咖啡渍的办公桌上的那台电脑，上面显示出了正在移动的特拉维斯的信号点。他觉得很满意，知道他现在又把局面控制住了。特拉维斯绝不是一个值得一搏的对手。

特拉维斯在屏幕上的标志信号点沿着42街向东移动，接着似乎停住了。

“他为什么停了下来？”格林要求回答。

墨菲通过头上戴的无线电对讲机把这个问题向地面监视队队长重复了一遍，并按了一个按钮，打开了电话的扬声器。

“还有图像吗？”

停了两秒钟后，送来了一个回答：“没有，长官，还没有……但是停在了那个位置，他就在大中央火车站外面。等候指示。”

墨菲和格林互相望着。

“见鬼！”格林骂骂咧咧。墨菲很高兴，这回可不是他做的决定。一个被监视的目标最有可能走失的地方便是忙乱的火车站了；地下室里完全没有信号，要逃走的可能方向数不胜数。

“好吧，”格林开口说，“抓住那个目标，尽可能抓活的，马上。”

“明白，长官。”

格林转过身来面对着办公桌，看着挂在墙上的曼哈顿地图，开始在脑中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不要多久，特拉维斯就会被拘留起来，按照爱国法案，他可以被无期限地拘留，还不能合法地请律师。会有足够的时间把真相从他嘴里掏出来。此刻特工人员正在追踪他的手机信号，盯住他的准确位置，马上就要把他带进来了。

格林研究着地图上从大中央火车站发射出去的市郊往返铁路线，一面拍打着一只脚，一面等候着监视小分队通知抓捕的信息。今天的一系列事情本不应该发展到如此地步，他思量着，对于不得不为他人擦屁股大为光火。

从对讲机里终于传来了那个特工的声音。格林跌跌撞撞地冲向书

桌，趴在上面，示意他的下级传来他期待的信息。“快说。”

传来的却是不祥的声音：“长官，看来特拉维斯将手机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了。此刻，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出口，把人手分散到所有正在使用的月台上去了，这些月台数量也不多。这里拥挤的情形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不会走得太远。真是抱歉，长官，因为罢工的缘故，步行的人真是太多了，这里到处是一片混乱！”

“你这个白痴！我会派更多的人手来。你最好重新联系上，否则的话，你就别想再干了。你明白吗？”格林切断电话，听也不要听那个低能儿发出的回答。他瞪着墨菲，等着他给个解释。

“长官，他真的不可能走太远。”墨菲说着并在电脑的键盘上一阵敲击。几秒钟后，大中央火车站的安全摄像头里显示出人群潮涌的月台景况。

“长官，大中央火车站的所有出口都已设卡检查，只有大都会往北的市郊往返火车在开，没人能上得了那些火车，它们都已人满为患。即使特拉维斯真的设法上了一列火车，我们的人也都守在纽约和康涅狄克所有的车站里，我们自己也会在 125 大街的车站登上火车：这是火车离开曼哈顿岛之前的最后一站。我已经把他所有的出路通通盘算过了，想不出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脱。”

一丝冷嘲热讽的阴影浮上了格林的面孔。“墨菲，我但愿你对你的‘盘算’信心十足，因为我确信还会有更多的出路可供选择，我得好好想一想。”

格林转过身去研究起大中央火车站的地图来，那上面标明了所有的市郊往返火车线路以及废弃的地铁线路。你将无处可逃，伙计。

第十二章

在大中央火车站的地下深处，通往第七列火车的入口处挤满了乘客，他们像气急败坏的棒球运动迷那样叫喊着。大都会交通管理局的管理人员正在护卫着月台，听着这些沮丧的来往两地上班的乘客的抱怨。他们受到了太大的压力，心中愤愤不平，没有注意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打他们身边经过，走到了月台的尽头，消失在这个隧道的一片黑暗之中了。

世界上的未解之谜吸引着丹·特拉维斯，就像磁石吸引着金属一样，这个地方也不例外。他当时为他书中的一章《大中央火车站的秘密》进行调查研究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工作后来会救了他一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按着索尼娅的计划来到这里的缘故。

他们一到达，人群便遮蔽了他们的行动。他们逃到被弃置不用的月台，进入了黑暗的隧道，又从一扇维修门来到了一架少为人知的楼梯前。他跟随一个建筑工人和两名警卫队员下来到达这里的情形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他的感觉器官对电器上的那种潮湿气味仍很熟悉。即便是大都会交通管理局的老雇员也很害怕到这个大中央火车站地标似的大楼地底下来。连他们也对这些声名狼藉的迷宫似的隧道的神秘性心生畏惧。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可以走下去多深、多远。

“不必担心 ATM 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现金，在他们有机会冻结你的银行卡之前，我们还不如用它呢，只是无论怎样，他们会追踪你的手机。”索尼娅说。她拖着脚步走下第五段楼梯，并用随身带着的钥匙链上的小手电筒在前面照着路。

“是的，我明白，这就是你要上大中央火车站来搭上一列火车的缘故吧？”

“从这里出去可以朝四面八方走，谁知道那个家伙会朝哪里去呢？我把手机转移到他身上去了。但愿他走得离我们远远的。”

“很好，”特拉维斯说道，“继续走。楼梯底下有一扇门，向右转，

就会到达一条废弃的线路上，它会把我们引向市区。”

“好的，这些隧道如今不再有人来管吗？”索尼娅问，一面注意到越往下走楼梯间便有光线照得越亮。

“一般没人，我猜想，因为这次罢工，我们就更不可能碰到什么人了，因为工人都罢工了。”

他们到达了楼梯底部，发现了一扇金属门，它旁边有一块磨损了的大告示牌，上面写着：注意：担心老鼠。索尼娅泰然自若地推开了门，一脚跨进了灯光昏暗的隧道。“这是什么地方？”她一边问着一边向右转，跨上了废弃的轨道。

“这是一个废弃的车站，多年不曾使用了。就是它，朝前走。”说着特拉维斯便磕碰了一下，索尼娅毫不费力地跟上了脚步。

特拉维斯在为写书而做调查工作时所感受过的奇怪感觉现在又回到了他身上。他想这些隧道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们现在仍然有灯光，尽管已完全废弃不用了。这使得他相信这下面真的有人，或许就是在墙上喷漆乱涂的那些人。但是他听见的只有他和索尼娅的脚步声，它们在这个空空的大洞穴里回响着。当地面上被一片大混乱控制时，这个地下的庇护所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满布灰尘的通向市区的捷径。

特拉维斯感觉到格外地宁静。

他脑海中闪过了母亲的形象。他看见了她的眼睛，不是那种他早已熟悉的亮晶晶的蓝眼睛，而更像是深深的黑洞。

我必须从这里出去！

“你哥哥在特工处具体是干什么工作的？”特拉维斯问，一边尽力控制着他的呼吸，保持在长跑三十分钟路程的平稳呼吸程度，他平日就是沿着椭圆跑道进行体育锻炼这么长时间的。

“我已经说过了，他在保卫小分队。最近我听说是保卫副总统的。我内心里感觉到他必定已经打破了某个规定。”

“什么规定？”特拉维斯问，一边躲开一段低垂的电线。索尼娅意识到特拉维斯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于是便带着一种不吝赐教的同情态度向他解释：“这个规定有点像是特工处不成文的符咒。特工不能把

他们在执行保卫工作过程中看到的和听到的说出去。正如我所说，他近来行动很反常。所以我不会对他的行为做什么其他的猜测。谁知道呢，也许他竟然把什么东西做了记录，这是他不应该做的。”

特拉维斯突然感觉到他的双脚变得又冷又湿。他们现在正走在一片地下水中。特拉维斯一面激发起体内的肾上腺素来推动他的脚步，一面极力开动起他那素来用以解决疑难问题的头脑。

他回想起罗丝玛丽在电话被切断前拼命说出的话，关于什么“Lancer's Nemesis”的东西。很显然“nemesis”是某种最致命的敌手，特拉维斯心想，可是“Lancer”又是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呢？

这个名词自从罗丝玛丽在电话里尖叫着把它说出来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在困扰着他，它所包含的意思难倒了他。特拉维斯知道现在最好是向前走下去，以后再来解决这个谜，就像一个作家对付他的出版商那样。

随着隧道越来越向地下深入，特拉维斯感觉他耳朵鼓膜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他沉重地呼吸着说：“如果你哥哥真的把某种高度敏感的东西做了记录，他们自然会要把它弄回去，他们自然也会认为我们知道它藏在哪里了。我必须回家去，不管怎样我们会得到他们要的那个传真的一份副本。”

索尼娅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但她立刻便稳住了，继续蹚着水走下去，这些地下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股稳定的流水随着他们一起向下流淌。“只要我们一离开这座岛，我们便要设法回巴尔的摩。”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巴尔的摩？”

索尼娅停了两秒钟才回答。“我早就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你是个名人，也许你还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你的住址在你写的每一本书的内页里都印上了。任何人都会知道你的住址，更别说是个特工了！”

“在你看来 Lancer 是什么意思？”

索尼娅变换脚步，改成了轻快的行走，特拉维斯放松地跟在她后面。

“是的，我知道 Lancer 是谁。你为什么要问？”

“因为我的管家告诉我有人发给我一份传真，是关于什么‘Lancer’s Nemesis’的。如果传真就是你哥哥发的，他怎么知道我的个人传真号码的呢？”话一说完，特拉维斯便想起勒布朗是一个特工，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他想要联系的老百姓，他都会有途径得到他任何的个人信息的。“他是特工，当然他会知道我的传真号码的。”特拉维斯说，他很快地回答了自己的提问。

“那份传真就是促使你逃亡的原因……你和我哥哥牵扯到一起了，牵扯到他打破规定的那个事件中去了。”

特拉维斯点头表示同意。“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搞到那份传真的抄本。我的传真机在它的记忆库里储存有备份。如果你到了我家里，你会从记忆库里取出备份吗？”

“绝对没问题。”

“那么你是知道这个‘Lancer’是谁了？你话里用了过去时态，索尼娅，‘Lancer’是谁？”

索尼娅的眼光穿过漆黑的隧道一直朝前看着，一边用挖苦的语气说道：“当然知道，我的博士，我对你很吃惊。Lancer 是特工处使用的一个代号，是用来指一个现代最为著名的未解决的秘密的。”

特拉维斯为了叫她满意，假意凑趣说她填补了他知识领域内的一个空白，这本应是他这个专家分内的事。“说下去……请不吝赐教。”

“特工处内具体负责保卫工作的特工人员给每一个总统都起了一个代号，这是出于安全起见。Lancer 是他们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它是特工处给已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起的代号。”

特拉维斯不由得埋怨起自己来，怎么会忘了这件事。他知道是紧张的缘故。从他个人来说，他当然不可能抵挡得住去研究肯尼迪这个谜的诱惑，但是他之所以明显地避开它，是因为整个这件事确实充满了阴谋推测。肯尼迪时期的白宫被媒体昵称为“卡米洛宫”^①，而

^① 卡米洛宫 (Camelot)，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廷所在地。美国 19 世纪 60 年代的报刊用语，用以指代肯尼迪任内的繁盛时期。

Lancer 则是指兰斯洛特^①。

特拉维斯想着传真的事，但是索尼娅比他先开了口。她说：“所以‘Lancer’s Nemesis’必定是指刺杀肯尼迪的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德。我哥哥很有可能是听到了某些与这有关的事情而打破了在这件事上应遵守的规定。”

特拉维斯不想作答，他后颈上的汗毛直竖起来。

这个解释不能为他所接受。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它比一个早已故去的总统的被刺更为重要。

第十三章

德怀特·格林笔挺地坐在他个人使用的玻璃小隔间里的书桌旁，手里在整理着铅笔、文件和标准拍纸簿。尽管这是一间临时的办公室，这些琐事无关紧要，可是他发现不在这些东西上留下些自己的印记他无法定下神来工作。

瞧，一只讲究匀称、秩序井然的十足完美的茧。

回到公事上来。墨菲没能在大中央火车站抓到特拉维斯，使得格林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完全依靠墨菲的人手，要么动用他军火库中威力最为强大的武器。

曼哈顿岛上的混乱情形提供了一个机会的窗口。

迄今为止发生的事件的确没有使他产生对下属的信任，但就以他采取的上一个措施会产生的效果而言，是解释不通的。

真是有点棘手。

格林双眼紧闭，将两手的食指按住两边的太阳穴，挺起胸脯紧靠

^① 兰斯洛特 (Lancelot)，英国亚瑟王传奇中以最勇武著称的圆桌骑士，是王后格温娜维尔的情人。

在书桌上。

如果我是特拉维斯我会怎样做？

等待。

特拉维斯是如何知道要把手机抛弃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平民。也许不是。

真是罪大恶极！

附近的一架时钟，钟声真是震耳欲聋。特拉维斯只要能逃过检查岗哨，马上就会逃离曼哈顿岛。

关键的时刻到了。

格林拿起电话，开始拨号。如果说纽约人已经为交通罢工而大吃了苦头，那他们就会有更大的麻烦了：一个官方的恐怖戒严就要把曼哈顿岛紧紧抓牢了。

是收网的时候了。

第十四章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从那结构像教堂似的鲍林·格林车站走出来，进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巴特利公园里的干树叶在他们脚下嘎吱嘎吱作响。特拉维斯抱着肚子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他们从车站飞奔出来，四下里偷眼看着。这是纽约城地下迷宫的顶端。索尼娅的汗一直就没有停过，她一把抓住特拉维斯的手臂，就像握住一根接力棒一样，直朝着港口冲去。特拉维斯相信假如他能透过曼哈顿的地表看到下面，他就会看到一个深渊和峡谷的迷宫，它与地面上的标志性建筑会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

刚一到达水边，索尼娅就说：“在这里等着。”特拉维斯从巴特利公园的低洼边沿看过去，一直到港口。他以前从未像现在这样对灯火

通明的新泽西海岸线充满了向往。

特拉维斯等待时，索尼娅跑去买了渡轮船票，这是唯一一艘没人抢着要登上去的船只，循环线游船，它只用来渡游客。它是一艘观光船，从曼哈顿的不同地点出发，但它最终的目的地总是它的出发地：曼哈顿。特拉维斯脑子很乱，但此刻，索尼娅似乎是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了。

他心绪不宁到了极点，她也有可能对自己不利。

特拉维斯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票的则是索尼娅。她把他带到开往自由岛和埃利斯岛的渡轮安全入口中。

“快，今天最后一班渡轮就要开了！”她催促道。

排队等候通过安全入口的人不多。大多数的游客，由于缺乏其他可获得的交通工具，不得不求助于这种零售式的办法。特拉维斯和索尼娅排成纵队从安全入口进入登船的帐篷。等他们刚从帐篷中出来，特拉维斯便急着想要登上那艘蓝白二色、双层的船只，只见它正在港湾的滔滔波浪中上下浮动。

先前的游客开始登岸。挡住乘客上船的绳索放低了，然后特拉维斯和索尼娅跳上甲板，在一个角落里找了个座位。

冷空气从水面上吹过来，但它对于特拉维斯却是一剂令人欣慰的解药，可以吹吹他那过热的焦虑不安的身体。

引擎发动起来，船只离开码头，向前猛冲而去。

当船只加快速度隆隆驶向自由岛时，索尼娅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船上的小吃部。

特拉维斯竭力想要从他的紧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放松呼吸。他向后放眼看去，瞧着天黑之后曼哈顿庄严的地平轮廓线。市区的高楼大厦傲然挺立，灯火通明。就在旁边，那曾经是世贸中心所在的地方，如今却是一个可怖的赫然大洞，它就像是这个繁华富丽的大都会身上一个深深的伤口。有些伤口是永远不能愈合的。

索尼娅拿着两块热狗，臂下夹着几瓶饮用水转回来了。尽管刚过去的这一个小时里经历了十足的惊恐和混乱，特拉维斯此时却仔细欣

赏起索尼娅的美丽来。她的身体是健康的、强健的。尽管她刚才经过了长距离的奔跑，却仍然从她体内飘出一股诱人的芳香。和她的这种女性魅力比起来，她的面貌更为出色，它具有一种催人入梦的魔力。她那圆睁的双眼似乎要把特拉维斯勾了过去，为她去死而不足惜。

这个美妙时刻却被一种声音打断了，那是特拉维斯走动时，他的鞋子里发出来的咯吱咯吱声。他的鞋子里灌满了从隧道里带出来的地下水。

又回到了可怕的现实。

他俯下身子，脱下鞋子，拧干袜子。索尼娅收起一个短暂的微笑，转过身去看埃利斯岛，它在他们去向自由岛航线的右边若隐若现，越来越近了。渡轮先去自由岛，然后到埃利斯岛，最后返回曼哈顿。

“这一路上你干吗不把有关Lancer's Nemesis（长矛骑士的复仇者）的事情讲给我听呢？”她说，一边眼睛仍是盯在了埃利斯岛上，而不是去看那更为壮丽的自由女神像，当船只逐渐靠近时，它变得越来越高大了。

“我理所当然地想，你不会简单地认为是李·哈维·奥斯瓦德干了那件事吧？”她坚持问道。

特拉维斯叹息道：“有某种东西告诉我，尽管那是一件阴谋策划，但远不只是几个肯尼迪的杀手那么简单的事。”

索尼娅说话时，仍不中止她对埃利斯岛的注视。“那么，不管怎样，就快点说吧。在找到那份传真前，我们要一直继续谈这个话题。我哥哥把‘Lancer's Nemesis（长矛骑士的复仇者）’写在纸上发给你不是毫无原因的。”

特拉维斯低下头，把头俯在他的双膝中。“瞧，这真是可笑……”

“这是一个阴谋，对吗？”

特拉维斯猛一抬头，他那样子好像就要把他的头发给揪一大把下来，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我现在就像做着一场可怕的噩梦，而你却要我来做一场该死的历史课讲演？你那讨厌的哥哥……瞧，对不起。”特拉维斯闭上双眼，更深地呼吸起来。

“消消气。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搞明白，把它理清，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不是吗？十分钟后你打算还做点别的什么？总得去个地方吧？”她把手搁在他背上提出问题。

特拉维斯屈服了，开始进行他平生最为奇怪的一次讲课。对于他受到的强迫而产生的不快他也不企图去掩盖。“80% 以上的美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的……他们是对的，但实际上他们却完全没有看到所有的事实和证据，对于围绕这件事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一种彻底的误解。不幸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电影和几乎所有的书籍也都未能看清它的本质。而这正是那些阴谋家所设计的结果，我们都为这个结果付出了代价，被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中。”特拉维斯明白他已把一个麻烦问题惹上了手，现在不得不做出更多的讲解。

索尼娅在她的座位中安坐下来，她的眼光要求着从特拉维斯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

管它的，这艘船咔嚓咔嚓地慢慢开着，也没什么事儿可干。谁知道呢？这话现在来说分散一下注意力倒是一件好事。她说得对——她哥哥为什么要给他发一份传真，上面写着“Lancer's Nemesis（长矛骑士的复仇者）”？

他换了一种激烈的语气说：“为了了解肯尼迪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其缘故，我需要把你带回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那暧昧的历史。”

索尼娅禁不住插嘴道：“听你说起来好像你确切知道是谁干的。”

她的话里有防人一着的意味，这真奇怪，特拉维斯心想，却又继续说下去：“然而我并没有一份杀手签名的供认状在手上，如果那就是你的意思的话。但是你一旦把所有的证据拼凑在一起之后，即使这其中有许多证据被人有意地隐瞒了起来，假如你还看不出是谁干了这件事，那你就真是太天真了。”

说这话的同时，一个撩人心魄的想法闪过他那一贯渴知神秘之谜的心头：如果索尼娅的哥哥的确偷了一份有关某种阴谋的记录又怎样呢？这就会是证据和明证之间的不同点：关键点在于阴谋推测何时变

成了阴谋事实。尽管阴谋推测与特拉维斯推选的世界著名未解之谜这个领域不可避免地有部分重合，然而阴谋推测却是他从未涉足的领域。不管怎样，坦白地说，这不只是因为想象力过头的小丑们疯狂地使这个话题变得不可信，而且是因为从阴谋推测里少有结果得出。两个原因：第一，通常所能得到的一切都是证据而不是明证，因此会引起公开的争论。第二，即便确有明证，大多数的公众也根本就不感兴趣。拿水门事件^①来说，“阴谋事实”已经到手，就要达到“明证”的地步了，但是美国公众毫不关心。因为它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不大。政客们永远在说慌、欺骗，为了把权力握在手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还有什么新东西吗？这就是对水门事件的反应。

但是尽管阴谋理论变成阴谋事实的前景取决于索尼娅的哥哥干了什么，特拉维斯内心仍然没有底。

我绝不相信我的生命面临危险仅仅是由于谁刺杀了肯尼迪又有了任何新的证据。

今日任何政府都绝不会为了四十年以前发生的某件事而把矛头对准一个老百姓，因为那件事如今未必有可能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任何冲击。

必须搞到更多的信息。

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索尼娅身上，因为在听过了他先前的一番评论后，她正一脸茫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不明白是谁杀了肯尼迪的人太过天真了。

“不要把自己当做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丹！”她说，她的几缕乌发被风吹过脸庞。

“我不是——我只不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人们永远只追求自身的利益，那就是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准确地说

^① 水门事件，水门大厦为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栋综合大楼。1972年6月17日夜间，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潜入大楼内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相关文件而被当场拘捕，暴露了共和党政府在总统竞选中的非法活动，导致了美国历史上首次的总统辞职。

来，正是人类生存的原始本能才保持了种族的生生不息。现在，你还要我讲解事实还是你宁愿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羊圈——这个无知的极乐天堂里呢？”他微笑着以抹去他语气中任何强调的痕迹。

被特拉维斯的这一番评论所激怒，而且也觉察出了他话中的激愤，她打了个手势让他继续说下去。特拉维斯继续说，极力让自己更耐心一些。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有一天突然面对一个大问题。他们的一位最受人尊敬的将军——弗拉索夫——叛逃到了德国，随身带走了他的部队。当然，德国军方欢迎这次叛逃，把弗拉索夫和他的部队特别组建起来准备反对苏联，并将其置于一个名叫赖因哈德·格伦的特工处的将军领导之下。不用说，这类的事是不会记载在大多数的历史书中的。”

特拉维斯立刻回想起他与一些历史学家发生过的争论。他在调查研究中不断地挖掘出新的证据，而历史学家们却不需要新证据来推翻他们的论文。得，他们不想要他们的书与时俱废，不是这样吗？

“为了反击这次灾难性的叛逃，俄国人也采用了间谍活动战术，这个战术叫做契卡^①。这种战术其实早在三十年前俄国革命初期时，他们就使用了，并一直用到了现在。”

特拉维斯回想起冷战时期苏联情报机构是怎样运用技术和策略胜过了他们的对手美国人和英国人时，他不禁微笑起来，表示了他的赞叹，这未免令人可怕。

“俄国人向敌人的战线后方空投了一个名叫伊戈尔·奥尔拉夫的特工，此人的忠诚到了狂热的地步。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俄国叛逃者，想要加入到弗拉索夫的叛逃队伍中去，这支部队受德国特工处监督。尽管德国特工处也不傻，但他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了他。”

“那么他们看出来了吗？”索尼亚问，似乎有点心不在焉。

“没有，因为我前面提到的契卡战术起了作用。伊戈尔·奥尔拉夫

^① 契卡 (Cheka)，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即克格勃的前身。

为了获得德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出卖了原已混进弗拉索夫军队中的一些真正的俄国特工。不用说，这样做起了作用。不久，奥尔拉夫便到手了一份全体俄国叛军的名单，以及为这支叛军队伍所做的一切计划和安排。”

“一个双面间谍？”索尼娅质问道。

“是的，一个双面间谍。德国人以为奥尔拉夫作为一个叛逃者在为他们的情报机构服务，而实际上他又同时为俄国工作。”

特拉维斯继续说：“弗拉索夫的叛军在战争期间从未被用到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场上去，这便是奥尔拉夫起的作用。他成功地使德国人相信这支队伍混进了大批的间谍，无法使用。”

渡轮漂进了自由岛。特拉维斯和索尼娅一时被耸立于海面之上的自由女神像分了心。她就像一座面向世界的灯塔，将美国立国的原则像阳光般地放射出去。

“不管我看见过她有多少次，可她每次都使我不由得要屏气凝神起来。”索尼娅说，仿佛在背诵电影里的一句台词。

特拉维斯点点头，向上看着雕像，他感觉到他的决心增强了，决心要完成手头的任务。说来也奇怪，自由女神好像在注视着他，对他有所期盼。

“说下去。”索尼娅说，她看到了几个游客登上了渡轮。她就好像是回到了旅馆里在听着这个故事，不是十分感兴趣。

特拉维斯接着说，即便她不感兴趣，他也十分高兴能有这么个分心的事情去做。

“当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新牌子的敌人——苏联。德国特工处的将军们拼命想与西线的更为仁慈宽大的美国人做交易，他们收集了所有从苏联叛逃出来的俄国人——当然像奥尔拉夫那样的俄国人根本就不是叛逃——的文件，把它们交给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看到有机会能吸收到那些被明确视为极端反共的特工人员，便很高兴接收这支投降叛逃的军队以及他们‘忠诚’的奥尔拉夫：这是一张对

抗苏联的现成的间谍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说话间渡轮咔嚓咔嚓地又开走了，开始了它向埃利斯岛的短途航程。

“美国战略情报局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它有一个名为‘纸夹行动’的计划，那就是抢着去征召纳粹科学家，这个计划曾经是实现了的。但是美国战略情报局还有一个更少有人知道的行动叫做‘国家利益计划’。通过这项行动，成千上万穷凶极恶的纳粹犯被追踪到手了，并把他们征召来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而这一切活动用的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甚至连盖世太保的头头，海因里希·缪勒也给招了进来。这些恶魔中许多人还在战争犯罪审判期间，在纽伦堡就被迫不及待地征召了。这直接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和有关国际条约。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反对新生的苏维埃威胁而建立的美国情报机构内部从一开始便混进了大量的共产党特工，这都是伊戈尔·奥尔拉夫一手造成的。这就为随之而来的冷战搭好了舞台。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接任者——中央情报局又把所有这些苏联间谍一手接了过来。”

“但是美国赢得了冷战。”索尼娅回答，一点也不为他的揭露所动。

“那是由于苏联自身的缺陷，”特拉维斯争辩道，“由于共产主义体系的缺陷，最终造成了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瓦解了。”

索尼娅站起身来，伸展开四肢，倚靠在栏杆上，想要仔细观看船靠近埃利斯岛时的景致。她回答说：“很好，但是这又与肯尼迪的死有什么关联？”

特拉维斯被她那种儿童般的不耐烦鼓动了起来。“我待会儿要来说这个。此刻我想要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当船开始进码头时，索尼娅打量起埃利斯岛上那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楼后部来。

“你跑两百米能够跑多快？”索尼娅问，她那双绿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什么?!”

“听着，按我说的去做。”

第十五章

“该死的，他怎么就能从大中央火车站消失了？他又不是他妈的大卫·科波菲尔^①！”格林吼叫。

仍无结果。格林能做的只是在房中不停地踱步，而他手下的人则正在破解勒布朗那份奇怪的传真以及努力地搜索特拉维斯的位置。

有什么东西缺失了。

格林向来以办事效率高而自傲，但今晚却滥用了他的容忍。在他干情报工作的一生中，从未感受过如此大的压力。卷入国家首脑们的危机和这次找回被偷走的文件并将其销毁，这两者的重要性比较起来，前者也是相形见绌的。更糟的是，他还从未像这次一样，只能使用有限的工具和手段，不但要取回文件，同样重要的是要秘密进行。如果最终事情发展到要发布一个全国范围的《告全体公民书》去捉拿特拉维斯的话，那不等于是自缚手脚吗？

他倒是极愿这样干的。

格林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是上帝的代理人，任何对手都是坏蛋。他从未自问过为什么对手就是坏蛋。他就是以这种极度的忠心在这个高深莫测的机构里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得以快速进入了上层梯队。在他一路往上升的路途上他从未停下来看一看那些被他打败的可怜虫。

如今一场简单的追捕就想要毁掉他的前程，没门！

格林轻轻拂去他书桌上的一小点微尘，努力去想别的事，希望能得到一点灵感。

他回想起他的导师说过的一番话，当时的格林比现在要年轻得多。他问的是为什么在国会调查质询奥利弗·诺思^②以及危及里根总统的伊

① 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原名 David Seth Kotkin, 1956 ~)，美国魔术师，亦是世界知名的魔术师。

② 奥利弗·诺思 (Oliver North, 1943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国政治丑闻伊朗门事件的关键人物。

朗门丑闻时要将证据掩盖的事情。今晚，那个记忆显得尤其有意义。

“是的，这就是民主，格林，人们需要来自自我的保护。而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我必须撒谎。”

看到年轻的格林一脸茫然，他的导师摆出他那得克萨斯州人说话慢吞吞的架势说：“听着，小子，如果国会山的那些家伙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了一半，那就会什么事都干不成！我们在守卫着设在我们和该死的共产党人之间的防护栏，而在那之外的民众却在谈论天气，大吃干酪汉堡包，玩抽奖！他们厚颜无耻地质疑那些负责保卫他们的人，而自己夜里却睡得舒舒坦坦。他们不要真相，小子，他们要的只是安定。德怀特，不要向民众露出任何弱点，否则他们会在你屁股上反咬一口。”

那天格林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他离婚多年，信奉的格言就是：“越是轻装上阵，就走得越快。”

同情就是软弱。

不管言辞刻毒的政客们，当他们亲吻和爱抚他们的选民时脱口喷出怎样的废话，他的机构、他的家、他的国都需要保护。

我是剑和盾，以上帝的名义，我不抓捕囚犯。

墨菲轻松地走进来，带来了纽约市的最新动态报告。今晚这是第三份放在格林办公桌上的报告了。格林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谢过他之后便把墨菲给打发走了。

格林用手指指着条目一条一条往下仔细看着，一边叹气。他想要把这些日常零星杂务清理完毕，便可以去参加对特拉维斯在大中央火车站的摄像监控了。

但是有样东西使得他的手指停了下来，他对一个条目产生了怀疑。他按下内部通讯联络系统的按钮，把墨菲叫了过来。

“墨菲，这条来自埃利斯岛公园警察分局的报告，有多久了？”

墨菲把夹在腋下的文件取出来检查了一遍，脱口而出的一个回答，

他急于想要解脱自己。“二十二分钟以前，长官，这只是一件小事……”

“有人在埃利斯岛的博物馆里故意打开一个灭火器，把它扔向人群！我问你，墨菲，你从曼哈顿去埃利斯岛会如何走？”

墨菲沉重而缓慢地走向格林书桌后面的纽约市大地图，指着说：“坐渡轮，长官，坐循环线路的观光船。它从巴特利公园出发，路上停靠自由岛……”

格林双眼直瞪着地图，眼光去搜寻埃利斯岛。这时他看见它了，他的指尖轻扣在它上面，然后猛地回过头来看着墨菲。

墨菲承认了那是他们网中的一个漏洞。“你认为……”

墨菲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格林就从书桌后面跳了起来，向门口冲去。墨菲此时用不着命令便去为直升飞机起飞作准备了。

格林从飞机库办公室全速奔跑出来时，感觉到他的身子都绷紧了。

我是剑和盾，特拉维斯就要感受到这两样东西砸在他身上是多么狠了。格林心里极少对自己感到过失望。

第十六章

几乎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在追溯他们的家族史时，会发现他们家族中至少有一个人从 1892 年到 1924 年间是从埃利斯岛进入美国的。那时埃利斯岛是一个移民进入的中心。当时，对于从压迫和贫穷中逃脱出来的移民来说这里便意味着奔向自由美国的最后一道门了。如今众多游客对岛上的博物馆的关注已经被它的邻居自由女神给掩盖了。这座小岛对于特拉维斯和索尼亚来说，便是一扇通向自由的大门。

在格林看纽约市最新事故报告二十二分钟之前，驻扎在岛上的水上警察和 K-9 小分队回应了发生在当地博物馆的一桩意外事故。

索尼娅和特拉维斯一脚踏上通向埃利斯岛的入口，便直奔他们面前的博物馆，这正是索尼娅计划的。

但是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棘手了。

特拉维斯的肚子就像个氦气球一样，剧烈搅动起来，差一点儿把他在渡船上吃的有问题的热狗给呕吐了出来。他生平第一次被迫打破他的生活惯例。但是正如索尼娅所说：“你要么那样，要么就丢掉你的命，你自己选择！”

索尼娅真是冷静的化身。

他们一进入博物馆，索尼娅便使劲往右跑，而特拉维斯则继续朝前穿过博物馆到达通向大楼正对面的纪念花园的出口。

他等着，不会等太久。索尼娅会出现的，下一步的行动她会和他一起进行的。

在大楼深处，索尼娅设法穿过成群乱转的游客，找到了离她最近的一个灭火器。它就放在房间中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游客全都集中到主入口的走廊里准备离开。

索尼娅取下灭火器向拥挤的走廊走回去。她走动时尽量隐身在摆放在后门出口附近的一件展品的后面，并把灭火器藏在身后，而特拉维斯正是从这个后门出口出去的。

然后她打开灭火器把它向主入口猛扔过去。

在人群发出恐慌和震惊的叫声之间，索尼娅就已经灵巧地向后门出口移身过去了。

一旦出来进入一片黑暗之中，她便向着特拉维斯飞速奔跑而去。她推着他跑到了大楼后面，沿着水岸向左转去，通过一扇打开的大门进入了这个岛上最荒凉的地方，这里远离游客。

他们躲在树后静静地等着，眼睛盯着他们的目标——新泽西州的自由国家公园。就在它附近有满载警员的警船在守卫着。在他们前面的就是他们逃向大陆的通道：一座铁制的便桥，平日供埃利斯岛的雇员们使用，现在它的两头都有警察把守。新泽西州那头的安全防卫措施只不过是一个警官坐在小汽车里检查进入该岛的交通工具，并通过

打手势来进行指挥。

恰在此时，索尼娅和特拉维斯看见一队队的警察向博物馆蜂拥而去，桥上的人口无人看守。

索尼娅转移目标的计策充分发挥了作用。

她不算给他们留下任何时间来重新思考他们的反应。

“快跑！”她叫道。他们向桥的入口飞奔而去。

特拉维斯结束了向桥头的短跑冲刺，这时他才感觉到肾上腺素在体内奔涌，他的下颚紧绷。他们的行动显然没有被警察发觉。他一步跳上桥，继续向着自由飞奔而去。

“桥那头会有一个警卫，此刻他会高度警觉。我们跑到桥那头时，如果他成了一个干扰因素，我要你和我分开、向右跑，把他丢给我，明白了吗？”索尼娅对跑在她前头的特拉维斯叫喊。

“明白了！”特拉维斯说。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刺激着他拿出平生最快的速度向前一路奔去，而他的鞋也在这没有灯光照亮的铁桥上砰砰敲得出奇的响。

当他们跑到桥的另一头时，自由国家公园隐隐呈现，离他们越来越近。奔跑中，特拉维斯紧张不安的心绪也平息了下来。

是这种令人振奋的心情所致吗？

特拉维斯这时辨认出一辆汽车尾灯射出的灯光。这辆车就停在一架看起来有两英尺高、可撤销的金属栅栏前面。这道栅栏被用来挡住汽车，在撤除障碍之前不得通过。他不由得停住脚步准备像索尼娅指示的那样向右转。因为他现在面对的现实情况是坐在小汽车内的那个警官手中会有一支枪，大约用起来会毫不犹豫。

走了不到五十步远，特拉维斯看见汽车前灯发出两道光柱直刺进黑暗之中，他便在警车前停了下来。

“跟我来！”索尼娅说。她继续奔跑，弓着身子移到了右边，当警官从车中走出，去检查从另一条路上开来的一辆小汽车时，她跳过了那道小障碍物，向右转进了公园的另一片黑暗中。特拉维斯紧跟在她后面。

他们终于跑到了新泽西州的大陆上面，索尼亚正领着特拉维斯向泽西城去，泽西城就耸立在他们的正前方。

当格林听到了埃利斯岛公园警察分局局长报来的消息时，他乘坐的直升飞机的水平旋翼仍在旋转。就在灭火器事件发生过的几分钟里，守在便桥新泽西州那端的警官报告说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从岛上跑进了树林子里。他当时正忙着检查一辆小汽车，但是却看到了他们从身旁溜了过去。

两个人。

由此看来，格林对于埃利斯岛的预感是正确的，但那个女人是谁？他命令手下对自由国家公园和泽西城进行搜索，但是格林知道他该走下一步棋了。

特拉维斯和这个女人要去的地方是显而易见的。

第十七章

亚历克斯·艾德卡刚刚能抽身出来，便立刻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休息了。哥伦比亚特区的上层精英人物发出的那种单调而肤浅的嗡嗡的谈话声还在他耳畔萦绕。他长叹一声在书桌旁坐下，休息一下他那疼痛的双膝。他开始担心，不知何时能从他那忠心的特工那里再次听到消息。时间一分一秒地慢慢过去。

他决定不要虚度这一段时间，脸上带着一种得意的笑，这种笑是只有对某一个对象怀有绝对赞佩时才会产生的。艾德卡急速移动鼠标，迅速打开电脑，并将一小根电缆连接到他手表上的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接口上，和他的电脑连接上了。他进入了一个已加密的文件中，这份文件早已储存埋置在手表里的闪存盘中了。

艾德卡很明白即便设置了防火墙安全装置他也不能上线，但是他需要的一切东西就在这里。就在今晚这样生死攸关的要紧时刻，艾德卡感觉需要使自己确信一下。因此尽管已做过了充分的资格审查，他还是要对他的特工的履历再检查一遍，这也是很合逻辑的。

文件的记载最早是从1979年开始的，早在儿童时代，便能清楚地看得出来他这个特工命中注定是会要大放光采的。艾德卡饶有兴致地读着，并随着事件的展开，把它在自己的头脑中具体形象地显示出来。这个孩子向当局报告了他父母的背叛。

这样一种向国家表忠心的行动是不会被视而不见的。

艾德卡的思绪被他的电话上闪过的一道亮光给震回到了现在：保密线路。他的特工终于换了个新花样来报到了。尽管电话线路是保密的，他还是知道对话必须短而含义隐晦。他拿起听筒，按习惯说了问候语。

“我是艾德卡。”

“传真的下落已找到，目标的意图有90%正如我们所怀疑，那就是截取即将送达的邮件。目标不是单独一人行动。消除目标是可能而必须的，完毕。”

第十八章

特拉维斯坐在那辆索尼娅从泽西城偷来的丰田佳美车的乘客座上，得上了战斗疲劳症。这一天里还会有多少更为奇怪的事发生呢？

他盯着95号州际公路，它被汽车车头灯射出的光束给包裹住了。索尼娅加大油门把车子向南开去，开向特拉维斯在巴尔的摩的家。

什么人来扇我一巴掌吧，说这全都是一场噩梦。

有人要杀我，就为了一份我从未看见过的传真，一个我从未谋面的特工发来的。我现在是犯下了两宗罪。而此时我的母亲大约已

经躺在尸床上了。他去掏手机想要给医院打个电话，这才想起手机已不在。

一件偶然事故造成的可笑的可悲！特拉维斯用拳猛击车门把手。不管怎样，打电话不会是一个明智的主意。天哪，我这过得倒像是某种电影里的日子。这种命运只该发生在别人身上！

我不该摊上的呀！

然而不管怎样，不管那些人是谁，不管他们要干什么，什么缘故，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他们真的想要我的命。

特拉维斯左思右想，又想到了他至今还没死的缘故，那是因为索尼娅，一个足智多谋的特工处纽约外场特工。她为了寻找失踪的哥哥搭上了自己的前程和自由。他突然觉得欠她太多了。各种情感在他心中交织，促使他决心为了他们两个去找出真相，为了他对索尼娅的同情和感激，也为了他受到的粗暴侵犯和他生命的威胁。

特拉维斯感觉到心中无名火顿生并越来越旺，他把它压抑着。索尼娅已经把他带到了安全之地。现在该是由他来出力了，尽力解开这些秘密。特拉维斯知道他的生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依赖于一点之上。

他将那双毫不给人留情面的皮鞋脱下，缓解一下脚上起的水泡所带来的痛苦，此刻他感觉到体内的激素水平已经下降了。

他将双脚放在乘客座位踏脚处的暖风循环管上，觉得很舒服。一想到摆在他们前面的是两个小时的车程，他便认为好好休息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只需把事情在他那善于分析的头脑中再彻底地想一想。

他打破沉默，转身对索尼娅说：“谢谢你。”

索尼娅脸上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她那冰冷的表情总算是化开了一点儿。她一言不发地看着车窗外的一片黑暗。

“我知道你在为你哥哥担心，可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得想出个缘由来，这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着想。”特拉维斯说。

索尼娅的面孔又变得冰冷起来，比以前更甚。

“他死了，我能感觉到。这些杂种要为此付出代价。不管他们要找的是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它，完成他的初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吗？”

特拉维斯一语不发。索尼娅受过的训练看来已使她尽力了。或许她该考虑怎么来疗治创伤吧？

不能回头看，就让我们从这里着手进行吧。

“这些人会在我家等着我们。我们要干什么是一件明摆着的事情。”特拉维斯说。

“这个我知道。他们大约也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点。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吧。”

“这辆汽车怎么办？迟早会有人去报告汽车被偷了，还有……”

“我想出来的办法能够对付一阵子的。”

特拉维斯抬起眉毛点了点头，他对她的信任自从他们机智地从埃利斯岛逃脱出来就已经大大提高了。一进入泽西城，索尼娅便告诉了特拉维斯，叫他注意找一辆普通颜色的普通小汽车，不要有任何突出的特征让追踪者认出来。这辆被他们弄脏了的白色丰田车真是太合适了。难办的是要另找一辆同一型号的汽车。索尼娅一直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只有那份你哥哥发给我的传真，它的标题为‘Lancer’s Nemesis（长矛骑士的复仇者）’，而这显然是指肯尼迪谋杀案的。你哥哥是保卫副总统的，他很可能发现了某桩罪行。”特拉维斯停了下来，他对事件做的这一番扼要重述仅仅只是提醒自己，他把这个谜的重要部分给丢失了。虚心以待。

特拉维斯知道行动的最好方针就是要寻求达到一种境地，当你达到这个境地时你会叫出来：我发现了^①。这是 he 已故的父亲告诉他的。特拉维斯的父亲，彼得，总是喜欢带着儿子去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老式黑白电影。他向儿子解释说歇洛克那具有鲜明特征的破案方式正

^①“我发现了”（Eureka），希腊语。相传是阿基米德根据浮力原理测出金子纯度时所说的话，现用作因重大发现而发的惊叹语。

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最佳途径。福尔摩斯和他那长期受罪的助手华生医生，除了一团乱麻之外本来是会一无所获的。而且他们调查的结果往往似乎只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福尔摩斯总是会把与罪案及嫌疑人有关的资料、数据尽可能多地收集来，记入自己的脑中，这是他行动的第一步。然后他会把剩下的工作交给他的潜意识去做。关于潜意识工作的原理是：它不按照大脑的指令去工作。当大脑处于休息状态时，潜意识便出来工作了，它能产生出具有创造力的魔术般的奇迹。福尔摩斯每当心情沮丧不知该去哪儿时，总是会决定去看戏（放松一下），这令华生极为愤慨，摸不着头脑。就在这个精神放松的时期，启示如同闪电一般来到他的头脑中，事情总是如此。彼得·特拉维斯叫他儿子记住，说“我发现了”这句话的著名科学家就是阿基米德，他就是在澡堂洗澡放松时发现了浮力原理的。

“在我找到更多的资料之前，我想我应该讲完是谁谋杀了肯尼迪以及为什么要杀他这件事。”特拉维斯说。

索尼娅向后靠在椅背上。“美国战略情报局，后来变成了中央情报局，他们将早已混进叛军中的苏联双面间谍给接收过来了，是吗？”她说。

“是这样的，这与肯尼迪的被刺具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它在肯尼迪的死上集中体现了苏联的情报战术，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特拉维斯说。

“一直到今天吗？”

“没错。政府可以上台又下台，但是情报机构总是存在。现在俄国的情报机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就是它那罪恶的前身‘克格勃’^①换了个名字而已，在之前，它叫做人民内务委员部。威胁可以时紧时松，敌人可以来了又去，但是人民、战术和动机是不变的。”

特拉维斯继续说他的故事：“1947年，中央情报局诞生了，它是一个自治机构，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自主地去进行秘密的行动。按

^① 克格勃 (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前苏联的情报机构。

照《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杜勒斯^①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奠基人，可以暗中通过企业和慈善团体对其进行操纵，披着这样的外衣来保持这个机构的权力。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接手了战略情报局留给它的苏联双面间谍和其他一切。”

“那么那个叫做奥尔拉夫的家伙在这整个过程中又做了些什么呢？”

“伊戈尔·奥尔拉夫吗？他和其他苏联双面间谍一样，日子过得光鲜得很，每天忙于他们那一套老把戏，千方百计地混进新组建的美国情报机构。他会去讹诈俄国人，让他们混入美国人中，为克格勃充当双面特工。然后转过来把他们推给美国人，这样大大地提高了他的信任度。”

他们偷来的汽车开过了一个休息区。特拉维斯看到了一辆停在那里的州警察的汽车，便转过头来看计速器。

“别担心，”索尼娅在后视镜中看到后说，“我没超速。”

特拉维斯让自己静下心来继续说故事，想要把事情转回到他的目的上去，解释是谁谋杀了肯尼迪以及为什么要杀他。

“不管怎么说，中央情报局 1959 年时开始了到此为止他们最为隐秘而大胆的任务，建立了一个新的单位，代号叫做 ZR/ 来复枪，由此而种下了肯尼迪被谋杀的祸根。”

“ZR/ 来复枪是个什么东西？”

“设计 ZR/ 来复枪的唯一目的是‘暗黑行动’。”

“暗黑行动，你是说……”

“索尼娅，‘暗黑行动’，众所周知就是指暗杀行动。通过中央情报局 ZR/ 来复枪将美国推进到谋杀事务之中。”

特拉维斯感到迷惑不解，索尼娅为什么对这个揭露毫无反应？他向她转过身去，她正看着后视镜。

“糟糕，那个警察在我们后面。”

特拉维斯觉得他的心揪紧了。

^① 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1888 ~ 1959)，美国前国务卿，任内积极推行“冷战”及“战争边缘”政策。

第十九章

格林乘坐的喷气式飞机直冲回华盛顿时，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费城闹市区的那一片灯光，将他握紧的拳头击打在白色皮革的扶手椅上两秒钟之久。

卫星电话响了，将他从凝视中惊醒了过来。

“什么事，诺曼？”格林问，眼睛并没有移开。

“长官，泽西城没有一家出租车行报告有什么情况。”

“我早就料到了，这么说他们是偷了一辆汽车？”

“还没人报告汽车被偷，长官，但是那看来似乎是一种可能的方案，是这样的。”

“已经通知高速公路巡警了吗？”

“通知了，长官。还没有情况报告。纽瓦克机场那里也没有任何事发生。”

“不会有的。他们偷了一辆汽车，正向特拉维斯的家开去。他身边的这个姑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没查出她的身份来吗？”

“还没有，长官。自由公园警官的描述太模糊。长官，我这里的密码专家要和你说话……”

“让他说吧，谢谢你，诺曼！”格林微笑。对那些和他只是短暂说几句话的人，他的态度是极好的。

停顿了一会儿之后，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年轻得多的声音。

“您好。”

“关于那份传真你有何见解？”格林问。

“还在破解，但有一点很清楚，特拉维斯还没有拿到阿波罗文件。”阿波罗文件是格林为被勒布朗偷走的那份文件起的代号。

“同意，好吧。我在回华盛顿的路上，到时我们再谈吧。”

格林挂断电话，对自己点了点头。现在特拉维斯和那个姑娘正奔着死亡而去呢。

有战争就会有伤亡。

卫星电话又响起来了。

“我是格林。”

“长官，我是克罗根。”声音听起来犹犹豫豫，有点不安。

“什么事，克罗根？”格林说。仿佛克罗根是他长久不见的儿子，那声音显得温暖、关怀、热切。

“长官，我有些消息，我想你也许……这些消息我没写进报告里……我先得道个歉……”

“真该死，有话快说！”格林叫喊，随着喊声喷出一阵飞沫。火山开始爆发了。

“你还记得勒布朗从那里逃出来的那套公寓，那套属于一个叫卡西·珀金斯的人的公寓吗？”

“对，我看过了报告，我知道她是谁。”

“长官，我的一个手下当时告诉我说在询问珀金斯时，她说过勒布朗过来是想要一张邮票的。”

电话里沉默无声。这讨厌的蠢货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没有什么价值……勒布朗要邮票干什么？莫非……

“克罗根，你最好要感谢上帝你终于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如果我发现这件事你讲得太迟的话，我要把你吊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

“是，长官。”

“我现在正赶回华盛顿，我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把珀金斯的地址给我，把你的人从那里撤走，你明白吗？”

“明白，长官。再次致以最谦卑的……”

“该死的，你不要再把事情搞砸了，克罗根！”

格林用一块白色丝手帕擦干净他的耳朵，然后给他的私人助手诺曼打电话。特拉维斯和他那小女友尽可以他妈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会在他们之前拿到那个阿波罗文件的。

第二十章

特拉维斯觉得他的大脚趾踩到了汽车的地毯。

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新泽西州警察的黑色道奇就紧跟在后面，这个警察此时应该是追着来检查他们的汽车牌照的。

“如果他赶上我们，我们怎么办？”特拉维斯失声喊道。

“别担心，我猜测他不会那样干。”索尼娅说。

猜测？

这个州警察为了超车而驶离路边，和他们并肩而行。

糟糕，来了。

索尼娅将左手臂搭在车门上，眼睛朝前看，那开车的架势就好像他们在星期六的夜晚兜风。特拉维斯用眼角的余光看着那个警察，心里想着那个闪闪发光的蓝灯不知道何时会突然亮起来。

警车和他们并驾齐驱了几秒钟，然后加快车速开走了。特拉维斯长出了一口气望着索尼娅，只见她脸上的表情沉着冷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猜我们这辆小汽车还无人报失。”

“就是报失也无关紧要。”索尼娅耸耸肩说。

特拉维斯曾经看到过这种表情，那是在埃利斯岛上。“你这个自作聪明的人，这一次你又做了什么？”

“我把我们发现的另一辆佳美汽车上的汽车牌照给换过来了。即使有人报告了他的这辆车被偷了——对于这一点我表示怀疑——他们也只会去查找挂另一块汽车牌照的车子。”

“对的……可是现在有一个家伙带着一块不是自己的汽车牌照，一旦他明白过来……”

“有可能。可是你会时刻去检查你汽车的尾部，核对你汽车的牌照吗？即便是这样，反正我们不久也会要换一辆汽车了。”

特拉维斯忍不住去摸了摸她，只是一种纯粹柏拉图式地拍拍她的

肩，为她叫好。她美丽而光彩照人，看着她开车是一路上最具吸引力的事了。

触碰她的感觉真好。她几乎没有注意到。

进入特拉华州之后不久，特拉维斯便看到了一块高速公路的路标。这一段州际公路叫做约翰·F·肯尼迪高速公路。这使得特拉维斯惊叹，一个人的死会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

他知道约翰·F·肯尼迪和这个秘密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继续回顾一下这个事件会对他大有帮助。

这块路标也给了索尼娅同一想法。“让我来回顾一下，并确定我对这件事是不是了解得清楚，”她说，“战略情报局的后身——中央情报局在战后从一开始便受到苏联间谍的深深渗透，这是由于战略情报局吸收在逃的纳粹分子或纳粹同情者造成的。他们中间有一些实际上是双面间谍，已经在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便是伊戈尔·奥尔拉夫了？”

“是的，总结得很精辟。”特拉维斯点头。

“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搞了一个特别行动组织，代号为ZR/来复枪，它是实施暗杀行动的。这就是那个流传至今的故事，对吗？”

“对的。”

“所以ZR/来复枪对于所有渗透进来的苏联间谍来说，不可能是一个太大的秘密。”索尼娅说。

“对，它肯定不是，这对于这故事的目的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你会看到的。”

特拉维斯顾自微笑了起来。每当这个时候他便想念起他教课的旧日时光。他的学生会全盘吞下他这种异端的讲课内容。而对正统历史系的讲授会表示鄙夷不屑。正是特拉维斯那奇异但却真实的历史的系统性讲演使得他的学生入了迷。他有一次告诉学生，英国人曾声称对

加利福尼亚拥有主权。这是因为最初弗朗西斯·德雷克^①爵士于1579年以女王的名义声称对加利福尼亚拥有主权。这个声称从未受到过挑战，英国人也从未表示过放弃对它的主权。这些少年学子全都上了他的钩。特拉维斯开敞的胸襟、独特的调查研究技巧以及他对追寻真理的着迷和献身精神也就意味着他的观点常常会与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发生抵触。他不仅仅在调查研究中与历史学家们发生奇奇怪怪的争论，特别在一些考古事件上更是如此。例如金字塔的考古发掘，大家都以为那是法老的陵墓，可是至今在那里也未能找到人类的遗体。木乃伊并不在金字塔中。在许多情况下，既成的已为人所接受的观点并无多少意义，只是因为“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话，它便“盖棺定论”了。

看见索尼娅对于他陷入沉思表示不耐烦，特拉维斯便把他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而更为糟糕的是我们事实上从自己的渠道中收不到任何有用的情报。局子里的双面间谍供给我们的情报都是来自苏联的毫无价值的东西。柏林墙的建立令世人大吃一惊，那时人们原以为只要在柏林建立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基地，我们至少可以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略知一二。50年代末，有一百多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要么是被克格勃逮捕，要么是被枪杀，没人能猜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何缘故。”

特拉维斯于黑暗中看到了马里兰州那绿色的群山，尽管不知道前面还会有什么严峻的磨难在等待着他们，他仍感到一阵巨浪般的欣慰涌上心头。他深吸一口气又继续讲。

“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作为被看做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们实际上是从那里完全撤出来了，他们在欧洲的秘密战争是失败了。他们不得不将正面战场撤退到一个离家门近得多的地方——古巴。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推翻了腐败的巴蒂斯塔政权。直到政变之后美国人的怀疑才得到证实，卡斯特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已经和苏联结成了紧密同盟。我们都很惧怕的共产党人离佛罗

^① 弗朗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约1540 ~ 1596)，英国航海家，第一个环球航行的英国船长，曾任舰队副司令击败来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里达州南边只有九十英里，就正在我们的门槛边。”

特拉维斯突然看到索尼亚正目不转睛地瞪着他。

他继续说。

“柏林失败之后，中央情报局决心不要失掉这场战斗。他们开始从迈阿密大学里招收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代号叫做 JM/ 波浪。计划就是利用这些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于 1961 年从猪湾入侵古巴；而这些古巴人就是受到这个 JM/ 波浪的支持、训练和装备的。除了这个招收行动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野蛮的右翼团体，如阿尔法 66 突击队。”

“对，我已经听说过那次事件了。猪湾战役也失败了，不是吗？”索尼亚问。

“彻底失败，跟以往一样，也是出于同样的失败原因。”

“你是指什么？”

“卡斯特罗的情报机构古巴情报局是由克格勃训练的，和他们密切地在一起工作，由于渗透进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双面间谍的功劳，古巴情报局知道了一切有关 JM/ 波浪的情况。古巴情报局使用克格勃教给他们的相同的契卡战术渗透进中央情报局在迈阿密的基地。有些这样招收进来的古巴流亡者自称为‘反卡斯特罗活动家’，事实上他们是古巴情报局的特工。”

“上帝呀！”

“是的，就是这样的。猪湾的失败虽然归因于肯尼迪没有提供足够的空中支援，但真实情况是由于苏联和古巴双面间谍渗透进了中央情报局，所以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它的失败。”

“那时肯尼迪还不是总统吧？”

“已经是了。由于猪湾溃败，他和他兄弟博比决定牢牢控制住中央情报局。”

“于是肯尼迪兄弟便停止了一切暗藏的活动，是吗？”

“正好相反，”特拉维斯说，“在肯尼迪兄弟治下，暗藏活动比以前，或自那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时期都更多了。事实上，肯尼迪兄弟

为 ZR/ 来复枪提出了一个新使命，它被重新命名为‘獠行动’，直接由他们来控制。”

索尼亚想她现在明白了这个游戏。特拉维斯停下来，就是为了要增加点悬疑的气氛，而她也会要求他再多讲一点儿。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特拉维斯只不过是出于义愤，并不是真的要竭尽全力地煽风点火。

“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她问。

“行刺卡斯特罗。给出的命令是不能让美国公民充当杀手，这样便不会把事情直接牵扯到白宫方面去。当然，古巴和苏联的情报机构由于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的渗透从一开始便获悉了有关‘獠行动’的一切情况。不用说，一切刺杀卡斯特罗的企图全都‘神秘地’失败了。”

“那么他们是怎样试图杀害他的呢？”

特拉维斯不禁从牙缝里发出嘲笑，以摇头来表示他的难以置信。

“他们与黑手党^①订约。自从古巴政权交替以来，这些暴民失去了他们在古巴的一些赌场中的收入，所以找上他们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拉维斯用讽刺的语气说，“无论如何 1962 年时古巴的形势达到了危急的关头，那时赫鲁晓夫，他就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决定将几枚核导弹用船运送到古巴。”

“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索尼亚推断。

“正是。”特拉维斯停住，回想起他父亲曾向他说起过危机时期全国人民怎样在自家的后院里挖防空洞以防备炸弹。“一个极端的人侵行动把我们拉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这些导弹无疑是应卡斯特罗之邀用船运来，以保卫他免受美国人的侵害的，他的证据是猪湾入侵和獠行动。谢天谢地，肯尼迪把形势平静了下来，充分地呼吁运用外交方法来解决。大约是这个事件为肯尼迪赢得了一个和平使者的好名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秘密订约解决这个危机，肯尼迪同意停止任何刺杀卡斯特罗的行动，而苏联则从古巴撤走导弹。肯尼迪命令停止了

① 黑手党 (Mafia)，起源于意大利的一种秘密犯罪组织，其势力在 20 世纪初发展到美国。

獾行动。但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解使得许多人损失惨重。和平并不代表每一个人的最大利益，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就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升温之后不久，1963年11月12日，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杀身亡，杀手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

“我知道，我从扎普鲁德电影里看过了很多。”索尼娅说。

直到此时特拉维斯才想起他是在向一个财政部特工处的特工讲这个故事，而这个特工受过的训练中当然应该包括观看由亚伯拉罕·扎普鲁德拍摄的肯尼迪遇刺的家庭影片。扎普鲁德在命运攸关的那天碰巧在达拉斯拍摄肯尼迪的汽车长队的行进过程。后来人们称之为扎普鲁德影片，片中显示出来有好几个杀手。特拉维斯总是和人争辩说，任何无偏见的明眼人一看便可看出这一点。

“事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尽力做了掩盖，对吗？”索尼娅说。

“是的，当然是这样，财政部特工处也牵扯了进去——至少有两个特工向沃伦委员会说了谎。沃伦委员会成立是为了调查肯尼迪总统谋杀案的，它最后给出的调查报告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前后矛盾的地方。”

“现在大多数人都看出了这一点。”索尼娅说。

“但理由并不如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特拉维斯说，把他的头向她伸了过去。

“你什么意思？”

“掩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财政部特工处的无能和疏忽而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他们中哪一个都不想要败露出去，因而失去拨款，或者更糟的是，令他们的头头被炒鱿鱼。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有大量有关李·哈维·奥斯瓦德在他开枪前的档案资料。样样事情互相都有关联，中央情报局肯定不想要把它与玛菲亚和獾行动的牵连给抖落出去！联邦调查局知道阿尔法66突击队——它直接威胁到肯尼迪——就在达拉斯，但他们却没有提醒特工处。护送汽车长列的摩托车队形摆错了，而特工队的特工人员甚至都没有注意到。那些负保卫之责的特工在第一个枪手射

击之后动作反应太慢，当然，这你都知道了，索尼娅。”

“是的，说下去。”索尼娅说，她的双手都放在方向盘上，成一个六点钟的位置，她这样似乎是在支撑住自己。

“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方面来说，这个安全工作做得实在是太糟了。路线事先就已经广泛公布了。那条路线绝不应该把那个急转弯给包括进去，它使得摩托车队减慢速度几乎到了停步的程度。前进的队伍忽略了那个长满杂草的小山包以及教科书仓库，那里可能有狙击手栖息，结果，观众到处自由围观。行刺前一夜，九个财政部特工处的特工人员，他们是负责保卫肯尼迪的，出去喝酒直至深夜才归，还有……”

“我知道！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够啦！”索尼娅脱口而出。

上帝，她说了些什么呀？

“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回答道，“你的父亲就是那些特工中的一个吗？”她也许能有助于解开这个谜，不像特拉维斯最初想象的那样。

索尼娅眼中有泪光在闪烁。然后她平静下来，吸了吸鼻子。“说得好，”她说，“说下去。你说掩盖有两个理由，第二个呢？”

“好吧，政府对发生的事件进行掩盖的第二个理由是保护杀手的身份，以免美国公众知道。”

“为什么？”

“因为一旦公众知道了是谁真正干了这件事会群情激愤的。”

离特拉维斯的家还有几百码远，索尼娅便使劲打方向盘向右转，进入了一条黑黑的、两旁有树的肮脏的车道。鲁克斯敦村即使在白天也是安静的，但是在夜里，你却能听到有动物在树丛中沙沙作响。

他们在我屋里。

特拉维斯伸出头来向四下里张望着，仿佛这个地方对他是全然陌生的；在自己的家乡，他成了一个陌生人。这是明目张胆的侵犯，没有比这个更彰明昭著的了。

“我下车从这里走过去。你给我画一张你家里的布局图，画出传真

机的位置。把你邻居的名字告诉我。你在这里不要动。”她说，从她海军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支笔交给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几乎被此刻的超现实主义给冻住了，他紧张地为她画了一张草图。“你打算怎样取出传真备份呢？”他问。

“来不及解释了，你画好了吗？”她已将一条修长的腿伸出了车外。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她也知道特拉维斯会发现她的美使人意乱心迷。在他下身那家伙看来是什么呢？特拉维斯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把它砍掉，那会使生活变得简单得多。玩笑而已。这些玩笑现在看来好像是先前生活的一个遥远的回忆。

“给你吧。”特拉维斯把地形图交给索尼娅。然后她又把另一条撩人心魂的腿转出车外，便冲进了一片黑暗之中。

我们必须拿到那份传真的备份。

“在那里换一身衣服倒是不错。”特拉维斯自顾自地说。

第二十一章

特拉维斯用他油腻的手掌紧紧握住方向盘，抽搐着下颚，车内加热器里传出的暖气与车窗外马里兰州夜晚的冷空气相遇，在车窗玻璃上凝结出了一层水雾。

没有什么能比向家里走去的感觉更好了。一路开车到这里的整个旅途上，特拉维斯就想象着当他到达这里时，他想要做的就正是回家呀！太傻了，当然。

他坐在司机座位上，无所事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每分钟转数计量表，车门锁上了，车灯熄了。没有车钥匙，汽车一旦熄火，他们便没有交通工具了。

不知可怜的罗丝玛丽怎么样了？她是仍然在那里，还是在某个地

方的某个潮湿的单身牢房里？这一切全都太可怕了。

这些人怎么敢这样子？！我是无辜的，我的家被破门而入，我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一切都来自于……我自己的政府。

特拉维斯拉起衣袖看了看时间，8点14分，他的眼睛紧紧盯在这块精工金表上，这还是父亲给的。他的母亲就在这里往南，只有很短的车程的地方——市中心的港口医院里。这么近。如果她死了，我不是成了孤儿了吗？

特拉维斯吹着气，就像是在用劲吹灭生日蜡烛，他拼命忍住眼里的泪水，不让它掉下来。

很难相信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全国电视广播中讲述自己和父亲在百慕大三角的故事。想起在迈阿密度假时的一个闷热的夜晚，那次的情景就像一次偶然的电影中的闪回一样出现在眼前。它真是令人沉迷，可是却使人舒服。

“好吧，丹尼尔，我的孩子，让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神秘之谜吧。但是我们要做得正正当当，要不，不如不做，盯住事实，虚心以待。”彼得·特拉维斯曾这样对他儿子说。作为军队情报团中的一个老兵，他做事从来都是诚实的，正正当当的。

年轻时候的丹尼尔和他父亲看过了一切有关在百慕大三角发生的事情的报道及它们可能的解释，但是丹尼尔依然心存怀疑。

时间的痕迹是抹不去的。

“爸爸，那里真的没有秘密吗？”

丹尼尔看过了人们关于百慕大三角写下的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是那里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能使船只沉没，飞机坠落。可是真相暴露，说只不过是那个地区存在着一系列地理异常所致。这使得丹尼尔大失所望。自然现象，例如“蓝洞”——那是在海底床上的一个能产生淡水的洞——使得许多船只失去浮力。巴哈马群岛从空中看去所有的岛屿全都一个模样，在那里没有空中导航的话就意味着许多飞行员，通常是生手，就此没了下落。麻烦的是如果你往东边飞去得太远，而又

一点也看不见这个群岛的话（或许是飞进了一片云中），那里只有一片海水，甚至会使你面临燃油不多所剩时间无几的问题。这时你被抛进一片混乱之中，不知道这个地区还具有天气恶劣的倾向，有时会突然来一场电闪雷鸣的风暴，这时不知道你还有没有逃脱这场灾难的办法。

“由此看来，以证据为基础，这里是没有神秘存在的，儿子。”父子之间一开始形成的小小的纽带隐隐地发生了扭转。彼得·特拉维斯在儿子那探求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摆在年轻人自己面前的那条路。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要在电视和报纸上那样说呢？”丹尼尔说，不安地皱起了眉头。

彼得·特拉维斯明白他要使儿子开窍了。“那就是为什么说以事实为根据，虚心以待是极为重要的了，儿子。瞧，报纸和电视是商业，因此需要赚钱。他们提供给人们想要听到的内容，以此来赚钱。”

“人们就想要听说有神秘存在吗？他们不要真相？！”

彼得长叹一声：“呃，也不总是这样，绝不。人们有时候想要相信在那边有些东西比看起来要显得大一些，由于某种原因，它们控制着一切。那就好比当你长大以后，你想有个替代品来替代你的父母一样。我猜想人们发觉那样一想心里要舒适一些。他们最为需要的是稳定和舒适。”

偷来的汽车玻璃窗上凝结了一层水蒸气，特拉维斯在上面画起星座图来。“抓住事实，儿子。然后排除不可能的。不管剩下的是什么，那必定是答案。不管它会是如何地不可能，如何缺乏说服力。”他的父亲要么是从一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电影里，要么是从情报团那里得到了这个结论，对此特拉维斯既不知道也不在乎。不管怎样，父亲是儿时丹尼尔心中的英雄。

他然后又记起父亲说过的一些令人畏惧而意味深长的话来，那时父亲脸上的表情是冰冷的，仿佛他自己已有过了一些亲身体验在里面。“记住，丹尼尔，当人们卷进某种神秘之中，想要解开这个谜时，你就

要问一问：‘谁在这里胡说八道？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动机是什么？谁能从这个胡说八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了。”今日回想起来，特拉维斯理解了父亲对自己未来的忠告，大约是看出了儿子产生出的激情，一心想要揭开藏在一个秘密后面的真相而不惜献身。

敲在车窗玻璃上的一声叩响将特拉维斯从儿时的回忆中惊醒了过来，他的心乱跳了一下。

是索尼娅。

她手里正挥动着一张纸。

第二十二章

当格林的喷气式飞机的起落架发出沉闷的声音，最终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滑行时，他的卫星电话第三次响了起来。

“是我，诺曼。”

“一切都为您准备好了，长官。”

“我在回来的路上了。”

“是，长官，我已经准备好了珀金斯的档案等着您呢。勒布朗的公寓大楼旁的那个邮筒我已按您的吩咐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好吧，此刻克罗根和他的人已经从珀金斯的寓所撤出来了吗？”

“撤了，长官。”

“一会儿我在办公室里见你。”

咋嗒一声电话关掉了。

上帝，勒布朗的老爷子要是知道他儿子干了什么，他在坟墓里也不会安宁的，格林心想。只要一想起他的老爷子不得不对那些事保持缄默，想想看，难道就为了他的小崽子做出正好相反的事来吗？

格林回想起肯尼迪总统的保卫特工人员对于花枝招展的应召女郎和女演员们偷偷溜进白宫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的情景，特工西摩·赫什后来承认肯尼迪有好几次去参观华盛顿的米克尔森画廊，为的是在那里和裸体的女人们摆出不同的姿势让专业的摄影师来拍照。这一切加上他与他的一个情妇，一个名叫朱迪思·坎贝尔的女演员私通的事。朱迪思·坎贝尔又与一个玛菲亚的头目萨姆·贾恩卡那也有一腿，而正是这个玛菲亚的头目曾被中央情报局雇来行刺卡斯特罗。

真是乱成了一团糟。

但是勒布朗的父亲却把他的嘴给闭上了，一个有廉耻的人。而他在坟墓中都不得安宁！

格林想起自己的父亲。格林对他的父母几乎不能忍受，甚至从儿时起就这样。

第二十三章

索尼娅按照特拉维斯的指示往南开，从巴尔的摩狂奔出来。而他则在偷来的佳美车内昏暗的灯光下研究着这份传真，一只手抓住车顶把手，因为索尼娅已经把车速开到了极限。索尼娅是如何取回这份传真的已经不再被提起了，因为特拉维斯对于搁在他大腿上的这份东西真是丧气极了。这就是一切麻烦的根源吗？这张纸上没有写多少字，但它与特拉维斯的关联真是令人痛苦地显而易见：

正如罗丝玛丽所说，有一份传真，上面的标题写的是“Lancer's Nemesis”。这个标题表明这一切的确与刺杀肯尼迪的杀手有关，假定对“Lancer”没有其他解释的话。

特拉维斯那善于分析的头脑由于在这偷来的汽车里上下颠簸着进行研究而陷于过度疲劳之中。

勒布朗和索尼亚是同胞兄妹，他们的父亲在肯尼迪的卫队里工作。传真上的日期 Nov.63 正是肯尼迪被刺的 1963 年 11 月。而 DGI 则是指古巴情报局，就是它挫败了獠行动。

勒布朗真的在保卫副总统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有关肯尼迪被杀的事情，不知怎么他还把它给录了下来吗？把一些显示有罪的东西给录下来似乎有这个可能，但特拉维斯却怎么也不能相信一群现代的政治家居然在讨论如何去掩盖肯尼迪谋杀案的真相。而这些政治家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这桩谋杀案的真实情况，或者甚至对它都无诅咒之心。

特拉维斯抬起头来，巴尔的摩商业区的地平线轮廓隐隐呈现，而索尼亚则迎着车内的灯光斜眼看他。她沉默不语。

来吧，想一想。他用手指关节敲着自己的额头。

特拉维斯知道在任何分析中不正确的结论总是源于无根据的推测前提。人们往往太容易从预感或是一时之念来下判断，他们只要找到能符合这个推测的事实就行。许多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特拉维斯太知道他们了，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科学家会对一条与他的著作相抵触的事实证据进行驳斥，根本就不相信它。因为相信它就意味着要推翻自己的数据，要从头来过。获得荣誉和诺贝尔奖比真理更重要。

把一个理论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错误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用纸牌搭房屋——不牢靠。

特拉维斯原来决心不要掉入那个陷阱，特别是当他的生命依赖于一个正确的结论时，但此刻他的这个决心几乎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相信这是关于肯尼迪的杀手的这个想法，要想起来真是太容易了，但谢天谢地，这纸上还有几个字似乎和这想法不相符，不由令人产生怀疑。

“索尼亚，你看看这些字和短语，依你看来它们有什么意义没有：‘CA Rep., IG Farben, Sloan Kettering, APOLLO, Dr. J.E. Rogers 和 G. Hyatt Tampa 10.8’？”

“没有，也不能完全说没有。‘CA’不是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的缩写吗？而‘Rep’则是 Republican（共和党的）的缩写？‘APOLLO’

(阿波罗)是肯尼迪发起的空间计划^①，最后那部分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名叫 Hyatt (海厄特)住在 Tampa (坦帕^②)。也许有某个人在 10.8 (10 月 8 日)要和我哥哥见面，10 月 8 日就是今天。我们向哪里去？”

特拉维斯十分同意索尼娅对传真的第一印象，那是和他的反应相左的。需要更多的信息。

“华盛顿，回到往南去的 95 号州际公路。”特拉维斯说。

“好的，但是为什么？”

“我在那里有一个朋友，一个我们能信得过的朋友，”特拉维斯说，“乔治·克雷默曾经教给我许多东西，使我对肯尼迪遇刺一案有所了解。也许他能看出这里的一些关联。至少他那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我们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叫做乔治·克雷默的家伙怎么知道这么多？”索尼娅不再斜着眼睛看道路，而特拉维斯则关掉了车内的灯光。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况吗？”特拉维斯问。索尼娅点点头：“嗯哼。”

“乔治·克雷默过去为他们工作，后来又和中央情报局一起。他还曾经当过反间谍机构的头儿。是一个间谍抓捕者。已经退休很久了——这儿，这里向左转。”

“好的，他还活着吗？”索尼娅问，一面打着方向盘。

“最近还听说过他。”

胡扯，我希望如此。

① 阿波罗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从 1961 年到 1972 年从事的一系列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是迄今为止最庞大的月球探测计划。

② 坦帕，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港市。

第二十四章

“我看过这部电影。”索尼娅说，她把汽车迂回开出巴尔的摩又回到高速公路上来了。“肯尼迪的遇刺，按照那个新奥尔良的地区律师……”

“他叫吉姆·加里森。”特拉维斯插嘴道。

“对，是他。在那部电影里，按照他所说，那是一次政变。肯尼迪被他自己的人非法剥夺了权力，因为他反对越南战争。”

那份传真折磨着心里发烦的特拉维斯。

“一般的舆论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在阴谋理论圈子里是这样认为的，可能有80%的美国人都认为那是一个阴谋。甚至连美国政府也在1977年承认有一个‘可能存在的阴谋’。不错，在谋杀后面是有着一个政变。”

“但是你说过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特工处将真相掩盖是为了不让美国公众知道凶手的真实身份，以免他们骚动起来。换句话说，那就是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特工处没有干那件事？”

“肯尼迪被杀起因于一次政变，但不是美国人搞的政变。”

“说下去。”索尼娅说，她的绿眼珠子盯在前方被灯光照亮的沥青路面上。

特拉维斯将他座位的靠背向后放下去了两格，因为到乔治·克雷默在华盛顿的家还有一小时的车程呢，对于索尼娅接二连三的提问他有点招架不住了。

“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关于中央情报局那代号为ZR/来复枪的谋杀小分队的事吗？”

索尼娅点点头。他继续说：“呃，苏联人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1954年赫鲁晓夫当上了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创建了克格勃——俄国的情报机构，大多数人都知道它，特别是它那‘剑和盾’的徽标更是臭名昭著，你在许多间谍小说的封面上都可以看到它。不管怎样，赫鲁

晓夫想要克格勃快速出成果，便给了克格勃在全世界任一地方杀人的权力，只要从杀手和武器上不会追踪到克里姆林宫就行了。他们使用非本国的侨民来执行暗杀活动。”

索尼娅显得很不安，但是特拉维斯对此已习以为常。每一个人听到他说这个故事时都会变得不安并警惕起来。

“关键问题在于 60 年代初期莫斯科发生的形势变化，因为那里是政变起因的地方。1959 年赫鲁晓夫取得了共产党的权力。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和期间，赫鲁晓夫对待美国采取极端挑衅的态度。在一次著名的讲话中他确实说过‘我们将把你们埋葬’。但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即将到达和肯尼迪开战的边缘时，事情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开始谈判秘密条约，以缓和紧张局势，其中一条就是肯尼迪承诺停止彘行动。”

索尼娅扼要重述一遍：“彘行动是中央情报局刺杀卡斯特罗的阴谋。”

“是这样，作为回报，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回导弹。他们两人之间甚至还设立了一条电话线以便互相通话。此后赫鲁晓夫着手在苏联内部进行改革，其中一条改革政策是猛砍共产党上层集团成员的福利。克里姆林宫内走强硬路线的人，对于赫鲁晓夫向西方服软出卖苏联的做法没有好感。现在他们又被剥夺了特权，这一点是对他们的最后打击。他们要把他驱逐出去，于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①和一个非常有权力的女人，名叫叶卡特琳娜·福尔特谢娃的，两人策划了一个阴谋。这个女人非常有效地掌握着治理克格勃的权力。从古巴导弹危机中觉醒过来之后，赫鲁晓夫赢得了一个政治家的名声，是他和肯尼迪之间的关系给了他权威，这是阴谋家们的看法。如果他们的政变成功的话，这个名声以及这种关系都会遭到毁坏。他们却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很快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可是，李·哈维·奥斯瓦德和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索尼娅

^①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1906 ~ 1982)，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问，她边开车边瞥了特拉维斯一眼。

“问得好。好的，现在我已经为奥斯瓦德搭好了一个舞台，在这场大游戏中他只不过是一个爪牙。人们吵吵闹闹地争论奥斯瓦德是一个人单干的还是与人合伙，这就很轻易地使人们转了方向，背离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奥斯瓦德为谁工作？为了什么？”特拉维斯停住不说了，仿佛要使他刚才说的话的重要性显得更深刻一些。

“让我来告诉你有关奥斯瓦德的真实情况吧。1959年，奥斯瓦德走进美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提前宣布他要背叛，投向苏联。他不知道接待他的人是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奥斯瓦德反复坚持说他的背叛应该被正式记录下来，他会把他的一切秘密向苏联公布。他确切的话就是：‘我在日本服务，我是一个雷达技师。’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特工报告说他感觉这整个事件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排练的，他写了一份报告，说了很多。”

“这份报告没有提醒中央情报局吗？”

“不幸的是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掩盖的一个事例，要掩盖肯尼迪被杀时政府表现出来的无能。只要沿着这份报告调查下去，警钟就会被敲响，因为奥斯瓦德的档案会表明他先前曾在东京附近的厚木空军基地海军一中队服役。这个事实正是解开肯尼迪被刺案的关键所在。”

“它为什么会如此重要？”

“厚木空军基地正是 U2 间谍飞机的基地。作为一个雷达技师，奥斯瓦德自然会知道敌人为了打下一架 U2 间谍飞机想要知道的一切情况，如射体的轨道、机场跑道长度、所有九个停机坪的情况。”

“我知道，我看过一篇报道，在肯尼迪遇刺前有一架 U2 被打了下来？”

“没错，U2 间谍飞机是一件最令苏联人头痛的事，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这种飞机是由中央情报局管理的。U2 飞机可以飞到大约五万英尺高，在当时来说这是在导弹的射程之外的，苏联人没有办法阻止这种飞机，所以它们可以在苏联上空自由地飞来飞去，到处拍摄它们想要的照片。这就是为什么送往古巴的导弹被发现的原

因。赫鲁晓夫告诉克格勃，要他们打下一架来，中止 U2 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成功了。”

“怎样成功的？”

“奥斯瓦德在基地的朋友报告说他经常休假时去东京。他曾向一个朋友坦陈心事，说他遇上了一个跳脱衣舞的高档舞女，她在一家高档的舞厅工作，那个舞厅叫做蜂后俱乐部。他爱上了她。有一天奥斯瓦德把她带回了基地，向他的伙伴们证实她是确有其人的。他们报告说，他们被她的美貌惊倒了。奥斯瓦德的工资绝不可能承担得起这个女孩。”

“看来他是在酒吧里被下了一个套？为了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事很少有人知道，然而这却是可证实的事实。在蜂后俱乐部里有五个女孩上了克格勃的工资名单。她们的任务是招收厚木基地的任何个人，只要他能泄露有关 U2 的信息。事实上蜂后俱乐部是克格勃一个最为集中的招收站。中央情报局后来得知有几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甚至还有 U2 飞机的飞行员，已经和那间酒吧的女孩子们建立起了关系。所以 1960 年终于有一架 U2 飞机给打了下来绝不是一个巧合。”

“照此说来奥斯瓦德是被苏联人给招收了？”

“当你知道了他和蜂后俱乐部的那个姑娘之间的关系后，你很难相信他没被招收。他叛逃到苏联是两年之后的事了，尽管人们都传说，他是个绝佳的射击手。我们从正规渠道得知奥斯瓦德就是个幻想破灭的年轻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想要出名。奥斯瓦德被捕后曾说过‘我是一个替罪羊’。这像是一个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一点名声的理想主义者说的话吗？从苏联的官方渠道传过来的消息表明了奥斯瓦德在苏联的情况。他们打发他到明斯克^①一家无线电厂去工作，因为他们看不出他的叛变有何价值。然后他却享受到了一套豪华的公寓，拿到了和苏联高级官员同样的工资，还有只有党的高级成员才享受得到的津贴。不用说，奥斯瓦德对他们无用之说只是一个设计得很好的掩饰罢了。”

^① 明斯克，前苏联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首都。

“那么苏联把奥斯瓦德闲置起来是要做什么呢？”

“在……1961年，对的，是1961年，奥斯瓦德又回到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声称他要重新叛逃回美国，这次要带着他新婚的俄国妻子玛丽娜。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没有哪一件被加在一起来看，不是吗？”

“不错，没有，的确没有。”

“你还记得我们的朋友伊弋尔·奥尔拉夫和他的冒险经历吗？还记得那专搞混淆和欺骗的契卡战术吗？”索尼娅点点头。“这一切看起来不就是和那同样的战术吗？”索尼娅又点点头。

特拉维斯微笑着继续说：“奥斯瓦德夫妇一经回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便拦截到了由玛丽娜·奥斯瓦德寄出的一封信。信是寄给华盛顿一个隐藏的克格勃官员的。跟着又来了更多的信。奥斯瓦德的母亲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对此李回答：‘连玛丽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1963年夏天，奥斯瓦德搭乘了一辆公共汽车来到了新奥尔良。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卡斯特罗的同情者，与此同时又参与了一场在新奥尔良的反卡斯特罗运动——再一次使用了苏联特工惯用的搞误导和欺骗的传统契卡战术。重要的是，究竟为什么奥斯瓦德要把自己和古巴人扯到一起去呢？”

索尼娅一脸茫然地继续开车。

“还记得我告诉过你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是如何与肯尼迪做了一次秘密交易的吧？以及那个协议的一部分是如何包括肯尼迪同意撤销中央情报局的獐行动来停止谋杀卡斯特罗的企图的？”

索尼娅点点头。

“然而，中央情报局不想就此撤销了獐行动。”

“于是中央情报局打破了协议？”

“正是。当然，苏联方面应该早已知道，因为中央情报局里渗透进了大量的双面间谍。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去了解究竟是谁设计了对肯尼迪的谋杀的缘故了。”

“我明白这重关系了。中央情报局接收了从战略情报局手里遗留下来的苏联间谍，这就意味着中央情报局没有停止獐行动、从而破坏了

这项协议的事情被苏联人知道了。但这又怎么与肯尼迪的死有关呢？”

“问得好。于是苏联人告诉卡斯特罗说中央情报局还是想要杀他，尽管肯尼迪保证说他们会停止。其实，勃列日涅夫和福尔特谢娃很乐意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卡斯特罗。”

“对，正如你所说，古巴和苏联是共产主义同盟。”

“是的。你想当卡斯特罗听到这个消息后会作何反应呢？”

索尼亚还没来得及回答。

“快减速！”特拉维斯喊道。

“什么，怎么啦？”索尼亚说，将一只脚死死地踩在刹车上。他们后面的一辆小汽车突然转向，按响了喇叭。

“饭桶！不是说你，是说那个家伙。”索尼亚说。“怎么啦？”当他们进入华盛顿郊区时，特拉维斯的眼睛盯在了一块路标上，它指向各种各样的旅馆。

索尼亚随着特拉维斯的目光看了过去。

“Hyatt！”特拉维斯说，“就是传真上的那个G·Hyatt。那不是一个人，是一家旅馆……海厄特大饭店。坦帕的海厄特大饭店。今天那里发生了一件事，与你哥哥有关联，我们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哥哥的寓所是在华盛顿，对吗？”

“是的，波托马克广场。”

“太好了，我们去克雷默家之前先去那里。我们必须搞清楚在那家饭店里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十五章

“叫那个搞密码的家伙进来。诺曼，然后我打算去珀金斯和勒布朗的公寓。”格林对着头上的话机说。

密码学专家腋下夹着一份文件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很年轻，穿着随便，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他有一头黑发，戴着一副圆眼镜，皮肤上有雀斑，就像一个成长版的哈利·波特。

“晚上好！”他说，将一张椅子从地毯上直拖了过来，然后，懒洋洋地坐在上面坐下。

“可是……玛格里欧为什么没来？”格林问道。

“他生病了，我是他的助手……”

“请坐。你有了什么收获？”格林对于他的名字不感兴趣，不想听。玛格里欧最好死了或是奄奄一息。

“呃，这份传真倒也算不上什么密码文件。”

“为什么？”格林皱眉说。这小子在踩钢丝。

“上面没有任何密码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堆做研究的记号，是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的信息，这里是勒布朗传给特拉维斯的信息。”

“没错，就像你前面说的。特拉维斯也许还没有拿到这份阿波罗文件……”

“有可能特拉维斯会回家去再取一份这个传真的复印件，然后去寻找那份文件。无论如何，这你肯定知道。”

这小子居然打断我的话？

“对，我知道！别打断我的话。”格林咧开嘴笑，本想一拳打过去，可是当他抹平放在面前的空白拍纸簿时，又缓和了下来。

“假定你布下的陷阱能够成功，特拉维斯和那个女的真的回家取那份传真的抄本，我猜想他们会直奔传真上提到的这个罗杰斯医生而去。然而他们很可能得不到一份备份。”

我不喜欢他，但我需要他，去他妈的玛格里欧。

格林咬住嘴唇，脸上越来越阴沉了，怒意在眼睛里闪现。“把传真上其他的内容解释一下，你得称呼我长官。”

格林的情绪起了变化，如同激光束一样的目光直瞪得这位密码专家的头缩了回去，“很抱歉……长官。”

第二十六章

亚历克斯·艾德卡突然觉得一阵恶心，不知是中午吃了剩下的饭菜的缘故，还是看了面前这本特工的传记所致。

他把白绸衬衣最上面的那颗纽扣解开了，沉重而缓慢地向着他那雅致的书房内的小冰箱走过去。书房有一扇木板门，这使得它和周围环境很雅致地融为一体。他取出一瓶冰镇的伏特加和一罐腌鲑鱼。给他自己倒了一杯酒后，站直身子，又回来读文件。

艾德卡的这个特工在成为情报和间谍部门的一个特务以后，便立刻被派出去工作了。他的这个特工在训练期间表现出来的天分加速了其向这项任务的尖端位置的攀升。这个特工成了一个双面间谍，打入了外国情报机构。

艾德卡读到受严刑拷打的那一部分时，便停住了，看不下去了。

他小口地喝着酒时，手机响了。

“我是艾德卡。”

“进展要慢，确认所有的目标还在。”

“已经确认了。”

第二十七章

索尼亚飞速钻进汽车，打算在去波托马克广场——那是勒布朗的公寓大楼所在地——的路上找一家加油站停下来喝水吃快餐。

特拉维斯抓起公用电话的线缆，仿佛抓住了一根生命线。

“晚上好，这里是坦帕海厄特大饭店。”

“我想要找一位客人……克林顿·勒布朗。”特拉维斯说。

电话里没了声音，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在房间登记册中查找。“没有这个人，先生。”

“啊，我的……克林顿说他一定会在那儿。他是不是已经付账后离开了？”

“请稍等。”

在传真上提到了这家旅馆和今天的日期，从它在传真上的位置来看，它显然是解开这个谜的一把钥匙。

电话里传来一个公事公办的陌生的声音——一个冷漠的人，从她说话的语气上来听，显然是那个接线员的上级主管。

“先生，你要问的信息是具有保密性的。”

特拉维斯不由警觉起来。停了一会儿他换上一种低沉的声音。当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笨时，特拉维斯不禁哑然失声了。

“你真是认真负责，夫人。我是财政部特工处的，看到你这样坚守安全条约，我心里真是感到欣慰。”他把话筒转开一点儿，对于他刚才向她撒的谎，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他不禁自己也吓了一跳，心里但愿她能全盘接收。

电话里送过来的声音变得像小鸟唱歌一样悦耳。“多谢。是的，迄今为止会议开得十分成功。我从来没见过像这里的安全要求得这么苛刻的情形，不过我们都完全理解。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你放心，明天的情况会像今天一样好。真希望你们明年还会选在我们这儿。我还可以为你效什么劳吗，先生？”

“没有了，谢谢，坚持下去，祝你今晚睡个好觉。”特拉维斯说，尽力掩盖住他声音中的振奋情绪。

他挂上电话，重新再把这个号码拨了一遍，他的心猛跳着，就像是一杯由害怕和期待调制出来的鸡尾酒。这一次在电话里不必装出一个“特工处”的声音来。然而还是一样糟糕，特拉维斯是一个蹩脚的模仿者。

“晚上好，这里是坦帕海厄特大饭店。”

“请接预订房间处。”

“请稍等！”这种心不在焉的冷漠倒是消减了此种情势下的紧张气氛，特拉维斯则用食指在听筒上敲了起来。

“这里是预订处，晚上好。”

“我想今晚订一间房。”

“很抱歉，先生，旅馆今天和明天都不对公众开放，它已被私人包下了。”

“酒吧和餐厅呢？还有健身俱乐部呢？”特拉维斯说，胸腔中的心跳动的速度又加快了。

“我想你还没听明白，先生。这座旅馆，它的设备以及场地和你以及公众中的任何个人都毫无关系了。”

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大。

特拉维斯砰地一声放下电话，目不转睛地望着它。

一辆汽车发出引擎启动的声音。他朝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索尼娅在做手势叫他回到汽车里去。

特拉维斯转身进来，索尼娅就把汽车开得飞快，沿街走了几百码便转进了一个停车场，躲过了加油站灯光的照射。当他们坐下来吃喝时，华盛顿纪念碑就耸立在他们头上，好像在对他们进行评判。

“运气如何？”

“还可以，”特拉维斯说，“我想要找一个熟人的电话号码，我肯定坦帕海厄特大饭店就是今年比尔德堡会议的所在地。”

特拉维斯说到“比尔德堡”这个词时甚至都畏缩了一下，但是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上面，分明都写上了“阴谋”二字。

“什么是比尔德堡会议？”索尼娅问，“你要打电话找的那个人是谁？”

特拉维斯嘴里塞了满嘴的多力多滋薯片，他讲话的声音都含糊不清了。“每年一群经过挑选的政治家和工业巨头聚在一起，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第一次会议是大约五十年以前在荷兰的比尔德堡旅馆召开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会议都会冠以这个名字的缘故。”

“那么这会议上有什么重要人物？听起来怪生疏的。”索尼娅说。

“当然了，你又不是保卫特工——你是外场特工，但我猜想你哥哥全都认识他们。”

“毫无疑问。”

“关于这些比尔德堡会议最奇怪的一点就是它们的保密性。总是选定一个豪华的旅游胜地，而且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警卫。而这个旅游胜地总是选在一个小城镇，完全禁止公众进入。”

特拉维斯发现在谈到比尔德堡会议时，他很难掩饰住自己对于这最为不祥的事实的义愤。“媒体知道这些秘密会议，这是一群确切掌握这个世界和它的经济命脉的人参加的会议，但它从未被人报道过。一些新闻网站的高级管理人士以前也参加过会议，但都遵守参与机密协议的严格规则。我要打电话找的那个家伙名叫沃利·普里查德。他是一个阴谋理论爱好者，他总是千方百计想要打听出这些会议每年召开的地点，有好几次他甚至伪装成与会者想要混进去。要找到他的电话号码应该不困难。此刻我们先到你哥哥的寓所，去看看我们能在那里发现什么。如果我的怀疑是对的话，我敢打赌，你哥哥今天是在一次比尔德堡会议上执行保卫任务的，他正如你们这一帮人说的‘违反了规定’。他无意中听到了一些事，把它们揭发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吧，让我们看看在他的寓所里能找到什么。”

汽车加速开下宪法大道，朝西直奔波托马克广场而去。

“你还没有说完肯尼迪的故事呢。”索尼娅说。

“该轻松一下了。去过你哥哥的寓所后我们就去乔治·克雷默的家，剩余的故事你可以听他说，他曾经说给我听过。”特拉维斯说。他脑子里转着对于今天比尔德堡会议上可能会说了些什么，勒布朗又记下了多少的猜测。

第二十八章

珀金斯太太用一只颤抖的手拉开门闩，看见了一位绅士。他那灰色的头发向后梳得溜光水滑，一双深陷的黑眼睛，身穿一套干净的黑西服。他咧开大嘴笑起来，笑容爬过了他的脸，真像一只鳄鱼。

“你是？”她问道。

“晚上好，珀金斯太太。我相信你是在等我吧？我叫德怀特·格林。”

“啊，是的，亲爱的，请进。”她说，小心地把门慢慢关上。“过来到厨房里坐吧。你要咖啡还是别的什么？”

“不，谢谢，珀金斯太太，今儿晚上够你忙的了，不是吗？”格林实际上是紧跟着她的脚步走进了厨房，他尽力控制着，把脸上的魅力提高到了极限。他把他的目光从那一堆破烂货上移开，那一堆塞满了这一套肮脏的寓所的破烂货。

算了，我待不了多久，就会从这个小狗窝里出去的。

珀金斯太太微笑着，尽管很疲倦了，还是很欢迎有人来和她闲扯，谈一谈今晚发生的事。她脸上的神气显露出要再把那折磨人的事说一遍，这与他们的对话是格格不入的，但她似乎没察觉出来。

“啊，是呀，我今天晚上可够忙的了。简直是乱成一锅粥了。是不是勒布朗先生惹上什么麻烦了？你的人不肯告诉我。我觉得很难叫人相信，亲爱的……尽管他们证实说通常不声不响的……”

“你不必为可怜的勒布朗先生担心。我来只是要问你几个问题，把这一切都包括在内的几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安心休息了。这样行吗？”格林在紧挨着她的一张椅子中放松地坐下，旁边就是一张摇摇晃晃的早餐桌。他用一只修过指甲的手抚摩着她的手臂。

“好的，这样很好，亲爱的。”

“好极了，”格林说，“你说过勒布朗先生来敲你家的门，是想来要一张邮票的？”

“是的，没错。他好像很急。”

“我确信他是这样，珀金斯太太。他说过他要邮票的确切理由吗？”

“没说。但是他一直坚持说他需要一张。”

“你给他找到一张了吗？”

珀金斯太太停下来想了一想，用她那起了皱纹的手指擦着一只疲倦了的眼睛。“啊，没有，我在一个抽屉里找，我通常把邮票搁在那儿，但没找着，于是……这时你们的人就来敲门了。你知道，那个叫克罗根的人可得好好改一改他的态度了。”她说着摇了摇她的食指。

“十分同意，珀金斯太太，我为他的行为向你道歉了，但那个时候他可是把你的安全放在心上的呀。你能不能把你找东西的那个抽屉让我看一看呢？”

珀金斯太太挣扎着站起来，拖着脚向灶台下面那个中间的抽屉走过去，格林尾随在她后面。

“这一个。”

“我可以吗？”格林说，做手势指着这个抽屉。

“请吧。”

格林急忙翻找起来，可是没找着邮票。他从这一团乱麻中退回来。手脚抽风的老傻瓜。

“珀金斯太太，你能确定你的邮票是放在这只抽屉里的吗？”

“呃，通常是的，亲爱的。我碰巧有一摞邮件要寄，我就把它们搁在那儿……啊！”珀金斯太太的目光落在灶台上放在烤面包箱旁边的一堆准备好要寄的邮件上，愣住了。

“怎么啦？”格林说，他的眼珠子四下里乱转。

“我有一封加急信就放在那儿。”

格林的发缝从他那起皱的前额向后退了回去，他最担心的事情被证实了：勒布朗把那份阿波罗文件寄给了某个人。

该死的家伙临走还来了这一枪。下地狱去吧！

格林极力控制住冲动，才没去指责她。“你干吗有一封加急信搁在这儿？”

“瞧我真傻！我今天去邮局想要用加急邮件寄我的一些投资表，可

是我忘了带。他们就要关门了，于是他们说只要买一张邮票贴在信封上，然后再把它扔进邮筒里就行了。我还没来得及抽出时间去做呢，勒布朗先生就过来了，是他拿了，不是吗？这也太粗鲁了。”

“珀金斯太太，这很要紧！勒布朗先生还说了些什么？他有没有和你提起过，他找一张邮票，把他要寄的东西寄到什么地方去呢？”

珀金斯太太衷心地想要帮这个迷人的男人一把。“我们之前谈起了我的丈夫阿尔特，他死于帕金森病。没错，我们的确说起了这个，我想，很抱歉，我不能再给你帮什么忙了。”

格林的双眼在探究着她的眼睛。

“我不能再给你帮什么忙了，你不觉得吗，亲爱的？”

该走过大厅去勒布朗的寓所了。

“珀金斯太太，谢谢你。你已经帮了我大忙啦。”

第二十九章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从波托马克广场的三楼电梯门里挤了出来，直奔勒布朗的空寓所而去。索尼娅，勒布朗的妹妹，不应该引起别人太多的注意。特拉维斯心想。

这里看来像是一个适宜人居住的地方。走廊里有着一种家居的特征，特别是有着一种淡淡的烹调的气味在里面。整个给人的感觉，觉得这里有的只是一种虚假的舒适。

“我们要找的是 309 号房间吧，对不对？”

“309 号。”索尼娅说，显得有点不安起来。

她哥哥只怕就是被杀死在这儿的，特拉维斯思虑着。

“你还好吧？”特拉维斯说，拍了拍她的背。

“我还好。”

通往 309 号寓所的人口看起来就像是一扇有所预示的死亡之门。索尼娅举起一只纤细的手指正要去按蜂音器，但却停住了，转过身来对着特拉维斯，他俩四目相对。那迷雾一样的绿海里什么也没有表露出来。

“听着，”她说，“有什么东西感觉不对头，去，等在电梯那儿。”

“为什么？”

“前面的门很正常。”

“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搜查过这个地方的人会撞过门，可是门上却没有强行进入留下的迹象，我很怀疑。我去按蜂音器，然后撞进去。不管开门的是谁，他们是不认识我的，如果有人来开门的话。”

“好吧，我明白了。”特拉维斯说，转过身来，往电梯间那里退回去。

走到半路时，他往回看，正好看见她在注视着他。索尼娅回过身去看着门，按响了蜂音器。

当特拉维斯走到电梯门时他听见 309 号房的门开了。他转过身来看着，靠在墙上以使自己放松。

有人在里面，索尼娅显然大为震惊。

特拉维斯能够清楚地听见他们的对话。

“谁呀？”门后传出不耐烦的声音。

索尼娅看着这个矮胖的男子站在门槛上，手里抓着门。他穿着卡其布裤和一件白色 T 恤衫，一条餐巾塞在领口里，完全是一副居家的打扮。

这不是勒布朗。

她看了一眼门上的号码，一脸茫然和吃惊的表情。“这是 309 号吗？波托马克广场 309 号公寓？”

“是的，有什么要帮忙的吗？”男子说，明显地被这未通报的客人给弄烦了。

特拉维斯看着索尼娅后退了一步。她显得很是吃惊。

“这是克林顿·勒布朗的寓所。他住在这里已经有两年了。”索尼娅结结巴巴地说。

“你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是克林顿·勒布朗，我的名字是贝克肖，我甚至就不认识一个叫克林顿·勒布朗的人。我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了。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索尼娅一眼瞧见门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份邮件。没错，上面的收信人正是G. 贝克肖先生。她退出来了，脸上的颜色赶上她眼珠的颜色了。贝克肖关上了门，仍是一头雾水。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站在大厅的两头，两人大张着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心灵感应般地两人都感到了恐惧，心乱如麻。

就在大厅的对面，珀金斯太太的房内，格林正有礼貌地极力拒绝最后的客气殷勤，这是主人突然提出来的。

“不，谢谢你，珀金斯太太，真的……我不饿。”

“呃，那好吧，祝你晚上过得愉快，格林先生。”

“我会的，也祝你晚安。再一次谢谢……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上帝呀，终于关上了地狱之门。格林退回走廊，把身上掸了掸，绞着手。

他等着身后的门关上了，便转过身来走下去，向勒布朗的房间走去。

在309号外面他看见一个漂亮的、黑发的女孩。她转过身来，他们四目相对。

第三十章

特拉维斯把自己从墙边推开，以免使人起疑。这个穿着讲究的男子一路沿走廊过来，并没有注意到他。他刚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朝着与特拉维斯所站之处相反的方向走去，此时却向前看去，直盯着索尼

亚愣住了。为什么他不往电梯那里走去？

这个家伙已有五十好几了，灰色的头发往后梳得溜光水滑，个子很高。他衣着时髦，穿一套定制的黑西服，周身上下透着一股独特的权威气势。

索尼娅的眼睛一次也没有投向特拉维斯。为了避免让他看到我，他心想。

时间的脚步似乎到此停住了。

索尼娅镇定了一下自己，有礼貌地说：“晚安！”便开始走向电梯间去。

男子回答：“晚安！”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仍在打量她。

当索尼娅从男子身边走过时，他继续打量她，看来足够友好。

“你到这儿来是要见住在 309 号房间的那位先生吗？”男子问道，“我一直在纳闷那里今晚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男子似乎真的很关心。

“你听见什么了吗？”索尼娅问。

特拉维斯注视着索尼娅在男子身边停住了脚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副想要打探消息的模样，而不是一种威胁。此时特拉维斯放松了，悠闲地站在那里，希望索尼娅能从他那里打探出一些消息来。

“嗯，可够乱的了。”男子支支吾吾地说，一边从他上衣里摸什么东西。“我听见许多的叫喊声，你怎么认识 309 号房间的那个男子的？”

索尼娅的脸上毫无惧色。

“真是怪事，”她开始说，“309 号的那个家伙说他已经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了，但他不是我来这里要找的那个人。”

“嗯，也许你找错了门牌号码，”男子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看门人，问问他，看他知道些什么。”

男子于是做手势向电梯走去，索尼娅跟着他，一面向他道谢。特拉维斯向前走一步准备让索尼娅不可避免地得为他们做介绍，男子正朝他的方向看来。

正在那一时刻，当男子一眼看见特拉维斯时，他的脸刹时变白了，

但他迅速地又恢复了过来。那注视持续了顶多一秒钟，但是眼神却很怪。他大约并不知道这期间我一直待在这儿，特拉维斯心想。

“晚安，先生。”特拉维斯说。

“这是我朋友。”索尼娅插嘴道。

“你也晚安，先生，”男子说，“很高兴遇见你。”他显出真正高兴的模样，向特拉维斯粲然一笑，那笑是特拉维斯见过最为夸张的笑容。

他按了电梯的呼叫按键，便站住不吱声了，一边却朝着特拉维斯和索尼娅微笑。他特别注意地审视着索尼娅。他们俩互相报以微笑，然后都把头扭开了。他的存在仿佛从空气中把能量给吸走了。

“我希望你能打听出今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男子说，“刚才和我说话的是你的……女朋友？”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互相尴尬地看着，没有答话。

“对不起，看来只是你的朋友，那么我们一起去问问看门人，看他知道些什么。”

“你真是好心，先生，”特拉维斯说，“对不起，我没记住你的名字？”

“克罗根，德怀特·克罗根。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电梯轰轰地响着，门开了，三个人走了进去。男人按了底下门厅的按钮，分别向他们二人点了点头。

电梯门刚要关上，这时伸进来了一只多皱纹的手。电梯门又弹了开来。

是珀金斯太太。

“格林先生！真高兴我终于赶上你了。”

男子的脸一沉，明显地看出来他很吃惊，并且焦躁不安起来。“能否请你等一会儿，珀金斯太太？此刻我有一件急事要去办。我和你说过的，我会来看你，晚安了。”于是他抓住她的手把她推出电梯，另一只手则抓住电梯门不让它关上。

她显出大吃一惊的样子。

这个人为人的突然变化可没逃过索尼娅的眼睛。特拉维斯瞧见她的眼睛向他冷冷地一眨，又看见她偷偷地打量这个男子的身躯。她朝

特拉维斯瞥了一眼。

男子又用可笑的灿烂笑容和他们说起话来：“是一个可怜的老熟人了。我正在按她的意思为她办事，她却不停地操着心，还和我啰里啰嗦地为这事争吵。她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真拿她没办法！”

特拉维斯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男子的笑容突然收敛，板起脸来。

当电梯门又关上时，索尼娅按了下一楼的数字——二楼。

“我二楼有个熟人，”她说，抬起了她的眉毛，“我去听听他们有没有听到什么，然后再和你在门厅相见……克罗根先生，好吗？”

此时特拉维斯明白出事了。索尼娅在二楼根本就没有什么熟人，除非她没告诉过他。

“一定的！”男子说。

电梯发出的机械噪音是此时唯一的声音了。气氛立时变得紧张起来，通向二楼的旅程像是永无尽头似的漫长。

电梯门隆隆地响着打开了，特拉维斯和索尼娅往外走。“那么我们在门厅见。真心感谢你的帮助，先生。”索尼娅说。

“啊，不用谢，一会儿见。”男子回答。

正当特拉维斯和索尼娅跨过门槛要向二楼去时，特拉维斯就像是在一个慢动作中看得那样清晰，分明看见一只手枪的枪柄向索尼娅的后脑勺落下来。

她倒下了。

特拉维斯转过头来看那个男子，恰好盯住了那同一支枪的枪管，正在他脸面前几英寸的地方。

第三十一章

特拉维斯愣住了。他的呼吸控制不住地上气不接下气。他把双眼紧紧闭住。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但他却不曾开枪。

他把眼皮打开，男子的黑眼睛紧紧盯住了他的双眼。索尼娅躺在地毯上正在呻吟，但却一动不动，几乎没了知觉。

格林给她戴上手铐，枪却仍然指着特拉维斯。

“你这愚蠢的饭桶，”格林咬牙切齿地对特拉维斯咒骂，“他妈的它在哪儿？你在找死，你这蠢货！”他把枪朝特拉维斯脸上直戳过去。

“先生……事情……是个天大的误会……”特拉维斯结结巴巴，眼睛里全是一片降服的神情。

“什么？你把我当傻瓜了？你这叛变的小杂种！它在哪里？”

“我根本就不知道……”

“在你再犯错之前给你个最后的机会。你听说过《爱国法案》吗？我可以对你为所欲为。没有律师，你这个混蛋！勒布朗把那份该死的文件寄到哪里去了？！”格林尖叫着，一面用他的大拇指擦着手枪柄。

特拉维斯双手举在空中，一声不出。当令人恐怖的现实深深切入他的头脑中时，他心中真是一片恐惧夹杂着一片稀里糊涂。这个家伙凌驾于法律之上。

格林坚持道：“听着，特拉维斯，我知道你的同伙勒布朗今天把一封加急信寄到了某个地方，是吗？戏演完了。我会找到这份文件的。现在你可以和我合作，告诉我他寄的地方，也许只不过坐几年牢。或者你让我费尽力气去找……像我说过……我真的不想为了自卫而射杀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我甚至从来就没见过这个勒布朗！那个姑娘是他的妹妹，她是来求我帮忙的。”特拉维斯知道他不应该为了说出真相而感觉

有罪，但是让这个曾经帮助他逃出曼哈顿的女人遭受危险他又感觉内心有点矛盾。

格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狂躁的笑容，这使得他的面容扭曲。他歪斜着头，玩弄着特拉维斯取乐。这个拿枪的疯子。

“要么杀死要么抓活的。”那是他们在他旅馆那边说过的话。也许格林这个家伙不想在这里把他杀死，不想在一个公共的地方，但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杀。这个畜生眼睛里的光芒，那是攻击性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不要死！

格林一只手在上衣里面摸索着，拿出一只手机打了开来，把枪口对准着特拉维斯的脑袋。

“我是格林，开一辆车来。”

现在是时候了，不管怎样， he 现在是打算要你的命了。特拉维斯之所以表现得慌张是由于他没受过专业的训练，又缺乏个人经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一支枪管，绝没有想到枪的后面是这样一个疯子。

特拉维斯痛苦而吃惊地看着格林在叫喊，他绊倒在身后关闭着的电梯门上，然后自己又站稳了身子。

生活又陷入了慢动作中。

一定是索尼娅。她还躺在地上，正在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她仍探头朝外看。她必定受到了重创，已半失知觉。

格林关上电话，立刻把枪掉过来指向她。

有什么东西在揪着特拉维斯的心。他要向她开枪！

特拉维斯向格林猛扑过去，就像是一个中学少年在运动场上打架的样子，把他的背砸在电梯门上发出砰砰的铿锵声。

格林手中的枪掉下来了。特拉维斯把格林压在身子下面时闻到了他的科隆香水味。

然后他感觉到格林一拳猛击在他肚子上，并在他耳旁咆哮：“你这个狗日的杂种！”

这一拳打得特拉维斯四脚朝天地倒下了。他挣扎着翻过身来。格

林跳起来捡枪。“我要把你们两个都枪毙！”

“休想！”特拉维斯猛地把脚一钩，和格林的腿缠在一起，把他绊倒了。格林跌倒时气得号叫起来，他又在地上爬着去拿枪。

生存的本能占了上风。特拉维斯胸中爆发一种原始的盛怒，跳起脚来，把他的脚跟踩在格林的背上。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但是格林把这一脚给横挡住了，他抓住特拉维斯飞过来的脚，拧在手中。特拉维斯在高中时的那点技艺不是他的对手。特拉维斯身子失去了平衡，像一个破布袋一样倒下了。

特拉维斯知道他不能让格林够到那支枪。索尼娅又昏迷了过去，躺在地上哼着，一动不动，手上还戴着手铐。

特拉维斯向格林滚过去，这时格林离他的枪只有几寸远了。特拉维斯就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拳击者用双臂紧紧箍住格林的腰。

“狗日的，放开我！”

特拉维斯把格林拖到边上，用他的手臂紧紧抱住他，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办心里却没有底。格林在这个姿式下打出去的拳头没有什么用。两个男人都在呼呼喘气，扭成一团。

格林受过的训练再一次弥补了他在年龄上的劣势。

格林将自己的后脑勺向特拉维斯猛撞过去。这一击打在了特拉维斯的前额上。这一下足够使他头昏眼花，松开了双臂。格林背部着地倒下了。特拉维斯拼尽最后的力气向他俯冲过去，重新紧紧抱住他的身体。

但是格林对此的反应则是一锤定音的。

他们在两人身体的空隙间抬起自己的膝盖，把特拉维斯撬起了好几寸高，这就够了，然后又用另一条腿的膝盖顶在他的腹股沟上，把他顶起来扔进敞开的楼梯井里去了。

特拉维斯落在楼梯边沿上，随着痛苦的砰地一声，他的头重重砸在混凝土的阶梯上。格林由于自己用力的缘故，也跌进了门槛里，就挨在特拉维斯的后面，他的枪也留在后面了。

一切都变黑暗了。

特拉维斯眨眨眼，发现自己落在第一级楼梯上，血很快便滴成了鲜红的一滩。他的血。他的头就像一只还在不停振响的电铃一样地抽动。

急促的脚步声走近了，那是格林，他朝连续受到猛击的特拉维斯的身子猛冲过去，正准备把他一脚踢下楼去。

是他——他要杀死我。

脚步声停止了。特拉维斯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不许动！饭桶！”索尼娅正站在格林身后，用他的枪瞄准了他的脑袋。“走开。”不知怎么的，索尼娅已经解开了手铐。是用训练过的技术，还是有特别的装备？不管她是如何干的，特拉维斯感觉他又能呼吸了。

格林高举双手拖着脚步走到楼梯边。他那震惊的表情立刻融化成了卑躬屈膝的微笑。“别干傻事儿，亲爱的，你们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的人一会儿就到这里了。”

“我听见他打电话喊人了。”特拉维斯嘶哑着声音说话，他拖着身子想站起来，抬起他正在流血的头。索尼娅灵巧地移步到楼梯边，枪仍指着格林。

格林恍然大悟，这才认识了索尼娅。它不再是秘密了。她是受过高级训练的专业人员。这就解释了一切。

索尼娅使劲拉特拉维斯让他站起来，仍然虎视眈眈地盯着格林。她指引着特拉维斯走下剩余的几段楼梯，仿佛他是盲人。她这样做时仍然一声不吭，武器对准目标。

格林看着他们消失在消防通道中毫无办法，爆发出一阵疯狂的笑：“你们可以跑，但是你们两个狗日的一定会活不了。”

“不要命的就跟着我们！”索尼娅对他喊叫起来，当他们技巧性地撤退时她怒目注视着格林。

一走出视线之外，索尼娅便挟着特拉维斯飞快地跑下剩余的阶梯，跑出大楼，听着格林一直在怒吼，他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叫声在水泥制的楼梯上一路发出回声：“两个狗日的不得好死！”

他们向汽车直冲过去。特拉维斯拼命用一只眼睛睁开来看，另一只眼睛则闭上了，免得滴下来的血进入眼中。索尼娅把他扔进乘客座位，自己从司机门爬了进去，回过头来看出口，看格林追没追来。他没追来。

她踩住油门，将汽车飞速开出大楼，开进了一片黑暗之中。

特拉维斯颓然倒在后座上，捧住头，不知道自己的伤势怎么样了。他从未参与过打斗。这可是一次灵魂出窍的体验，像是在决定人的生死中玩了一把。

“你会好的！”索尼娅说，一面将他们在加油站吃饭时用过的餐巾塞给他。“用这个压住伤口。到克雷默家走哪一条路？”

特拉维斯受到的打击使得他的喉咙像被卡住了一样。他的疼痛也被难以置信的情绪给弄得模糊了起来。他说不出话来。

“哪一条路？”索尼娅紧盯着问，“振作起来，丹！”

“第二个路口往左拐……”特拉维斯用一堆惊恐不安、杂乱的字语，愤愤说出去克雷默家的方向。她似乎很熟悉华盛顿的街道。

特拉维斯的呼吸慢慢归于平稳，他的问题便来了。“在电梯里时你是怎么对那个家伙起了疑心的？”特拉维斯问。

“我看见他的上衣鼓了起来，那是衣服下手枪皮套在肩膀那里鼓起的原因。然后他又向我们解释说他为那个老女人做了什么，而我们并没有要他解释。他的真实姓名很明显是格林，而不是克罗根。”

“我记得很清楚。你的头怎么样了？”特拉维斯咕哝道。他记起不止他一个人受了伤。

“我没事，只是有点儿头痛。”索尼娅说，擦擦她的后脑勺。她看着手上的血，随意地把血擦在座椅边上。

“那狗娘养的想要把我们都杀死在那里！”特拉维斯说。

“他没那个本事！”

特拉维斯感觉受到了侵犯，虽然从此刻起生活在某方面来说便无可挽救地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即便一切结局都会好。可是这个“即便”却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你尽快把我们送到克雷默家。这件事情得有个了结了。”

“我开着呢。可是如果他真要我们死，我们只怕已经死了。”索尼娅说，加快了速度，汽车在华盛顿市中心穿行，从模糊成一片的灯光中穿过去。“我们得把这辆车抛在远离克雷默家的地方，以免格林设法看到这块车牌……就扔在这儿？”

“好吧！”特拉维斯回答，他的心刚从一片惊恐中恢复过来，便开始思索了。索尼娅一秒钟以前刚说过的话击中了心弦。

“顺便说一下，肯尼迪的杀手也是这样干的。”特拉维斯瞧着车窗外说，他忌妒地看着在闹市区的一个西班牙酒吧里，正常的人们正在享受他们正常的生活。这就像是透过铁窗看世界，这辆偷来的汽车就是囚禁他的监狱。

“肯尼迪的杀手干了什么？”索尼娅问。

特拉维斯转过身来对索尼娅说：“不断地解释，坚持说他们是无辜的，可是却并没有人要他们这样做。”特拉维斯又朝窗外看。

“我要打几个电话，那时克雷默可以把故事跟你讲完，我只希望他在家。”

上帝，我头上的伤口。如果说特拉维斯曾经怀疑过发生的这一切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话，现在他身上受到的外伤便证实了这一切都是真的。疼痛使得特拉维斯的记忆跳回到格林说过的一些话上来。勒布朗把文件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为什么要问我这……

特拉维斯转过身来面对着索尼娅，他闪闪发光的蓝眼睛里充满了新的启示。

“你哥哥把文件寄到某个地方去了！这是那个狗娘养的说的……”

“你说什么？！”索尼娅说，当她开着汽车转过了一个弯，汽车发出尖叫时，她双眼看着特拉维斯。

“格林问我勒布朗把文件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以为我们和勒布朗是一伙的，所以我们就该知道它寄到哪儿了。格林并不知道它寄去的地点……他说勒布朗是用加急邮件把它寄出的，所以它在一两天后就该寄到，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可是他会把它寄到哪里呢？”

11分钟以后，在把偷来的丰田车扔在离他们的目的地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之后，特拉维斯和索尼娅在华盛顿的东北地区沿着一排排维多利亚风格的带平台的房子疾步快走。

“就是这里了，”特拉维斯说，“8432号，克雷默的家。”

他们走上台阶来到黑色的正门前，心里但愿那窗户的一片漆黑只是说明克雷默已经上床睡觉了。

他们俩一起挤进门口，特拉维斯按响了门铃。

没有响动。他等了十秒钟，就像等了十个小时。格林要找到他们只是个时间问题。

仍然没有声音。他们暴露了。格林大约此刻已经将整座城市给封锁了起来。

“现在怎么办？”索尼娅问，仿佛为了克雷默不在家而指责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没了主意。“我不知道。我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

门吱呀一声开了，碰在了一根粗链条上。链条后面，黑暗中，一个粗暴而苍老的声音对他们吼道：“见鬼了，是谁？”

“乔治叔叔吗？”

索尼娅困惑地看了特拉维斯一眼。

“是你吗，丹小子？”声音由于惊喜而变得柔和起来。

“当然是我！”特拉维斯叫了起来。

一只起皱的手一阵乱摸，把铁链猛地一拉，门打开了。门里站着一个人银白色头发的男人，身穿一件休斯·海夫纳^①式红色家居服。

“能让我们进来吗，老前辈？”特拉维斯说，努力掩盖住他想要离开室外台阶进入屋内的急迫心情。

乔治·克雷默一把揪住特拉维斯的耳朵，把他往自己那虚弱的身体上搂，一面笑道：“你还没长大，我还得往你裤子上好好踢上一脚，小子……我打纳粹鬼子时你的父亲还在夹尿布呢！”

① 休斯·海夫纳 (Hugh Hefner, 1926年4月~)，《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人。

索尼娅抬起一只淡淡的黑眉毛，目不转睛地看着特拉维斯，仿佛在要他解释一下。

特拉维斯用一只受过猛击而充血的眼睛向后瞟着她，一面蹒跚着进了屋。“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进来吧。”

索尼娅跟着特拉维斯跨过门槛，拍了拍藏在她后裤兜里的格林的那支枪。

第三十二章

波托马克广场公寓大楼今天晚上第二次被格林的手下如同蚁群一样云集包围起来，给闹得个天翻地覆。一组人正在对停在底层的电梯门取手印。大惑不解、受到惊吓的住户们在走廊里和楼梯上接受讯问。停在外面的雪佛莱吉普车上不停地闪烁着红光，光束一直射到了门厅那退色的福米加塑料贴面板上。住户们的嗡嗡声充斥在空气中，他们还记得应该有法可依，可用来保护华盛顿特区的良善公民。

站在中心舞台的是格林，他正屈尊命令分队长克罗根。“我要把那些手印进行分析，把它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办。我必须查出那个女孩的身份。桑切斯什么时候到这里？”格林说，把他的新枪装进肩带里，啪地关上保险扣。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武装的商人。

“还有二十分钟，长官。”

“好的，有没有居民得到了那辆偷走的汽车上的牌照？”

“有的，长官。华盛顿警察局正在处理。”

“好极了。杜勒斯机场和巴尔的摩机场都已处于戒备状态了吗？”

“是的，长官。他们哪儿都去不了。”

“好吧，接着干。我要出去走一走。有什么详细情况不要再隐瞒不报，否则的话我会叫你完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克罗根？珀金斯和

那枚邮票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格林走出大楼，挥走了保卫门厅的特工们。当从他们身旁擦过时，他们的的确确在向他鞠躬。无疑这些喽罗们不知道他在这里干什么，但格林知道他的存在就会确保他们工作起来不敢马虎。喽罗们只要知道最基本的事情就好了。

格林向左转，来到了波托马克河边，追踪勒布朗当天早些时候走过的路线。但他能看见的只有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那个狗日的女孩。该死的！

要不是他想从特拉维斯嘴里掏出更多的信息他们俩已经死掉了。这是事后聪明，他本应该把他们两个都枪毙了。现在再一细想，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可能不知道那文件在哪儿，或者不知道他们在勒布朗房间里做了些什么。

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

勒布朗用加急邮件把那份文件寄给某一个人了。只要我赶在特拉维斯之前拿到那份文件……或者从他那里拿来……我才不介意他们是死还是活呢。

格林抬头望天，想从灰色的云层里寻求到神的启示。上帝是在他这边的。还有希望。文件在明天——星期二——或者更可能是星期三，送达目的地。还有时间。

格林的手机吱吱叫了起来。

“我是格林。”

“长官，我是诺曼。美国邮政管理局那里没有好消息。加急邮件进入系统太快，无法召回。再者，在任一时间段里从华盛顿寄出的加急邮件太多，无法将其缩小范围至足够的程度。”

“好吧，他们能够将范围缩小到从一个邮局发送出去的所有加急邮件吗？如果我们给定这个邮局的话？”

“他们似乎也不太能明确这一点。今天晚了，上级主管不在。我明天再去试一下，长官。”

“可以，诺曼，盯住这件事情。”

电话咔嚓一声挂了。

跟着勒布朗最后的脚步，格林终于与水门相对。水门对大多数人来说预示着凶兆，但它那段黑暗的历史对格林来说却毫无意义。他已经看够了政客们渴求权力的各种古怪行径，深悉尼克松的这段插曲算不上什么。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尼克松太蠢被当场逮个正着。

格林在弗吉尼大街的人流中迂回行进，他的脚步已经放慢了，重新展现勒布朗最后时刻的行动。

正在此时他看见了它。

荧光灯管的光束直照下来。这也许是上帝的光照在了波托马克广场和这条河之间唯一的邮筒上。格林突然停住脚步，在一道灌木矮墙边蹲下，它正对着一个邮筒，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它。

这是一个需要蹲守的游戏。

此刻的密码员正在拟定一份那个文件送达目标的候选名单。他把勒布朗所有的往来关系以及发送给特拉维斯的传真的内容通通考虑了进去。他的助手诺曼正试图与美国邮政管理局进行协商，找出一份寄达目的地的候选名单。他很快就会得知那个女孩的身份。

但是格林并不善于等待，特别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存在在平衡中摇摆时。

格林一跳而起，开始在邮筒近旁的人行道上踱步，踱出一个精确的正方形，他那凹陷进去的下巴向下指着那白垩的铺路石。

必须走出一个精确的正方形来。

走完第二圈，仪式停止了，他把专注的目光锁定在一轮满月上，其时它正从一片云层后面钻了出来。

去它的，就这样做了。

格林掏出手机，打开电池盒盖，露出一块已充值的、难以追踪的SIM卡来，它就藏在平常已经插入手机的那块SIM卡的上面。

他把两块SIM卡互换了位置，打了个不可追踪的电话，这个诡计不是他从情报局培训中学到的，而是从他那前妻、一个通奸的母狗那里学到手的。情报局现在就是他的家了。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打那个电

话的缘故，他得保护他的家。

第一阵铃声响过，便听到了一个低沉的、操东欧口音的声音说话了：“是我。”

“我要见个面……在老地方。”格林说。

第三十三章

克雷默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浓的烟草味儿以及昂贵的白兰地酒味儿。四壁挂满了深棕色的照片，都是年轻时期的乔治·克雷默。四个玻璃架子的展柜在门厅里一字排开，每一个柜子里都堆满了奇奇怪怪的武器和徽章。一个柜子里很炫耀地放着一只巨大的金属制的纳粹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一个堡垒里夺来的，在它底座上的铭文做了记载。在另一个柜子里炫示的是一个旧的克格勃徽章。

克雷默是一个猎人，这些东西就是他的猎物。

最后一个玻璃柜子里陈设的是一系列器械仪表，这些只能被称之为过时的侦察小玩意儿。一架小型的美能达牌照相机以及一个香烟打火机，它带一个装有两粒子弹的弹盒，从它的底座伸出。这两样东西是其中的上品。

克雷默一只手抓着他的手杖，另一只手抓着特拉维斯的手臂将他们领进一间房，它有一个占满了整面墙的书柜，里面塞满了成堆的布面精装的和皮面装帧的书籍，房间里有一个炉火熊熊的火炉。

“我来给你们俩倒上一杯白兰地，然后，你再告诉我你那脑袋是怎么撞伤的。”克雷默对特拉维斯说，明明看出发生了紧急事情，他却全然平静。“坐吧。”

特拉维斯强作笑容，用一个他儿时听过的笑话振作起来。“干吗，你不……”

“……喜欢它们?!”克雷默和特拉维斯一齐说道。克雷默是快活的，但特拉维斯却正好相反。克雷默将白兰地倒入三只平底酒杯中。

老家伙想要安抚特拉维斯情绪的企图失败得很惨。

索尼娅扮起鬼脸，强调她作为第三个重要角色的感觉。“这是索尼娅。”特拉维斯说。

特拉维斯将自己安顿在一个柔软的皮沙发内。摆在红木桌上的相框使特拉维斯感觉到它的存在，觉得它直烧到他的左半边脸上。他不看它，但他知道它在那里。

当他把脖子伸长，转过头来专注于那张照片、那张他毕业时站在克雷默身旁拍的照片时，他内心一阵剧痛如波浪般袭来。只有当你重返故地时你才能够确切地明白有多少时光已经消逝了。他离开这个令人愉快的博物馆已经太久了。

当特拉维斯看着克雷默一路蹒跚着走过来，尽力保持手中的酒杯平稳时，他心中的罪责感淡化成了悲哀。我们一天天地老了。

克雷默尽管有了一把年纪，但他的各种官能仍在全力工作。他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开门见山的深切领会使得他不顾习俗，什么互相客套啦，对索尼娅进行自我介绍啦以及交换近况等等，全都抛开不用了。特拉维斯的受伤，再加上不打招呼的深夜来访都没有逃过他这个逝去战争年代的遗存者的精明目光。

特拉维斯对喝进喉中的轩尼诗 XO 酒十分赞赏：这真是一杯温暖的芳香美酒。他放下酒杯，长吁了一口气，觉得今夜的重负终于放松了些。

索尼娅一口吞下她的酒，将玻璃杯放在边桌上。

克雷默一只嘴角往上扯起，目不转睛地看着特拉维斯，他仍然把他看做是一个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的小男孩。

“好吧，丹尼，发生了什么事啦？索尼娅，亲爱的，如果你想要给这个可怜的家伙把伤口包扎一下的话，厨房里有个急救箱。”

特拉维斯向索尼娅点点头，冲厨房做了个手势。

她一离开房间，克雷默便向特拉维斯眨眨眼，在他膝盖上拍了一

巴掌。

“真是漂亮妞儿，丹尼，你在哪里把她搞到手的？”

对于克雷默的嘲弄特拉维斯只是嗤之以鼻，然后便把二十四小时以来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件向他的老“叔叔”讲述了一番，而索尼娅则把他那挨了打的眉骨做了包扎。把这些话往外掏时，特拉维斯几乎都不相信他是在说自己。

“丹尼，你真是一个十足惹祸的种。从你小时候起你就一直是这样。”一声发自他那有病的胸腔深处的咳嗽打断了克雷默嘲弄的啰嗦。

特拉维斯向索尼娅瞥了一眼，有种受罚的感觉，心中但愿克雷默不要再来挖取自己令人尴尬的童年记忆。幸好他往下说去了。

“好吧，让我来把这件事搞个明白吧。某个叫做克林顿·勒布朗的家伙，他就是这位年轻女士的哥哥，他是一个特工处的特工，保卫副总统的。他发送给你一份传真，上面提到了肯尼迪的谋杀案，而你甚至根本就不认识他。而格林这个家伙从那时以来就一直在追踪你这个傻瓜，因为勒布朗也许已经偷听到——或许还做了记录——某些他不该听到的事情，似乎还做了一份拷贝，把它寄到了某个不知道的地方。而这个格林认为你参与了这整个事件。”

“总而言之是这样，是的。”特拉维斯说。克雷默的简要复述使得整个事件有点像是虚构，但是特拉维斯眼睛上面的抽动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失望碾压着他的心，感觉他们已无处可逃，四面墙壁正在向他们挤压过来。

不管怎样，今晚他已经成为一个亡命之徒。

“让我看看那份传真。”克雷默说，伸出他那粗糙、患关节炎的手指。

索尼娅把传真交给克雷默。他们俩都一语不发地看着克雷默戴上他那半月形的老花镜。他不动声色地把它看完了，只是抬起一只周围起了皱纹的眉毛。

“能请你给我们倒点咖啡吗，亲爱的？咖啡就在那边厨房里。”克

雷默头也不抬地说，但显然是说给索尼娅听的。

索尼娅双眉一挑，站起身，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厨房。不管怎么样，克雷默讨厌女人的毛病应该得到原谅，那是一种老年人的特权。特拉维斯用一只手掩住自己的窃笑。

一分钟后，她架子十足地走了出来。递了一杯黑咖啡给克雷默。他一声不吭地接了过来，眼睛仍盯着那份传真。

克雷默的眼睛紧紧盯住了那张纸。“这上面提到的 G. Hyatt 和 Tampa，你说这就是指开会的地点和时间，可能就在这里一次涉及犯罪的谈话被人偷听到了？”

“是的，我相信就是如此，我需要打几个电话确定一下。”特拉维斯说。

“等一会儿你随意打，丹尼……我想，你也打算和这个叫做罗杰斯医生的家伙联系，是吧？”

“当然。”特拉维斯回答，把剩下的白兰地酒喝完。

克雷默的眼睛一次也没有抬起来。他开始从胸腔里咕噜出一些话来：“IG·法本……IG·法本……IG·法本……狗娘养的！”

克雷默那锐利的灰色眼睛与特拉维斯的目光相遇，他脸上一片茫然。索尼娅和特拉维斯都把身子探过来，希望他能给身处黑暗中的他们带来一线光明。

“我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们，”克雷默开始说，“把我这张纸上所有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但你们要知道，我所说的东西不见得每一样都能连贯起来。瞧，‘Lancer’ s Nemesis’相当具有戏剧性地表明是指谋杀肯尼迪的凶手，所以‘Nov.63’就是指肯尼迪总统被杀的月份和年份——1963年11月。这个‘DGI’——与古巴情报局对上了账。可是这个‘CA Rep’以及这个‘Dr. J. E. Rogers’在我看来与肯尼迪总统的被谋杀毫无关系，这告诉我，我们丢了些什么东西。”

特拉维斯点头，很高兴克雷默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怀疑，尽管这听来是个坏消息。

“APOLLO？”克雷默继续用侦探的口吻说，“这个字从它在传真

中的位置和它的上下文来看表明它只可能是某样东西的名称，或许就是某个行动的代号。也许就是勒布朗记录的有罪谈话的名称。正如这位可爱的索尼娅会告诉你的那样，那些特工家伙只要可能的话甚至还会为他们的排泄物起个代号呢。”

索尼娅格格地笑着，承认了克雷默说的笑话后面的真实性。即使特工处显然不会为洗澡起个代号，但是对于其他每一样东西几乎都有一个代号。

“APOLLO 给人的第一个联想是阿波罗空间计划。当然是由肯尼迪开始的……”索尼娅开始说话了。

“什么?! 你会认为所有那些关于伪造的登月的愚蠢阴谋是真的吗? 不，这不是关于空间计划的，一会儿我再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克雷默说，取下他那半月形的花镜。

“阿波罗是希腊的真理之神。”特拉维斯说。

“把你的眼界扩大一些，丹尼! 希腊众神往往有多种职事，阿波罗也是希腊的医药神和疗伤之神。医生们在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①要永远为病人谋最大的利益时，通常就意味着以阿波罗的名义起誓。”

特拉维斯给弄得一脸茫然，皱起眉头说：“这与医药和疗伤又有什么关联呢?”

“这就是我的看法。”克雷默说，摇晃着一只扭曲的手指，那架势活像一个在审判庭上的老朽律师。“这份传真不产生任何意义，它只不过是说到了两件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真理之神阿波罗的话就不会是这样了。这是勒布朗的一个简单表示，指的是有关肯尼迪总统发生的事件的真相，或最有可能的就是指与谋杀相关的事情。”特拉维斯说。

克雷默恶毒地咧嘴一笑，这一笑把他的下颚拉紧了，“你那样想是因为你不知道有关 IG·法本和 Sloan Kettering 的事情。”

特拉维斯感到后颈上一阵刺痛，那是索尼娅在沙发上猛地向前一

^① 希波克拉底誓言 (Hippocratic oath)，医生执行医务前保证遵守医生道德守则的誓言。守则相传出于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

动所致。“那你知道吗？”他问。

“当然。首先斯隆·凯特林（Sloan Kettering）纪念医院是纽约市一家老资格的著名医院。我的一个得了癌症的老朋友就是在那里去世的。所以如果你算上阿波罗的话这就是第二个与医学有关的信息了。”

特拉维斯开始理解克雷默对这份传真的推翻以及重新解释了。“那么 IG Farben 又作何解释呢？”

克雷默皱一皱眉，呼出了微弱的一口气。这个老家伙那一张本充满了友好的脸突然变了，变成了一张斗士的冷酷而生硬的脸，似乎要把他力图藏在身后的一些事情给讲出来。一个战争时期的旧伤疤重新又被揭开。

“IG·法本原本是一家极有权势的德国制药公司卡特尔^①。这是第三个与医学有关的信息。IG·法本公司存在于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它的基地在法兰克福。他们生产一种普鲁士酸燃气……”

“纳粹用来消灭犹太人的毒气！”特拉维斯脱口而出。他知道有一家强势的制药卡特尔支持了希特勒的夺权斗争，但是它的名字直到刚才才变得明朗。“那就是 IG·法本公司？”他问克雷默，“它帮助了希特勒的发家？”

“正是它。下面我要讲我是怎么知道的。临近战争结束时，美国的轰炸机将德国的城市和防御设施夷为一片平地以此作为入侵的前奏。那次著名的一千架轰炸机的袭击，许多都是在大白天时进行的。”

特拉维斯和索尼亚像两个听他们最喜爱的课的学童那样频频点头。

“法兰克福也不例外。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地方也受到轰炸，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发电的基地。猜猜看发生了什么？美国轰炸员接到了战略情报局那班家伙们发来的严格命令，不得轰炸 IG·法本大楼。”

“什么理由当时要那栋大楼保留下来呢？”特拉维斯问。

克雷默向前一探身子在特拉维斯膝上一拍。“记得吗，丹尼，我是怎样和你说关于纸夹行动和国家利益行动的？”

^① 卡特尔（Cartel），指企业联合。

索尼亚插嘴说：“是的，他告诉过我。那是战略情报局召收纳粹科学家，哪怕是真正的邪恶分子的行动。”

克雷默的目光直穿透特拉维斯的眼睛。特拉维斯很知道这种目光，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就已经见识过了，那是每当乔治叔叔在他要睡觉时偶尔和他谈谈鬼故事时所露出的那种目光。克雷默要和他谈一点新鲜事情了。

一些黑暗的事情。

“纸夹行动和国家利益行动都是由战略情报局战后总部设计出来的，这个总部就位于法兰克福的IG·法本大楼内第十三层。但是从正规渠道传出来的消息声称，那栋大楼没有第十三层。”

第三十四章

“我们找到那辆被偷走的丰田车了，长官！”克罗根从波托马克广场公寓的门厅里一路喊了过来。

格林从一张磨损了的仿皮革的长沙发上一跃而起，他在散完步后正躺在上面休息。桑切斯这时终于把面相识别的软件在电脑上显示出来了，而格林正在向他描述和特拉维斯一起的那个女孩的长相。

“华盛顿警察局刚刚打无线电话过来了。”克罗根说，心里希望在整出珀金斯邮票事件之后能在这里有所找补。

“很好，开始在那个区域进行搜索，进行详尽细致的讯问。他们应该离汽车不远。我要这个城市所有被偷交通工具的最新报道，因为他们既是进来了，就会换汽车，有这种可能！”

格林在长沙发上一屁股坐下，看桑切斯的电脑模拟那个保护特拉维斯的女孩画像。

“不……鼻子在鼻梁那里还得瘦一点。”格林说。

桑切斯做了一些修改。格林小心翼翼地只挑选那些能形成“节点”的面部特征以便电脑能复制出一张“面部画像”。软件需要十四至二十二个节点，这些节点包括两眼的间距，鼻子的宽度和眼窝的深度。

“好些了……头发的阴影还得深一些……头发稍微短一点。”

做了更多的修改。

修改的过程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直到格林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张如同那个女孩的照片一样的画像为止。格林在桑切斯背上拍了拍，好像他们刚才成交了一桩大买卖。格林给了他一个微笑。

“就是它了！就是她！把它连同从电梯上取得的指印一起送去生物统计学家那里，看看有什么结果出来。”

桑切斯急匆匆地跑了，夹着他的笔记本电脑。

克罗根走近格林，这一次要平静多了。“长官，你的汽车在外面了，按照你的要求迈耶在汽车里等着呢。”

“谢谢你。”格林说，转向出口。“画像和指印有什么结果出来立即告诉我。”

“是的，长官。要不要把她和特拉维斯的图像在华盛顿警察局的线路上公布，下令逮捕他们？”

格林停下来思索着，一下子被克罗根的建议给难住了。尽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但形势的微妙一时捆住了他的手脚。“不，克罗根。别问我，做就是了！”

“是，长官。”

格林的司机飞跑过来打开黑色轿车的后门，格林坐进去见到了迈耶。他是一个黑发深色皮肤的男子，穿着一套量身定制的西装。格林把车门猛地一关，递给司机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地址。汽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开走了。

“迈耶，谢谢你协助我的工作。”在目前这种为难的情况下，格林知道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假装一下，至少在开始时必须这样。

“这不算什么，真的。我本该早些来，只是自从早些时候勒布朗失踪以后我一时还没找到借口过来。”

“我明白，谢谢你。你之前是勒布朗特工的手下，两人一起配合保卫副总统库克，陪他一起参加坦帕的会议，是吗？”

“是的，长官。”迈耶点了一下头。

“现在我们还有些时间，为什么你不把你那边的故事再给我说一遍，是什么提醒你要把安全保卫受到侵害的事告诉我呢？在那个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格林问。

第三十五章

“等一会儿，”索尼亚说，她坐在皮沙发的边沿上，“你是说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与IG·法本之间有关联，而IG·法本则是希特勒的出资人，并用毒气毒死过犹太人的制药业卡特尔？这就是为什么法本在法兰克福的总部在盟军轰炸过后仍能幸存下来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那里会成为战略情报局战后召收纳粹的总部的原因，是吗？”

克雷默拍拍从他私人图书馆里取出来的一本书。“是的，除非几份从1928到1946年间的参议院和众院委员会的报告完全是伪造的。”他把书拿给索尼亚和特拉维斯看，在翻开的一页上有一张纽伦堡审判的照片，表明了IG·法本曾经参与过管理奥斯威辛。

克雷默继续说道：“人们在茶余饭后闲聊起大屠杀是如何地可怕，但是他们却对藏在大屠杀背后的真相一点儿也不知道。很少有人知道在二三十年代，优生学——一门伪科学，就曾经提出要将劣等种族隔离起来，以免影响更为文明种族的基因库，而它的首倡者就是美国政府。优生学也成为美国大学里教授的一门课程。因此毫不奇怪在IG·法本的后面存在着美国的利益。”

克雷默把书拿回来，解释他先前的几个着重部分：“IG·法本于

1926年由一个瑞士银行家族及一个德国工业家发起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通过连锁协议，网罗了超过两千多家公司成为历史上最为强大有力的卡特尔。这两千多家公司遍布全世界，它们包括许多美国公司，诸如：美国铝公司、杜邦公司、保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延长下去。它实际上彻底拥有了拜耳公司、必治安制药公司和所有的制药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IG·法本在那张纸上可能是另一条与医药有关的信息。你们知道人们以为所有这些公司实际上是在为着消费者的利益互相竞争，但真实的情况却不得而知。”

索尼亚和特拉维斯轻轻点头表示承认他所说的，把这番话全盘接收了。

克雷默翻开几页。“IG·法本进行的最大一次联姻是与洛克菲勒帝国的标准石油公司缔结的。”

克雷默又再翻几页。

“啊，这点很有趣，它表明了法本的权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期间，如果一家美国报纸表现得对希特勒不友好的话，IG·法本的合伙人及其子公司订有一纸协议，会从那家冒犯他的报纸撤回他们所做的广告。由些看来，美国公众过了很长时间才被说服加入反希特勒的斗争，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

特拉维斯摇摇头说：“那是媒体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它受到大企业的控制。没有一家网站或是报纸会登出不利于它们的出资人的真相报道的。”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世界的真实状况，”克雷默说，“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嗯嗯嗯……好的，故事继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期间，成百上千万美国投资者的美元经由投资银行，例如高盛集团进入IG·法本之中。在德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给予了希特勒资助。战前，IG·法本把它所有的外国控股都出售给了一家新成立的公司，这家公司与它同属IG·Chenmile，但它的根基在瑞士，伪装出它的中立性，因此避免了资产的没收。后来这家公司又改了一次名

字，这一次它叫做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战争结束后6个月，IG·法本的所有工厂又全力恢复了生产，卡特尔的高级职员从纽伦堡出来，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受到很轻的判刑。”

克雷默咕嘟一声喝下一口咖啡，又急速翻动了几页纸。“战后，1953年，IG·法本的资产转移到了赫斯特集团、拜耳和其他公司的手上。1962年洛克菲勒帝国重新收回了它战前在IG·法本所拥有的资产。洛克菲勒帝国凭借一系列有利可图的专利，通过IG·法本成为了美国制药工业最重要的玩家。”

克雷默合上书，用一根中指在上面敲着，向特拉维斯恶作剧地一笑：“我刚才想起一些别的事，这些事不在这本书上，我来告诉你。你知道，丹尼，当时艾伦·杜勒斯正在领导着战略情报局，然后又成立了中央情报局。他的兄弟约翰·杜勒斯成为了一个法本控股的美国公司的投票受托管理人。”

索尼娅大胆地说：“因此这也是与肯尼迪有关联的，中央情报局与IG·法本牵扯到一起去了，是吗？但是这又说明了什么……除非你是说中央情报局把肯尼迪杀了。”

“是的，这不说明什么，”克雷默说，“中央情报局不曾杀害肯尼迪，这与受大众接受的阴谋理论正相反，尽管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尽力掩盖这件事，而且工作做得极到家。”

此时特拉维斯插嘴道：“由此看来，这些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制药业巨头都有他们不可为外人道的家丑，是吗？”

“药品对于美国就相当于石油之于中东，丹尼，它就是一块世界贸易和国际制裁的交易筹码，它是举足轻重的东西。”

“好吧，但是它与肯尼迪的被谋杀又有什么关系呢？”

克雷默从红木边桌上一把抓过传真，那是他刚才放在那里的，又再次仔细研究起来。然后他用手背在上面猛击，把它直塞到特拉维斯和索尼娅的面前。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这张纸上提到的每一件事情的意思了，只除了这个‘CA Rep’。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看

来传真的左边部分谈到的是有关医疗或制药的信息，而右边则是与肯尼迪的被杀有关。”

“同意。”特拉维斯说。

克雷默继续说下去：“但是倒数第二个信息是阿波罗，那可能是指希特勒的医药之神或是真理之神，这样说来它就与两边都有关系了，肯尼迪被杀的掩盖或制药……”

“等一等，”特拉维斯说，“你刚才说这张纸得划分为两边，这个讲得通，如果这两边有一个联系的话，那它一定与‘CA Rep’有关，因为在这张纸上那是把左边和右边的箭头聚在一起的地方。”

“是这个意思。”克雷默说，抬起了一只眉毛。

特拉维斯伸出双手，闭上了双眼。克雷默和索尼娅也都本能地知道此时该保持沉默和安静。

“乔治，布莱克怎么会发现所有这些有关 IG·法本的信息的？”特拉维斯问道。

“呃，这是公开记载的事，但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特工处应该是隶属于财政部的，不是吗？”

“是这样的。”索尼娅回答。

克雷默继续说：“战争结束时，所有缴获的 IG·法本的文件都被移交给了财政部和司法部，所以这所有的文件就都在特工处的档案内，我猜想是这样的。”

“好，妙极了。”特拉维斯说。

两个男人用一种庆贺的方式互相微笑。

索尼娅举起一只手，就像一个中学女生那样，说话时再配上使性子的腔调，就更像了。她说：“对不起，这一切看来都很有趣，但它有什么地方能够引导我们找到那份文件和怎样把这个叫做德怀特的家伙从我们背上给甩下来呢？”

“说得好。”特拉维斯承认，把他的拳头击在大腿上。“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走下去。还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必须得到，就从这个罗杰斯医生开始吧，找出这个见鬼的 CA Rep 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一旦找出

在肯尼迪的杀手和这些医药信息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许就会有更好的主意了。”

“他说得对，”克雷默说，“丹尼尔，去打几个电话吧。”

“是的，先生，你还没上互联网吗？”

特拉维斯大笑，离开了。

“趁着这个空儿，请你把特拉维斯讲了个开头的有关肯尼迪的杀手的故事给我说完，好吗？”索尼娅恳求道。

“我很高兴说，亲爱的。”克雷默说道，伸手去拿他的烟斗，“如果你能给我们去弄一点火腿和三明治的话。你一定饿了，我的那份得放一点儿芥末。”

“好的，”索尼娅说，“但是先让我在丹之前用一用你的电话，我要不了一会儿，我要查看我的一些信息。”

“你随意吧，我来弄三明治。”特拉维斯在另一间房里说。

特拉维斯对这里的环境感到很舒适、安全。

至少现在是这样。

星期二

第三十六章

午夜时分，那辆黑色的轿车经过流光溢彩的白宫沿着宪法大街向东开去。格林从车窗往外看，目不转睛地盯着白宫，一边继续盘问迈耶。

“你还不曾违犯法律，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其他的人，我可以这样认为吗？”

“没有，长官，我没有。”迈耶机器人似的回答。

“好，很好。放松一些。你做得很好。”格林拍拍迈耶的肩。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长官？”

“我们要到城那头去开一个会，所以请原谅我把这次见面安排在汽车上，日程表安排得太紧了。”

迈耶很不自在地点点头。对于这个刚三十出头的年轻特工来说，格林还没有失去他的威力。其实他不必对他如此礼貌周全的。

“那么，你说勒布朗在坦帕行为异常，当你没打招呼走进房间时，发现他正站在会议桌上，在关上一块天花板？他说他正在再一次做例行检查，搜索窃听器，是吗？”格林说，一面从他的右腿上掸走一点儿棉绒。

“是的，长官。”

“那么，是什么引起了你的怀疑呢？”格林微笑，尽量使人感觉到

这是朋友之间在推杯换盏之际的谈话。他拍拍迈耶的膝盖。

“你是说除了我们已经在房间中搜查过一遍窃听器这件事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吗？正是他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方式使我起了疑心。当我进去时，他显出……他解释说他在做什么，而我一眼就看出了他在做什么。他的脸红了，他显得很不安。”

“那就是为什么你后来又把房间搜查了一遍，找出了那个装置的原因？你干得好，迈耶。”

格林把双手握起来，仿佛他要为了迈耶的出自本能的行动祝福。特工处保卫队的特工人员向来以逞勇斗狠著称。他们必须要在杀手动手之前进行检查，把他查出来，这是他们全力要做的事。一旦一个杀手扣动了扳机，那就太迟了。与杀手相反的是，特工们都是蹩脚的说谎者，这也许是对他们政府的绝对忠诚和狂热所造成的后果，这是他们天生具有的，也是不断灌输给他们的。这种悖论对勒布朗只起了反作用，却对他的伙伴迈耶极为有利。

格林的手机响了。

“长官，我是克罗根，我们刚刚得到了那个和特拉维斯一起的女儿的背景资料……你绝不会相信这是……”

第三十七章

特拉维斯坐在乔治·克雷默的书房中，他的书桌旁，准备打几个重要的电话。尽管他右眼上面的伤口还有些痛，但他感觉好些了，这可以提醒他，自己还活着。直到格林把手枪逼到他脸上以前，他还从未亲眼见识过死亡。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这种死亡的感觉不会再有了。他的心变硬了，变得冷酷无情了。

准备反击。

他打的第一个电话是去检查一下电话留言，看看自从他在纽约把手机给处理掉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第一个留言是他的经纪人打来的。“丹，我是德鲁。见鬼，发生了什么事？我刚从网站收到一个电话说是取消了明天的节目。给我打电话。”

“嗨，特拉维斯博士，我是马丁·科斯洛斯基。感谢你上周末在凤凰城所做的才华横溢的演讲。明年我们一定要请你再来。再一次感谢。你是令人敬佩的。”

“特拉维斯先生，谨此通知你，你订的书已经到了。”

“嗨……不知你是谁，我们刚刚捡到了你的手机，打我的电话2125554934，我会把它送还给你。”

谁说纽约人不愿为别人花费时间的？

“丹，是德鲁，把你的手机打开，你这个花花公子。你今晚得给我打电话。”

“嘿，丹尼尔，我是坎迪丝。”特拉维斯一直在与坎迪丝约会。她是一个这样的姑娘，认为有酒供应的餐馆才是最高档次的。她每说完一句话，总要把最后一个字的音调升高，仿佛在问一个问题，显出一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来，未免惹人生气。和他今晚生活于其中的梦魇相比，那样的生活看来是相当遥远了。

“特拉维斯先生，我是你隔壁的马吉。你屋子里传出一片叫喊声和响动。我知道你出门了，于是我过去看看，发现他们好像是警察。他们说他们是听到了报警才过来的，但是我却没听到什么……还有，你家草坪的草又长了好几寸了，你是不是不在意呀？”若是想要打听到这村子里所发生的任何一件琐事，你可以指望特拉维斯这唯一的邻居。她是鲁克斯敦村业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还是我，德鲁，见鬼，我现在有点儿担忧了，发生了啥？”

“电话留言完毕。”

可怜的妈妈那里还没有新情况，不管怎样，星期三之前是没有什么消息可指望了。

一定要好起来。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到她的病床边的。

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了吧。

特拉维斯找到了沃利·普里查德的电话号码——他是一个阴谋理论的狂热爱好者——便拨起号来。当他等候沃利接电话的时候，听到隔壁房里克雷默和索尼亚放低了的说话声。

克雷默懒洋洋地躺在一张皮沙发上，抽着他的烟斗，一块没吃完的三明治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他现在真是心旷神怡，身边有这么一位漂亮而迷人的姑娘，秀色可餐，她有一头黑发，还有一双他从未见过的如翡翠般的绿眼睛。看来，他还没有失去他的机灵劲儿。索尼亚坐在那里听着这个人说话，他说出来的完全不像是从书本里面反刍出来的东西，就像是这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你瞧，亲爱的，没有亲身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日子，如今的人们是很难领会到那时的生活的。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我的意思是说，人们真的都叫苏联人给吓怕了，那真是一片歇斯底里，那是有充足理由的，在我看来是如此。”他停住了话头，从放在旁边桌子上的一个白锒制的钱夹子里取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来，把它交给了索尼亚。

“翻过来，看它的背面。”

索尼亚看钞票的背面。

“你看在‘美利坚合众国’下面写的是什么？”

“你是指‘以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她问。

“是的，现在，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句话一直就在那个地方，但其实它是在1955年才添加上去的，为的是叫美国人民相信他们对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好怕的。那时我们在其他场合宣誓效忠时也添加上了关于上帝的这句话，也是为了同一个理由。”

索尼亚看出了端倪：“克格勃在东京招收了奥斯瓦德，所以如果美国公众一旦发现……”

索尼亚愣住了。

克雷默把她想说的话替她说了出来：“群众的歇斯底里和对战争

的鼓噪——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宝贝儿，你说的当然没错，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还有你自己的那个特工处以及沃伦委员会^①把整件事情都给掩盖起来了。见鬼，如果那就意味着那个阴谋理论开始传播开来，说是肯尼迪被自己的政府杀了的话，谁会在乎呢？任什么都要比人们认为是苏联人干的强！他们也还要尽力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所以不用多说，他们……我们……是大有动机的。”

索尼亚微笑，将二十元的钞票还给了克雷默。“是的，特拉维斯把肯尼迪被杀时期甚嚣尘上的偏执狂的事情向我介绍过了。但那不就是整个‘赤色分子就在你床脚下’事件以及中央情报局的政治迫害吗？几年之后被认为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而已？”

“那是掩盖真相的最方便的说法，真相是中央情报局里充满了克格勃的间谍。”克雷默说，抱起了他的双臂。

克雷默以绝对的权威继续说下去：“所有对于苏联渗透的现实的怀疑在1994年随着奥尔德里奇·艾姆斯的被捕而发生了改变。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是中央情报局里掌管一切的一个反情报官员，他作为一个克格勃的双面间谍工作了九年，出卖了许多我们潜伏在苏联的人。”克雷默把头低下了，仿佛在哀悼。他在寻思那些被克格勃逮捕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会是怎样被处死的：斯大林主义者的传统死刑（vyshaya mera）。他们会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叫他们跪下，然后用大口径的手枪朝他们的后脑勺开枪，那样会使得他们的面孔无法辨认。然后他们的尸体会被埋在一个秘密的没有标识的墓地里，这样来进一步惩罚他们的亲人。沉默了片刻之后，克雷默继续说：“后来，在1999年截获了大宗米特罗克真档案，这批猎物可真是为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努力而准备的。他们力图掩盖他们中渗入了大量的苏联间谍的事实以及大量有关李·哈维·奥斯瓦德和我们的朋友伊戈尔·奥尔拉夫的真相。这些，丹尼尔这家伙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对于中央情报局豢养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他们总是力图淡化奥尔拉夫和奥斯瓦德所起

^① 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调查肯尼迪被刺的委员会。

的作用，档案的截获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尴尬。”

“米特罗克真档案馆？”索尼娅问。

“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瓦西里·米特罗克真是克格勃的首要图书管理学专家。到1985年以前，十年来他实际上把每一份重要的克格勃文件都做了复制。他小心谨慎地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等待合适的时机好进行叛逃，这一点他做到了，他把这整个一批文件都交给了英国情报机构。英国第六军事情报部门对他进行了许多测试，以鉴定他的背景。因为他的文件正好弥补上了我们许多的空白。而且它们正好和我们自己特工的报告以及电子侦听的结果相匹配。克格勃的继任者，今日的俄国对外情报局对整个事件反应异常敏感。人人都以为我们和俄国人之间的秘密战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止了，事实上，它却更加加剧了。”

索尼娅在她的椅中摇摆着，说道：“好吧，那么关于‘Lancer’s Nemesis’故事的其余部分呢？”

“很好，让我们来讲完它，但是我先要你了解这整个事件的背景，我才能使你听个明白。”

特拉维斯在书房里听着沃利·普里查德的电话铃声响了又响，就是无人接听。他又拨了一次。

快接，接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声咳嗽声，特拉维斯的愿望实现了。他听到一个女人的英国口音。

“是哪个倒霉的深更半夜里打电话来？”

“对不起，夫人，我要找一下沃利·普里查德？”

“半夜里找他？他不在。他在坦帕，又到那该死的比尔德堡会议上去了。你问我也是白浪费时间，可是只要他不妨碍我……”

瞧。

“多谢，不知你是否碰巧知道他住在哪家旅馆？”

“我想是希尔顿。你到底是哪一位。”

“我是他的一个老朋友，谢谢你。”特拉维斯挂上电话。他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他的询问，除了沃利。找到了坦帕的希尔顿的号码之后，他拨打了电话。

“晚安，这里是坦帕的希尔顿，你的电话要转到哪里？”

“沃利·普里查德，他是一位客人。”

“请稍候。”

拨电话的声音，终于传来另一个英国口音，这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谁呀？”

“沃利，我是特拉维斯博士。丹·特拉维斯。去年我和你见过面，是在……”

“谢谢老天！怎么是你？哎呀，这么晚了！我要如何才能感谢你带给我的快乐呢？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太太告诉我的……不管怎样，我得表示歉意，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可是你下榻那里是为了今年的比尔德堡会议吗？”

“正是，会议在海厄特大饭店，已经开完了。他们通常是在春天开，但今年改在秋天开了，可是这骗不了我。你知道那帮杂种又在我旅馆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吗？”

“真的吗？真令人不敢相信。听着，沃利，今年的会议有什么不同吗？你设法打进去了没有？”

“没有，该死的保安工作。所有的警卫全都提高了警惕，严防我可能出现。今年看来比往年防备得要紧得多。可是，在我把旅馆工作人员全体嗅过了一遍又把来的人观察过一番之后，还是明明白白地看出这仍然是那一群统治世界各个领域的法西斯癫狂分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狗杂种！”

特拉维斯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头，否则的话他会在电话上整夜地说个不停。“副总统库克在那里吗？”

“在的，他在的。这正是我一直想要说的。请原谅，我在这里胡扯

了这么些话。他一直在这儿，带着他的那帮特工处的狗腿子们在身边。我要说，一个副总统参加一个这样的会议，这不是极不正常的吗？”

“是吗？那么你认为一个副总统参加意味着什么？”

“要是我真的不知道的话，那是要遭神谴的。可是总统是绝不能去参加这样的会议的，如果事关重大他会派他的副手去的。当全世界的金融业、工业和媒体的最大玩家都聚在一个屋顶下时，这岂不是开会的最好时机吗？倒霉的无耻之徒！货真价实！我们有权了解这些杂种每年在这个时候都谈些什么，他们在拿我们的生命玩游戏！”

“为什么总统本人从不去参加一次比尔德堡会议？”

“他的地位太高了。记住，这些会议每次都是刻意保持低调的。总统对于他每一天的每一分钟干了些什么都必须有个清楚的交代。他不可能简简单单地不被人注意地消失两天。如果他去了的话，势必会吸引世人注意到比尔德堡会议的存在。但是对于一个副总统，那是毫无问题的。”

当沃利侃侃而谈时，特拉维斯回想起早在1908年比尔德堡会议在吉基尔岛发端时的情况。那次会议上孕育出了联邦储备银行，这个名称永远叫特拉维斯觉得有点儿带讽刺性。联邦储备银行根本就不是联邦的，它是一家由银行掌握的实体，它没有任何储备，从来就没有。

“好吧，谢谢，沃利，你说的很有见地，我很欣赏，再一次表示歉意，打扰你了。”

“啊，好，好，很高兴我能帮你，晚上愉快。”

特拉维斯挂上电话，睁大眼睛瞪着书桌前面玻璃柜子里那面烧黑了的纳粹旗子。

由此看来那是真的。

特拉维斯把他所了解的事件做了一个概括：勒布朗护卫副总统库克在一次比尔德堡会议上露面，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他极有可能获知了某些高度敏感的事情，明显地是因为他事先就知道了会议要召开的理由，于是在他死之前把那份文件的副本寄到了某个地方。是什么东西令人如此地敏感以至于一个忠诚的特工处特工会打破保守机密的

规定呢？

特拉维斯将一只出汗的手掌擦在脸上。天已经很晚了，在经过了头一天的各种事件之后，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问题仍然如同暴风雨一样盘踞在他心上。

是什么使得勒布朗那样做？那一定是一件对他来说极具个人性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如此地使人激奋，以致他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特拉维斯回想起索尼娅说过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保卫肯尼迪的特工。勒布朗是否听到了某些有关肯尼迪被杀的事情，可以开脱他父亲的责任呢？但是那些经克雷默辨认出来的明显与医药有关的信息又作何解释呢？在那件事发生几十年之后一个副总统真的会在一个比尔德堡会议上讨论“长矛骑士的复仇者”吗？

还需要更多的事实。是时候该去会会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的一个叫做罗杰斯医生的人了。

千万别说我必须回纽约的话了。

第三十八章

亚历克斯·艾德卡极力注意尽可能地不让自己身上穿的这套开司米的西服碰到这辆华盛顿的出租车的椅背上去。通常他会坐上一辆老式的高级大轿车，带有外交车牌照。但是这次出乎意料之外的见面要求绝对地隐姓埋名。他斜眼瞧瞧周围的车内饰，奇怪人们怎么可能会坐在这样污秽的车中出行呢。

但是冒着烟雾和尘土落在他那经过熨烫的裤子上的风险究竟意义有多大？还有更为重要的问题要去解决，为什么那份文件还没找到？已经几乎是星期二凌晨一点钟了，而他却在这里，坐在一辆出租车中，应他特工的请求去这个城市的另一头会面。为了这次见面只得让那么

多的要人坐在办公室里等了。

的士司机一路不断地扯闲话，真是值得给点儿小费。这打断了他的思路。“你是从哪里来这里参观的？”他已经明明白白地从艾德卡的口音听出来了。司机是个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快活劲儿的结实汉子。

尽管他绝不会向一个司机泄露任何信息，艾德卡却发现这种打扰奇怪地使人感到放松。因为他想到可以洞悉一个靠这种营生谋生的人的内心。开着这样一辆肮脏的车子到处跑的人，每天听着坐在后座上的小百姓们扯着闲话，谈的都是一些陈腐的话题。按照上述的生活现实来看，司机那股大叫大嚷的快活劲儿照艾德卡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从来没和这样的人群接触过。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司机自豪地说，“我坐在这前排位子上什么事儿没见过？这座城里的人生活得真是累！”

“是的，的确累！”艾德卡说，一面从车窗里望出去，看着车外的白宫。“那么你过得怎样呢……”艾德卡看着放在仪表板上司机的身份卡，运用起他的外交手段来：用一个人的名字，对他们表示兴趣。人们喜欢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你呢？克拉伦斯，你的日子过得累吗？”

“一点也不，先生，上帝照应着我呢。”克拉伦斯挤出一阵满足的笑声。

“真是不可思议！”艾德卡说。

第三十九章

与特拉维斯不同，克雷默大口大口地又喝了一杯轩尼诗 XO 酒，却一点也没露出睡意来。“是那个使得我们加快了速度吗？”

索尼亚对于这样一个老家伙居然思维还这样敏捷感到十分诧异。

“是的，迄今为止差不多是它。”

克雷默往后倒下，眼睛盯着天花板，深深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过去的日子他是在前线度过的。“我决不会忘记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贾斯廷·奥唐奈在ZR/来复枪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如果美国从事暗杀活动，把它当成一项外交政策，那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目标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我们。’就连副总统约翰逊也警告有人会力图报复的，要把他们受到过的报复还过来。一报还一报。索尼娅，这就是所谓的‘仇恨的怪圈’，报复的欲望是推动这个怪圈的动力。”

克雷默向前探过身去。他的双眼炯炯发光地看着索尼娅，仿佛要在接下去讲之前吊吊她的胃口，他要讲的这个战争的故事很显然以前也曾被他用来招待过别人。“好吧，让我们来把这些碎片拼到一块儿吧，你知道，自从肯尼迪被刺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在争论，可是他们没争对地方。”

“你是什么意思？”

“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准专家们一直想要推断出射手的数量，射进射出的伤口，还对射手开枪的地点胡乱进行实地勘察，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长满了乱草的小山丘吗？那里有几个射手？等等，这一切全是警察胡诌出来的臭狗屎，是正戏表演中的插科打诨，那是它有意要安排的一种方式，是脱离关键问题的精神错乱。”

“关键问题是哪一个？”

“肯尼迪的被杀，明明白白，再简单不过了。”克雷默啪地一声又往后倒下，曲起一根变弯的手指直指向空中。“问题是谁向他开的枪？为什么要杀他？这个问题过去是、现在大约仍然是我们的政府不想要回答的。要把人们从真相吸引开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公开辩论，但是要限定辩论的范围。这些日子以来新闻网站一直在做这件事——如果有争论，人们可以假定问题被论述到了。但是如果在争论中批评的声音不对等的话。那就不可以做这样的设想。争论下去吧，关于到底有几个杀手，你们放开了争吵吧，只是不要说那就是俄国人干的，这就是政府要的结果，这个结果他们得到了。”

“我猜想这倒是讲得通。”

“听着，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场插科打诨是胡诌出来的臭狗屎。不知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大多数肯尼迪被刺案的分析家都把目光盯在了一个荒谬的论点上：如果只有一个杀手，那就不是阴谋，如果不止一个杀手，那就是阴谋。有大量的书写出来，一律都在为杀手的数量争个不休，而且在那个论点的基础上都越出了‘权威’论断的界限。你一旦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那么整个的论述就成了一座纸牌搭的小屋——不牢靠。这本是一件情报机构的事，是他们的职责，人们却为此争吵得精疲力竭。”

克雷默摇着头，咬着嘴唇。“单独一个克格勃或者一个中央情报局的杀手，一个人独自行动——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他们向来就是这样做的——就可以按政府的指令消灭一个目标。难道那就不是一个阴谋吗？！”索尼娅睁大了眼睛。克雷默的情绪仍然激动。“你明白吗？你可以看扎普鲁的电影直看到你的脸发青，它都不会告诉你是谁干的和为什么要干。这就是结果。”

“由此看来，它是一个阴谋了？”

“当然是。别露出那么大惊小怪的样子来——因为只要人类还在这个星球上行走，他们就会本能地寻求自己的利益，那就是我们生存下来的方式。所以认为阴谋不会再继续存在下去真是太幼稚了。”

索尼娅不可置信道：“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他们怎么能够把某一件事捂得这么平静？这牵涉进了太多的人在里面。”

“唔，这么做的确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出来谈论这件事的缘故——我还要加上一句，又很遂人心愿地消失了。但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不管用何种方法，要把一件事作为秘密来隐瞒是并不难的。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人们害怕说任何反对他们政府的话。”

“说下去。”

克雷默微笑着，从一本他自书架上取下来的书中找出几张纸来。“这是一张时间表，记载的是1963年，肯尼迪被杀的那一年里发生的

值得一记的事件。这些事都发生在他的被杀逐步建立的过程中。”

2月22日：莫斯科警告美国，袭击古巴就意味着挑起战争。

2月27日：苏联说一万人的部队将留在古巴。

3月19日：在哥斯达黎加，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六位拉丁美洲的总统一同宣誓要与共产主义作斗争。

4月27日：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到达莫斯科。

8月8日：美国禁止和古巴一切货币流通。

索尼亚研究了一番。“很好，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时正值冷战时期，正好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所以双方的紧张情绪自然是高的……虽然我想你说过在那之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缓和了。”

克雷默眨眨眼，把第二张纸递给了她。“现在把这张和那张进行一下对比，这也是一张1963年的大事时间表。”

2月19日：苏联通知肯尼迪总统他将从古巴撤出“数千”，估计约在17000苏联军队。

2月20日：莫斯科提出允许现场检查核试验。

7月25日：美国、苏联和英国于莫斯科草签了协议，禁止在大气层、空间或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

9月20日：在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上肯尼迪总统在发言中建议美苏联合共同进行月球探险。

索尼亚看完后，将两张纸进行对比：“奇怪，看起来完全像是各种信息的大杂烩。由这张纸看来苏联人是好战的，而另一张则正好相反。”

克雷默接着她的思路说下去：“是否看来克里姆林宫和自己的目的自相矛盾？”

“是这样。这与赫鲁晓夫想要改革的愿望正好矛盾，强硬路线派对

他施加压力，要他做出相反的举动？”

“是的，你是不是要说，听起来这像是一块要发动政变的肥沃土壤，是吗？注意到了古巴在这一系列侵略事件中的表现了吧？”

索尼亚点点头，克雷默继续说道：“这里还有一张 1963 年的最后一张事件表，你看吧。”

9 月 26 日：李·哈维·奥斯瓦德坐上一辆大陆铁道巴士去墨西哥旅行。

9 月 27 日：李·哈维·奥斯瓦德拜访了在墨西哥的古巴领事馆。

“所以，我亲爱的，正如丹尼尔告诉你的，的确是俄国的一场政变播下了谋杀肯尼迪总统的种子。现在让我们来把它搞清楚，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到一个国家会要去谋杀他国的领袖，千万不要震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就曾经想要谋杀苏联总理斯大林。”

书房里，特拉维斯正在给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打电话。

“你说罗杰斯医生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此刻不在上班吗？”

“不是的，先生，他不再在这里工作了。”

糟糕。“你能给我接通他原来工作部门的电话吗？”

“请稍候。”

等了长长的两分钟后，电话里传来一个疲倦的声音：“你好。”

“晚安。我想找一下 J.E. 罗杰斯医生。”特拉维斯说。

“呃，他现在不在这里工作了，要不要另找一位医生？”

“不用了，谢谢。请问你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呃，他去了一家儿童医院，在……佛罗里达某个地方。他最近刚走。”

“是坦帕……吗？”

“不是……是迈阿密，对，是的。迈阿密儿童医院。”

“谢谢。”特拉维斯挂上电话，拨打 411。

第四十章

“你发现那女孩什么情况了，克罗根?!”格林喊道，从后座上突然向前一倾身子。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长官。”

“别他妈的和我兜圈子了，有屁快放!”

“是的，长官，对不起。好消息是一个男子在那辆丢弃的丰田车附近遛狗，说他看见了一对男女从那车子的附近走开，模样与特拉维斯和那女孩的特征相像。我们现在正在询问他。有希望他会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哪里，至少也会给我们一个可能位置的名单。”

“很好，不错。关于那个女孩的指印和画像我们还有什么新进展吗?”

“那就是坏消息了，长官。他们不让我们得到那些信息，说是事关安全程序和外交礼节。”

“你是什么意思?是日常文书工作做得不对还是什么事?”

“不是的，长官，他们有那女孩相关的资料，可他们就是不告诉我们她是谁。”

“那都是机构内部的胡说八道，克罗根!老天，我本以为‘9·11’之后我们在工作上会更合作一些!”

“是的，长官。也许明天我们可以向某个上级把事情讲清楚。”

“让我来办吧……你一旦从那个捡狗屎的人那里得到地址，就马上过去抓到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明白吗?把最新情况告诉我，懂了吗?”

“懂了，长官。”

“克罗根，你一拿到地址，不要敲门，直接破门而入，因为事关国家安全。”格林慢慢地、清楚地交代着，仿佛是在对一个幼儿说话。

格林啪地一声关上手机，便盯着迈耶特工，他仍然坐在他旁边。“迈耶，你对我们帮助很大。以后保持联系，记住，要高度保密。这样

的见面不会再有了。你明白吗？”

“当然，长官。什么见面？”

“很好。现在下车吧，这是最后一站。”

第四十一章

“名册中还没有列入一个叫做 J.E. 罗杰斯医生的人，先生。但是我可以给你迈阿密儿童医院的电话号码。如果他是刚刚移居迈阿密的，他的名字还不会出现在名册上。”接线员说。

“好的，谢谢你。那就请你只告诉我医院的电话号码好了。”特拉维斯说，一面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

特拉维斯笔迹潦草地写下电话号码。拨了 11 个数字之后，电话里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这里是迈阿密儿童医院。”

“晚上好，请找一下 J.E. 罗杰斯医生。”

“罗杰斯医生此刻不在，请问你要给他留言吗？”

“不用了，谢谢。他什么时候来上班。”

“让我看看……稍候。”

一架正在低飞的直升飞机的嗡嗡声在屋子上方鸣叫。特拉维斯不由心中一惊。

“好了，你还在吗，先生？”

“我还在呢。”

“罗杰斯医生明天晚上六点钟上班。”

“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和他联系吗？”

“没有，其他与他联系的方式是保密的。”

“好吧，晚安。”

特拉维斯放下听筒，在那张老式的书桌旁一屁股坐下，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传真。

IG·法本。卡特尔。

一个记忆涌上了他的心头：那是关于希特勒夺权的一堂历史课。

那是班上一个本应该知道得更多一些的学生提出了一个特别幼稚的问题引起的。特拉维斯，抵抗不住诱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忍不住要给全班学生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答案，解答夺取权力的现实原因。“希特勒为了夺得权力需要从某个地方得到一个经济上的支持者，而这个支持者有他支持的动机。”特拉维斯说。

坐在前排的一个亮眼睛的白皮肤女孩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的答案是从课本上原封不动地搬来的。“希特勒的权力来自于对现状不满的贫穷的德国人民，他玩弄权术操纵了他们。你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特拉维斯沉默不语，他明白他就要带领他的学生穿过这面哈哈镜了。此刻他太了解他们了，于是明白这也许是一堂会令他们大为振奋的历史课。从他内心来说，历史应该是寻求真相的课程，于是他继续讲下去。

“希特勒仍然需要从某个地方得到雄厚的财政支持，他遇到一个绝佳的机会得到了它。到现在为止你们这一帮人在年龄和智力上已经足够成熟了，足以理解金钱影响政治这一道理了。谁拥有最大的战争金库，谁获得了最具影响力的人的支持，谁就赢得了战争，对吗？”

他望着坐在下面的全班学生，很满意地看到他们就要登上特拉维斯开启思维的这一艘老式“百搭牌”^①船了。这样的思维开启课自然是脱离了教学大纲的指定范围，令上头扫兴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同意金钱是掌控政府的一把钥匙，那就会得出这一个结论，最强大的企业就会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去挑选适合他们自己目的的候选人。”

^① 百搭牌 (Wildcard)，指未知的因素，不合常规的东西。

特拉维斯从窗户望出去，看着马里兰大学的校园，问了一个别有用心的问题：“所以，什么样的实体会去支持一个专制政体？”

全班同学沉默了几秒钟。这时一个戴着圆眼镜的非裔美籍小伙子回答道：“从专制政体获利最大的实体……但是在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的治下是没有自由企业的，所以为什么竟然会有企业主去支持希特勒呢？”

特拉维斯的脸上漾开了一个坏笑。“的确，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也就是一个完全的专制政府——控制着所有的企业。实际上，一切的制造业和零售业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换句话说，我尊敬的同辈们，在这里健康的竞争被取消了。”

全班学生坐在那里，期待着他们喜爱的老师继续说下去。“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什么样的企业实体力求消灭健康的竞争呢？”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要稍长一些，最终还是那个小伙子用回答来打破了沉默：“卡特尔！”

“对极了，威廉斯先生，是卡特尔。法西斯主义的真实情况就是垄断者操纵政府，政府又反过来控制垄断者，当然是以一种是垄断者有利的方式，这就是纳粹分子能夺得政权的实质原因——他们从最为强大的卡特尔获得财政支持，而卡特尔则感激独裁政权取消了自由企业，从而也就消灭了竞争。”

全班同学受到了这一番启发，顿生敬畏之心，尽管他们知道这并不在他们的考试范围之内。特拉维斯继续说：“你们看，垄断和卡特尔并不代表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是美国的精神。不代表！它们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根除。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垄断工业、掌控媒体，它们要有秘密警察，为了幸存下来，要有一个国家的敌人——一个假想的怪物存在。任何看过乔治·奥威尔^①的《一九八四》的读者都很难说清楚‘老大哥’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你所看明白的只是‘老大哥’是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极权

^①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1903 ~ 1950), 英国小说家, 新闻记者, 曾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 后鼓吹社会民主主义, 主要作品有《动物庄园》《一九八四》。

政府，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特拉维斯明白他已经把给这些少年上课的时间给消耗完了，这些时间本是应该用来给他们讲解他们为了通过考试而必须掌握的知识的。特拉维斯开始做一点掩饰。“由此看来，什么样的卡特尔会去为希特勒这样的人出资赞助呢？”

看着学生们一脸茫然，特拉维斯便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各种各样的银行、罗马天主教会，那就是保健行业的卡特尔了。俾斯麦^①是第一个引入社会保健的现代领袖。就是这个社会保健事业使得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掌握德国的政权了。这是一个通过花费昂贵的医疗保健赢得选票的事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都归功于卡特尔的价格垄断。从这一点得知，在为希特勒筹措资金的卡特尔中，制药业据有突出的位置。极权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体制，为他们消除了竞争。我们不要忘了，在战争期间，对医药的需求与日俱增！”

特拉维斯看了一眼手表，像往常那样，他留给他们一个需要集中全力思考的问题。“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正如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样，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我们今日的国家，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共和国在按宪法办事吗？’这样想问题等于是说政治家们没有制定保护卡特尔和联合大企业的政策，而正是这些卡特尔和联合大企业把他们扶上政坛，为他们的竞选提供了资金。大政府基本上是由大企业来控制的。再想想这一点：你们在总统演出的场合，在审判室或邮局里看到的国旗，在旗子的边沿都镶有一道金边，那和我们大家知道的、热爱的美国国旗是一样的吗？”

“但那不是使得国旗看起来更美丽、更庄严吗？”坐在前排的白皮肤女孩说。

“不，你们在政府的官方正式场合看到的那面镶有金边的旗子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

^① 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 1815 ~ 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 (1862 ~ 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 (1871 ~ 1890)，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击败法、奥，统一德意志，有“铁血宰相”之称。

特拉维斯将学生们看了一圈，扬扬得意于他们对这颗炸弹爆炸之后的反应。他开始明白向人们揭示奇异而少为人知的真相是他的使命。他沉默着等待必定到来的提问。在前排坐下的女孩追问他：“那么，那是谁的旗帜，教授？”

“那面旗帜，福斯特小姐……是美利坚合众国有限公司的旗帜。”

特拉维斯继续启发他们，他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十分得意。他说道：“1933年，美国政府几近破产的边缘，罗斯福在EO 6073，EO 6102和EO 6111号行政命令中都同样地提到这点。势力强大的卡特尔介入了进来，买下了欠债，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有限公司，它作为一家实体取代了美利坚合众国，一直保存到今天。”

正在此时，一个矮壮的金色头发的小伙子，带着一脸气愤和混乱的表情脱口说道：“特拉维斯博士，我爱我的国家，尽管……你不爱吗？”

班上其余的学生都用轻蔑的神情转过头来看着这个脱口而出的学生。特拉维斯只是在内心微笑了，他又转过头来望着窗外。他极为巧妙地回答了这个小伙子：“哈里斯先生，作为一个个人可以热爱他的祖国但同时不喜欢他的政府，这不是可能的吗？那不正是这个伟大国家立国的根基吗？如果不是新大陆的移民们热爱他们的这个国家，鄙视他们的政府——英国政府，我们又将会在哪里呢？波士顿茶叶党当年就是以这种情感作为他们行动的动力。就正是因为一个人热爱他的或她的国家，他或她就应该小心关注和判断这同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身负照料它的公民的职责。在这一点上没人能比最伟大的爱国者——乔治·华盛顿本人更能赞同我的观点了。”

特拉维斯现在面对全班同学，在与下课铃声争抢着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你们是新的一代，你们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一国之民不应该害怕他们的政府，而政府却应该害怕它的人民，不然的话，谁知道又会从哪里冒出一个希特勒来呢？”

那些就是过去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特拉维斯的听众就是一群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学生，他们希望把世界改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他

已经把他们换成了一群糊涂的电视观众。如果真相是令人烦扰的或引起恐慌的，他们则并不想要看真相。如今的人们，他们自己的影子都能把他们给吓坏了，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的政府了。

特拉维斯听见克雷默的声音在隔壁屋子里提高了，一眨眼工夫便又回到了现实，一个他非常害怕他自己的政府的现实。

“把你自己放在卡斯特罗的地位上想一想，索尼娅。在1962年，你是一个小国家的领袖，完全清楚美国人正在策划一个阴谋要谋杀你。接着美国人又告诉你他们要放弃那个阴谋，但是私下里那个阴谋却在秘密地进行着。紧接着那个一直注视着你、对你保持警戒的国家却露面了，给你开放绿灯去谋杀美国的领袖，为的是传送一个信息。这时你会怎么做？”

“我明白你下面要说的意思了，卡斯特罗的情报机构——古巴情报局（DGI）谋杀了肯尼迪。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行得通的解释，但那并不能证明就是他干的，或者他是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索尼娅说。

克雷默在回答前默默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当然，你是对的。我没有任何明证，但是有那么多的证据一齐指向这个结论，你要是不同意那就太愚蠢了，要么是蠢，要么是太天真。人们宁可不相信这些证据。他们宁可相信奥斯瓦德就是一个热衷于犯罪行为的人，一个想要证明某个观点的愤青。这样认为会叫他们心里好受得多。这样的人就叫做拒绝相信一切的人，人们是很擅于这样做的。”

索尼娅明白过来她说的话已经开始叫人起疑了，便突然改变了她说话的语气：“抱歉，我明白了。我想这是讲得通的。”

“更加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亲爱的，你们的生命在今晚就遭到了危险，那是因为有某件事与肯尼迪的被刺有关，就是那个‘长矛骑士的复仇者’。不然，不，我没有那个杀手纸写笔载的供状，但是我们必须证实那个最有可能的嫌疑人是谁。”

“那是卡斯特罗吗？”

“是的，就是卡斯特罗。苏联人不得不支持他，政变的领导者操纵了卡斯特罗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索尼娅的脸板起来了。“等等，人们一直以来都把卡斯特罗视为一个可能的嫌疑犯，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结论说他没干那件事。”

克雷默早就料到会遭到这个反对，他抢在索尼娅继续说下去之前做了回答：“是的，你说得对。但是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得出那个结论来的吗？”

索尼娅摇摇头，“不知道。”

“因为卡斯特罗对公众说他要是杀了肯尼迪那就说明他是精神错乱了。啊，这么一来，那就是，盒子被盖上了。卡斯特罗说他没干，所以就是那样！”克雷默把他的双手戏剧性地伸向空中。“有某个记者飞到那边，说他亲眼看见了卡斯特罗，直白地问是不是他杀了肯尼迪，他说没有。他们说卡斯特罗不敢做那件事，因为害怕报复。美国人入侵古巴的报复不会再发生了，因为苏联已经公开声明那样做就意味着对它宣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情报机构的那帮家伙在迈阿密招收了反卡斯特的古巴人，训练他们入侵猪湾的缘故。这样子我们达到了入侵的目的，又可以说那件事与我们无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索尼娅沉默不语。

克雷默自己平静了下来。“索尼娅，你瞧，这是一条生活中普遍可行的忠告：‘对于获得的信息一定要查找它的来源，要问问他们的日常行为事项是些什么。’我要问问我所获得的这条信息是否有毛病，因为发布这条信息的人可以从中获利？我吗？我没有日常行为事项。我要的只是真相。如果你说是玛丽莲·梦露^①的鬼魂行刺了肯尼迪，只要你给我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我连地狱都不会去诅咒的。”

“好啦，那么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你以为是谁杀了肯尼迪？为什么要杀他？”

“呃，我要说的都是我深信不疑的，它们有些是事实，有些是我从

^① 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1926 ~ 1962)，美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之一，是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她与肯尼迪兄弟之间一直被认为存在着暧昧的关系。

证据得出的结论。那是从丹尼尔已经告诉过你的那些事情产生出来的结果。”克雷默说，一面在房中环顾四周，仿佛要从他的书籍和古物中征集支持。

索尼娅点头，环抱双臂，说：“不错。”

“赫鲁晓夫要在莫斯科搞改革，要和肯尼迪一起朝和平徐徐前进。勃列日涅夫和福尔特谢娃阴谋把他赶下台。如果中央情报局不顾协议把彘行动继续进行下去，在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会很高兴地赞同他们推翻赫鲁晓夫。而一旦有了确切的消息苏联间谍就会把这个传送回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和福尔特谢娃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只是他们能够使事情从表面看来是赫鲁晓夫失去了对卡斯特罗的控制，与此同时中止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关系的解冻，反对赫鲁晓夫的政变就会发生。”

“说得对。”索尼娅说。

克雷默想要坐起来，索尼娅走过去帮他，但他用手杖把她赶开了。

“奥斯瓦德原来是被克格勃招收的，极有可能向他们提供了有关U2飞机的重要情报。但是福尔特谢娃派他回美国另有使命。当然在那个时候使奥斯瓦德看起来好像不是在为克格勃工作，这会最符合她的利益。人们天真地用这一点来作为证据，证明他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枪手。然后他在古巴人中间闲荡，他们中有拥护卡斯特罗的，也有反对卡斯特罗的，后者就是受到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所以毫无疑问他和他们混在一起，就使得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中央情报局谋杀了肯尼迪，这样做是为了混淆视听，使用的还是做得很到位的俄国特工的传统手法。他访问了在墨西哥的古巴领事馆（那是苏联人和古巴人都在使用的一条著名的情报通道）。他的任务就是和古巴情报局一起工作，并帮助他们谋杀肯尼迪。奥斯瓦德被从克格勃那里派过来，这也是一种姿态，表示说‘我们支持你们’。”

“帮助他们？”索尼娅问，她歪着脑袋，皱着眉。

“是的，”克雷默转过脸来对着她承认道，“我相信奥斯瓦德的确像他声称的那样是头‘替罪羊’。他当时在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工作——

肯尼迪就是从那栋大楼的第六楼被射中的——很容易就能在那里放上一支来复枪，上面留下了他的指纹。真正的杀手是两个古巴情报局的特工，他们名叫波利卡波和卡萨斯，对他们的逃跑做了公开的记录。”

克雷默向他的装白兰地酒的细颈瓶从容走过去，说：“肯尼迪被刺后，美国边境巡逻部队关闭了所有的边境。然而边境却不曾对轻型飞机关闭。在墨西哥城一架古巴航空公司原定飞往哈瓦那的飞机晚点了五个小时，直到卡萨斯乘坐一架轻型的双引擎飞机从达拉斯飞来，才起飞。于是他上了那架飞机而不必通过海关。在那年的晚些时候我们在古巴的特工才从卡萨斯的姨母或是姑母那里得到确认，在行刺的那天他就在达拉斯。那些特工人员还报告说卡萨斯在用钱上突然变得大手大脚起来。波利卡波随后几天便跟着回来了。”

“苏联人那时干了什么？”

“呃，我亲爱的，他们就是策划了这整件事的人，相当地专横；但是，他们没有扣动扳机。确保不让有关奥斯瓦德的真相泄露出去，这不但符合某些美国政客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苏联人甚至在射击发生之前就向全世界的报界透露奥斯瓦德是杀手——结果在射击发生之后几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被逮着了，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迅速的逮捕了——他们是在一家电影院里抓着他的。你说他到电影院里去干什么？一个新西兰的记者，也许是搞错了，也许是因为时差的关系，他甚至在枪击发生之前就报道说奥斯瓦德已经朝肯尼迪开枪了！他本可以搭乘一辆巴士、火车或任何其他的东西离开那地狱般的达拉斯的，而不是坐在一家电影院里——除非他要在那里等着见某个人——比如说他的苏联幕后策划者。”

“那么奥斯瓦德自己是怎么被射杀的呢？”

“你是说被杰克·鲁比？呃，那件事说起来倒是有一点儿神秘，但是不用说，俄国人和美国人都要奥斯瓦德去死。在那种境地，当你处在那个位置时，你对生命的期待是相当短的。鲁比到底是为克格勃、古巴情报局还是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我们大约永远也不会知道。奥斯瓦德向外界说他只不过是只‘替罪羊’，这件事大约做得不太聪明——因

为它会表示他要开口说话了。鲁比写了条子，向好几个人说，杀肯尼迪是阴谋的一部分。鲁比说他被派遣来杀奥斯瓦德，奥斯瓦德只不过是只替罪羊。就在他要在国会做证之前我们听说他死于肺癌。他说他被人‘注射’进了癌细胞。”

“很好，这么说来‘长矛骑士的复仇者’就是卡斯特罗——古巴人，或者是苏联人了？”

“问得好，我想这要依你的观点而定。但是，如果是古巴人扣动了扳机，那就是苏联人策划了它，并费了大力气来掩盖他们的足迹。可是我早就把这件事看穿了。”

“说下去。”

“索尼娅，你曾经从莎士比亚那里听到过一句名言吗，‘这位夫人为自己做了太多的辩护’？”

“是的，这是《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不是吗？”

克雷默微笑，表示赞许。“你真是个可爱的甜妞儿。就是这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某个人有罪时他或她会变得如此地防卫过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会谈到他或她自己，谈得太多？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好像他们有太多的东西要证明？”

“是的，的确是这样，就好比低收入的人总喜欢去炫耀他们的珠宝？”

“我猜想，”克雷默一面说一面暗自好笑，“就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不到几星期，表现就开始了，他们苏联人送还我们好几个叛逃者，并捎来一条普通的信息：‘我们没干。’当我们并没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向我们扔过来了解释。总而言之，肯尼迪是在得到了克格勃的认可之后被卡斯特罗谋杀的。勃列日涅夫和福尔特谢娃发动了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并指责他对卡斯特罗失去了控制。彘行动最终停止了，生活在围栏苏联那边的每一个人从此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件案子送到法庭上去审，我想我的案子应该是有根有据、毫无怀疑之处的。苏联人有动机：他们获利最大。证据肯定指向那个方面，如果你虚心听取的话……”

特拉维斯端着一杯咖啡从门外走了进来，眼睛很疲惫，双肩低垂。“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他说，一屁股在扶手椅里坐了下来。

第四十二章

分队小队长克罗根坐在一辆黑色雪佛兰吉普车的乘客座上，带着他的四人小组和一只 WSAP：一个撞门槌。有人看见一对长得与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的外貌特征相似的男女走进了一座屋子，那屋子离那辆被丢弃的丰田车不太远。克罗根和他的人现在正动身去抓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不再留下后患。

这一次克罗根绝不能把事情搞砸。天亮之后还另有一件工作那是他必须予以最优先考虑的事。

当吉普车穿过华盛顿特区的一片宁静的黑暗向北歪歪斜斜地疾驰而去时，他正在心头盘算着这一场猎获的计划。由于格林急切而严厉的指令，要一切保持低调，他没有带搜查令。严格说来，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敲门，等二十秒后再破门而入。

但是，注意，特拉维斯的听觉不能太好，因为克罗根会说他的确敲了门。只要日常文书工作做到了家，要掩盖卑鄙的行动还不是由他一张嘴来说吗？

那张门要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形下被冲破。

克罗根对坐在后排的三个家伙瞧了一眼，然后又看看司机麦克弗森。“还没有收到格林的电话吗？”克罗根问他。

“没有。我给他打了四次，让他知道我们在路上。还是按原定的指令行事吗？”

“嗯，如果我在这里磨蹭下去让他们跑了，他会再发雷霆的，不是吗？”

“格林总是惹人讨厌。发了疯的狗娘养的。为什么他一反常态地要亲自来干这些卑鄙的勾当呢？把这一切保密是为了什么？”

“是这样的，你以为在今天之前他的处境很好，是吗？老天！嗨，你知道诺曼么？他的助手。”

“知道。”

“诺曼告诉我，连他也不知道特拉维斯这个草包是何许人也——就说这整件事对他也封锁得严严实实的。”

“是的，不管它了，我说我们只要盯住特拉维斯这个狗娘养的，把他抓回家就行了。把这些胡说八道统统给枪毙了。”

“我听你的。”

克罗根在座位上转过身面对着坐在后座上的家伙们说：“我们来快速地把这件事干了吧，封锁住所有可能的出口。这个女孩是特别狡猾的，听说她身上有武器。我们最好是把他们活捉，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你们有权把他们杀死。”

“是，长官。”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脸上显出无比坚定的忠诚。

克罗根检查了他的武器，然后举起枪，再一次看着他们全体。他的脸是严肃的，“你们要是把事情搞砸了，我会亲手毙了你们，懂吗？”

“是的，长官。”他们又一次异口同声地回答，只不过这次面带笑容。他们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是坐在后面的一个名叫威尔逊的生手却没有明白过来。

“今晚会发生什么，长官？这一切行动是要干什么？”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缺乏经验的天真。

“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小子，不要问为什么。”克罗根回答，向前方注视。不管怎样他为什么要操心呢。

雪佛兰慢了下来，他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

威尔逊深吸了一口气，有点喘不过气来。

第四十三章

克雷默支着身子靠在火炉上，索尼娅和特拉维斯则坐在紧挨在一起的椅子中。现在已经是过了凌晨一点钟了，他们三人除了克雷默外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他们俩都在这个两难处境中默默地思考着，只有火炉中传来的火烬噼啪声才是房间中唯一的声音。

克雷默最先开始说话，用他的手杖指着特拉维斯说：“我打赌格林也会打算去找这个罗杰斯医生的。如果他还没有这样做的话，他也会就要去做。这个医生是这个谜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你要问我的看法的话。”

特拉维斯点点头。“我同意。问题是：我们是等到这个医生上班了设法给他打电话呢，还是我们尽快开车赶到迈阿密……”特拉维斯停住不说了，因为记起了他们已经没有了交通工具，接着又说道，“赶在格林之前设法找到他呢？”

克雷默又在这番盘算中泼了一瓢冷水。“格林有个方面于你不利，丹尼尔，他有办法在那边找到医生的家庭住址。”

“有可能找不到，”索尼娅说，“如果像特拉维斯说过的那样，他刚刚搬到那儿不久，他很有可能还没有进入网络系统。他也许住在一家旅馆里或是短期出租房里。”

“有可能。”克雷默说，仍拿眼睛盯着特拉维斯，仿佛这个决定就落在他的双肩上了。“无论用哪一个办法都是一件冒险的事。如果你开车去迈阿密，你或许会赶在格林之前拦住那个医生，但是……只要你找出了这份文件的位置，你也许会把你自己置于困境之中。”克雷默再次琢磨起传真来。“天哪，索尼娅，如果你哥哥是在设法告诉我们他把‘阿波罗’那东西寄到那儿去了的话，他的确干得并不高明。”

索尼娅对他这句评论不予理睬。她说：“我在特工处有一个朋友，一个我们能信得过的人。我到总部去太冒险了，但他可以使用我们的

数据库找到罗杰斯医生的家庭住址……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的话。”

“听起来倒是个计划。就是说，如果你不和他说得太多，你又确信你能信得过他的话。”克雷默说。

“你会怎么办，乔治？”特拉维斯问，索尼娅又走出去了。

克雷默转身向着火炉沉默不语，他一边想问题，一边用手杖敲打着火炉。

一会儿之后，他转过身来对着特拉维斯，在他灰色的眼里闪过一丝震颤的微光，他说：“身当重任，丹，敢不敢？我会去迈阿密。你可以用我的车，它虽然只是一辆破旧的皇冠维多利亚，但是它会把你带到那儿的。”

“多谢，但是我不想把你拖到这件事中去，如果追到你头上……”

“胡说！等你到了迈阿密之后，我会给你留出充足的时间，再去报失，说是车子被偷了。如果你那老爹在世的话，他也会这样做的。”

特拉维斯不由精神一振，仿佛他父亲就在身边，借着他老朋友的口在对他说：“好啦，就是这个计划，到迈阿密去。”

特拉维斯把头转向书房叫索尼娅，恰在这时索尼娅突然出现在门口。“索尼娅，我们出发吧。”

“去哪儿？”

克雷默替他回答道：“戴上你的太阳镜吧，小甜妞儿，你们就要动身去阳光灿烂的州了。”

“迈阿密？”

“是的，”特拉维斯说，一跃而起，“乔治要把他的汽车借给我们。我们可以轮换开车，开过晚上，还有白天我想。”特拉维斯突然醒悟过来在他们面前的可是漫长的旅程。迈阿密离这里超过了一千英里远。

“好吧，”索尼娅说，“我们到这个城市的另一头一个汽车加油站那里和我那个特工处的朋友见个面。我们和他见过面后再一直开下去。他会有一些有关罗杰斯的东西给我们。”

克雷默神气活现地在房子中间走着，开始为行动发号施令，为冒险添油加醋。“那好吧，上楼去拿几床毯子和枕头，索尼娅，还有到厨

房里去拿些补给品，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多带些咖啡！”

“是的，先生。”索尼娅说，向他敬了个礼。

克雷默将他的手放在特拉维斯的肩上。“你到了迈阿密，我要你去看一个人。”

第四十四章

克罗根站在麦克弗森身后，麦克弗森手中则抓牢了那把撞门槌。他们俩正在等待其他人都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他们才好破门而入。那个生手威尔逊则把背对着克罗根。

克罗根听到屋内发出的声音，感到自己的心在狂跳。这一晚上过得真是太糟糕了，因为先前刚刚在勒布朗的寓所里闹腾过了一番。

克罗根向麦克弗森第二次做手势，他举起一只紧握的拳头，掌心向外，确证他的命令是各就各位。麦克弗森用食指和拇指做成一个圈向他表示确认，只是这一次表示更加强调，仿佛在告诉他的指挥官：“知道了！”

信号从屋子的后部传过来，他们已站好了位置。克罗根发布命令：“一！二！砸！”

麦克弗森把门砸开，和克罗根一起叫喊着冲进屋中，威尔逊紧随其后。他们把枪向各个方向指去，搜寻着目标，把所有具有威胁可能的地方都查了个遍。

克罗根听见屋子后部传来一声尖叫。第二队人马已经抓着目标了。他朝着尖叫的方向走去。此时传来他手下人的叫喊声：“不许动！跪下，把手放在头上！”威尔逊和麦克弗森掩护着克罗根前进。

克罗根冲进房中看见一对男女跪着，背对着他。

她有一头黑发，他则是褐色头发，裸着身子。姑娘身穿黑色吊袜

腰带和鱼网似的长袜。第二小组的人正用枪指着他们的脸，两个嫌疑人无助地哭泣着。

真是可怜兮兮。

克罗根端起架子向这一对男女走去。他收起枪，对于完美地控制住了整个形势感到满意。当他朝他们一看，他的得意扬扬的神情立刻崩溃了：这一对人抓错了。

房间里的人立时沉默下来，只除了那对男女还在抽泣。

克罗根一拳砸在清水墙上，砸出了一个洞。“我的天！”他的手下目不转睛地瞪着他，都给搞糊涂了。

索尼亚在屋子的后面将克雷默的老福特汽车里塞满了毯子和供应品，完全不知道就在一个街区远的地方那一对毫不起眼的男女正被一支准军事化的队伍吓得个半死。

特拉维斯将身子斜靠在汽车上，对着克雷默说话。

“我喜欢这种颜色，以前竟然不知道这种皇冠维多利亚会是这种铁锈蓝色。”他说。

“这比你十分钟以前多了四个轮了呢。很好，至少你又找回了你的幽默感，丹尼尔。”

“正是，有人要开枪射杀我，真是笑话。我忘了，你刚才说要我到迈阿密去看一个人。”

克雷默提高了嗓门，好让索尼亚也听得见：“如果在那边事情有点儿不顺手的话，你就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不只是索尼亚带的那支玩具枪了。”

索尼亚吃惊地瞟了克雷默一眼，又目光一闪，朝他一笑。

克雷默穿着他那双鹅绒的拖鞋摇来晃去，眼珠子四下里乱转。索尼亚是不会懂得那眼光的，但特拉维斯知道，他和乔治叔叔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暑假的日子，这种经验使得他了解他。

有什么事不对头。他是在为我担心吗？

“丹尼尔，你一到那里便设法找到拉蒙·马丁内斯。他是一个好

人……或者不管怎样曾经是个好人。在猪湾时期他曾经是一个为我们服务的合同特工，真的，他还欠我一个人情呢。告诉他是我派你去的。”

“他是那些家伙中的一个吗？”特拉维斯问，不由心中一紧。

“是的，是的，别紧张。他是被 JM/ 波浪招收的，在古巴为我们当特务，但是你可以信任他。他对城里的路很熟，在紧急关头时他是靠得住的。对于古巴那边的情况他知道得特别多。关于这‘长矛骑士的复仇者’的谜他也许能给你更多的启示呢。”

妙极了，又多了一支枪。

克雷默感觉到了特拉维斯的忧虑，他贴近特拉维斯低语道：“瞧，我不打算对你说谎，小子，这件事做起来不会顺手，但是你干得了。我知道你能。你只要尽力去干就是了，不要惊慌。我如今有一阵子没和拉蒙联系了，但他过去经营一家咖啡店。他一直在那儿的。”

克雷默交给特拉维斯一张纸，上面有咖啡店的名字和地址。

“EL Hoyo？”特拉维斯从纸上念道。

“是的，它就在商业区，但是别担心。开着那辆老破车，你一准能赶到那里的。”克雷默说，拍了拍特拉维斯的肩头。

特拉维斯傻笑着，但是没看出有趣的那一面，突然又感觉可怕起来。

“我们准备好了，跨马起程吧。”索尼娅说，她紧紧抱住克雷默吻了吻他。

当她扬着头向司机车门走去时，克雷默觉得心在狂跳。“你快叫我的心脏受不住了，亲爱的。一路平安。”

特拉维斯不必说告别的话了，他脸上的表情已完全说出来了。古怪的老家伙，我爱你。

但是当特拉维斯转身向乘客车门走去时，克雷默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的身子转了过来，偷偷瞧了一眼，确信索尼娅已经在车子里了，他才开口。他的眼珠瞪大了，脸上显出警觉的神情，这是整整一晚上都没有过的。他说：“小心，丹尼尔，我爱你，小子。”

特拉维斯拥抱过了克雷默，拉开了车门，赶在情绪把他压倒之前

钻了进去。

“现在，动身吧！”克雷默喊道，拍了拍发动机罩，仿佛这辆汽车就是一匹马。

汽车水箱上的鼓风皮带尖叫起来，这辆破烂不堪的福特滚下黑暗的车道，向大街上开去。克雷默仍然站在人行道上，挥动着他的手杖。

当汽车开出了视线之外后，克雷默的表情变得冷峻而严肃起来。今晚的遭遇中有什么东西叫他心中不安。他必须有所行动。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屋子去打一个电话。到这里来真是一个错误，他心想，闭紧了双唇。

有些东西比家庭更重要。

克雷默在情报机构里有个老朋友可以通电话。有一点可以确信，拉蒙·马丁内斯会愿意照看丹尼尔小子的。

第四十五章

格林在华盛顿郊外的一个工业区里狂怒地踱着方步，走进了一条黑暗的人行道。约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为了安全起见，他又不能和他进行任何其他的联系。

格林恨迟到——恨它——但是这次会面是必要的。格林要做的最大的困苦斗争就是不得不和一些他不尊重——绝不是他不能尊重的人打交道，因为这些人行为草率。德怀特·格林织出了一个礼节的蛛网，甚至连他最亲近的同事们也不能理解。大多数的人都触怒了他的情感。

但是危急的时刻需要危急的措施来处理。

我的家，我的国，都在上帝的君临之下。格林抬头向上苍寻求安慰，但他感觉到的只是十月一个夜晚的空荡荡的苦寒。

一辆的士刹车时的尖叫打破了沉寂，它东倒西歪地在街的对面停

了下来。一个一头褐色头发、长着一张瓦刀脸的高个子男人小心翼翼地土的里出来，他身上的衣着一丝不苟。

终于来了。

格林咬住嘴唇，吸了一口气，向仓库一边的约定的见面地点走去。

几秒钟后，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男人和他走到了一起。这男子虽然英语说得极好，但明显地带有外国腔，从口音上听来很可能是东欧人。“对于这次未能按时赴约该罚我些什么呢？”他说话时并不看着格林，格林也不看他。

格林终于忍不住了，说道：“迟到，你迟到了，菲尼克斯。我今晚真是他妈的倒霉透了，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等着你来么？”

毫无教养的胡说八道。格林拍了他的胸脯三下。别去在乎他的傲慢，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你要的详细情况都放在情报秘密的放置点了。它放在老地方。你一拿到了它，我还会需要你再干点儿事，把你的时间表留点空闲出来。”

“没问题，我一有事就会给你打电话。”

第四十六章

在和特工处的那个朋友见过面之后，索尼娅缓步从加油站杂货店走出来，一头钻进了汽车。“你还没睡？”

“没呢，”特拉维斯说，“第一班我先睡，几个小时后轮到我开车，你把我叫醒，别让我睡得太死了。”

“当然，我会的。”索尼娅说，手举着一大杯咖啡晃了晃。她发动了引擎，在那天夜里第二次朝着往南第95号州际公路的方向尖叫着开动了。

“你那特工处的朋友怎么样？你以为他会找到有关罗杰斯的资料吗？”

“不十分肯定，今夜晚些时候我会与他联系。别担心，我会小心谨慎的，我们可以信任他。”

特拉维斯把后座用毯子和枕巾塞满了，因为后座的垫子上发出一股浓烈的乔治的烟斗气味，经久不散，他想把它给堵住了。这辆老破车板凳似的宽阔后座在它的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舒适的座椅了。“如今人们造的汽车可不如以往了。”他说着窝进他的临时住处，“这艘老战舰自有它的好处……”

发动机罩一阵短暂的振动之后发出了格格的声音，然后又突然停止了。

“是的，”索尼娅说，“但愿这个东西能一直把我们送到那里。睡一会儿吧，一会儿该你开了。”

“是的，老妈妈！”特拉维斯说。他跟这位姑娘的密切关系随着今夜的消逝已经成指数地上升了。不管事情有多么糟糕，她的存在安抚了他的心。

他把腿曲起来侧身而卧，闭上了双眼。他又突然睁开眼睛，跌入深深的思绪中。“索尼娅？”

“什么？”

“要我说，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那份文件，把字谜解出来。你想当人们发现了真相之后会快乐还是难过？”

“我搞不懂你的意思。”她正集中注意力随着一辆快速前进的卡车开上95号州际公路。

“呃，要我说，这件事后面一定深藏着犯罪，人们知道政府向他们撒谎。无可争辩的是，他们说谎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不用说，阴谋理论变成了阴谋事实。他们会快乐还是难受呢？”

“我……不知道。”她说。

在特拉维斯看来索尼娅除了去寻找她哥哥发生了什么事以外还不曾去细细思考他们的冒险事件的深刻影响。“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她问。

“我想的是人们及他们的反应。他们可以否认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的存在，只不过是因为它已经适合了他们。他们想要能够信任和相信的领导者，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但是这份文件会改变这一切。它就会摆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上帝呀，难怪他们这样急迫地要找回它。”

“睡吧，天太晚了，你的眼皮子都要睁不开了。到迈阿密至少还有十五个小时呢。”

特拉维斯又把眼睛闭上了。

他被夹在车座上，他疲倦的心和身体在轮胎压在沥青路上发出的单调的嗡嗡声和加热器烘烤的温暖中终于让步了。他感觉到自己飘散进一片深沉的睡眠中，不知道有数倍的敌人正在集结起来要反对他，他真是有福了。

第四十七章

艾德卡小心翼翼地钻进出租车。“谢谢你等我，克拉伦斯，你真是君子。”

“啊，不要紧的，先生。”

此刻，艾德卡已完全将出租车司机克拉伦斯抓在自己手掌中了。艾德卡吃惊地看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那种想要善待“小人物”的心情是多么深地抓住了他。克拉伦斯虽然没有政治价值，但是这一个行动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灵魂中，在面对公众时都不会消逝。

“现在去哪里，先生？”

“你知道这个地方吗？”艾德卡交给他一张纸，上面写有一个地址。

“知道，我们这就上路。你们的见面还好吧？”克拉伦斯问，从后视镜中贪婪地看着这个殷勤有礼的乘客。

“很好，谢谢你。克拉伦斯，请你放些音乐，好吗？我要想一些问题。”

克拉伦斯不经意地动了动收音机，找到了一个容易收听的台，而艾德卡则全神贯注于他的思绪中。他的特工要求对一些目标验明身份，并对其进行追踪，现在要确保他们在行动中所面临的威胁无效，这就是他的责任了。

第四十八章

格林的司机正在开车送他回家。格林打开手机，检查他的电话留言。

“先生，我是克罗根，线索中断了：我们得到的线索是假的。妈的。”

下一条信息：“德怀特，我是杰克·伦奎斯特。我回了你的电话。你可以把电话打到我家中：2025559873。”

格林拨打伦奎斯特的电话。伦奎斯特在政府的另外一个秘密情报部门工作，地位与格林相当。

电话上传来一个带有睡意的嘶哑嗓音：“我是伦奎斯特。”

“杰克，我是德怀特，在回你的电话。很抱歉把你叫醒了，但是事情紧急。”

电话中传来咳嗽声。“早些时候我收到了你的信息，德怀特。你要我们查明一个姑娘的身份。她的档案是保密的。这一次恐怕我不能够帮你了，我的手脚被捆住了。”

“啊，得了吧，杰克，你知道你这是打官腔，说鬼话。帮我一把吧。”格林说，极力不让声音中露出绝望的痕迹来。但这次对这个经验丰富的政客没有用，他像格林一样，也是通过了一番奋斗，才爬上这

个权力的最高宝座的。

“出了什么事，德怀特？你把自己卷入到什么事件中去了？”伦奎斯特那嘶哑的声音变成了带阴谋意味的低语，“今天晚上关于这件事我接到的电话不止你这一个。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声音都那么大。”

没有办法，无论我们交情有多深，我得把这件事告诉他了。等一等，他刚才说过还有人给他打过电话？那不可能是诺曼。

“听着，杰克，我只要老朋友帮个忙。我这里真的有些事很棘手。好不好，你看呢？”

“我的回答只能是不。这个人不行。我说过了，它不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着急的？总会有相关部门来处理她的。”

啪！伦奎斯特挂上了他在乔治敦宅第中的电话，又回去睡觉了。格林啪地一声关上手机，狠踢汽车车门。看来，我们今后的交情会越来越淡薄了。

在城市的另一头，菲尼克斯到了墓地找到了那个秘密情报放置点。他打开它看见了他目标的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张标明“丹·特拉维斯”，另一张：“不明”。

第四十九章

“我害怕，爸爸。”十七岁的少年丹尼尔·特拉维斯两眼含泪地说。

“别怕，儿子，任何时候都不要怕。”

“但是，爸爸……”

“丹尼尔，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这是我告诉你的最为重要的事情。”

丹尼尔递给父亲一杯水，而父亲那正在衰弱下去的心里正集中着

最后的思绪。

丹尼尔心烦意乱。我不相信他就要不在了。

“丹尼尔，你的恐惧将会把你带到一个你害怕的地方。”

“你是什么意思呢？”

“你关注的焦点就决定着你的未来，你的真实存在。如果你不断地想着正在发生的糟糕的事情，为它焦虑，老是把它挂在心上，不知这么一来，那些事情居然就会变成真的了。那就像祷告一样，会应验的，一个道理。”

只要再给我一个星期，再去做一次钓鱼旅行，求你了。

“我爱你。”丹尼尔再也控制不住眼泪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父爱如山般的力量面前，在他唯一的偶像面前，要他做出一副男子汉的模样来，那是很困难的。

“我也爱你，儿子，坚强一点儿，”他说着递给了儿子一张薄纸，“别害怕，只想着好事情，想着你要它发生的事情，剩下的事情交给脑子去办。相信我……”

“起来，睡美人！”索尼娅把车门弄得砰地一响，她爬进了后座。“该你的班了！”

特拉维斯摇了一下身子睁开了眼睛。外面天还是黑的，他眼睛上面的伤口周围，那里的皮肤仍是绷得很紧。他从沉睡中被叫醒本应感觉到很恐怖的，但是没有。索尼娅在这里。她为他带来了咖啡。

“我们到了哪里？”特拉维斯咕嘈道，一面撑起了身子。这里好像是一个服务区。

“北卡罗莱纳的某个地方。你感觉还好吗？要不我再开一阵？”

“不用，我很好。”特拉维斯说，伸手去拿咖啡，揉揉眼睛，浓浓的咖啡香味直冲他的鼻子。“现在你可看到我早上是什么模样了。”他说。

“嗯嗯，我猜是这样。”

有什么东西在特拉维斯身体内发出咔嚓一声。惊慌、恐惧还是原始的本能，谁知道呢？

他向索尼娅俯身过去，在她的嘴上吻她。他原以为她会皱起紧闭

的双唇回绝他，但是不，他的嘴唇碰她的嘴唇时，她却把它们微微地张开了。那么柔软、温暖、诱人。

这样的开口正是他需要的。他可不能放过它。

同时，她的舌头深深插入他的口中。他们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感觉到她鼻中呼出的轻微气息吹到了他面颊上。她香气四溢。他的双臂滑到了她的腰部，他的双手完满地握在她的胸部和臀部之间，那是她那如同沙漏一样的体形的最窄处。

他把她箍得更紧了。

她抬起他的脸，而他则在她的腰部把她扶住，他们俩都紧握住生命本身不放。

第五十章

现在是星期二早晨7点12分，诺曼为格林带来了用格林的专用杯装的新鲜调制的夏威夷咖啡和一块樱桃丹麦面包，还精心剔去了杏仁。格林抬起眼睛仔细看了看，表示满意地挥手示意，叫他把早餐放在书桌上。

诺曼看起来年龄偏大，不适合于做助手。他有五十开外，头发都白了，一张饱经苍桑的脸，一双疲惫的绿玉色眼睛。他的衣着总是一丝不苟，修饰整洁（格林对这点应该会完全满意吧）。

诺曼在他的位子上干得很成功，因为格林不把他视为是一个威胁，而且他毕竟工作很勤奋，善于随机应变。最主要的是，他能够忍受格林的谎言和大话。

格林咕嘟一声喝下一大口夏威夷咖啡，一面打量着他的助手。诺曼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干了三年半了，知道不和他说话他决不开口。诺曼有时会感觉到格林在故意制造长时间的沉默来检验他的耐心，看他

是否懂得这种礼仪。格林的绝大多数礼仪是专门设计来逮住人们的错误的，这样他便可以向他们施展他的权威了。

“有什么消息，诺曼？”终于传来了必不可少的发问。

诺曼递给了格林一张纸：“长官，美国邮政局还没有回音，我一直在催他们，但是说实话，这就像是用头去撞一面砖墙。我也盯着生物统计学家们那里，催他们赶快查明那个女孩的身份，我也在那里设置了障碍……”

格林正在用包装内的塑料小刀和叉子把面包切成均等的可一口吞下的小块，此时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先把那个搁下吧。”

“好的，长官。密码专家还在研究那份传真，还没有什么结果。那封信能够寄出去的地址太多了，还不好定位。”

“真是遭天谴的！”格林吐出一满口面包，“勒布朗的硬盘里和通讯录里的关系查得怎么样了？”

“是的，长官。我们假定勒布朗将文件寄给了他的通讯录里的某个熟人了，以这个为基础，这些人总共有 78 位，他们的家庭地址以及工作地址我们全弄到手了。”

“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将人员派到这些地方去，在我们破译出那份传真之前，我们最多能够做到的也就只有这点了。”格林说。

“长官，加急邮件在一两天之后会到达它的目的地，所以我们能预计阿波罗文件会在今天或最迟明天送达。在这个期间我们当然可以往这些地址的每一处都派出外场特工人员，但是这样势必拉长我们的外场工作线，会要将其他案件上的特工人员抽调来完成这个……”

“诺曼，这件案子压倒一切，你明白吗？所以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决不会说出半句怨言。如果他们不愿意，他们可以另谋高就。”

“明白了，长官。我这就去办。”

“呃，诺曼？”

“什么，长官？”

“我们已经派人去盯住迈阿密儿童医院了，这是自然的啰！”

诺曼刚要走出办公室的门去把格林的命令传达给外场办公室，只

得又重归原位，他知道他该这样做。他就像是一只系在皮带上的狗、供格林役使的一个奴隶。

“是的，长官。因为无法追踪到罗杰斯医生在迈阿密地区以及周围区域的家庭地址，他此刻还未进入网络系统，但是我们已经在医院里守候，只等他今天去上班了。”

“好的，但是要保持低调。特拉维斯和这个女孩会上路去见这个罗杰斯医生，我要把他们悄悄地抓住。”

“我会提醒他们，先生！”

“你去办吧，叫密码专家拟定一个最有可能收到那份文件的人员名单。告诉他们，一经办好马上来找我。”

“是的，长官。”诺曼起身再次向门口走去，但是第二次被格林说话的声音给叫住了。又是一次玩弄技术的游戏。

“呃，诺曼？”

“长官？”

“开除克罗根。”

“是的，长官。”诺曼终于离开了，匆忙跑去打电话。

当只有格林一个人时，他抓住电话，开始拨打他昨晚与之秘密约会的那个男人的电话号码。

第五十一章

特务加里·里斯一走进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 935 号的巨大的 J·埃德加·胡佛^①大楼，一种安全感便油然而生。在服务于联邦调查局的整个二十八年职业生涯中他都感受到过这同样的自豪感。这个著名的

^① J·埃德加·胡佛 (J.Edgar Hoover, 1895 ~ 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制后的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 37 年，在美国民众中声望很高。

部门长达七排，十一层楼高。它那庄严而突兀的顶层给人一种感觉，站在下面的人们好像被从上面俯视着。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绝不是一种巧合。

在里斯的大踏步走里有着一种非同往日的激情，这时他跳进电梯要到五楼去，那里是战略情报行动计划中心。那天早上一个含糊的留言电话告诉他立刻去进行简况介绍。自从2001年9月11日早晨（“9·11”事件）以来他就有了这种紧迫感，但今天早晨有所不同，那就是大楼里没有其他人分享他的感觉。

里斯有四十好几了，穿着一套黑色西服，系着蓝色领带。在这个地方，领带的颜色是表示个性的唯一标志。他身体粗壮，有五英尺十一英寸高，有着一头茶褐色的头发、蓝眼睛和一个两次被打断的鼻子。这个鼻子能够不断地提醒他周围的人，在其生涯中曾经拿下过一些难以制服的罪犯。他不屈不挠，绝对忠诚，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今日对媒体设防的联邦调查局需要员工具备的一切素质。

他进入战略情报行动计划中心那排低天花板房间的区域。那里每一间房间看起来都像是电视台的新闻播报间，因为里面都有视频监视器、计数钟、办公桌和绿椅子。他按照指示走进行动计划B室。

当他一脚跨进房间时，便感到非常意外，那是他在随后几个小时内感受到的第一阵奇怪感觉。

局里的头头儿——局长戴维·詹森独自一人占着这间巨大而陈设简单的房间。里斯把身后的门关上，站在那里面对着詹森。詹森正坐在一张大会议桌的一头看一份文件。

“坐吧，特工里斯。”他头也不抬地说。

里斯照办了，在沉默中等候着，因为詹森把话打住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这件事情看来非同寻常。只有一个特工来向詹森做简况介绍，里斯感到格外奇怪。

终于，詹森开口说话了：“里斯，你的记载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挑选你来办这件案子的原因。”

“谢谢，长官。什么案子？”

詹森抬起头来用一双毫无表情的黑眼睛看着里斯。他的眼睛深深嵌进他那有麻点的脸上，在那后面是一个完全光秃了的脑袋。媒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斯波克”^①，因为他在新闻报道会议上老是板着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又痴迷于做冷静的分析。但是里斯却觉得在这位新近任命的詹森局长手下工作很愉快。在前几任局长接二连三地出事之后，詹森极力想打扫干净局里的形象，把原来藏有的家丑全部清扫出去。他的工作方法被内部人员批评为冷酷无情，但是里斯喜欢这样。只要结果好，何必在乎手段。

里斯知道真实的情况。尽管被主流报纸——它们总是能嗅出血腥味儿——形象描画得很糟糕，局里一直在不声不响地从9·11后的公众注意中心脱身出来，并且极力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做得极有成效。里斯的部门正在清理从它的竞争对手中央情报局那里惹来的一大堆麻烦。

“此刻，你感到不解的是：第一，为什么我在这个房间里；第二，为什么其他人不和你一起集合在这里。”詹森面无表情地说。

“是的，长官，这个念头也在我心中闪过。”

“这件事高度机密，里斯。我相信我不必提醒你这件事是绝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的。”

“那当然，长官。”

里斯太知道局里近来由于存在的漏洞而吃了多大的苦头，媒体和一些不太著名的外国政府一直就是从联邦调查局内部人的手里买情报的。

“局里再也不能出尴尬事了，如今我们的名声正处在危险的境地。这个案子一定要做得无懈可击，要小心谨慎，要做得滴水不漏。对你手底下的人只能把非说不可的事情和他们说，让他们知道大概就行了。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管你需要任何一个具体负责的SAC

^① 斯波克 (Spock S'chn T'gai)，美国电视连续剧《星际旅行》中的人物，是剧中联邦星舰进取号上的大副兼科学官，一贯表情严肃，并经常用其客观冷静的科学分析解决难题。

(特务)，你都可以得到他们的通力合作，但是他们却不能知道你所负使命的性质。”给予里斯有对任何 SAC 支配的权力，显见得这是一件大事。

“我明白，长官。”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情？

詹森一跃而起向里斯架子十足地走过来，然后坐在里斯前面的桌子上，交给他两张个人的放大照片和一包文件。

里斯端详着照片上的两个人。他模模糊糊认出这个男子，但这女孩却不认识。

“你要尽快找到这两个人，把他们抓起来，但是事情要干得妙，我不允许因为我们方面的程序做得糟而有任何律师掺和进来。里斯，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詹森有意不提照片上两个人的姓名或任何其他细节，里斯也不提，因为一切东西上都明显地标有绝密。

“认识。”

“很好，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这件事是保密的以及要把媒体排除在外的缘故了吧？这个家伙很著名，我需要一个我信得过的特工。这里是这个姑娘的档案。”詹森将一宗档案材料拍在桌上的照片上面。里斯把它打开。

当他从档案中得知这姑娘是在为谁工作时，他那长有雀斑的前额不由往上一抬。“你被骗了！”

“我没有一点儿幽默感，里斯。此刻你想要知道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吧？事实是，此刻我也答不出来，但是不能让他们目的得逞！”

第二份档案又拍在桌上震颤着。当里斯看档案时，詹森在一旁发着议论：“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昨天通过两个我们信得过的独立来源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真是糟糕的一晚，长官。”

“我想这个回答很有逻辑，里斯，是的。”

第五十二章

看到迈阿密市区迷人的地平线轮廓，特拉维斯非但没有感到心情放松反而感到心中一阵恶心。现在已经是星期二下午三点钟了，他发现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出逃在外将近二十四个小时了。一想到这一点，一种疲倦至极的感觉便立刻把他压垮了，似乎为了昨夜的无节制的做乐他已经把肾上腺素给消耗完了。他已经设法在汽车后座上睡了整整五个小时，但由于路上的颠簸和汽车在左右拐弯把他弄醒了。这是奔逃了一夜之后的那种睡眠。他是睡着了，但又完全算不上是睡得香。

当轮到他开车时，他已经没有什么困难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了。由于他一心要找到那个谜丢失的部分，那个威胁着他的生命，不管是不是，也威胁着索尼娅生命的那个秘密，他的心已经操劳过度了。他想起了昨夜他们的激情，这种记忆淡化了他的痛苦。筋疲力尽和绝望。她肌肤上浓烈的香气还留在他身上，这给了他力量。这种感觉，再加上他眼睛上方的伤口还残留的疼痛结合在一起已经在他体内激发出某种原初的东西。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武士了，于是明白他已经成了一个发生了变化的男子。

真是疲倦得要命。

他对睡在后座上的索尼娅偷偷瞟了一眼。她全身缩成一团，长长的黑发散在两个枕头上。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看起来也是美丽的。他一直在等着找一个机会叫醒她。到了迈阿密似乎是一个叫醒她的理由。他们几乎就要到了，他需要找个理由狠下心来。站不住脚的借口。

“索尼娅？”

她动了动，问：“我们到了？”

“到了，看吧。”特拉维斯用手指着正在靠近的迈阿密摩天大楼，它们悬挂在大西洋的边际线上，沐浴在下午正在下落的阳光中。

“克雷默的老破车工作干得不坏。”她一边说一边爬进前排座位，

“在佐治亚州过那个加油站之后它发动不起来时我还以为我们这下糟了呢。你有那个拉蒙咖啡店的地址吧？”

“有，我们这样追寻罗杰斯医生，感觉好像在开着车冲进一条恶龙的大嘴呢。”他说。

“那就是我们首先要引拉蒙上钩的缘故。我们需要补充点力气才好去找那个医生。你留神看一下，找一个公路边的商业区吧，我们需要买点东西。”

索尼娅说话用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好像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特拉维斯极力掩藏起他心中的失望。这样也罢，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又回到现实中来，现实情况是，就在地平线上阳光照耀的高楼大厦下可能埋伏着潜在的危險。

“我说，昨晚你棒极了。”索尼娅说，并不看着他，一面检查她从格林那里得来的那把手枪的子弹盒。

第五十三章

对于格林来说这真是漫长而令人灰心丧气的一天，他手下的一千人等都感觉到了他的沮丧心情给他们带来的冲击。他曾经精神抖擞地对他们夸夸其谈。诺曼在那一天中第七次被叫到他跟前坐着。

“诺曼，发生了什么事？”

“长官，按照你的要求，勒布朗的通信录及电话记录中所有人的地址今天都派特工在那里守着了，目前那封加急邮件还没有出现。”

“那么，由此看来，那份文件会在明天寄到？”

“是这样，除非……”诺曼犹犹豫豫地说，他很应该知道不要把想法说出来。

“除非什么？”

真是要命！“除非，长官，勒布朗把它寄给了某人，而那个人的地址不在通信录或电话记录中。”

格林跳了起来，把他的座椅往墙上一推。诺曼不由往后一缩，生怕那个订书机，它就放在桌上，会向他飞来，但是格林不声不响地走到了窗前。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

“很好，叫那些派到那里守候的人给我盯着，直到我开口叫他们回来，除非明天那份文件寄到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有可能勒布朗把它寄给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不在通信录或电话记录中。这就意味着要破解出那份传真。”

“是，长官。这听起来真是一着妙棋。”诺曼知道如何玩儿这套鬼把戏：他抛出一个主意，然后让格林认为这原本就是他的想法。

“再和我说一次罗杰斯医生什么时候上班？”格林说，眼睛仍望着窗外。

真的，今天问过一百遍了。“下午六点钟，长官，特工都在那里守着呢。”

格林不吱声在想事，用一根手指挠挠他的头发。“那么好吧，如果我们假定那份文件不是寄给了勒布朗的一个熟人，那么我们就只有指望美国邮政局、这位罗杰斯医生以及那个流鼻涕的密码专家的通力合作了。再有我们要把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赶出局。”

“是，长官。”诺曼说，一面偷偷摸摸地在他的记事板上乱画了一张小木屋的画。“听起来很合逻辑。”

“很好，由此看来你是知道要干什么以及该踢谁的屁股了，诺曼。”

“是，长官。”诺曼知道那是暗示他出去。

格林又在他的椅中坐下打电话。电话响起，诺曼又回到了办公室。格林用手盖住话筒，用嘴无声地问：“什么事？”

“现在不行！”格林也用低声回答，挥了一下手。

终于又拾起电话。“是谁？”传来的是外国口音，是非尼克斯。

“是我，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

“那个女人的身份档案。我已把资料放进通常的地方了。”菲尼克斯挂了电话。

妙极了。

格林冲出他的办公室，从诺曼身边经过。“诺曼，我又得上路了。你知道该把电话打到哪里找我。”

“是，长官！”

“我回来时那个译密码的最好能有点结果给我。抓紧催邮政局里的那班蠢货——至少他们必须能够把收到那份东西的范围缩小。”

在汽车库里，格林新来的司机正在等着他，已把车门为他打开了。

格林跳进去。“你知道这个十字路口吧？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是，长官。”

汽车尖叫着开出了停车场，经过全副武装的卫兵，冲进了华盛顿。

黑色的轿车在首都下午交通的高峰时刻从车流中穿过。阿波罗文件就会在某个地方出现，可能是明天。但是那个地方在哪里呢？格林想，不管怎么样，不能让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先赶到那里。

第五十四章

他们把汽车丢下，开始步行出发了。乔治·克雷默不久就会报警说他的汽车被偷了。佛罗里达南部的酷热和潮湿立刻朝着特拉维斯扑面而来，与他们刚刚开车一路穿过的北方各州夜晚凉爽的空气形成鲜明的对此。

他们到的这个地方只可能是迈阿密的内城区。大多数招牌用的都是西班牙文；萨尔萨舞曲^①、默朗格舞曲^②、嘻哈音乐似乎是这里的背景

① 萨尔萨舞曲 (Salsa)，源出拉丁美洲的一种流行音乐。

② 默朗格舞曲 (Merengue)，起源于海地和多米尼加并流行于拉丁美洲的一种流行音乐。

音乐。

特拉维斯回想起听过的关于旅行者在高速公路上找不到出口而遭枪击的故事。怎么会有人这么蠢把车窗摇下来，在这个地方问路是会令人吃惊的，他想。这里每一样东西与那犹太人区的刻板形象都好有一比，只除开在背景上还配有警车的警笛声，这点不像是电影，他们不在这里，很显然，警察没那么蠢，他们不会在这一带闲逛。

特拉维斯曾经来过迈阿密，那是为了度假和开会，但去的只是富有魅力的南海岸区。那里有的只是白色的沙滩、棕榈树和漂亮的人们。那些记忆和他现在看到的情景之间的差异足以使他怀疑他到的是否是同一座城市。或者因为那件事之后他是否过的还是同一种生活？他不知道在他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会和过去是一样的。

街角上有一个废弃的罐子，火焰正轰轰地往外冒；一个屋檐下，门口处放着一个旧床垫。在人行道的中间站着一个人老的拉丁美洲西班牙裔的男子，他手中握着一个封了口的瓶子，里面装了某种清澈的液体，看样子好像是在出售。他是不是一个疯子，这个问题特拉维斯想也不去想，因为他正朝着街对面看过去，看到了那家 EL Hoyo，那家他们认为可以找到拉蒙·马丁内斯的咖啡店。

“来吧。”索尼娅说，看着她的手表，“罗杰斯医生上班前我们只有一个小时零五十二分钟了。让我们去找找这个叫拉蒙的家伙吧。”

索尼娅和特拉维斯缓步走过街道向这家咖啡店走去。从外面看去店里看不出繁忙的景象，虽然它的几个窗户很脏，大多贴满了广告：啤酒、古巴三明治和南美的肉馅饼是其突出的特色。

他们掀开悬挂的珠帘走进咖啡店。立刻，屋内所有的人——八个各种不同年龄和高矮的古巴人——全都抬起头来停止了说话。特拉维斯原指望他们没有梳洗的模样会使得自己与这里浑然成一体。

很明显不是。

这家咖啡店充其量不过就是在墙上挖了个洞，对于迈阿密这压抑而闷热的空气提供不了多少遮蔽之地。一台吊扇正在卖命地工作，但它所能起到的全部作用不过就是把屋内雪茄烟的恶臭味给搅动一下罢

了。曾经是白色的墙壁如今沾满了污垢，已经发黄了。

站在柜台后面的矮个子粗壮男人双臂上的毛多过特拉维斯的头发，他向他们做手势让他们坐下，说“si？”翻译成英语就是：“从我的咖啡店里滚出去。”

老顾客们又回去各自干各自的了：玩多米诺骨牌，吃三明治，用西班牙语闲谈。索尼娅坐下，特拉维斯走近柜台问他在哪儿能找到拉蒙。他的西班牙语只能说个A、B、C，但他尽量地用它试着说一说。

“先生，拉蒙·马丁内斯在哪儿？”

“哪个拉蒙？我从没听说过他。你不要点儿吃的吗？”柜台后面的那个家伙能够说英语，一点点。

特拉维斯不饿，但希望买一份三明治也许可以买得一点儿时间。“两份古巴三明治。我听人说拉蒙·马丁内斯拥有和经营这家咖啡店，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

“只怕那个人和你说的都是假的。”

“还另有一家叫做EL Hoyo的咖啡店吗？这个地址是错的吗？也许我没找对地方？”特拉维斯把那张纸条给他看，上面有克雷默写给他的咖啡店的地址。

这个男人口里叼着一支大雪茄，一面说话一面往面包上任意涂抹黄油。“先生，”他说话时烟灰就落在三明治上，“这个地址上叫这个名字的只有这一家咖啡店，而你这张纸上的这个地址在迈阿密也只有这一处。给你。”他把两只盘子从柜台上一滑过来，每只盘子上放着一块看起来黏黏滑滑的三明治。特拉维斯付过钱，端着三明治走向索尼娅身边。

“我不要吃这些东西！”他说，在她对面的一张塑料椅子上屁股坐下。

“让它见鬼去吧，我们自己去找罗杰斯。可是不明白这个见鬼的克雷默把我们打发到这里来，他究竟是怎么想的？”索尼娅厌恶地把盘子推开。

他们开始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心神不安地注视着

他们。

特拉维斯低语道：“这讲不通。”

“讲不通什么？”

“克雷默不会无故提供给我们这一个地址。有一种感觉告诉我，我们会需要这个叫做拉蒙的家伙给我们帮助。我们现在没有了汽车，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那个想要杀死我们的家伙也许在等候着我们。如果我们一旦找出这个阿波罗文件在哪里，我们就会需要某种办法迅速地把它拿到手，还要完好无损。真是倒霉！”特拉维斯猛地一巴掌拍在桌上，低下了头。

“好啦，好啦。没事的，丹，你说得对。听我说，为什么你不直接去医院把情况摸清楚，我在这附近转一转看是不是能找到拉蒙在哪儿？你亲自去会会这个医生，因为传真上有你的名字。我们必须使他相信我们。我一找到拉蒙就会给你打电话。”

“怎么去？我需要一辆汽车。”

“这个时候克雷默还不会打电话报失，你会没事的。汽车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她说，将一只手搁在他的手臂上。

“好吧，现在让我们出去吧，这个地方不管说什么我都感觉太不舒服了。我们可以从街对角的电话亭给克雷默打电话，核实一下这个地址。”

“走吧。”索尼亚脱口而出，走了出去，特拉维斯尾随其后。

第五十五章

人们去探望墓地通常都是步履缓慢，仿佛在墓地里奔跑从某种方面来说是对死者的打扰。这叫格林觉得很晦气，他在墓地中沿着主路匆忙奔去，去找那个菲尼克斯留下秘密情报的地方。墓地是情报秘密

放置点安顿的最佳选择，一天之中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时辰来来去去都不会引起怀疑。

那个愚蠢不过的女孩把格林自己的枪指向格林，现在她的身份就要知晓了。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就像永恒那样漫长，现在终于有点眉目了。知道了这个女孩的身份就可以很轻易地把特拉维斯和她赶出局，甚至或许还会给他提供一个线索，知道勒布朗把阿波罗文件寄到什么地方去了。

来吧，来吧……该死的滚一边去吧！

格林从公墓里道路两侧四散的哀悼者中间穿过去。就在那儿。

他在墓旁跪下，低下头仿佛在祷告，但他实际上是在墓地边沿右角上有六英寸高的草丛中寻找。

那个放置点正如人家答应的那样在那里。一根中空的金属尖铁管插进了泥土中。

他装作偶然地走过去把它从地里拔了出来，画了个十字，等了五秒钟后便离开了墓地。

格林打开尖铁管的顶盖。有一个U盘，大约里面就装有他需要的资料。

第五十六章

当特拉维斯站在与El Hoyo隔街相对的公用电话亭中时，他能听到的只是无止境的电话铃声。他将他那绿色的厚衬衣的衣领解开，这件衬衣在这种天气里穿在身上只感觉到又厚又黏糊糊的。接电话呀，乔治！

没人。

一只蟋蟀的急促叫声听起来像哭声。特拉维斯从电话亭中转出来

发现索尼娅正在等他。但愿她在邻近的另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有了好运气。

“他说什么？”她问。

“没人，他不在家。你那特工处的朋友呢？”

“他那里也没有什么消息。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干吧。”

索尼娅交给特拉维斯一部充值卡手机。这是她在刚进迈阿密城时在路旁商店里买的，她买了两个。当特拉维斯刚才在打付费电话时，她就一直在装配它们。

“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每一件事么？”

“记得，谢谢。”

“不要忘了带汽球。”她一边说，一边指着也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六个各种颜色的汽球。“我们走吧，小心一些。”她又加上一句。

特拉维斯热切地看着索尼娅。他内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他，他再也不会看到她了，但他不敢把心中的感觉泄露出来。

“我一发现有关拉蒙的任何消息就会让你知道，你在医院那边也要小心一些。这个医生或许对于发生的事还摸不着头脑，会有人在等候着你呢。”

她这样说着话时，特拉维斯正一边走回克雷默的老福特汽车。他给了她一个表示友好的告别仪式，一头钻进汽车开走了。当他把车拐弯出来开上街道时看着她沿着人行道走着。她看起来似乎很娇弱，但他知道索尼娅能够照顾好她自己。

当特拉维斯开着车一路往迈阿密儿童医院去时，他在心头盘算着该如何对付那边的情况。

对于想象的威力特拉维斯是一个虔诚的信奉者。把一件将要发生的事想象出一幅画面——这件事按照你要的方向铺展开来——你的潜意识便相应地开始进行编排，使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发生反应。特拉维斯常常与人争论这个观点，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别人马上给你贴上“超自然主义”的标签。占星术、神的干预以及预兆是最为常见的事例——不管好与坏，它就有可能会发生，当它一旦发生，对于“超自

然”事件的信仰便加强了。特拉维斯的结论是这整个事件是一次预言的自我完成。

索尼娅和他一起设计的计划，关键之关键在于他要尽早赶到医院，计划好赶在格林的手下之前去拦截医生，把他远远地带到一处公共场所。特拉维斯在一幅街道地图上摸索着时，他差一点闯了红灯。他想首要考虑的是，设想出尽快而安全地赶到那里的画面。

特拉维斯开着车在迈阿密西城区飞奔穿过，那里的街区都是五颜六色的单层建筑，街边沿线种的都是棕榈树。这之后，他将汽车徐徐开进医院的停车场。停车场的位置对一家医院来说很有点不寻常，它藏在一个住宅区的中间。他一路开车过去竟然找到了那个入口。

迈阿密儿童医院从外表看来像是儿童搭砌出来的房子。它那五颜六色的墙和柱子放在一起像是一床百纳被，或是那一类的东西。它们像是由幼儿园的积木搭成。特拉维斯发觉很难令人理解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地方，竟然就是一场威胁他生命的斗争之发生地。

他一想到有人极力想要把他杀死，他们大约已经埋伏在他附近了，他的心便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这里是一个公共场所的事实也不能给他以任何帮助，使他从这个危险的恐怖之中逃脱出来；格林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在对他的谋杀中政府与格林配合默契。

深呼吸，是该着手工作的时候了。

特拉维斯将内心中使他烦恼不已的恐怖声音关掉，重新找出武士的精神来。他鼓起胸脯，把一路上随他而来的愤怒之气鼓出来，他在脑海中重新回想起索尼娅简单嘱咐过的话，几乎在一刹那之间，他所需要的焦点达到了，它不受任何压抑，威力无比。他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一支上了膛的枪。

特拉维斯把汽车停好，咬紧下巴，戴上索尼娅为他买的太阳镜。他还提醒自己别忘了放在后座上的氢气球，尽管它们有损于他极力打造的、已是满面伤疤的表面形象。索尼娅和他争辩过，说他往任何场所一站，都会很打眼，但是只要一走近儿童医院，效果正好相反。再

加上带了汽球，这给了他一个很好的遮掩。

特拉维斯看了看手表，离医生来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

正如索尼娅告诉过他的那样，特拉维斯开始视察战场。他们俩几乎达成一致的观点，认为特工人员会当医生在医务人员汽车库里一走出汽车时就把他拦下。可能也会留下一个守在医院里。只有这一个办法，这是一定的。

尽管他是在随意闲逛，当他观察医务人员汽车库的入口时，他受过伤的眼眉上面还是汗珠直冒。也许是因为他有点神经紧张，也许是因为夜晚的空气潮湿，他不能确定是何种缘故，也许两者都有。

有两群人聚在医院的门口，其中一个拿了一只毛绒绒的大狗熊。特拉维斯的心中不由一阵放松，他正适合这个情境。

医务人员车库这个附属建筑物很小，在地面以下，正在医院接待大厅的右边。特拉维斯鼓起勇气大踏步走进车库，里面昏暗的灯光和手中的汽球给了他很好的掩盖。他笔直朝大厅那边走过去，一面偷偷察看停放在那里的汽车，看有没有人坐在里面。索尼娅告诉过他特工人员会把汽车车头朝外停放，以便迅速撤离，而大多数的人由于懒惰总是把车头朝里停放。

还没有什么事情按预定的出现。他们大约还没有来。太好了。现在他可以注视着医务人员停车库等着格林的特工人员，也等着医生的到来。

特拉维斯侧身走进医院接待大厅寻找罗杰斯的相片以便能够一眼就认出他来。直到索尼娅和他讲解计划中的这一步时他才明白他忽略了这个“小小”的细节。下一步的考虑就是要寻找出一个备用的出口以防万一特工将主门封锁。

坐在接待桌后面的年轻女人正在打电话，一面用手翻看一本名人闲谈的杂志。她朝特拉维斯微笑，在她看来他也是一个探访者。

特拉维斯从接待柜台往后退了几步仔细查找了一份医生名录。

结果未能成功，他瞥见那个接待员正用一双黑眼睛瞧着他呢。她是一个漂亮的拉丁美洲裔的美国人，态度和蔼。

“我正在找一份医务人员名录。”话说得言不由衷。他是在一家儿童医院，提出一个无邪的请求，但他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毒品走私犯正想混过海关。

“可以的，”她说，“大厅那头的药店里有一台计算机。你可以在那里查找。”

“谢谢你，夫人。”正在此时特拉维斯突然意识到自从这幕戏剧开始以来他再没有进入过互联网。现在没有时间来查电子邮件了。

“啊，不用谢，”她开始说道，“但是你必须要有通行证。你有身份证明吗？”

特拉维斯呆住了。他当然有身份证，但它会惊动别人的。他甚至想起自己此刻已是一个亡命者了！他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有什么选择呢？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去辨认这位医生。

“先生……你有身份证吗？”

不管它了，不管怎样他们都会知道的。“当然，给你。”

“谢谢，请看着摄像头。”

特拉维斯将他的驾驶执照交给她之后，小心地站到摄像头前摆好姿势，她复制了一张背面有粘胶的标签，上面印有他的姓名和照片。他谢过她，把它粘在自己的衬衣上，匆忙走过守卫的岗哨进入药房去使用电脑了。他撕下有姓名的标签把它胡乱塞进口袋里。

特拉维斯一屁股坐进木椅中面对屏幕按照指令操作起来。不久一份医务人员名录出现了。他把屏幕向下滚动，标题出现了：J.E. 罗杰斯医生，肿瘤学医学博士。在名字下面是一个男人的照片，他看起来有五十多岁，戴着一副方框双光双焦眼镜，灰白的头发边分，蓝色的眼睛，圆脸，表情庄重。特拉维斯注视着这张照片，将这张脸烙入记忆中。这个家伙是关键人物，不久他就会来到这里了。

“肿瘤学”这个词使他母亲的形象在脑中一闪而过。罗杰斯是一个治癌症的医生。

特拉维斯跳起来匆忙沿走廊一直走下去，去寻找另一个出口。他不必走太远。左边就是一个紧急通道入口。特拉维斯从这里穿出去，

又回到了佛罗里达夜晚潮湿的空气中。他找到克雷默的汽车，按照索尼娅的指示，将它重新泊位，尽可能地靠近他逃跑时的出口，然后又回到医务人员的停车场等候。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等罗杰斯了，要说服他跟着一个陌生人紧急离开，做这一切的同时还要躲开格林那一班人的眼睛。

索尼娅早些时候向他讲解如何做这件事时一切听起来是那么地容易。

第五十七章

索尼娅又一次咬着牙咒骂道：“拉蒙·马丁内斯，你这个不得好死的恶魔！”没人听说过这个狗娘养的，那个老不死的老傻瓜克雷默大约把城市名给搞错了。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西班牙语是它的第一通行语言，而她的西班牙语不是那么太妙，这对她毫无帮助。

她本想用手机给特拉维斯打个电话，看看他那里进行得怎么样了，但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这个主意。可是她又怀疑起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和他一起去。也许她过于高估了他的能力，只怕他会完成不了这项计划。

她在这条肮脏的街道上一直走下去，没怎么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条街上充斥着五颜六色的商店门面，它们全都见识过好世面，如今有些已用木板堵死了。她那长长的黑头发，以及湿漉漉、黏糊糊的外表倒是和这个周围的环境相得益彰；只有特拉维斯在这里才显得很打眼，她想。一想到这里她就明白了，最好还是该由她来承担这项任务的。

她心里一阵慌乱，打断了她信马由缰的胡思乱想。

有什么东西不对头。

她受过的训练这时派上了用场。她丝毫不改变她的行为举止，仍像刚才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沿着同一条街道继续走下去，但是她全身的感觉器官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

她走近十字街口时，知道她该利用这个机会横过街道了。她向右转了一个弯，小心注意只朝前看，只盯着街对面，那才是她的目的，而不看后面。但是却仍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她的身后。她等了一会儿车流，等着它开了个口了，然后挤过街去，同时把视线死死盯在正对面的沿街商店的橱窗上。

当她走近橱窗的视线范围之内时，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镜中的反光。她的眼睛证实了她先前的感觉。

她被人跟踪了。

第五十八章

特拉维斯沿着接待大厅和医务人员停车场之间的通道小心翼翼地走着。他感觉到握着气球的那只手血液不通畅了。他换了一只手，这才发觉他握气球的手，手指抓得太紧了，实际上只要把手指松开就可以了。他松开手指时，指关节发出的嘎嘣嘎嘣的响声使他有点恶心，因为这叫他想起了生命的脆弱，他的生命，尤其是这个时刻，在这么一个地方。

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看见了三辆汽车进来：每一辆宝马车都载进来一位梳洗得油光水滑的医生，就像一只水鸭子一样。站在这个有利的位置他能看见任何一辆从医院对面街上开过来的汽车。现在到六点钟还有三十四分钟。特拉维斯焦急地盼望着罗杰斯能早点儿来。

特拉维斯又看见一辆车从街上直冲过来，明显地是要进医务人员停车场的。这是一辆梅塞德斯，里面坐着一男人。肯定又是一个医生。

梅塞德斯开进来了，亮着头灯，开始停车了，车头冲着墙在离特拉维斯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有灰白头发，边分，穿着一套灰色西服。特拉维斯满怀希望，可这都是他从后面看到的。男子转过身来，用他的钥匙咔嗒一声锁住了汽车，车灯灯光一闪，喇叭叫了一声。男子的脸立刻被特拉维斯印在了脑海中。

罗杰斯医生上班来得早！

还没有格林手下人的迹象，特拉维斯心想，他又往后瞧着街上以便证实……

特拉维斯放松了的心情突然跌入一片惊恐——当医生缓步向接待大厅走去时一辆黑色的轿车从医院的大门开了进来。

好啦，特拉维斯，该你上了。行动起来！快！

轿车放慢了车速，好像车内的人不知道该往哪儿开。不是好兆头。它现在靠得很近了，特拉维斯都能看见车内的两个男人了。不妙。

特拉维斯的心给揪紧了。这可能是格林的人到了。他想要不承认发生了这件事，但知道是无用的。现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

特拉维斯以光般的速度向后一退，脑海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停车场不是劝说医生的好地方。这么一想，他突然记起他早些时候已经看好的一个安全通道——医生知道这个通道——但格林的人不会知道。一个特工会留在汽车里，另一个显然会要进入医院检查。他也许会有某种徽章可以出示给门卫看，但那也会要有所耽搁的。会有吗？

好吧，到里面再和医生接触。

医生与特拉维斯擦身而过。特拉维斯再次叫自己确信这就是那个家伙便跟着他走，一面回头瞟一眼那辆黑色的轿车，见它正开进停车场的入口。

特拉维斯几乎是和那医生一起走进接待厅的。但是罗杰斯并没有从门卫面前扫过去，而是停下脚步和他说起话来。哎呀！当特拉维斯听见他们两个在互相开着玩笑时，他回过头看见那辆黑轿车在远处停了下来，就停在停车场的入口处，只有一个穿西服的人出来了。

它的车尾朝里。肯定不妙。得了吧，罗杰斯，快走呀！

说了三十秒钟的客套话，就像是有三十分钟那样漫长，罗杰斯医生才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特拉维斯手拿气球紧随其后。他几乎在一片精神恍惚之中目不转睛地盯着医生的后脑勺。我是如何来到了这里走到了这一步的？他极力要把钻进了他头脑中的这个想法赶出去。这时他记起了索尼娅的劝告：“你要迅速地引起他的注意，然后把他带走，带到一处公共场所，一切都要简明扼要。”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罗杰斯医生！”

医生停下脚步，伸颈转过头来看见了特拉维斯。

“什么事？”

罗杰斯看起来威风凛凛，但特拉维斯不为所惧。

“医生，你近来有没有和一个叫做克林顿·勒布朗的人有接触？”

医生不回答。特拉维斯拿出勒布朗发过来的那份传真。他说：“勒布朗死了，但他寄给我这份传真，上面有你的名字。我相信就在此刻你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现在请随我来。”哇，这是我说的吗？

“你是谁？”

罗杰斯没有叫保安或是干脆走开，于是这便使特拉维斯得到了鼓励。

“我名叫丹·特拉维斯，我要你相信我，我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我无意伤害你。我的汽车停在外面。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想要把你我都抓起来的人现在就在我们身后。请走这边。”特拉维斯做手势把他引向备用出口。他感觉到有一滴汗珠正从他的太阳穴蜿蜒流下，他希望医生不曾留意到。

医生瞪住眼睛，审视着特拉维斯仿佛在审视一张核磁共振片。特拉维斯又一次做手势向出口走去。

罗杰斯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吧。”罗杰斯说，他跟着特拉维斯走。

对啦！特拉维斯退后一步落在他后面。

当特拉维斯一转身，一眼便看到了穿西服的那个人——那个走出

黑色轿车的人。他正在接待大厅和门卫说话。正当特拉维斯就要看着别处时，他几乎就在眼梢里看见门卫正用手指着他们的方向。

他不必再看下一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快跑！”特拉维斯命令道，他一跃而起，“他们来了！”

医生一句话都不说，他的脸变白了，开始跑起来。

特拉维斯一把抓住医生的胳膊拉着他跑出急诊室入口。

“快！那是我的汽车！”他说，指着那辆福特车。

特拉维斯钻进司机座位，猛地把钥匙塞进点火装置，启动它。没有任何反应。

千万别！

他又试了一次。医生坐进了乘客座，在喘气。还是没动静。医生大张着嘴看着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双手拍在热得发烫的方向盘上。“倒霉透顶！”

穿西服的人从急诊室门口冲了出来，脑袋四处乱转。

来吧！特拉维斯又试了一次。引擎启动了，但是声音很勉强。

来吧！来吧！

这时，克雷默的汽车仿佛突然之间知道了情况紧急，疲累的引擎发起抖来，有了生气，发出一种细细的嘎嘎声。

“好啦！”特拉维斯迅速挂上挡，一脚踩上了油门。

穿西服的人正朝汽车奔来。

“看啦！”罗杰斯尖叫。

“讨厌的家伙！”特拉维斯唾沫四射，用力踩着油门，仿佛要把底板踩穿。街道太窄没有掉头的余地。

咚！穿西服的人明白他已追不上他们了，他一拳砸在汽车车尾上，看着他们加速开走了。

“我们必须开远点儿，此刻他正在跑去开他的汽车，找他的家伙！”特拉维斯叫道，他心里正在想着索尼娅若在这里会怎么办时便把它喊出来了。

医生把头扭过去从车后窗往外看，然后把身子坐正纠正特拉维斯

说：“不对，是他的同伙开车把他接上去了！”

“糟啦！”特拉维斯朝后视镜看。

“在这里向左转，然后不断地转弯，这附近是个迷宫一样的地方。我们应该会甩掉他们，绝没有问题的——他们离我们还有一两个街区远。”罗杰斯说。

特拉维斯照着医生的指示开车，根本不去管红灯。他们转了弯又转弯，在居民区中绕来绕去，后面根本就没有追踪者的迹象。

特拉维斯的呼吸慢慢平缓下来，但他一直盯着后视镜，根本不从挡风玻璃往外看。

几分钟后，他们到达了一长溜商店区。

罗杰斯继续发布他的指示：“那边有一个小咖啡店。你最好在这里找个地方把车停下。”

特拉维斯相信那伙追他们的人现在很难找到这辆车了，于是他照办了。汽车摇晃着停了下来，特拉维斯关上了引擎，它开始发出嘶嘶声。它也许再也启动不了了，但他总可以打电话给索尼亚，从这里找一辆出租车或是别的什么。

特拉维斯从车窗往外看时肩膀放松了下来。他成功了。

“你来吗？”罗杰斯叫他。

他们俩默不作声地走进咖啡馆，谁都不知道向对方说什么，或从哪里说起，但是两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到了这里。特拉维斯要坐到里面去，找个安全的、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些问题一直在他脑子里作痛，现在终于可以找到答案了。

他们一坐进小咖啡馆，便要了两杯牛奶咖啡，在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坐下，终于安静了。

特拉维斯打破沉默，拿出传真给罗杰斯看，将他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的撕裂了他生活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对医生是绝对信任的，他把一切和盘托出，不遗留任何细节。

当特拉维斯说完了他的故事，罗杰斯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窗

外，那里一场雷暴雨正从地平线上悄悄爬了过来。骤雨开始叭叭地落在外面的汽车上。

罗杰斯医生用一张餐巾纸擦拭着他的眼镜，他终于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伴随他讲话的声音送来的是不祥的雷电爆裂声。

“特拉维斯，在这个国家有一场战争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已经完全卷入进去了。”

第五十九章

诺曼知道在和格林说话时该怎么字斟句酌。

“长官，又有一个电话找你，那是特工里斯打来的，还有密码专家……”

“现在不行，诺曼。不能有人打扰我。”当格林匆匆走进办公室时，他厉声说道，砰地一声把门在身后关上了。

格林一屁股坐进他的座椅里把 U 盘塞进了他的电脑，便盯着显示器看了起来。

他研究着从菲尼克斯那里得来的资料，这份资料是他那所谓的朋友伦奎斯特拒绝给他的。

当格林把屏幕向下滚动时，他不禁大惊失色。他心中一紧，嘴半张开着，呆住了。难怪伦奎斯特被逼把这件事推给了另一个部门！

这个不再神秘的女孩的眼睛从荧屏中挑战地向他瞪视着。

恶魔，你这个不信神的小巫婆。

格林不自觉地吞咽了一口。最糟的是，他感觉自己控制不住了。

格林一拳砸在桌上，他回想起从一开始她是怎样帮助特拉维斯逃跑的情形。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为什么她卷了进来？为什么她是这

么能干？他扯下 U 盘塞进他的衣服口袋中。

乌云过来了。

格林知道要是他拿起显示器并把它扔出窗外，或者就砸在诺曼的头上，都是无用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要这样干。

呼吸，呼吸，他感觉胸口闷塞。

很好，很好。理疗师曾经告诉过他即便再黑的乌云也有一道亮边，你只要去寻找它就可以了。他从窗户望出去，实际上是在寻找那道亮边。

一两分钟后，他飞身绕到门口叫诺曼。

诺曼在开口说话前先落座，仿佛他是一个已编好程序的机器人。“长官，有何吩咐？”

“那个一直打电话找我的特工叫什么名字？”

“里斯，长官，从局里来的特工里斯。密码专家也在等着要见你。”

“好的，叫他过来，等我有空再叫里斯打电话过来。”

第六十章

特拉维斯感觉好像从屋外怒吼的暴风雨中飞来一道强烈的闪电击中了他的眉间。他在某个破落的咖啡店中颤抖不已，身旁坐着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而就是他，可能救自己一命。经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混乱和绝望之后，现在看来这个秘密似乎最终要揭开了，至少也要微露曙光。

“医生，你知道勒布朗可能会把那份阿波罗文件寄到了什么地方？你能看出古巴人、苏联人或者肯尼迪的被谋杀与你所知道的任何有关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对不起，这两个问题我都不知道。”罗杰斯摇摇头，“我几乎不怎么认识勒布朗。”

特拉维斯知道勒布朗是不会无缘无故在那份传真上提到罗杰斯的。

“什么战争，医生？你说有一场无声无息的战争。在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里发生了什么事？”

“好吧，你把你的故事告诉了我，那么我也把我的告诉你。但是先让我告诉你传真上的那个‘CA Rep’是什么意思。勒布朗是最近才和我有了接触的，当你说出他的名字时我便知道你说是真的。我只能把我告诉他的情况告诉你。你把‘CA’理解成加利福尼亚的缩写是对的，但是‘Rep’却是报告的缩写。”

“《加利福尼亚报告》？”

“是的，它是一个医学报告，公开发表于1963年11月。”

“1963年11月？”特拉维斯又看着传真。

《加利福尼亚报告》连在传真的边上，他和克雷默一致认为那与肯尼迪有关——1963年11月是肯尼迪被刺的日子——由此看来这是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启示。事实上，现在看来传真上的每一个字都与医药有关，只除了那个标题“Lancer’s Nemesis”和这个“DGI”——古巴情报局。是不是这份《加利福尼亚报告》发表的年份和月份与肯尼迪被刺的年月正好一致？如果是如此，那如何才能告诉他这份文件在什么地方呢？

“是的，”罗杰斯继续说，“《加利福尼亚报告》发表于1963年11月1日，它主要的内容是宣布一种名叫苦杏仁苷的物质为非法药物。这份报告最初于十年前公布，但是1963年11月1日是法律禁止使用苦杏仁苷最终生效的日期。”

特拉维斯知道了这一切都与肯尼迪的杀手没有明显的关系，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得听下去。经验告诉他要一直挖掘下去，因为一个线索常常会牵连出另一个线索。只要你虚心以待，最终你就会到达目的地。

罗杰斯继续说下去：“这份报告是受一个制药卡特尔公司委托推出的，在这份传真上很明显地标出了这家公司历史上的名字——IG·法

本。为了明白在斯隆·凯特林医院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加利福尼亚报告》会被委托起草，我需要先解释一下所有这一切后面的背景情况。不要搞错了，我下面要告诉你的都是真实的，它们组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医药掩盖丑闻。”

一提到掩盖两字立刻便激起了特拉维斯极大的兴趣。他深信把他牵连进去的就是一件掩盖事件，而与肯尼迪总统被刺案毫无关系。

“特拉维斯，有一种方法可以治愈癌症，而且这种方法一直就有。”

什么?! 绝不可能，绝……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如果另有一天，另有一个告诉特拉维斯这件事情，他一定会不屑于理睬，但是这绝不是另一天，也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来和他说起这件事。

特拉维斯睁大双眼，集中全部精力听着这个故事，不管他是多么没有料想会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完全起因于1952年来自旧金山市的一个名叫厄恩斯特·克雷布斯的医生。克雷布斯提出一种理论，说癌症与其说是起因于某种东西，不如说是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名叫B17的维生素，人们发现它大量集中存在于杏仁核内。”

这在特拉维斯听来真是太奇异了。“什么？你是说在杏仁里发现的一种维生素——杏仁在任何一个超市都能买到——能治疗癌症？为什么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没有被用来治病？”

罗杰斯长叹一声，显然对这种膝关节反射似的反应已经司空见惯了。“听着，我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喜欢我的回答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罗杰斯下面像背诵似的讲话使得特拉维斯心情放松了下来，他得到了启示。“人们从前认为维生素C治坏血病的想法是发了疯。1747年英国海军的一个年轻外科医生发现柑橘能够解除坏血病的症状。但是由于科学方面的骄傲自大，直到五十年之后英国皇家海军才将酸橙

带上他们的船只。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他们就具有了超过所有其他以航海为业的国家的能力。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把英国佬叫做酸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特拉维斯感觉自己好比是一个学生，正坐在那里听一堂课，就是那种他的学生最爱听的历史选修课。罗杰斯已经使他从怀疑转向了极大的兴趣。此刻特拉维斯的心在为他的母亲，也为阿波罗文件的下落而激烈地奔腾着。

“你知道，科学家是受到过训练的，对于任何问题都要寻求一个综合解决办法。这就证实了他们受过的训练。对任何事情做简单的解释是没有结果的。医生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偶像，实际上人们把他们当做神来欢呼，人们都不敢对之有任何挑战。但是他们也只不过是人，也要靠信息来喂养，他们的水平也不会超过他们被告知的信息。但是，究竟是谁给他们提供了这条信息？他们这样做又获得了什么？”

罗杰斯停下来做手势要女招待再来一杯咖啡。

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也说得通。谁又更能知道这种体制的缺陷，除了一个知道内幕的人？一千个问题在特拉维斯的头脑中奔腾，但他控制住内心的诱惑，不要去先发制人或是打断什么话；这个医生在某些方面有点尴尬。虽然罗杰斯很愿意和他一起向汽车跑去，但是看得出来他对特拉维斯的困境却少有同情。

“几十年过去了，几十个亿美元也花费了，但是得癌症的人数却日见增长，实行的还是同一个思路。有一句话说，每天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的效果，那是比愚蠢更为黑暗的东西，才造成了今日的这个僵局。”

第二轮咖啡送来了。罗杰斯平静地搅着他杯中加入的糖块，望着外面大雨倾盆落下，砸在人行道上，他继续说下去。

“你听说过在喜马拉雅山中有一个叫做罕萨^①的小王国吗？”罗杰斯问。

^① 罕萨即克什米尔的卡里马巴德。

“没听说过，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罕萨的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曾经参与了最大的苦杏仁苷临床试验。他们从来不得癌症，常常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在那个地方人们用一个人拥有的杏仁树数量来衡量他的财富。杏仁是他们常用的食品，它们被用来做一切东西，比如说食用油。但是近年来，西方食物在他们那里悄悄盛行，可悲的是第一批癌症的迹象已经在那里出现了。”

“那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经常遭受到环境污染和致癌物的危害。”尽管这个罕萨的故事很吸引人，特拉维斯还是不由得充当起了魔鬼的辩护者的角色。

“你的辩词听起来很有理。不幸得很，它是错误的。那个藏在 B17 身后的化合物，或者你可以叫它苦杏仁苷的，它的名字叫做 nitriloside，它被发现大量存在于水果和蔬菜中，只是它在杏仁核里的含量出奇地高。你会去说加利福尼亚被污染了，因此就特别有助于致癌物的出现吗？”

“我会这样说的。”特拉维斯想了一下像洛杉矶这样多雾的城市之后说道。

“那么好，加利福尼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派，顺便说一下，它有教徒十万之众，他们的癌症发生率只为该州其他人的 5% 还不到。叫你留意的不是他们不得癌症，而是在这方面他们比大多数人好一些。他们与其他人在生活方式方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素食主义者，因此他们因不吃荤而吸收了更多的 nitrilosides。”

特拉维斯那颗善于批判的头脑在苦苦思索着它得到的信息。明显的证据在增加，但还需要进一步地证实。有某种东西告诉他罗杰斯离揭开这个盖子还很远。勒布朗与这件事的关系上的模糊不清就在于这个标题“Lancer's Nemesis”。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回到厄恩斯特·克雷布斯的话题上来吧，他以这些线索为基础，制造出了苦杏仁苷：一种提纯了的 B17，从杏仁核中提炼出来的。他首先必须检测它有无毒性，他先用动物然后用

他自己来做实验，原因是那个苦杏仁苷里含有氰化物。”

“氰化物？但它是致命的呀！”

“然而杏仁和苹果种籽都含有氰化物，它们在随处可见的超市里都可买到。”罗杰斯嘲弄道。然后他从桌上拿过撒盐瓶把它举起来。“看见这个东西没有？你会把它放进你的食物中去吗？”

“盐？当然，它是无害的。”

“好，盐的化学名称是氯化钠——一种氯和钠的化合物。你会去吃氯吗？”

“不，当然不，它是有毒的。”

“为什么这么说的道理在于氯是一种只有当其处于游离状态时才可能是有害的物质。如果你把氯从这个食盐中分离出来去吃它，它就会有毒，但是和钠结合在一起它就只不过是盐而已。”

“是的，这个我知道，那么你的观点是？”

特拉维斯看出医生因为要对他这个外行解释这个，内心感觉有点累。他过去每当和医生说话时常常感觉到一种对抗的情绪，他猜想那是因为他自己的博士学位不是医学博士学位的缘故。

“我的观点，特拉维斯先生，就是苦杏仁苷就像食盐一样是无害的，除非你是一个癌细胞。苦杏仁苷和一个细胞相遇产生的反应就是释放出一种氰化物的合成物。这个合成物会杀死这个细胞，如果这是一个癌细胞的话。然而在这个反应过程中也会释放出一种名叫硫氰酸酶的起保护作用的酶，它可以保护健康细胞免受氰化物的杀害。而癌细胞不产生任何硫氰酸酶，所以它会被氰化物消灭。但是从你的反应看来，你会看出苦杏仁苷因此会多么容易地背上不好的名声。只要一说到‘氰化物’这个名字，它那冒风险的行为便完蛋了。顺便提一下，苦杏仁苷不是有毒物，一切传统的治疗癌症的方法都是高度有害的，因此你无论如何很难利用有毒这件事来进行争论。”

“我能够明白这一点，可是你说‘背上’，意思指谁让它背上？”特拉维斯追问罗杰斯就像一个侦探极力要推测出阿波罗文件某种可能的下落一样。

“一会儿我就告诉你，这样说就足够明白了；谁在苦杏仁苷被热捧为一种治疗药物中损失最多那就是指谁……或者是为了那件事，对任何被热情赞扬的一种治疗方法都是。”

“你是什么意思？”

“你看，苦杏仁苷是一种自然物质，一种维生素。你总不能为一种自然物质去申请专利，因此从它那里无钱可赚。”

特拉维斯一想到这会一直推出什么样的结论来便不由得一阵恶心，可是他早已过了纯真的年纪。相信人类不管结果如何，都不为金钱和权势所动，他早已丧失了这种信念。

“那你刚才是说。苦杏仁苷不为法律所容。为什么你要把一种自然物质列为非法的呢？”特拉维斯说。

“正是如此，”医生说，脸上带着一种残酷的冷笑，“1956年，克雷布斯被人介绍给一个名叫安德鲁·麦克诺顿的足智多谋的商人，他实际上是苦杏仁苷的坚定支持者。麦克诺顿的父亲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将军，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前主席。麦克诺顿是苦杏仁苷运动唯一的最为重要的支持者，这一点可以证实。60年代早期，通过麦克诺顿基金会的努力，第一家苦杏仁苷诊所在达拉斯向公众开放，其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拉维斯的双耳竖了起来。“达拉斯，得克萨斯的达拉斯？”

“正是。”医生说，搞不懂为什么这个地点竟然会引起他如此的激动。

达拉斯是肯尼迪被谋杀的城市。这一点，再加上《加利福尼亚报告》发表于1963年11月的日子是与肯尼迪总统被谋杀的第二个有关联的信息。但这个关联不是很强。一定还有更为紧密的关联。

“后来，战争开始了，”罗杰斯继续说，“只有麦克诺顿反对治癌药物工业，那就是《加利福尼亚报告》被委托产生的原因——一劳永逸地压制苦杏仁苷，从而终止辩论。但是报告中充斥着谎言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听起来像极了沃伦委员会对肯尼迪被杀案的调查报告。”特拉维斯说。

第六十一章

索尼娅听见远处隆隆的雷声正在迫近。空气里满是湿气，曾经湛蓝的天空现在变黑了，日光变得很怪异。

她知道这会有助于铲平双方情势高下的差异。

索尼娅心想她不该把手枪放在车里的手套箱里，留给了特拉维斯。她现在是全无装备地走在陌生的地方了。她的追踪者极有可能是配备有武器的，但是经验和曾受过的训练教给了她如何在各种情形下脱身。

追踪者只要一知道他已被人识破了假面具，那么这种远远的跟踪立刻便会转为公开，这可能对她不利。如果这个陌生人想要抓她，此刻她只怕早已被抓了，但是不管这人是谁，他似乎只是满足于观察她，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索尼娅至少已走过了七个街区，知道如果她要去找拉蒙的话，就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她拍拍衣袋内的手机，希望特拉维斯情况很好，继续按她的要求干。

乌云开始消散，她一直等待的时机就是在这儿。不管以何种方式，她一定要找到阿波罗文件。

她看见前面有一条小巷子，便一直走到它前面，一转身进了这条小巷，她便跑了起来。她立刻跑出了追踪者的视线之外，但她知道他会紧跟在后面的。

跟踪她的那个男人穿一身黑衣服，有着一头深色头发。他跑到了巷子内发现索尼娅不见了，他咒骂了自己一声，明白了他已露了马脚这个事实。

这是第一轮比赛。该死的，她是个内行里手。

他从肩上的枪套内抽出一支枪，一面沿着小巷潜行，一面通过无线电呼叫支援。

第六十二章

当罗杰斯医生继续讲述苦杏仁苷、克雷布斯和麦克诺顿的故事时，特拉维斯在一张餐巾纸上潦草地做着笔记。罗杰斯有着犹如现代战舰般的风采。他的辩论似乎是刀枪不入。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这个故事是可信的，它与阿波罗文件的来龙去脉之间到底有何关系仍是令人难以捉摸。

“所以，正如我所说，从1963年11月1日起，由于《加利福尼亚报告》的直接作用，苦杏仁苷的买卖和使用在这个自由王国里便成为非法的了。然而，到今天为止，在全世界许多其他的国家里苦杏仁苷是合法的，可以随处买到。事实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每年都飞到像德国、瑞士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去实践他们自由的选择，治疗他们的癌症。但是我这样说也是把我自己超前了。”

这能救母亲一命吗？

罗杰斯喝了一口咖啡继续往下说。从医院逃出来之后，他还能如此沉着镇静，特拉维斯对此感到惊讶。有某种东西告诉他这个故事里面有一部分会解释他透露出来的消息。

“指导起草了这篇《加利福尼亚报告》的两名癌症外科医生加兰和麦克唐纳，正是那两个曾经说过抽烟绝不是引起肺癌的原因的家伙。麦克唐纳甚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被报刊引用过：‘每天一包烟会消除肺癌’，由此看来他们的可信任度大成问题，我想你会同意我这句话的。”罗杰斯说，他的眼睛从他的双光眼镜上方玩世不恭地看着特拉维斯。

特拉维斯点点头。

“是谁倡议做那些实验来确证香烟不会引起肺癌的，猜猜看。”罗杰斯补充道，摇一摇一根食指。

“是烟草业吧？”特拉维斯说。

“是烟草业。”

特拉维斯一皱眉便使得罗杰斯停住不说了。

“但是做一个临床实验就能得出简单的结果，要么是，要么不是。你还能把结果大加篡改吗？”

“没听说过，但它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好东西。”

“基本上说，一个科学家能够而且经常会使一个实验的结果按照他所期待的或所想要的方向偏转。这已经得到过证实。一组完全相同的老鼠被送到不同的实验室进行实验。一个实验室被告知他们得到的老鼠喂养得很聪明，能迅速地跑出迷宫。而另一个实验室则被告知他们得到的老鼠感觉迟钝而只能缓慢走出迷宫。反馈回来的结果则反映了它们的简况：被认为聪明的老鼠跑出迷宫要快一些，而被认为不聪明的老鼠跑出迷宫则要慢一些，然而老鼠则完全是同一批老鼠。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特拉维斯常常发现不同的观点会在人们的职业上造成一种职业危害，但他绝没有想到在科学上也是这样的情形。在他眼里看来，如果你的任务是要找到事实，从这个目的出发时你心中却早已有了结论，那么你看到的都只会是那些符合你这个结论的证据。而且大多数可能是已经歪曲了的证据，眼睛只看见它们想要看到的東西。

罗杰斯继续往下说：“然而情况却是这样，即使有这两个小丑加兰和麦克唐纳拼凑了这份报告，他们玩弄花样——像不把足够剂量的苦杏仁苷用在老鼠身上——苦杏仁苷也仍然显示出了它正面的效应。但是他们压制这些结果，即便是这篇报告本身，在更为严密的检查下，实际上在其附录三和附录四里都为苦杏仁苷做了正面的肯定。他们甚至在报告的第四页都不得不承认所有病人的食量有所增加，体重得到了恢复，自我感觉良好。而所有这些状况的的确确都是科学家在决定其有利效果时所寻求的指示物。”

“那么为什么这份《加利福尼亚报告》如此意义重大？”

“因为一旦这样一份有如此厚重背景的报告公开发表，它就立下了一个先例。医生们就会像律师引证先前的审判案例一样，使用像这样一份报告作为他们引证的观点，把过去的医学观点来炒一遍剩饭而不

是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你明白了吗？那两个外科医生实际上是葬送了苦杏仁苷，这正是他们的资助者所需要的结果。”

“我明白了，那么由此看来情况就是这样了？”

“不，虽然苦杏仁苷在美国不合法，但却很难压下群众的啧啧怨言。人们听到风声，得知在遭禁之前苦杏仁苷诊所曾经治疗过得癌症的人。麦克诺顿向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自己出钱来做实验，做不会被他人操纵的实验，所以那就是他所要做的。如果他得到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同意它的使用，那就可以解决一切。他申请做一个IND……”

“什么是IND？”

“就是对一种新药的第一阶段的调查研究。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确同意了，但很快他们又取消了这个批准，声称苦杏仁苷有毒，仿佛化疗没有毒似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又提出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说是先前使用过苦杏仁苷的医生没有坚持足够的临床记录所以不能开始第一阶段的新药调查研究。可是第一阶段的研究并不需要这种临床记录。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甚至禁止做苦杏仁苷的检测。现在你有什么理由连检测也要禁止做？”

“那么苦杏仁苷肯定不是有毒的吗？”

“这么说吧，如果你在一天之内吃五百颗杏仁你也许会不适，那就可以说是有毒。你吃任何东西过量都会引起不适。服用与苦杏仁苷同等数量的阿司匹林，它的毒性实际上会超过苦杏仁苷二十倍。但从任何一方面来说那绝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从此斯隆·凯特林医院便插了进来扮演角色了。”

特拉维斯挤近了一点儿，更靠近医生，因为医生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变成了一种密谋似的低语。因为这一点还有这家医院在勒布朗的传真上被直接提到了，所以特拉维斯非要听清楚不可。

“有好些人企图压制苦杏仁苷运动发出的声音，早在70年代这些人便汇聚成了一股势力。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正如《加利福尼亚报告》一样，其统计资料要么被压制要么极巧妙地使用文字技巧来进行歪曲。

但是所有这一切的根由是斯隆·凯特林医院有六十多年经验的高级研究员。他由于绝对的公正无私而享有世界声誉。其他著名的癌症外科医生都说他们绝不会在苏吉乌拉博士做过之后再去做这个检测，因为他们相信他做出的结果一定是有根有据的。”

罗杰斯显出玩世不恭的笑容，摇摇头说：“那些杂种在斯隆·凯特林的董事会上是如此地专横傲慢，他们实际上相信这个关于苦杏仁苷无治疗作用的谎言，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让苏吉乌拉去测试它的缘故，知道他会证明它无效。但是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次测试成了他们一个极大的尴尬，继这尴尬之后便发生了一场肮脏的掩盖。”

罗杰斯从那些空杯子和盘子中清理出一条通道来，这时从他的双手可以看出他变得更加感情外露了，他的情绪开始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在苏吉乌拉的检测结束时，他得出结论说苦杏仁苷能阻止癌症的扩散，它使一般的健康状况得以改善，它抑制较小肿瘤的生长，它能减轻疼痛，起着阻止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斯隆·凯特林医院于是对这个结果发表了一条声明：‘苏吉乌拉博士没有观察到肿瘤的完全退化，而这在过去他做过的使用其他化学治疗剂实验中是会出现的。’”

“那他们现在还能怎么办？结果摆在那里有目共睹！”

“是这样，但是麻烦是，斯隆·凯特林的董事会全由来自制药卡特尔的代表组成。苏吉乌拉的结果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那就是失去大量的生意——医院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癌症的治疗。更糟的是，所有这一切现在已成了一件公开的事情了。”

正如同这一切听起来很合乎逻辑一样，特拉维特一想到他的父亲本来可以有救，他的母亲还能有救，他就根本不要听这么一大堆骗人的东西了。

“一切的邪恶都喷涌而出。苏吉乌拉以前的工作结果从未被人质疑过，但是这个结果却因利润受到威胁也要随之而改变了。他们又着手再做一次实验，这一次他们另换了研究员，无疑这都是一些更加追名逐利而不去追求真理的人。麻烦的是医院里另有一些医生已经开始

重做一次这个实验，斯托克特医生和施勒恩医生甚至得出了更好的结果！于是他们起用其他的研究人员，一点一点地，斯隆·凯特林的掩盖丑闻便形成了。他们以《加利福尼亚报告》为治疗手段，把实验反复地做了一遍又一遍，把越来越低的剂量用在老鼠身上等等这一系列办法用尽。在这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失败，特拉维斯，他们真的达到目的了。叫苏吉乌拉闭嘴，说他把实验搞坏了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但是苦杏仁苷的作用奇佳，他们不得不拼凑出一系列实验把它的名声搞臭。最后一次实验是在医院里由一个医生做的，他把所有的老鼠混在一起。一半用有利泻作用的镁碱金属盐治疗，另一半则用苦杏仁苷。有意将老鼠混在一起就意味着未经过治疗的老鼠大大胜过已经过治疗的老鼠。人们什么时候听说过这种镁碱金属盐能治癌症的？”

特拉维斯摇着头，以怒容表示他的不快。“我发现很难相信一家医院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来。他们怎么可能做到不让人家知道？”

“他们做不到！我们中有些人把希波克拉底誓言看得比追名逐利和提供科研经费更重要。医院里私底下有一群医生被这个丑闻掩盖激怒了，他们发表了一篇通讯，名叫《第二种观点》。他们把它匿名辗转寄到新闻界。这个第二种观点地下组织设法让新闻界使公众注意到这件事，大约是因为斯隆·凯特林医院的公共事务院长助理也是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的缘故。他本是被迫写出新闻报道声明苦杏仁苷无疗效的人员之一，但是在1977年11月份，他公开站出来向新闻界说出了掩盖丑闻的始末。”

特拉维斯知道了这个故事的下文，说：“让我来猜一猜下一步发生了什么事。媒体莫名其妙地转向了下一个更大的故事以及一批冷漠的公众完全彻底地忘掉了它，是吗？”

“你真是一语中的。媒体生性懒惰，绝不关心真理，总是不断打出新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以追求高收视率。人们要不了多久便会对一个故事感到不耐烦，不相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他们宁可死于癌症也不要想到正是他们相信能保护他们的人会做恶事而使自己心烦意乱。

这是极为有效地成体制地对成千上万人的蓄意谋杀，是种族大灭绝。”

“那么您在这件事中置身于何处呢，医生？”

罗杰斯紧张地低语着，根本不去看特拉维斯。特拉维斯禁不住将头凑近去听他说什么，因为外面正在怒吼的暴风雨使他听不清。

“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个第二种观点地下组织的一员。这种抵抗从未停止，事实上它是重生了。正如我说过的，你已经被卷入一场无声的战争，正如同你的朋友勒布朗一样。”

第六十三章

不安的脚步在迅速上涨的水洼里呱唧呱唧地连续作响。索尼娅用一个被丢弃的苏打罐头撑住一只大垃圾箱盖的边沿，躲在它后面，雨水从她的鼻子上流下来就像一只漏水的水龙头。她毫无畏惧。

天已经黑了，只除开偶尔有强烈的闪电光照亮一下。如果她判断得不错的话，闪电光只会让她的追踪者看不清东西。她知道他会检查大垃圾箱里面，那时她会对他发起攻击。一秒钟之内就可完事。

脚步声太近了，然后停了下来。索尼娅躲在后面暗中嘲笑这么一个业余者的墨守成规，他也不想和他打交道的是谁。

她感觉到大垃圾箱在一阵震动中被揭开了。她听到空苏打罐掉在地上发出了响声，知道这会吸引他的注意朝相反的方向看。

是时候了。

索尼娅从大垃圾箱后面把身子才转过来，把头低得和髋部一样低，再把她的脚用力踢在这个人的肋骨上。

乒乓一声！

他又惊又痛地号叫起来。

他朝着攻击袭来的方向把枪猛地一拉，射出了一圈子弹——正如

所料，但是这时她已到了他身后了。

索尼娅把她的膝盖猛击到他背上，并把他握枪的手朝着大垃圾箱猛推过去。他手中的武器掉下来了，无力地哼哼着。他倒在地上痛苦地扭动。

索尼娅灵巧地抢先一步抓住了枪，然后在他的腹股沟上猛踢一脚就像是罚点球一样。他尖叫起来，在浸透了水的水泥地上全身缩成了一个球，双手捂住了他的裆部。

她俯下身来用枪指着他的脑门，用一只脚把他的脸按在深水洼中。“你是谁派来的？”她扳起手枪的扳机问道。

“去你的，你这鬼婆娘！”

她踢他的头，又是一声痛苦的叫喊。他咯出血来又笑了起来。

他为什么笑？索尼娅转回头来看，但是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

这时她听到子弹呼啸着击中了她身旁的一根金属管。

狙击手。

她双膝跪下把枪管顶在这个人的太阳穴上。又一颗子弹从身旁嗖地飞过。这次它击中了下面的一根管子。管子和她的头在一个水平面上。他又笑了。狙击手正在试图迫使索尼娅从她的俘虏身边离开。

狙击手很显然有一个红外线制导弹头镜，子弹是从小巷的另一头射来的。索尼娅成了一个易被击中的目标。

“站起来！”她命令。

当那个人站起来时，她随他一同站起身，把他用做一个防护的盾牌。

隆隆的雷声震响了天空，瓢泼的大雨下得比先前更起劲了。这个曾经对索尼娅有利的天气现在却反转过来对抗她了。她成了被猎获的对象。

索尼娅缓缓向后退，离开狙击手。

她感觉有个东西从后面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勺上。她毫无知觉地倒下了。

第六十四章

“如此看来你是反对派了，那么你们的对立面又是谁呢？”特拉维斯问。

“想想看，现在从事癌症工业的人多于癌症病人。这是一个每年有1100个亿收入的产业。如果它一夜之间不再存在，这将会使国家经济受到多大的损害？医院每年有上百万的收入与放射学设备相挂钩，制药公司在生产用于做化疗的有毒药物方面的专利收入，同样有利可图，医生们要保护他们的生计，非营利机构要发工资，这张单子还可以继续开下去。这些人大多数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构成部分，他们只是像我们这些其余人一样完全不知道这些事实罢了。”

特拉维斯听到后的感觉只是不安和恶心。“你说的非营利机构是什么意思？例如像慈善团体之类的吗？”

“当然。美国癌症协会和国家癌症研究所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癌症存在。没有癌症，就不会有美国癌症协会和国家癌症研究所。这些组织有大量的现金储备，多达上百万的美元，但问题就在这里：美国癌症研究所在研究工作上每花去一美元，他们就得拿出六美元来用在发工资和小额优惠^①上。1998年他们在政治疏通上就花费了一百万美元，这直接违反了它的非营利宗旨。这么多年来，接受了所有那么多的捐款，他们不去寻找一种治疗的方法，反而将钱花在用污蔑的手段对苦杏仁苷进行压制。你听说过莱纳斯·波林医生这个人吗？”

“没听说过。”

罗杰斯用手指抵住他的太阳穴，闭上双眼。“莱纳斯·波林曾经两度获得诺贝尔奖。他曾经的的确确这样说过：‘人人都应该知道因癌症而引发的这一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欺诈行为，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癌症协会对美国人民玩忽职守，而美国人民却养活了他们。’另外

^① 小额优惠：资本主义国家中雇主给雇员的养老金、假日工资之类的福利。

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医生和艾伯特·沙兹医生被报道也说过类似的话。”

“那么，你们反对的敌人是谁？”特拉维斯问，步步紧逼。

“许多机构都会因压制一种癌症治疗方法而获利甚多，其中尤以制药卡特尔为最。对于这些家伙来说他们推销药物是合法的。打开你的电视机，你将会浸淹在一大片广告节目中，它甚至都不说这个药物是治什么的，它只是显出一帮幸福的人们，他们告诉你去向医生询问这种药物！当人们跑去问医生时，医生吓得不得了。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他向人们推荐了这种药会因其不法行为而遭到起诉；另一方面制药公司又极力怂恿他这么干。为什么保健费用上涨得这么快，这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为什么人们就看不到这之间的联系呢？”

特拉维斯本想减轻一点罗杰斯的大声责骂，但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使得他插不进嘴。

“任何一个医生，只要他有足够的勇气为他自己想一下，向病人推荐一下苦杏仁苷疗法，为他们开药，便会被收回行医执照。他会被关进监狱，打上江湖医生的印记。江湖医生？天大的笑话！我们才不是江湖医生！”

特拉维斯此时更为关心的是他的母亲而不是勒布朗的传真。“你的意思是说传统的癌症治疗法是骗术？”

“绝对是的。你瞧！所谓的经过批准的癌症治疗方法重点放在肿瘤上，你只要仔细想一想这个肿瘤便知道这是一句鬼话。肿瘤只是症候而不是原因，那就是为什么一个肿瘤只有将近15%的癌细胞的缘故。我们现在对治疗的评估就以肿瘤大小的减少为基础，却不顾肿瘤里只有相对较少的癌细胞这个事实。我们用切除肿瘤、烧灼肿瘤和毒杀肿瘤的方法来治疗癌症，我们就是这样地欺骗着自己。天哪，为什么我们就用蚂蟥来治疗它，跟它一起同归于尽呢？！但即便把这点考虑进去，苦杏仁苷也能减少肿瘤的大小。”

罗杰斯坐在椅子上，脚在地上移来滑去。“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医学协会、美国癌症协会和国家癌症研究所全都受制药卡特尔的

任意支配。制药公司变得如此财大气粗，它们染指那么多的部门——政府、媒体，你可以举出来——这从来就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一场到目前为止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的斗争。”

“怎么会这样？”

“公众的情绪时刻在变化。自从那些干丑事的人反过来为杀人的药物大开绿灯以来，公众已经对医疗机构失去了信任。它们只会发布虚假的信息，说是又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推销那些不能治病只能杀人的药物。对自然食物的需求成指数地增长——人们最终还是懂得了这一点——你吃人造垃圾，你就会生病——人们最终还是懂得有机食物不是一些保健时髦品，真正的食物从来都是这样——不含致癌的化学药品！从近来发展的情况看，尽管大多数的人还不知道，第一夫人是苦杏仁苷的坚强后盾。这是场信息战，潮流正在转向。”

特拉维斯盯着那份传真想找出点东西来指责他。

“你把告诉勒布朗的一切东西都告诉我了吗……不多也不少？”

“是的，我得说大约是如此。勒布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份该死的阿波罗文件这样重要？”

“我但愿我能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在你看来 DGI 有什么意义？”既然提到这份传真，特拉维斯便问他。

罗杰斯短暂地深思了一会儿，说：“DGI 吗？我相信那是代表淋病球菌传播感染。虽然这不是我的专业，但它是与淋病有关的某种东西，我相信是这样。为什么问这个呢？”

特拉维斯明白这也许与传真上的内容毫无关系，但他还是一样地把它记下来了。

罗杰斯的情绪放松了许多，说：“好啦，现在我要走了。我要出去避避风头，等这一切都过去了再说。这里是我的电子邮箱。别担心，它不会被黑掉。”说着，他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一些东西。“一有什么进展请告诉我。我得去叫一辆出租车。”

特拉维斯抓住医生的手摇了摇。罗杰斯转身走出咖啡馆走进了倾盆大雨中，在一片黑暗之中消失了。

现在该去向索尼娅报到了。特拉维斯坐在咖啡馆中把电话打了又打直至把咖啡喝完。十分钟都过去了，还没有回音，一会儿我还得给她打。

特拉维斯叹了一口气，离开了咖啡馆，一心希望克雷默的汽车还能发动得起来。

当他转过身，把咖啡馆的门在身后关上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尖叫着从潮湿的黑暗中冲上了人行道。

他朝噪声的方向转过身去，还没来得及做什么、说什么，有两个人就已经扑在了他的身上。

一个人拿起一块布捂住特拉维斯的嘴巴，他闻到一股化学药品味儿，感到眼前一片漆黑，身子一软便倒下了。

第六十五章

“谢谢你不惜花费时间来接我的电话。格林先生，我衷心地感谢。”

“不必客气，里斯，今天我能为你们局里的小伙子们做些什么呢？”等级制度早已形成，这从里斯和格林的对话中可以看得出来。

格林站起身，为他的办公室画出离墙一步的周界线。他的魔力从他那咧嘴而笑和放下电话的动作中渗透出来，不知怎么的却没有掉落一点权威的气势。

在格林和联邦调查局之间谈不上感情的破裂，他们从一开始一直尽力想要吞掉格林的秘密机构，尽管完全没起作用。这只不过是政治游戏，格林在这些方面绝对是顶级的内行老手。但是里斯也许有可利用之处。上帝这样告诉他。

“格林先生，我愿倾全局之力来帮助你追踪你昨晚遭遇的那两个嫌疑犯。”里斯的语气里显露出别有意图，但格林知道他在隐藏着什

么东西。

“你真是太慷慨了，里斯。你有什么建议吗？”格林与之周旋，把球踢到里斯那边的场地上。

“首先，如果你让我知道你昨晚为什么和如何遭遇那两个嫌疑犯的——你如何取到了那女孩的指印——我可以叫我的人做点什么事。”里斯小心注意不说出那两个嫌疑人的名字来，那是由于近来局里出现过安全泄漏事故。格林是知道这些泄漏事件的，但是他知道里斯是在说特拉维斯和他的同伙。

想叫我让他得到阿波罗文件，没门！

“只是一次例行的调查，里斯。当然，要说让你帮忙的话，你不如为我搞到那女孩的身份资料。伦奎斯特已确切表明他无法合作。”格林当然已经知道了索尼娅的身份，不管怎样，他要试探一下里斯，看看他有什么诡计。

“我们这里也一样，我恐怕，我也是被排除在外的。不管她是谁，在这个城市里，她已经激发起了某个人的警惕。”

现在格林完全知道了他是在撒谎。“那么你提议要如何帮助我呢？为什么你的局里对这样一件小小的调查案如此感兴趣呢？那女孩说真的对我一点都不重要。”

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好吧，你知道我们有相当可观的资源可供我们调遣。由于这个女孩身份的明显的敏感性，我们当然对这件事感兴趣，不管那个身份是什么。你知道我们胡佛的小伙子们是怎样的。”里斯挤出一个短促的笑声，“无论如何让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是对你有帮助的。你知道到哪里去找我。”

“好吧，里斯，你这样说，我当然不胜感激。如果我一旦发现那女孩有什么你感兴趣的事情我会让你知道的。祝晚上睡一个好觉。”烦人的小蠢货。

格林放下电话，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思考、盘算，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明天早上阿波罗文件应该会在某个地方出现了。

格林把诺曼叫了过来。

诺曼进来了，一个浅浅的微笑使他疲倦的脸皱了起来。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这对诺曼来说是少有的事情。格林用眼睛看着他，等待着他有什么话说。诺曼知道他得先坐下来。

“长官，他们拿到了！邮局搞出了华盛顿星期一送出的所有加急邮件的名单！”

“好极了！”格林握紧一只拳头砸在桌上。

“还不止这个呢，长官。”

“啊？”

“你还记得你曾经叫迈阿密警察局，如果有报警被盗的汽车挂了弗吉尼亚、特拉华或华盛顿牌照的，一旦出现就要通知我们吗？我们有了一个啦。”

“好，罗杰斯医生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里斯坐在总局里盯着一本空白标准拍纸簿。格林最终还是和他说话了。事情清晰了起来。

他给局长詹森打电话。

“是我，里斯，事情怎么样了？”

“他不愿合作，还没有消息关于在哪里抓那两个逃亡者的。”

“好吧，那么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干？”詹森的语气听来很急切，他对里斯的依靠与其说是对他的满意还不如说是他已别无他法了。

“我会暗示他，到某个时刻他总会让我们参与其中的。我会继续做我的调查，长官。”

“干吧，干吧，里斯，不管你需要什么，你说吧。”

里斯需要什么，他早已心中有数。“一架装满了燃油的喷气式飞机和充分的汽车调度权力。”

“都给你了。都会做好准备在达拉斯等你。”

“当我急需时我能得到所有当值特务的通力合作吗？”

“里斯，告诉我你需要哪一个分局的帮助，如果那里的头儿找你的

麻烦，叫他打电话找我。”

“谢谢，长官。晚安。”

“里斯，除非你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否则我是不会安心的。把它拿到手。”

星期三

第六十六章

特拉维斯从完全无梦的沉睡中醒来。他的意识刚一恢复，头脑中便充满了最近发生的可怕记忆。

啊，上帝，千万别！

他本能地发起猛冲，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的双手和脚踝都用牢固的尼龙绳给捆起来了。

这是谁干的？我睡了多久？至少他还活着。但他为什么没死？

手机！特拉维斯伸出一只捆住了的手在口袋里乱摸起来。

不在，这是当然的。

在特拉维斯的视觉得以恢复、调整到适应了光线之后，他开始察看四周。他躺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砖房的地上，这房子像一间斗室，到处堆满了旧绳，还有一只空木板箱。他能闻见水的气味，不是海水味，倒更像是来自一条江河里的气味。他能听见偶尔有汽车或卡车的声音，开得很快，他像是在靠近一条高速公路或者是州际公路的地方。远处传来隐约的噪声：那是人们的叫喊声，仿佛他们是在劳作，还有箱子被搬动的声音。

特拉维斯将身子缓慢移动到门边，用脚去推门。可是它纹丝不动。

他感觉到恐惧和惊慌的阴影爬上了心头，但他把它关在心房外面。他本想大声喊叫求救，但又一想，这样做也许会更危险。

我没死是有原因的：他们并不想要我的命。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他在这里已经有多久了？他把捆着尼龙绳的手腕扭转过来看手表。

啊，不！

已经是午夜零点二十三分了。如果勒布朗已经寄了那份阿波罗文件的加急邮件的话，那么今天它就应该露面了。今天也是他能够得知母亲消息的日子。

可是他却无助地躺在一间斗室里。他必须有所行动，不管是做什么。

他把自己拖过水泥的地面，然后抬起双腿狠狠地踹在木门上。木门的反冲力也回击在他的膝盖上。

他不停地踹门并且高喊：“我有话要说！”外面的声音停下来了，或许他们听到了他的叫喊。特拉维斯把后脑压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听着，沉重地喘着粗气。

他听见有脚跟拖着脚步走过地面的声音。

特拉维斯睁大双眼瞪着肮脏破烂的天花板。因为拿不准走进来的会是什么人以及他们会拿他怎么办，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传来钥匙的声音以及拨开门闩的声音。木门发出不祥的吱呀声打开了。

特拉维斯被射入房间的明亮的人造光线给刺激得畏缩起来。他辨别出两个男人的身影。一个矮个，一个高个，两人都是黑发、深色皮肤。

高个子男人向特拉维斯走过来。特拉维斯躺在地上心里想着他手上一定有武器。他把特拉维斯拽了起来。当特拉维斯的眼睛适应了明亮的灯光之后，他能看见他们的手枪还在肩套里。

高个子男人抽出一把猎刀，把它抵在特拉维斯的脸上。特拉维斯不由得浑身一紧，闭上双眼，屏住呼吸。男人窃笑着把他的身子摆稳。特拉维斯睁开眼睛看见他正用刀在割断他足踝上的尼龙绳。他又举起刀子，把它收进他的腰带上。

“你敢乱动一下，我就要把你像一条鱼一样开膛破肚。懂吗？”

特拉维斯点点头，惊恐万状。男人抓住他的手臂，领他出了房间。

当特拉维斯拖着脚步走出了他的监狱时，一种像医院里那么明亮的灯光照得他不由往后一缩，便任由那两个人领着他往前走。当他的眼睛调整过来之后他能看清他站的地方了。这不像他所预料的。

这是一个大仓库，里面紧靠着墙边排着一溜办公室和小隔间。特拉维斯现在就在这样的一小间内。他看见只有一个出口。那是一个大金属门，几乎占满了一面墙，看得出来门是安在滚轴上的，就像是一扇飞机库里的大门。房子的整体结构看来是混凝土的，四周的墙上用灰色、白色和粉红色的油漆漆得很肮脏。

四面的墙边堆满了木制的大板条箱，上面都贴有标签，标签上有一个黑色的标识语，印的是“兰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那边一定还另有五六个人。一个老一点的在门旁一个由玻璃隔断的办公室打电话，两个正站在桌旁玩多米诺骨牌，另外三个人正在抬木箱。他们全都武装在身，当特拉维斯被拖到空地的中央时，他们全都停下来会意地看着他。

一把木椅放在仓库的中央。特拉维斯猜想那就是他的目的地了。

如果他们想要我死，我早已死了。我能解释这一切的原因。

但是当特拉维斯走近一些时，他看见了令人不安的东西：一台汽车电池被绳子捆在椅腿上。在椅子前面大约六英尺的地方是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样工具，看起来像是外科医生用的钳子。

特拉维斯感觉发晕，喉咙发紧，嘴巴发干。

人们把他往椅子上一扔，用更多的尼龙绳把他捆上了。

特拉维斯的心跳加快了。他不想去看那显然是用来行刑的工具，可是却忍不住要看。汗珠子开始浸透他的衬衣。

那个高个子在一旁坐下，而矮个子蹲下来去够那系在汽车电池上的红黑二色的导线，把它们在一把金属夹钳上用力摩擦，擦出来的火星子从特拉维斯的脸旁飞过。男人笑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特拉维斯惊叫，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惊恐。

男人不说话。他只是往玻璃办公室走去，对着坐在里面的老人打手势。老人挥手让他离开表示自己知道了，接着把电话打完。

特拉维斯看着办公室那扇肮脏的玻璃门打开了，老人走了出来。他现在能把他看清楚了。黑色的头发很稀，但没有秃顶，只是很稀。他的皮肤是浅褐色的，从颈部以上一直到两颊都布满了潜在的疤痕，脸是丰满的。衬衣皱巴巴，领口一直敞开到胸部，浓浓的白色的胸毛从那里蓬了出来。半月形镜片的老花镜用一根绳子悬挂在他颈上。他穿着一条不合身的牛仔裤，用一根皮带系着。皮带勉强把牛仔裤系成形。他一定有六十多岁了。

老人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带着一身的自信。那一则是由于他身体的超重，二则是因为他是做这个勾当的老板。他双手叉腰站在特拉维斯面前，用他那双非同凡响的眼睛看着他。在用鄙夷的眼光把特拉维斯上下打量一番之后，他开口说话了。

“要不要把你的手指甲一个个地拔出来？”说话带着外国腔，英语说得磕磕绊绊，但说得很快很平静。

特拉维斯随着那个男人的目光望过去，对着那把大钳子说话，口里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不……不……要。”

“我的朋友，你那脑袋瓜子里要是打起了什么聪明的主意，忘掉它。没人知道你在这里，也没人听见你的叫喊，不管你是多么起劲地尖叫。你要是想叫，尽管叫。”

特拉维斯在椅子上扭动着。“听着，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也许有什么事给搅糊涂了。我根本不关心你在这里干什么，但是你最好让我出去，我们各干各的。我有一个同伙……”

“谁会来救你？我可不这样认为。”那人嘲笑道。

“我说的是真的，先生，我们说话时他们就会打上门来。”特拉维斯说。

胖男人做出一个得意的微笑，向站在房间另一头的高个子同伙点点头，特拉维斯不出声地坐着，等着看他就要实行什么可怕的命令了。

三十秒钟后，特拉维斯的希望彻底粉碎了，他看到索尼娅坐在一

架轮椅里被推了出来。

她被绳子绑着，嘴上用管道胶布封住了，在她面颊上有一道大大的伤痕。她对着那个老人怒目而视。

“你是指她？”那男人问。

特拉维斯察看着她的伤。在这种状况下索尼亚的出现在咬啮着他的内心。“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他尖叫道。

“不，不，我的朋友。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你绑架了我们！你说你不知道为了什么？”一阵惶恐不安和惊恐从特拉维斯脸上猛地掠过。

负责的那个男人看着坐在桌旁的人们诡异地笑起来，他们也和他一起大笑。

“不要和我装聋作哑，你这个小笨蛋。你现在还没有被送去喂鳄鱼的唯一理由是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你要找我。这个城市中心没有一处地方你不曾去找过我。真聪明。为什么你不直接发他妈的一封电报给卡斯特罗？那倒是一个和缉毒局联系的新办法，不是吗？”

天哪，他以为我们是缉毒局的！

“缉毒局？不，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老人转身用大拇指指着矮个子。“呀，见它的鬼。把他的指甲拔出来，然后干掉他……还有她！”

“不！”

矮个子向放着夹钳的桌子走去，头头闲逛着朝他的办公室走回去。想一想。

等等，为什么他认为我们在企图打探他？

不，不可能。值得试一下。特拉维斯拼命地吼叫起来。

“拉蒙·马丁内斯？！乔治·克雷默打发我来找你。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到处找你的缘故。我们来请求帮助，讨回一个人情！”

拉蒙·马丁内斯，这个负责的老人，在半道上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对着特拉维斯。

第六十七章

格林警告相关职员星期二将会是通宵工作的一天。当星期三太阳升起之时，美国邮政局将把一个小小的加急信封送达某个人，信封内的内容将破坏他为之奋斗的一切，这也是他安身立命的一切。

格林、诺曼和那个年轻的密码专家梅纳德坐在格林的办公室里，一直坐到星期三的凌晨，那将是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天。

“诺曼，把发生在迈阿密医院里的情况再和我说一遍。这真是见他的鬼了，怎么就没有特拉维斯或罗杰斯的影子了呢？”

格林被其他的事情，特工里斯和邮政局那边占住，过于分心了，便没有怎么去过问这件事情。他显得很疲倦，说话的声音里透出一丝焦虑，这都是诺曼以前不曾看到过的。在不知深浅的水里和格林在一起，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诺曼看到了他的前程在前面摇摆不定。

“长官，真是奇怪，我已经把这件事和去过医院那边的特工们通盘问过三次了。门卫说他看见罗杰斯走进了大楼，但他没在他的办公室出现，我们的人一直在那里等他。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了。他们也想不起来曾经见过任何长相和我们的目标相似的人。”

“你还知道什么，诺曼？”

“长官？”

格林站起身，斜倚在书桌上，活像一只做祈祷的螳螂。他朝两个人的中间径直看过去，一把从桌上把电话机抓在手里，说道：“我不舒服，很累……”开始时他说话的声音很平静，但此时像一座火山爆发了。“……眼见着我的人把事情搞糟！”他把电话机朝房间另一头扔过去。它砸在墙上粉身碎骨了。

两个人都哆嗦着往椅子上坐下去。

梅纳德一跃而起，但诺曼还很畏缩，坐着一言不发。他知道真实情况，但他不敢说。给他几秒钟时间吧。

“长官？”诺曼先试试水的深浅，他知道他要说的是对的，但如果

他把事情搞糟的话，他看到的只有他的年金、他的津贴将全部泡汤的结果。

“你要说什么，诺曼？”格林说话的语气已经有所缓和。他正在用手擦他的后颈，看着房间另一头的地上。诺曼在开口说话以前先停顿了一会儿，把要说的话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掂量了一下。

“长官，我感到你好像对自己太苛刻了。”

“啊？那是怎么回事？”

好极了，他已经把马屁拍中了。格林显然已经平静了下来，态度可以为人所接受了。梅纳德看出来为什么诺曼能够在他的位置上待得这么长久了。

“呃，长官，你已经被这个工作运作方式的敏感性给捆住了手脚。你不能给予我们的外场特工足够的信息好让他们放开来去调查。他们一直不知道这是一件关于什么的案子，他们一直是盲人摸象般地在干。替大家说句公道话，这与我们平常处理的案子不属于一个类型。”说到这里话又变甜了，“坦白说，我认为这项你一直把它埋在心里的工作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有一阵子沉默，在这期间，诺曼看到了年轻的密码专家在摇头，这一点诺曼可以发誓。这个小混蛋。

格林在办公桌旁颓然倒下。“你说的当然不错，诺曼。”

诺曼极力控制住自己不要长出一口气，表现出轻松了的样子来。

好，我们又回到“正常”了。

“那么让我们把那个问题和心里的事情再来合计一下。首先，你给我接通医院的电话，诺曼，好吗？”

“马上就办，长官。”

诺曼在他的书写板的纸页中翻查起来，找到了那个电话号码，但是想起了格林的电话已经在房间的那头摔碎了。仿佛他早就计划好了似的，诺曼掏出自己的手机来，拨打了那个号码。当电话响起来时，他把它递给了格林。

“这里是迈阿密儿童医院。”

格林立即满脸堆笑地说了起来：“是的，晚安，夫人。我的儿子要做一个扁桃体切除手术，但是如今这个时代我很担心安全问题。能否请你告诉我，你们那里安全措施如何？所有的探访者都要报出姓名吗？”

“啊，是的，先生。我们会用他们的驾驶执照做一个复印件，用它来做一个通行证，探访者必须一直佩戴它。否则他们就不允许进入大门。”

“谢谢。”格林挂断电话。

“一群白痴。诺曼，给那些迈阿密的蠢猪打电话，叫他们回医院问问门卫我们的目标是否登记了。到你的书桌上办。”

“是，长官。”诺曼脚步一抬离开了房间。他又躲过了一劫，把格林的心成功地拉转回了原处。

这就把格林和那个年轻的密码专家尼克·梅纳德留在办公室里了。他需要这个家伙，尽管他的态度不恭。格林完全能把他掌握住。

“我说，尼克，如果你要把一件工作做得完美，我想你就必须亲力亲为。你怎么看？”格林知道他必须把这个少年玩一把才能充分地利用他。在格林看来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叛逆的生瓜蛋子，知道如果在他身上滥施权威只会适得其反。诺曼返回房间，又回到他的座位上。

“我认为是这样的。”梅纳德说。

“很好，”格林说，“我们来做个概括吧。事情有了很大的新进展，我们还有的是时间。”

格林向他的白色书写板走过去，上面标记出了他的行动方案和已取得的进展。

“基本上说，”格林开口道，“我们已经赢了。”

第六十八章

然而事情并未有所改变。特拉维斯和索尼娅仍然被捆绑着，拉蒙·马丁内斯则蹒跚着从办公室走回来为他自己取了一把椅子。

克雷默告诉过特拉维斯，拉蒙是前阿尔法 66 突击队的一个队员。阿尔法 66 是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暴力集团，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于 60 年代早期在迈阿密大学征集得来的。他们由情报局培训和装备，在猪湾战争时期入侵古巴，结果惨败。他们中一些人同时也在古巴境内外从事黑市交易和非法活动，包括充当双面间谍。拉蒙过去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合同特工，这是一个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当，其间的分界线格外模糊。

拉蒙拉着一把磨损坏了的木椅来到特拉维斯面前一屁股坐下，当他开口说话时把特拉维斯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没有人找着了拉蒙，是拉蒙找着了你。”

拉蒙一开口便用第三人称来说他自己：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无意识泄露。特拉维斯知道他绝没有任何有权有势的地位，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欲望所致。

“是这样的，那是一定的，先生。我对我们四处找你的方式表示抱歉，但主要是因为时间紧迫。克雷默希望我们在迈阿密期间无论如何能得到你的帮助。克雷默对你评价极高，他告诉我，说你是最棒的。”

拉蒙把椅子腿翘起，身子向后靠，双手放在脑袋后面。

“他说对啦！”拉蒙又向前坐定，在特拉维斯的眼睛里仔细搜寻着。“那么克雷默是你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拉蒙问，仿佛身份的介绍突然之间变得要紧起来。

“我叫丹·特拉维斯，我是一个作家。这位是索尼娅——索尼娅·勒布朗。”特拉维斯正要说索尼娅是什么职业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嘴还张开着。

啊，顺便说一下，她是特工处的。是的，这句话该咽下不说。

拉蒙看出了他的犹豫。“她是干什么的……特拉维斯？”

该死，快想。

“她是一个防身术教练，是我的朋友。”

“克雷默是你什么人？”拉蒙在椅子上换了一个坐姿，等着回答，一只起了疑心的手搁在他的武器上。

“克雷默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们在冷战时期曾在一起工作。克雷默向你问好。”

“他现在呢？过得怎样？还在科罗拉多享受退休生活吧？他现在不坐轮椅了吧？”拉蒙突然转换成一种晚会聚餐时用的语气问。

特拉维斯立时看穿了他的鬼把戏。“克雷默退休了，住在华盛顿特区。他从没坐过轮椅，但是他的确有一根拐杖。昨天晚上我们就在他家中。”

“如果我给克雷默打电话，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他会证实你所说的么？”

“当然。”如果你能得到一个回电那是当然。见它的鬼！克雷默到底去哪儿了？

当拉蒙的眼光从地上看到特拉维斯时一道皱眉把他的脸一扯。

然后他突然用睁大的一本正经的眼睛往上看。“讨厌的家伙，你就是克雷默向我说起过的那个少年，等一等，他怎么叫你来着？丹尼尔小子！”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特拉维斯实际上等于是唱歌般地叫道。

“劳尔，放开他，把他从椅子上放开。”

把特拉维斯从他的斗室里拖出来的那个矮个子跑了过来把尼龙绳切断。然后拉蒙看着绑在轮椅上的索尼娅。

“丹尼尔，那边你的那个女朋友刚才把我的两个人都给送进医院去了，一个是跟踪她的，另一个是想要去把她捆起来的。她可真是他妈的一架世界末日的机器呀！”

“是的，魔鬼！”矮个子叫了出来，他显然是叫做劳尔的人。

对于劳尔认为索尼娅是一个魔鬼的想法，特拉维斯极力忍住自己不要笑出来。当他回答拉蒙的问话时一边向索尼娅眨眼。“她现在知道了你会要帮助我们，不会伤害我们了，她会好好的。”

索尼娅对拉蒙点点头。

“劳尔，把她也放了。”拉蒙说。

劳尔显得很紧张，不愿动。

“放了她，没问题！”拉蒙说，向劳尔做手势强迫他走近索尼娅。

劳尔走近索尼娅割断尼龙绳，他的手伸得长长的，好像他在点焰火似的。

她的手刚一被松开，便把嘴上的胶带给撕了，抗议般地站了起来。劳尔后退了一步，把一只手放在手枪上，过了一会儿后她显得平和些了。

“你找到罗杰斯了吗？”索尼娅问特拉维斯。她看起来似乎是去监狱走了一遭，头发缠结成一块块的，脸也很脏，再加上被打得青紫肿胀了起来。

“找到了，但是仍然没有线索能找到阿波罗文件送达的地方，此刻格林大约知道了我们在迈阿密。我进医院接待厅时需要出示身份证。”

拉蒙站起身来打断他们的话：“好吧，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乔治·克雷默救过我的命。他是一个好人，我欠他的人情。然而你们来得不是时候，正赶上我们在忙着装一大船货。明白说吧，你要我为你们干什么？”

索尼娅立刻回答：“一间安全的屋子住一天。”

“你们到了这里，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脑，你的手机也会还给你。”拉蒙对劳尔点点头，“劳尔，把电话还给他们。”他又说，“这里一会儿就要变得闹哄哄的，正像我们用古巴话说的那样。”

“谢谢你，拉蒙。”特拉维斯说。

拉蒙外表虽粗鲁，但看起来是个好人。除了这点之外还因为特拉维斯喜欢他。他具备一种不同寻常的领袖人物一般的超凡魅力，这叫

特拉维斯想起了克雷默。想想他曾经有过的生活经历，这一点也不叫人吃惊。人们谈论历史，研究历史，但是这个家伙像克雷默一样，本身就是历史。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索尼娅说，催促特拉维斯向拉蒙的办公室走去。

第六十九章

格林斜倚在墙上，紧挨着他的白色书写板所在的地方，用手轻扣上面的标记，那是他先前在上面乱写的，每一个标记代表一个项目。他已经把这些项目翻来覆去地看过两遍了，诺曼和梅纳德知道他就会要自言自语地把他的想法说出来，重复的行动有望带来新的想法，除此之外的事实是，格林是为反复而活的。

“听我说，勒布朗的通讯录和电话本是无用的。邮政局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已经给我们列出了所有星期一从华盛顿寄出的加急邮件的姓名和地址，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在勒布朗的关系名单上的。”

诺曼点点头，说：“是这样的，长官。我们已经把邮政局送过来的名单资料和勒布朗的通讯和电话记录反复核对过了，没有能对得上的。”

格林继续说道：“好，所以在这个姓名和地址名单上有一个地址就是阿波罗文件送达的目的地了，这就是我说我们赢了的缘故。”他举起一沓纸把它掉在地上。“但是，即便我们派出人手到每一个邮局，在邮件寄出前把它拦截下来，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去覆盖这所有的地址。这些地址太多了，它们覆盖全国那么多的地方。这里有着太多的变数。”

“好的，长官，”诺曼说，“此刻我们的特工人员正等着命令，看要去覆盖哪些地址。我们得在天亮之前作出决定。另外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他们各自相应的地区开着车一个地点一个地点地跑，把所有的地址都跑遍。当然这样做也有风险，那就是不管是谁收到了这份文件都有可能在我们找到他之前就消失了。”

“不管这份文件是寄给谁的，他一定是勒布朗信任的一个人，他一定会知道拿着这份文件该怎么办。可是任何人只要一看到了文件上的内容，我怀疑他还会犹疑不定，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格林此时对于他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发起火来。

诺曼熟识这张脸，便想办法要把火扑灭，说：“可是只要我们的特工行动得快一些，也会有机会先把它搞到手。如果收信人的确在我们找到他之前跑了，我们也能很迅速地找到他的踪迹。我想最主要的威胁还是来自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诺曼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格林只让他自己一个人知道。

格林严厉的表情变缓和了，说：“好吧，很好。我们收到来自迈阿密的关于丢弃汽车的报告了吗？”

“有的，长官。它是带华盛顿牌照的，在汽车上放手套的格子里有一把西格手枪。汽车放在离迈阿密儿童医院四英里的地方。”

“见鬼，那一定是特拉维斯的。这辆汽车的车主是谁呢？”

诺曼又在他的纸板夹里翻寻了起来，说：“一个名叫乔治·亚瑟·克雷默的人。他昨天报警说是丢了一辆汽车。都核对过了。我们派了一个人过去，但是克雷默不在家。”

“好的，由此看来特拉维斯和那个女孩在迈阿密。你们通知了佛罗里达州所有的机场和航空公司，提醒他们注意了吗？”

“都通知了，长官。还通知了巴士车站和火车站。迈阿密警察局也被我们圈了进来，尽管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搜寻这两个人。他们哪儿也去不了。”

“我们在纽约和华盛顿也这样说过。”

“是的，长官，但是现在不同的是阿波罗文件可能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因此那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在他们开车能去的范围之外。在我们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汽车是他们唯一能办那件事的交通工具了。”

“那么我们但愿它是寄到西雅图的。”格林说。

“那就太好不过了，长官，但是我们也要作出假设，特拉维斯有可能会找出文件所在的地方。我们具有优势条件。”

“除非他和那个罗杰斯医生联系上了。”

“是的，但是据我们分析罗杰斯不可能告诉特拉维斯任何关于阿波罗文件送达地址的情况的。罗杰斯在城里住的那个汽车旅馆不在邮政局的地址名单上，他过去和现在家庭地址和工作地址也不在那个名单上。”

“好，想法很好。如果他们知道了文件的所在地他们就不会跑去迈阿密，设法与罗杰斯见面了？”

“没错，长官。迈阿密儿童医院报告说特拉维斯的确在那里和门卫登记了，因此他已经到了那里。迈阿密会是我们控制他的地方。”

“很好，就把他们控制在迈阿密。”德怀特向梅纳德转过身来，“同时，我和尼克还得盘算出文件寄到的地方。诺曼，把勒布朗的传真拿给我。”

“在这儿呢，长官。”诺曼交给格林一份传真的复印件继续说道，“长官，别忘了邮政局的名单上没有一处是在佛罗里达州的。”

“呃……好的，我们真正要操心的是如何译解这份传真。至少也要把那些地址的范围稍微缩小一些。”

第七十章

当索尼娅快步向拉蒙的办公室走去时，特拉维斯不得不独自和拉蒙面对，然而拉蒙很忙，总有做不完的事，拉蒙背对着他正在指挥着他的人搬运箱子。

“拉蒙？”

“什么事，丹尼尔先生？”他转过身来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仿佛他们立刻变成了伙伴和兄弟。

特拉维斯不安地朝他看了一眼。

拉蒙使劲叹了一口气，说：“听着，对于发生的一切事情我真的很抱歉，真的。只是这是一件……我在这里干的小营生稍微有点敏感。你懂吗？”

“我从来就没有被人绑架过，也没有受过受刑的恐吓。”

拉蒙的脸变得不高兴起来，他咬紧嘴唇，说道：“是的，看得出来那使你受了很大的震动。”他的声音变得很虚假地客气起来。“听着，你和我，我们两个来自不同的世界，克雷默认识我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发生了变化。”

拉蒙只勉强地点了一下头便转身离开了。

“可是你会帮助我们吗？”特拉维斯说。

拉蒙停了下来，再一次向特拉维斯转过身说：“那是一定的！”

“谢谢。我们时间不多了。”特拉维斯从他的衣袋里去掏那份传真。

“现在不行，呃？”拉蒙说。

“拉蒙……”

“丹尼尔，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如果我不把这位诺拉大婶的货马上运走的话，我的客户就要不高兴了，这事儿可不妙。你看我只不过是一个中间人，要是事情在我手上出了岔子，中间人他妈的就会要被西边的人给碾个粉碎！”

拉蒙走开了，用西班牙文对那些搬运箱子的人叫喊着。

特拉维斯对“诺拉大婶的货”是什么意思搞不清楚，大约也不想要搞清楚。他转回头看拉蒙那灰扑扑的玻璃办公室，索尼娅正在里面忙着打电话，仿佛她在那里工作。她招手叫他进来，但是特拉维斯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向她示意。

仓库里那扇巨大的飞机库似的大门咔嚓咔嚓地打开了。特拉维斯内心突然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冲动，想要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死神曾经再一次悬挂在他头顶上。他需要去吞下一口漆黑的、潮湿的迈阿密

夜晚的空气以后告诉自己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特拉维斯蹒跚着向外走去。

暴风雨已经消散了，往远处去了，只是偶尔还发出隐隐的隆隆声，闪电在照亮着地平线。仓库位于迈阿密某处的江边上。整座房子是浅红色，从外面看起来显得要大得多。正如他先前猜测过的那样，它就紧挨着一条高速公路，公路从江上延伸了过去。三艘不同大小的船只躺在紧挨仓库的水湾里，其中一艘遮盖了起来。

“你现在在迈阿密河上，”拉蒙从他身后说道，“这里离商业区大约有三英里远。”

到了该回到里面时候了。特拉维斯最后呼吸了一口暴风雨后的新鲜空气便匆忙回到索尼娅在的那间办公室里。

“事情进展得如何？”特拉维斯问，把身后的玻璃门关上。

索尼娅的头从电脑显示器前突然转过来，抬起一只眉毛来看着特拉维斯，问：“你到哪里去了？计划来一次乘船巡游吗？”

特拉维斯急促地反击道：“听着，我不知道你和这个拉蒙都来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那都叫我吓了个半死，对吗？我只是需要点时间去外面走一下。”然后，他转移话题，因为他想起了一个问题，觉得该问一下：“你真的把拉蒙的两个手下给送进了医院？”

“心里真痛快。第一个要不是我要问他事情他只怕已经死了。和罗杰斯见面的情况怎样了？”索尼娅一边说话一边用一种急迫的神情看着她的手表，这种神情特拉维斯至今还不曾见她有过。

“情况很好。你在那里干什么？”特拉维斯问。

“把我们的传真和互联网搜索进行相互参照。”

特拉维斯确切地知道她在干什么，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惯常使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你把两样表面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东西一起放在一个搜索引擎里，看会有什么结果出来。结果常常会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有什么结果吗？”

“还没有有价值的东西。我会继续搜索。告诉我罗杰斯说了些什么，

我会把它也参照进去。”

特拉维斯把与罗杰斯会面的一切情况复述了一遍，还参看了他在餐巾纸上做的笔记。半小时后，他们把从罗杰斯那里得来的信息列了一张单子，与传真的信息加在了一起。但是仍然没有显示出什么结果可以指出阿波罗文件的下落来。

“这说不通！”索尼娅说，摸着自己的后颈。

“什么？”特拉维斯知道这个缘故，但他不想先人为主做出任何分析。

“传真上的一切信息与医药有关，只除了那个 DGI 以及那个标题，标题是关于刺杀肯尼迪的杀手的。我们得到的它们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加利福尼亚报告》是与肯尼迪的被刺同年同月出来的，而第一所苦杏仁苷诊所是在他被刺的同一座城市开业的。”

“那也是我们现在为止能够看到的全部联系。”特拉维斯说。

“不管情况如何，它究意要怎样才能给我们一个文件确切送达的地址呢？”

“它不会。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中间环节。你哥哥要我去找那个地址和那个地方，答案就在这里面。”

特拉维斯低头坐下，双手插在头发里。“你要来些咖啡吗？”他已经注意到仓库的那一头有个脏兮兮的咖啡罐。

“要的，只要它还能喝得下口。”索尼娅说，仍然专心于进入网络搜索。

特拉维斯轻松走过仓库，走到那台脏污的、一团糟的咖啡台前。咖啡又烫又黑，看样子还不错。他倒了起着泡沫的两杯，走向办公室。他把杯子递给索尼娅时，她正把画面转换开，显示屏上变换的色彩映照在她那“白雪公主”般的皮肤上。很难相信在纽约以前她还只是一个陌生人。那似乎是别样的人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特拉维斯对她的亲近感会增长得如此迅速。

是该重新启动的时候了。

特拉维斯又游荡了出来，来到江边上了。他吞下恢复活力的咖啡，

看着码头上狂乱的活动还在进行着，他研究着拉蒙。在一些细小的方面，他感觉到通过他与克雷默有所联系，从而进一步又联系到他父亲身上。他抬头看着热带夜空上的星星，闭上双眼，审察着他内心的幽深之处。

迈阿密。

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一次钓鱼之旅，眼瞧着那艘船沉入了百慕大三角。

他父亲的话就是在那个命中注定的假期里集中发出了火花的：

“找到事实。然后，为了得出一个结论从分散的事实中排除完全不可能的。排除之后剩下来的，不管是什么，一定是答案，不管它看来是多么的不确实或者无说服力。记住，丹尼尔，当人类卷进了任何秘密之时，你都要问一句：‘是谁会去干这件事？至关重要是的，他的动机是什么？谁会从这件事获利最多？’回答了这些问题，你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儿子，你要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整件事就变成了一个纸牌搭的屋子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人们忘了这个方法。你的思路要放开，不要对任何事情轻下结论。”

特拉维斯用力忍下对自己的暗笑，把目光收回到地球上来，那里拉蒙继续在往他的船里匆匆忙忙地装着他的非法买卖。

特拉维斯感觉到一种刺痛从他的头顶一直延伸到颈部。那是他的父亲在和他说话：“排除完全不可能的事。排除之后剩下来的，不管是什么，一定是答案，不管它看来是多么地不确实或者无说服力……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整件事就要变成了一个纸牌搭的屋子……”

一个想法使他的内心感到了刺痛。

不——

天哪！

特拉维斯把他的咖啡往河里一扔，转过身来，疾速奔回办公室。

“索尼娅，听着，传真的标题给我们的思路造成了一个障碍，这个标题与医药毫无关系，更不用说与癌症有任何关系了，对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没错。”

“要是我们传真的标题出了错又会怎样呢？”

“出了错？”

“就让我们来追踪一下，把思路放开一点儿。用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我们之所以总是假定标题说的是‘长矛骑士的复仇者’，那是因为我的管家那样说造成的。”

“是这样。”

特拉维斯从书桌上一把抓起传真好叫索尼娅能看见它。

索尼娅看着特拉维斯的嘴张得大大的。“什么？这是什么？”她问道。

“狗娘养的！”特拉维斯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眯眼看着传真。

“什么？”

“你哥哥写的笔画被吞掉了，”特拉维斯说，一巴掌拍在书桌上，把传真向索尼娅一抛，说：“它说的不是 Lancer's Nemesis”（长矛骑士的复仇者）——它说的是 Cancer's Nemesis（癌症的复仇者）！”

第七十一章

在格林的办公室里，通宵熬夜的人都在聚光灯下跟着密码专家尼克·梅纳德一起熬着。

“长官，我还是找不到对 DGI 的合理解释。别的一切都对得上。很可能这中间有某一个环节，如果找到了它，就能给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但是我还拿不准。”

“尼克，我明白这还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猎获计划来找到阿波罗文件。但我只不过是要找到最大的可能性。”格林说，一边扭着他的双手。

“那是你会得到的。我则对纸的最末一行上与特拉维斯直接相关的事情更感兴趣，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研究这一点。那还是让我回到你感兴趣的事情上来吧。”

“好吧，你来干吧。别离题太远就成。”乳臭未干的小鼻涕虫。

格林把注意力转移到诺曼身上，他还在耐心地等，等来的也许是下一个指示，也许是又一次的大发雷霆。

“诺曼，一旦我们找出了阿波罗文件寄往的地点，我就要到那里去。我只是信不过我们外场特工的能力。总之我不想要他们中间有哪个人突发奇想偷看文件内容，或者更糟的是，复制一份。我的意思是，天哪，如今我们连自己的人都不能相信，还会有什么更糟的事情发生？！”格林把双手伸向空中。

诺曼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他不能确定格林是否愿意听。

他需要听听，但说到极点时，就得立刻转弯。

“长官，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危机时刻。”

“的确是。”

“飙车、酗酒和抑郁症。人们不知道“9·11”事件已经使得我们的精神是怎样的过度紧张和心情不愉快了，这都不是你的错，长官。”

格林对诺曼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老天呀，我们居然有像克罗根这样的低能儿来做我们的分队小队长，这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从前有个时候特工们是会奋斗终身的，如今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就像是没有了明天。再也不会有人在乎了。”

“这是不同的一代人，长官。我们过去从不提问，或问为什么，我们只是动手干。”

“简直是他妈的。”

“也有政府的原因，”诺曼继续说，“原本是交给我们的任务被一个又一个的总统给慢慢吞食掉了。再加上这一代的毛头小子老是要问为什么，对于灾难你有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可是住在这个国家的却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根据汽油的价格来选总统，天知道是什么缘故。还有什么希望呢？”把问题塞给格林，接着又来指责别人，

这是诺曼为保住官位而玩的鬼把戏。

格林望着窗外，只是听着。他坐在躺椅里转过来面对着诺曼。

“正如我说的，我不打算把这件事交给外场特工人员来办。交给他们的指令不变，但我要在场以保证再不要把事情给搞砸了。”

“你有什么建议？”

“打电话给我的飞行员，叫他算出一个点，它到名单上的所有城市都为等距离。”

“是的，长官，我是否可以问问你的计划是什么？”

格林站起来，向窗户走去，凝视着夜晚的天空。“告诉他把飞机以最大容量加足燃油。我打算叫他带我飞到那个点上，在那里处于悬空状态^①。密码专家和我一起去。我需要你留在这里，就像一只定海的锚。”

“好的，我会告诉尼克叫他作好准备。”

“告诉他带上他需要带的东西，包括他的玩具熊和睡衣裤。我们要在半空中把这件事解决。要么是那样，要么是由我们的一个特工告诉我们阿波罗文件会在哪里露面，我们就直扑那里，抢在特拉维斯和他的小帮手之前把它拿到手，他们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第七十二章

当特拉维斯从另一个观点——医药的观点——来思考这份传真时，突然罗杰斯医生说过的所有的话都重新具有了一种重要性。时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似乎成了一种宝贵的日用消耗品：当黎明时分到来时，分针过得像秒针那样快。

“但是那仍然解释不了 DGI 是什么意思。”索尼亚说，指着传真上

① 悬空状态，指飞机在机场上空等待着陆时所作的椭圆形盘旋。

的那项条目。

“我知道——我正在想呢。”

“这也不能告诉我们文件送达的地点，不是吗？”

“别……让我再想想！”

索尼娅生气了，架子十足地走向办公桌的椅子那里，感到沮丧而失望，而特拉维斯正在那里苦思冥想。他说：“索尼娅，你父亲是怎样死的？”

索尼娅显得很震惊，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道：“癌症——是肺癌。”

“你的父亲和哥哥关系密切吗？”

“我想是这样的。你打算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来吗？”她显得不安，有点戒备。

“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你哥哥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如果我们是他会怎么想，从这里思索出必然发生的结果来。”

“就算是这样，又如何呢？”

特拉维斯开始像一个庭审中的律师那样踱起步来，一边提出了他的理论。

“好，那么我们这样说，你父亲死于癌症，你哥哥对此事耿耿于怀，一直认为要是找到了一个办法他本可以救你们父亲的。也许他就把这个寻求计划命名为‘癌症的复仇者’作为行动的开始？正如克雷默说过，你们特工处的人喜欢把一切行动都取上一个代号。”

“说下去。”

“然后他看到关于斯隆·凯特林医院溃败的新闻报道，就深深地卷入进去了，也许就和这个第二种观点地下组织以及罗杰斯医生在一起。在他的研究中他遇到了两件事情：一是《加利福尼亚报告》于肯尼迪被刺的那一年那一月发表；二是第一家苦杏仁苷诊所在达拉斯开业。你们的父亲那一天在达拉斯负保卫之职，于是这两件碰巧的事也许就击中了他头脑中的一根弦。最后，他发现了关于一个比尔德堡会议的事情，很可能是与之相关的一个丑闻掩盖，于是他便制作了那个阿波罗文件。”

索尼娅显得无动于衷，说：“这一切听起来很妙，教授，但它仍解释不了 DGI 是指什么，或更重要的是，文件所在的地址。”

“说得对。这就使我怀疑这个最后的秘密，这个 DGI 的解释，也许就是找到文件地点的钥匙？”

这个分析几乎是同时使得他们心中一亮。他们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拉蒙！”

特拉维斯跳出办公室去找拉蒙。他冲出门口却恰好迎头撞见了。

“哎，哎，别着急，丹尼尔，你用完了我的办公室吗，现在？我要打电话。”

“拉蒙，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现在你能挤出一点时间来吗？”拉蒙看着他的手表，而特拉维斯却像个满怀期待的孩子一样等着他的回答。

“你要什么？”拉蒙有点生气。

特拉维斯把他领进办公室，在他前面搬来一把椅子，挨着索尼娅放下。

“我们需要你回想一下，把关于这个 DGI 的一切事情尽你所能地记忆一下。”特拉维斯说。

“DGI？古巴情报局？见他的鬼，那与你有什么关系？”拉蒙问。

“帮帮忙，就让我问几个问题吧？”特拉维斯小心翼翼地说。

“行。”

“好，拉蒙。DGI 到底与癌症或者和一种癌症的治疗方法，甚至和一切与医药有关的事情有没有关系？”

拉蒙一脸茫然地说：“没有，我想不起来有什么关系。”

索尼娅和特拉维斯互相看着，索尼娅明显地显出一脸的丧气，但是特拉维斯还坚持着。

“我想要念出一些单词和短语给你听。请想一想它们与 DGI 的关系好吗？或者是你的经验中有与它们相关联的事吗？甚至当你在古巴和迈阿密当特工时，从那时以来的一切经历中有与它们相关联的吗？”

“好吧。”

“如果我说的这些东西中有任何一样引起了你的共鸣，告诉我

好吗？”

“行。”

特拉维斯拿出他和罗杰斯见面时做的笔记和传真开始念了起来，每读一个字便停一下，希望拉蒙能有所回应。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IG·法本……《加利福尼亚报告》……斯隆·凯特林……1963年11月……”

拉蒙打断了他的话，特拉维斯知道他打断的缘故。“这是肯尼迪被DGI谋杀的年份和月份。”

“很好，拉蒙，我会继续读下去。阿波罗……罗杰斯医生……G·海厄特……”特拉维斯这时转换到与罗杰斯见面时所做的笔记本。“厄恩斯特·克雷布斯……苦杏仁苷……B17……第二种观点地下组织……莱纳斯·波林……安德鲁·麦克诺顿……斯托克特……施勒恩……苏吉乌拉……杏仁核……”

“等等。”拉蒙说。

“是什么？哪一个？”

“不，没什么。把它忽略掉吧。”

“好吧，克林顿·勒布朗……格林……”特拉维斯快念完了，拉蒙仍是一脸茫然。

“没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我的共鸣，丹尼尔，对不起。没了吧？”

“是的，”特拉维斯说，现在他丧气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拉蒙从他的书桌上一把拿走一本笔记本摇摇摆摆地走出去了。

“真倒霉，”索尼娅说，“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会毫无结果呢？”

特拉维斯耸耸肩，对于她这句话不予回答。他说：“让我来用用电脑吧，索尼娅，我也得查看一下我的电子邮件了。”

索尼娅从她的电脑前的座位上一跃而起。

“你干吗不去打个盹儿呢？”特拉维斯说，“睡完之后你会发觉头脑要清醒一些。”

“一会儿再睡吧。你要不要来点咖啡？”她问。

“好的，为什么不呢？”

“你认为你的电子邮件里会有有用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但那也许会帮助我重新整理一下我的思路。从星期一下午以来我就没看过我的邮箱了。”

索尼亚离开了这间小小的肮脏的办公室，去过咖啡瘾了，而特拉维斯则敲打着键盘进入了互联网，掩饰着自己心中的挫折感。

他的电子邮件用户名冷不防地跳了出来，有 106 条新信息，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他每天要检查邮件信箱三四次了，他一面自顾自地念着：“罐头猪肉……取内脏……罐头猪肉……大学……”一路看下去，没有什么事情与眼下的这件危急事情相干。他打开了除罐头猪肉之外的每一封邮件飞快地看了一遍，但每一份邮件里的内容都完全无关痛痒。

特拉维斯一贯认为一个人的邮件箱就是他生活的写照。现在当他坐在这里想着心事时，它就好像是一种与己无关的体验。有几份邮件，要是在其他日子里一定会引起他极度的惊愕，但是现在那些问题相对来讲有些琐碎，未免十分令人可笑。我愿拿我现有的一切来交换，哪怕只操心着急这里的一件事也好。幸福真的完全只是一件相对而言的事情而已。

索尼亚轻松地走了进来，把咖啡递给特拉维斯，然后又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走出了仓库。

特拉维斯打开了他的手机电话留言簿，看有没有什么结果。

“对不起，你按的密码不对。”

他又试了一次，这一次他确定自己在小键盘上按得一丝不苟。

“对不起，你按的密码不对。”

他们将我屏蔽了！这帮杂种！

自从这次事件开始以来，每当他感到决心受到挫折就要泄气时，就会有某种东西像这次一样发生，在他胸中点燃了一把火。想要阻止特拉维斯，不让他去做某件事情就好比是在一头公牛前挥动了一面红旗。这帮家伙以为他们自己是谁？

特拉维斯本想打几个电话，但是又一想还是不打的好。以免电话被跟踪。索尼娅一定知道，他要问问她。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一试。

特拉维斯有一个网上传真账号。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来看他收到的传真。这些天来他离开家在外面度过了这么久的时间，看传真看来是个好主意。他家中收到的任何传真，他的管家罗丝玛丽都会把它转发到他的网上账户里。她只要按一个按键，上次发来的传真就会转过来。

他打入网址，尽管他一想起，家中自从遭到袭击以后，未必会有什么东西传过来，可是也许从其他的渠道会有什么传真发过来。

屏幕突然展开，他进入了他的账户。有五份传真。他一一浏览，三份是垃圾传真，他把它们删除了，一份是他的会计师发来的财务报表。

最后一份使得特拉维斯飞快地吞下一满口咖啡，差点没把他给噎住了。

那是从家里发来的一份传真。是星期一发来的。

罗丝玛丽真的在屋子遭袭以前设法把这份传真给发出来了吗？一定不会！罗丝玛丽真是好样的。要是他早知道的话，就不必让索尼娅跑那一趟了。但这也只是事后的聪明，那时他们毕竟已经是在逃了。

在逃了。那怎么会可能发生？

特拉维斯打开文件。居然就是它——就是索尼娅从他家中取回的那一份传真，它现在就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特拉维斯关上文件，退了出来……

等一等。

有什么东西不对头。特拉维斯再一次打入网址，进入他的传真账户。他再次打开罗丝玛丽发来的文件以确定有没有他没看到的东西。天已经很晚了。也许是喝了太多的咖啡因的缘故。

一大口咖啡把他给呛住了。

他把网页卷到最底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张着口。见鬼了，这

是什么？莫名其妙！

这份传真和索尼娅取回来的那份不一样。它在底下还有两行字，匆忙写成的，但与传真的其他内容是一体的，所以很可能还是勒布朗写的。它是这样的：“特拉维斯，找到共同的环节。阿波罗就在他开始的城市，那里是……”特拉维斯仔细辨认，它是 Lancer 还是 Cancer 终结的地方？

特拉维斯不由得出了神，心中刮起了一股激动不已的风暴。他喊道：“索尼娅！”

第七十三章

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一个偏僻的飞机库里，格林的喷气式飞机上的全体乘务员正在为他们的飞行作准备。驾驶员麦克莱伦正忙着，只见他把文件一顿乱翻，把数据输入电脑，而机长杰克斯正心不在焉地翻动一本飞行操作指南。他们坐在一个灯火通明的玻璃舱内，舱内满是各种图表、手册和电脑屏幕。屏幕上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天气图表。飞机库外面，在另一个未开灯的飞机库的薄明薄暗中，停着那架发着白光的达索猎鹰喷气式飞机，它像一只捕食的鸟一样静静地保持着平衡的状态停在那里。

“麦克莱伦，我们在这里玩的这叫什么蠢透了的鬼把戏呀？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么一个指令。”

麦克莱伦对着他的电脑显示器说：“头儿，我不知道，除非我把这些资料都输进这个绘图的软件，把这个工作都做完了，不然格林就不会是一个快乐的野营者了。”

杰克斯不管不顾地继续说：“我一生中见过不少的废物，在海湾里也做过一些极其异想天开的飞行——见鬼，甚至还看到这一次

UFO——但没见过像这次的任务一样，简直就是令人不可思议。”

“是的，头儿。”

“有些时候，那些商业航线和这些比起来倒显得更有吸引力得多，不是吗？”

“是的，长官，是这样。”

“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起飞？”

麦克莱伦击打了一下回车键，就像是拍中了一只苍蝇。“干完了。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头儿？”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格林要我们今天早晨东部时间八点钟到达中途停留处。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悬空状态，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你计算出来的那个中途停留处是在哪里？”

麦克莱伦指着显示器，上面展开了一幅美国地图，地图上标出了大量的点。“看见这些了吗？这里每一个点表示格林给我们的一个城镇。我们要计算出一个中途停留处，它离这里的每一个点都是等距离，可是我只能瞎估摸。”

“瞎估摸？”

“是的，瞎估摸。”——如果你帮帮忙干点别的，而不是这样地发牢骚，也许我会算得精确得多。“是的，头儿，这次的指令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在一幅地图上一大堆随机抽样的点中，你怎么能找到一个点和它们等距离呢？总会有一些点比其他的点离它更近些。他们本意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计算出一个点来，这个点能提供最大的可能性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这些城市中的任一个。它不应该是一个中点，它也不是在这个地图上最靠近这些城市高度集中区域的一个点。”

机长杰克斯没有去考虑在他们的指令中有什么毛病。他此刻只是感觉到有点困惑。“当然，一号，很高兴你想到了这一点，干得好。”

“这就是我计算出来的中途停留处。”麦克莱伦指着地图上的一个部分，他已经把它放大了。

“迪格比？”杰克斯问。

“是的，它就是在那条航线上的一个中途停留处。我已经计算出来了，如果在这个安全高度盘旋，我们会躲过这个结冰层，也能节省汽油。”

“看起来好像是在田纳西州上空的某一个地方。”

“没错，一个靠近孟斐斯的市镇，实际上它名叫玻利瓦尔。”

“所以如果我们最终要飞到洛杉矶的话……”

“那样就比我们飞到夏洛特^①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你说得对，我们必须以可能性为基准。我最好给格林打个电话，好让他也能明白这些。嗨，别忘了时区——我们往西飞时会获得时间，比如说我们飞到田纳西州就整整获得一个小时呢。”

“提醒得好，头儿，我已经把那些因素考虑进去了。”

“你是一个好人，查利·布朗。我们需要在什么时间动身以确保八点钟到达那里？等一会儿我打电话时也好让格林知道。”

“格林尼治平均时 11 点 30 分——就他们而言那是 6 点 30 分。”

“好吧。那我们最好来估算一下燃油要多少。我要知道装最大量的燃油，从八点钟算起我们能悬空多长时间，还要算出从悬空点飞到最远处要储备多少油，每一个目的地都要把天气因素考虑进去。”

“那当然，头儿。”

杰克斯机长给格林打电话。

麦克莱伦正在计算器和飞行记录簿上忙着，一眼望见机长放下电话时白着一张脸。

“怎么啦，头儿？我猜想他们是因为被告知他们的命令是胡说八道而不太高兴吧？”麦克莱伦说着，笑了起来。

“不……不，不是这件事。”杰克斯停了一下，摇摇头说，“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古怪了。说是，明天，联邦政府要看我的档案。”

“什么？”麦克莱伦说。

^① 夏洛特，北卡罗莱纳州南部城市。

“格林刚刚告诉我，我们另外还有一个乘客。”

“没问题，我会把笔头工作调整一下。他就是除格林和这个叫做尼克的家伙之外的那位吧？”

“是的，这个乘客在整个航程中不得让人看见。我们不能问他的姓名或让任何人知道他在这架飞机上，”杰克斯把双手伸向空气中，说，“否则的话我们俩都得被炒鱿鱼。”

“真的吗？”麦克莱伦胆怯地问。

“真的。”

“好吧，可是我得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好填货物清单呀，他随身带了什么包吗？”

“就我所知，这个家伙不在货物清单上，懂吗？”

第七十四章

索尼娅冲进办公室。特拉维斯正在等她，手里拿着一份罗丝玛丽传送过来的传真的复印件。她不敢相信地瞪着那张纸。“我……我不明白……”她咕哝道。

“索尼娅，”特拉维斯说，“你如何解释这件事？”

沉默。

特拉维斯把心里想的脱口而出：“你的那份传真丢失了这两行字，而这是最至关重要的。可是，为什么？这份传真看起来像是原件。瞧，笔迹完全相配，每一处的笔划都一样。”

她仍然一语不发地死死盯着那份传真。

“索尼娅，你是怎样从我的传真机存储器里复制了那份传真的？”

“你的传真机存储器一定出了毛病。你是对的，这肯定是那份原件。你怎样把它搞到手的？”她问。

“我的管家把它发到我的网上账户里了。我们干到现在都是白费工夫！”特拉维斯微笑，勉强显出要笑不笑的样子来。

“这可是特大新闻！”索尼娅说，“那么，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吧。”索尼娅坐下开始看起纸页底部的信息。

特拉维斯和她一起研究起来。“好吧，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你哥哥就在把它寄出之前，在纸的下面写下了最后两行。”

“该死的！我早就知道我们丢了一张牌。我知道他不会把这件事弄得让我们这么费解。”她说，她那深邃的绿眼珠子瞪大了。

“好啦。这件事我们还没研究呢。我想勒布朗在着手寻找一种击败癌症的办法，也许受到某种使他极感兴趣的东西的激发，他把这份文件命名为‘癌症的复仇者’。”

“我同意。”索尼娅说。

“在他的研究当中，他偶然发现了与肯尼迪的死有相似碰巧的地方。然后他把这份传真发给我，大约因为他把我看做是一个合适的中间人，既可以把他开始做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又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接受者，接受这份他起名为阿波罗文件的东西。”

“有道理。”

“很好。但是后来，他受到压力，明白了他必须把阿波罗文件送出去，以免落到格林的手中。他在这张纸的下面写了点东西，然后发传真传给了我，帮助我找到了藏阿波罗的地方。”

“对的，是这样的，这点我能看出来。”

“现在我们必须确定他在纸的下面写的那个单词到底是 Cancer 还是 Lancer。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会看出 Cancer 和 Lancer 之间的相似点来。”

索尼娅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

“你在找什么？”特拉维斯说。

“放大镜。”索尼娅说，仍在找。“拉蒙！”她朝着门外喊。

索尼娅吼叫了几秒钟之后，拉蒙像个鬼似的突然现出身来了。“什么事？出了什么见鬼的事啦，你这个婆娘？”

“你这个糟糕的窝里哪里有一把放大镜吗？拉蒙？”索尼娅和他说

起话来仿佛他们是老朋友，又或者是宿敌。她显然对受到拉蒙的绑架仍耿耿于怀，尽管特拉维斯只感觉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别的没什么。

“真见鬼，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办公用品仓库吗？”拉蒙说，横冲直撞地走远了。

“他妈的他一点忙也帮不上！”索尼娅说，仍是发了狂似的在抽屉里乱翻着。“遭天谴的毒贩子，那就是他干的好事。”

“行啦，你态度放好点儿，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有点用呢。”特拉维斯说，看着她露齿一笑。“我们也许仍会需要他，你对他客气一点儿，也许会从他那里获得很大的帮助。”

索尼娅对他这话不予理睬。“给你，拿这个试试吧。”特拉维斯说，他拿起丢弃在桌上的一个脏的玻璃杯交给她。

“好的，这个也行。”她用它来一一放大纸上的单词和字母。

特拉维斯立时便知道了她在忙什么。他说：“你能看出字母L和C之间有什么一致性吗？”

索尼娅把传真研究了有两分钟之久，然后把玻璃杯交还给特拉维斯。“给你，”她说，“你瞧瞧。”

干得好。她有意什么也不说，这样做是不影响我的决定。这是具有科学倾向的研究，就像罗杰斯医生说过的。

特拉维斯抓过玻璃杯开始把它在整张纸上移动起来。

“这是一个严格的定名。”他说。

“定名很严格吗？”索尼娅问。

“我认为是这样的，是的。这一点在标题的大一些的字母中很容易看出来，但是底下新写的两行则是写得匆忙得多。再加上标题的意思明显不过的是‘癌症的复仇者’，但是这里的这个却不可做多种解释。我们已经做过一次错误的假定了，我不想再犯一次错误。”

“那么你有什么建议呢？我们的时间快不多了！”

“停一下，安静下来。我建议我们就按照这上面所说的我们能看懂的去做，但愿一做起来会使这句话里的其他意思更清楚一些。”特拉维斯说，把一只安抚的手搁在她的肩上。

“好吧，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这一点上：‘特拉维斯：找到共同的环节。阿波罗就在他开始的城市里。’”她说，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好，那么我们开始吧，原文已经暗示这个共同的环节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男人，所以就从这里开始吧。”

“准确说来他是哪两样东西之间的环节呢？”

“你哥哥会看出在肯尼迪的被杀和这个有关苦杏仁苷的事情以及制药卡特尔之间一定的联系和相似点了。他认为一旦我研究过了这份传真我也会看出这一点来，这是我深信的。”

“好的，所以……”

“所以我们要去寻找癌症（Cancer）和长矛骑士（Lancer）之间共同的环节，当然是按照这份传真的上下文。这是一个男人，所以让我们来列出一张名单，把那些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有共同环节的人的名字都写出来，并调查研究他们开始的城市。这就能告诉我们你哥哥把那份文件寄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地点找出来。听起来有道理么？”

“是的，好吧，我们来列这张名单吧。”索尼娅回答。

特拉维斯抓起一张纸，用一只钝头的、笔头被咬烂的铅笔把他想得起来的、与此有关系的男人的名字潦草地写了下来。

“好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名字输入电脑放到网上，把它们和有关信息放在一起互相勾连起来，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好吧。”

“记住，信息点是 Cancer（癌症），不是 Lancer（长矛骑士）。让我们对传真的标题从同一个前提开始工作吧。你哥哥一直在研究一些与癌症有关的事情，发现了一个与肯尼迪被杀有关系的环节，这件事情大约最有可能与 DGI 有关。所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否能摸索出你哥哥到底做了些什么。”

索尼娅有些犹豫，她说：“是的，但是现在想起来，这里有那么多不同的变数，所以……”

“所以我们只是谈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第七十五章

特工里斯坐在他的办公座椅里，把它旋转过来，望着天花板。联邦调查局以前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过他，只有他和他的头儿知道这个中的原委。然而为什么詹森可以在他那乔治敦的暖和的床上安然入睡而他却只能瞪眼望着天花板，使劲把眼皮子睁开呢？

因为詹森位置太高，形象引人注目，而我却是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可以被牺牲的人……

但那决不是对于游戏怎么说抱有什么幻想，也决不会在他整个的职业生涯中使他的忠诚有所动摇。

电话铃响了。他的眼睛睁大了，一把把电话从书桌上抓过来。

“我是里斯。”

“是吗？我是达拉斯机场起飞许可通知处的，你要求如有尾号为N566SS的飞机申请飞行计划时给你一个电话，是吗？”

“是的，先生，就是我！”里斯在预期等待中从椅中一跃而起，当他忙着到笔筒里去抓取一支圆珠笔时把笔筒都打翻了。“等一会儿！”

格林的飞机驾驶刚刚申报了一份飞行计划。“请说吧。”

“好的，呃，这个计划非同寻常。他们在田纳西一个叫做迪格比的地方的上空申请了一个停留处。他们打算在那时悬空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悬挂？你是说进入盘旋悬空状态吗？”

“正是。”

“明白了，谢谢。你还能告诉我什么吗？他们什么时候动身？”

“让我看看这里……报告上申请的是今天早晨6点30分，东部时间。”

里斯挂断电话在键盘上敲起11个数字来。就是它。

“你好，我是特工里斯。我需要用汽车运载喷气式飞机，准备今天早晨6点30分离开达拉斯，尽可能多带汽油，申请一个停留处，尽可

能地靠近迪格比，它是在田纳西的某个地方。不要选在迪格比，只要靠近就行了。”

联邦调查局的飞行员重复了一遍他的指令以进行确认。

里斯不等他挂上电话赶紧说了一句：“机长，这可是高度保密的。你是唯一知道这个命令的人，所以一旦泄漏出去我们会知道来源的。我到了那里再给你发下一步的指令。”

里斯在电话机上敲了一串数字。

“我是詹森。”这么一大清早声音却是令人意外地干脆。

“抱歉把你吵醒了，长官。”

“我已经醒来好几个钟头了，里斯，有什么事吗？”

“他有了一个行动——一点儿。他在田纳西上空申请了一个停留处做盘旋悬空。我会跟着他。”

“很好。他在我们背上飞，你要小心一点，别让他占到我们的上风。”

“是，长官，当然。我已和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建立了一个直接的、信得过的联系，监控他在盘旋悬空之后飞往何处，但是我真的还是担心泄漏的问题——他们只不过是平民。你能给我……”

“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吗？已经安排了。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长官。谢谢。事情有了眉目我会和你联系的。”

第七十六章

“听着，我不想要对你的夸耀泼冷水，我恨这样做，但即使我们把这个查出来了，我们怎么尽快地逃出迈阿密而不被格林察觉呢？”索尼娅问，她在这个小办公室里踱着步子。

她说的当然没错，但是特拉维斯正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这个问

题上。“一步一步地来。请你别这么走来走去的好吗？我可是尽全力在解决这件事。”

“对不起，但是我们把一切都试过了，把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简单信息交叉都试过了。而 DGI 或是卡斯特罗政权与这整件苦杏仁苷癌症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她说，把一支铅笔丢过书桌，继续踱起步来，尽管特拉维斯请她别这么做。

“不管怎样，就目前我们看过的而言还没有。”特拉维斯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环节——一个男人——否则的话你哥哥不会把它写在传真上。当我们知道了那是谁时我们就能够找出他开始的地方，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嗯，假如我们终于能够到达那个东西所在的地方时……”

拉蒙冲了进来。“好啦，你们这帮家伙玩够了你们的文字游戏啦，我该用我的办公室了。”他说，从他的老花镜后面瞪着索尼娅，“我说你们这帮家伙什么时候离开这里？这里又不是该死的青年基督教协会！”

即便拉蒙是半开玩笑地说了这番话，可是他安排给他们的时间是用完了，特拉维斯看见索尼娅就要忍不住了，但是他的话却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拉蒙，去你妈的！”她叫喊道，摆好架势，轻蔑地瞪眼望着他，索尼娅这令人不安的一面特拉维斯还没有见识过。

“他妈的，从我办公室里滚出去，马上滚，除非你还要坐回那轮椅里去！永世不得脱身！”拉蒙不再是开玩笑。

索尼娅冷静地反击说：“好得很，这一次让我知道我要把哪一个白痴送到急救室去，要是没有你那一帮走狗保护你，我管保把你这蠢驴一脚踢回古巴去，你这该死的……”

特拉维斯插身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好啦，好啦，你们这两个家伙，够啦！”

拉蒙轻蔑地嘲笑起来，插了一句：“听着，小姐，我打起架来可不

来绅士那一套，你得小心一点儿，你欠我一条命。”

特拉维斯把一双手放在他们两人的肩头上，但眼睛却望着索尼娅，说：“听着，这对谁都没有好处，记住我们是为了什么到这里来的。坐下来，好吗？”索尼娅跌跌撞撞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摔摔打打地走出办公室。

“真是个迷人的妞儿，在办公室里把她搞到手的？”拉蒙说着，在书桌旁坐下。

特拉维斯叹一口气，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屁股坐下，椅子挨近拉蒙，拉蒙在电脑上忙活了起来。他发现拉蒙对他的困境不感兴趣，觉得又奇怪又沮丧。

特拉维斯眼中闪过一道作弄人的火花。

“怎么发生的，拉蒙？”特拉维斯说。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愤世嫉俗？”

拉蒙一边看着显示器一边回答：“是吗？噢，噢，别跟我来精神分析学家那一套废话，谁请你了？我忙得很。”

“是吗？你的业务想必好得很，拉蒙——你肯定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把它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拉蒙把他的座椅转过来面对着特拉维斯，邪恶地露齿一笑。特拉维斯按着他的计划成功地用话激起了拉蒙的注意。他只希望到头来不要到受他一枪的地步。

“你说什么？”拉蒙回答，那样子仿佛他刚刚在停车场受到了一次决斗的挑战。

“我的意思只是说你是一个毒品贩子，还有你是……难道你不是吗？”

“如果我是又如何？”

“没事……不过你违反了法律，所以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对这个国家曾经是一个宝贵的人，克雷默说过。”

“听着，克雷默是一个好人，我现在甚至还和你一起对话的唯一原

因就是因为你认识他，可是你懂个屁，小子！”

“我懂法律。”特拉维斯说，想进一步说服拉蒙。

“我说过的，你懂个屁！”拉蒙又转身回到办公桌上，但是特拉维斯不想放走这第一次和拉蒙敞开了谈所起的相互作用，也不管他是多么地充满了敌意。

“你是什么意思？法律就是法律。”特拉维斯争辩道。

拉蒙笑起来，仿佛争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法律只是一个主观词，我的朋友，它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来说是很好，这个政府自己制定了那些法律，又自己打破它们，我想，是吧？”

特拉维斯一言不发地坐着。拉蒙说得有道理，但他让他说下去，装出一副不相信的神气看着他，好把这场争论进行下去。

拉蒙又向特拉维斯转过身来继续充满激情地说下去：“我们的政府充当杀人犯就可以吗？像他们对 ZR/ 来复枪干的那样？我不管中央情报局瞄准的那些人有多坏，如果你开枪杀死了一个强奸犯，你就得去坐牢，不是吗？”

“我想我得去，可这是毒品，拉蒙，是使人上瘾的毒品的非法运输，那是要害死人的。”

“毒品？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市场的需要。这就叫做自由选择，我的朋友——自由——我就是为了它才来到这个国家的，因为我以为它是自由的。”

“是的，可是如果你做的那些选择杀死了人你就不是自由的了！”

“什么？难道烟草就不是一样叫人上瘾会害死人的东西么？”

“说得好，但是……”特拉维斯想要插进话去，但是拉蒙此刻已经进入了一种激昂的演说状态中，仿佛他早已排练好了似的。

“毒品的情况如何呢？人们一天到晚都可以从药房里买得到，这他妈的整个国家都已经上瘾了，毒品公司就是推销商！一帮该天杀的疑病症，我们全都是！你告诉我说百忧解不使人上瘾，不是那种会使人精神振奋，会叫你的烦恼烟消云散的毒品，是这样的吗？狗屁！非法运输是一个主观词，它由着我们的政府和那些赞助商们，并且能够从

这些毒品赚钱的肥猫^①们来胡说，他们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见鬼，阿斯特罗草皮在许多国家就是合法的！”

“阿斯特罗草皮？”

“就是大麻。”

“啊？”特拉维斯想起苦杏仁苷是如何被禁的。杏仁核精华汁也是属于非法运输的？”

“世界上的在押犯人有四分之一是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中有一半人因为我们愚蠢的毒品法而关在牢里，从此变得邪恶起来。”拉蒙继续说。

“我明白你的观点……”

“所以当你那个自己的政府还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时，我的朋友，请别来教训我！”

“你是对的，拉蒙。”现在既然他是清醒的，那就让我们开始再挖深一点儿。

“我猜想作为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合同特工的生活会使得对和错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不是这样的吗？”

“你当然没错！”拉蒙说，又回头去干他的活了。

见鬼。DGI和古巴是解开这整件事的钥匙，而坐在特拉维斯面前的这个人就正是一个混进他们中间的人。拉蒙为什么不能提供帮助呢？

他必定知道一些事情。

“克雷默是如何救了你的命的，拉蒙？”

拉蒙回过头来看了特拉维斯一眼，说：“那件事说来话长，天太晚了——他给我通风报信，免去了我一大堆麻烦。”

“报了什么信息？”

“讨厌，你真的是一个惹人烦的家伙。”

“顶级的讨厌鬼！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克雷默就这样说。”特拉维斯谨慎地咧嘴一笑。要让他说话，让他回忆往事。

① 肥猫，指政府运动的出资人，尤指本人即为竞选人的情况。

“那还是在卡斯特罗以前的时期——50年代后期——我那时作为一个古巴的合同特工就已经在华盛顿与克雷默以及另外一些人有了来往，但那时我只不过是一家咖啡店老板的儿子，人人都认得我。”拉蒙由于怀旧而微笑起来，突然他的头向左一偏，“是岛上最好的咖啡，”然后他的脸往下一拉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央情报局知道会有事情发生，卡斯特罗可能会夺取政权，知道了他是一个共党，但他们什么也没干。在卡斯特罗之前的巴蒂斯塔政府虽说没犯什么错误，可是那个时候却是该死的腐败透顶，实际上一点儿也不比卡斯特罗强——但是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那些狗杂种偷走了我的祖国，你说还有什么事？”

“是的，我就是指这件事。”特拉维斯说。

“你去过古巴吗，丹尼尔？”

“没有，我没去过。”

“它真美……有一天我会要回去的。古巴人的家庭都是大家庭——很大的家庭。”拉蒙快乐的表情突然之间变得痛苦了起来，人也委顿了下去，双眼盈满了泪水。

“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哥哥……他……”

特拉维斯沉默不语地坐着。他摸索着拉蒙的思路，但这种谈话并无多大帮助。盯住他。“说下去……”

“那是我的错，我应该看出一些苗头来的，我哥哥里卡多受到卡斯特罗运动的影响，就在我他妈的眼皮子底下！你能相信那样的事吗？但是现在里卡多已经死了——他被巴蒂斯塔的警察追捕，开枪杀死了——我是看在基督的份儿上才当了一个中央情报局特工的！”拉蒙使劲咬住他发抖的下嘴唇。“这件事表面上使我看起来像是站在新政权一边，是一个卡斯特的同情者，这样我就会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你给他们出过一些什么主意，干过什么活动？”

“提供各种各样的情……你知道，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后来终于寻思明白了，可是太迟了。”拉蒙说。

“那是什么事？”

“巴蒂斯塔政府本不应该失败的，但是卡斯特罗能够把巴蒂斯塔的武器运输途径摸清楚，把它彻底破坏了。”

“他怎样能做到的？”

“又是双面间谍干的。那帮杂种克格勃培训了卡斯特的 DGI（古巴情报局），把他们知道的都教给了他们，而且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巴蒂斯塔。你能相信这中间有一个双面间谍是加拿大人吗？！”

“真的吗？他叫什么名字？”

“现在想不起来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拉蒙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困惑的表情。

特拉维斯又想出一个新招：“那么你还干了其他一些什么活动……”

拉蒙的脸不由一亮。

“是什么？”特拉维斯说，把身子向前探过去。

“讨厌鬼，闭嘴，你有完没完？！”

特拉维斯把身子往后一缩，就好像是脸上挨了一巴掌似的。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看着拉蒙，不知他头脑里又转起了什么小九九。

“把那些名字再给我过一遍吧！”拉蒙说。

“什么名字？”

“那些你早先说过的名字：关于 DGI 什么的。”

“一定的，可是为什么？”特拉维斯满怀希望地凑近他，问，“想起什么共鸣的事儿了吧？”

“也许，开始吧，再把它们在我脑子里过一遍吧。”

“一定的，好……我们开始了……厄恩斯特·克雷布斯……J.E. 罗杰斯医生……斯隆·凯特林医院……”但是对于每一个名字拉蒙都飞快地摇摇头，挥手叫他接着念。

“安德鲁·麦克诺顿……苏吉乌拉……”

“见鬼！就是它！这个狗娘养的——极无用的东西——你是如何搞到这个名字的？”

“哪一个，苏吉乌拉？！”

“不是，是麦克诺顿！”

特拉维斯从他与罗杰斯医生会晤做的笔记中搜寻起来。“在这儿，好。麦克诺顿被认为是支持苦杏仁苷运动的最为主要的人物，先前是在联合国工作，60年代时他被推荐给了厄恩斯特·克雷布斯。”

“呃，我不知道所有关于这一切的事情，但是你要是问我在麦克诺顿和古巴情报局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我就要说有。”

“那是什么？”特拉维斯尽力使自己平静，不要打断拉蒙的回忆，但是这种因神经紧张而引起的害怕和担心在高速运转。

“安德鲁·麦克诺顿，在你告诉过我关于他的事情之后，我便知道了这就是我知道的那个安德鲁·麦克诺顿，他是一个为卡斯特罗服务的双面间谍。”

“什么？你开玩笑吧？”

“他在卡斯特罗夺取政权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但是卡斯特罗授予他“古巴荣誉公民”的称号感谢他为革命做出的一切。”

“那么他帮卡斯特罗做了什么？”

拉蒙以一种赞赏的神情微笑道：“这个狗娘养的聪明极了，他过去为巴蒂斯塔政府运送军火。他卖给他们武器，假装站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又通知卡斯特罗那些军火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装船运到，于是它们就被抢劫了。”

“就是它！那就是 DGI 环节！由此看来他是一个卡斯特的同情者？可是看来不对，他是一个商人，怎么会帮助一个共产党政体夺得政权？”

“然而事情不会像在你的历史教科书里说的那样，一刀子切下去，一清二楚。对错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巴蒂斯塔右翼政府是邪恶腐败的，卡斯特罗在夺得政权之前也没有正式宣布自己是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麦克诺顿原来一心以为自己是在为一个高尚的事业而奋斗，这正像我哥哥里卡多在被那帮巴蒂斯塔杂种枪杀以前一样。我知道一件事实，麦克诺顿有一帮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死于为卡斯特罗而奋斗的战争中，他们对巴蒂斯塔的专政恨之入骨。”

“我明白了。”特拉维斯回想起著名的作家如 W.H. 奥登^①和乔治·奥威尔^②，他们 30 年代在西班牙内战中为了推翻一个法西斯专政的政权参加过同样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争。由此看来，这个安德鲁·麦克诺顿似乎交了一班正义的朋友。那些作家后来都反对共产主义。

特拉维斯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然后猛然向前抬起身子，盯着拉蒙头上嘀嗒作响的时钟叫道：“拉蒙，多谢了！”

“不用谢！”他一巴掌拍在特拉维斯的背上，又转回去干他的活了。“你什么时候还要上一堂历史课，告诉我，我的疯子朋友。”

特拉维斯猛地把门打开了，叫道：“索尼亚，我们找到它了！”

第七十七章

格林和尼克都懒洋洋地靠在轿车的后座上，而轿车正在凌晨的一片黑暗之中向着杜勒斯机场奔驰而去。格林想要早些赶到飞机库去和飞行员讨论一下飞行计划，落实一下第三位乘客的保密工作。一路行进中他逼着尼克回答一些问题。

“长官，我在尽我的能力做，但是我已经和你说过了，这真的不是一件破解密码的事情，这里没有任何密码可破。”尼克从他肩上扛的黑

① W.H. 奥登 (1907 ~ 1973)，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左翼青年作家领袖，40 年代起思想向右转。

② 乔治·奥威尔 (1903 ~ 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曾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后鼓吹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作品有《动物庄园》、《一九八四》。

色皮面的笔记本电脑盒子里取出他的那份传真复印件来。

“你看，按照你所告诉我的，我们知道这整个一份传真按照这个标题的暗示，就是指癌症的一种治疗方法。”

“没错，这我知道。”格林发怒道。

“我们也已知道这张纸上所有信息各自的意思，下面那两行是匆忙加上去的，目的是给特拉维斯传递一个指示。”

“说下去，说出你的观点。”格林说，用牙齿咬住了下唇。

“唯一和整件事的大致内容合不上的是对 DGI 的解释，这里明显地有什么东西缺失了，那也许是勒布朗和特拉维斯两人之间的码，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如何破解。那很可能就是特拉维斯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是如此，为什么他在迈阿密？我们知道一件事实，那就是阿波罗文件不会送到那个区域里的任何一个地方。”

“再说一遍，那的确不是我研究的领域，但是我要说那只可能意味着他要去会会罗杰斯。所以，是的，我看出你的观点来了，他不知道文件在什么地方。但是也许他有一个有利条件。”

“不可能，他现在是待在迈阿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要去操心特拉维斯了。让我们集中注意力，看如何缩小这从美国邮政局送来的名单的范围。”

“好的，那么事情很明显，它完全就在于下面这两行字里，勒布朗在这里实际上是告诉特拉维斯到哪里去找那份文件。毫无疑问是这样。”

“那是再明显不过了。”

“这整件事情都是关于医药的，按这个基准来说，DGI 的意思就是关于可传播的淋病球菌感染：就是淋病。可是我看不出癌症和淋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可以使你看出一个地址来。”

“说得很对。这些我全都知道。但一定还有些东西我们忽略了。”

尼克对着雾蒙蒙的窗玻璃说：“当然，如果你告诉我阿波罗文件上说了些什么以及在坦帕发生了什么事，我会……”

格林的眼神变得呆滞起来，说：“瞧，我已经告诉你了，那是保密

的。你已经知道了所有你该知道的，在那里开了一个会，勒布朗偷走了一些享有特权的信息。我告诉过你这整份传真就是关于癌症的，这就已经足够了，我看不出这个他妈的淋病是打哪里冒出来的！”

尼克在他的座位上慢慢移动着，说：“是的，长官，我也看不出来，因为这个共同环节明显地是指一个男人。也许这个人就是罗杰斯这个家伙，他是从纽约出发动身的，也许文件会在那里出现？”

“我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它只是一个可能性，如果再明显一点儿的话。”

“有时候，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只是有时候。”格林说，目不转睛地盯着漆黑一片的天空。

第七十八章

特拉维斯在拉蒙办公室的门口遇上了索尼娅。

“我们找到它了！”他说，“拉蒙说安德鲁·麦克诺顿是一个为卡斯特罗和 DGI（古巴情报局）工作的双面间谍。他就是那个共同环节。”

“那就是和罗杰斯医生告诉过你的，支持苦杏仁苷运动的同一个家伙吗？”

“一定是的！”

“那么我们还等什么？传真在哪儿？”

拉蒙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特拉维斯探身过去，从书桌上一把抓过传真和他的笔记，匆忙带着索尼娅走出去，走到仓库的另一头，放着被咖啡弄脏了的桌子和椅子的地方。

特拉维斯引导着这场讨论的进行。“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会怎样使传真最下面的两行解释得通。”

“好，这里是第一部分。”他高声地读出来，“特拉维斯：找到那个

共同环节。阿波罗就在他开始的城市里。”

“好，那么麦克诺顿是从哪里开始的？”索尼娅问。

特拉维斯从一开始听到拉蒙说麦克诺顿与 DGI（古巴情报局）有关系时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了。“这要从上下文来看。”

“你是指什么？”

“我的意思是确切地来说他在那里开始了什么？”

“我的天，这看起来不容易说准。”

“要是脱离了上下文来看，是不容易说准。我认为这个假设是合理的，那就是这个上下文是与传真有关系的……这份传真是关于‘癌症的复仇者’的。我们就应该研究他与癌症的这种关系。”

“不错，可是罗杰斯说了麦克诺顿是在什么地方开始了他的苦杏仁昔十字军东征的？”

特拉维斯从他的记忆中是知道这个答案的，但他却翻动着他的笔记，只为了把它弄确实。

“这里……是在这里。是的，第一家苦杏仁昔诊所是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城开业的。”

“所以从那个上下文来看，阿波罗送到的那个城市就是达拉斯？”

“是的。”特拉维斯几乎很难相信他们会真的推导出文件送达的地方来。“那么就让我们把达拉斯当做可能的目的地，把这个结论运用到传真最下面两行的第二部分里去吧。”

索尼娅一把抓过传真，念了起来：“特拉维斯，找到共同环节。阿波罗在达拉斯，地址是癌症终结的地方。或者是这样：‘特拉维斯：找到共同环节。阿波罗在达拉斯，地址是长矛骑士终结的地方？’”

“让我们先试第一个——癌症终结的地方。由此看来，那就可能是那第一家苦杏仁昔诊所的地址，尽管那里已不再是一家诊所了，我猜想。”

索尼娅站起身，开始踱起步来，她的眼睛因为有了可能性而发亮。“等一会儿，”她说，一边摇了摇她的食指，“把你放在我哥哥所处的位置上想一想……”

“对，说下去。”特拉维斯说。

“他是一个特工处的特工——像我一样——他大约会知道追赶他的人会通过查找他的电脑以及他的电话本而获得他的人际交往关系。他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会把文件寄到这些交往关系中的一个地址去，我想他不会。”

“也可能他受压力所迫不得不这样做。”特拉维斯争辩道。

“也许，但即便是这样，他是一个专业特工，我知道他会怎么想问题。”

“当然是这样，继续说。”特拉维斯对于她失去哥哥深感同情，尽管索尼娅在推测她哥哥临死之前的状况时并未显出有何不安。

“由此看来，这就是说他寄达的地址必定不在他的往来关系记录本上；而是一个藏在他记忆中的地址。”

特拉维斯把身子向前倾过去。这可是一条妙极了的推论。它从理论上来看，推论得十分完美。“是的！”

“可是以那个为根据，他会从记忆中记起那个第一家苦杏仁苷诊所的地址吗？”

“不会，极有可能不会。”

“所以，也许我们关于达拉斯是他开始的地方这个结论是错的呢。你说过从前麦克诺顿在联合国大楼工作过。如果那里是他开始的地方，那里可能是一个藏在他记忆中的地址。你只要在信封上写上‘纽约市联合国大楼’，我敢打赌它一定会寄到！”

“可能是的。”特拉维斯说，他摸着下巴颏儿，眯起了眼睛。

“你不这样认为吗？”

“它是不能完全合得上。勒布朗怎么能完全肯定它最终会送达到真正的收信人手中呢？联合国是一个政治家们高度集中的地方，连他们自己都有可能丢失大量的东西的。再说它和传真的内容也合不上。”

“得，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特拉维斯不发一语，研究着传真。索尼娅泄气地一屁股坐下。

特拉维斯指着那个他们不能确定的单词：Cancer 或者是 Lancer，

说：“你会说那个单词开头的是一个大写的 L 还是大写的 C 吗？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那个神秘的单词是以 L 开头呢还是以 C 来开头呢？它是一个大写字母吗？”

索尼娅仔细地看它，说：“是的，我会说那是一个确定的大写字母，大写的 L 或大写的 C。但是这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吗？”

“在一个句子的中间，你写 Cancer（癌症）这个词的时候，会用一个大写的 C 吗？”

“当然不会，可是……”

“你不会，因为‘cancer’（癌症）不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拉维斯继续说。

“完全对。”

“可是你会用一个大写字母 L 来拼写 Lancer（长矛骑士）吗？”

“会的，我想……是的，因为它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它一定是 Lancer（长矛骑士）了？！”

“我是这样想的。该死，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会这样蠢。”

“别把它挂在心上，”索尼娅说，“把它放到句子里，再让我们来看看。”

特拉维斯拿起传真又念了一遍，这一次把他们推理出来的信息放了进去。他念道：“阿波罗在达拉斯，地址就是 Lancer（长矛骑士）终结的地方。”

他们俩都看着传真，索尼娅的表情是茫然的，但是特拉维斯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他的动作太快，把椅子都吧嗒一声横倒在水泥地上了。

“啊，我的上帝！”

“什么？”索尼娅问。

特拉维斯闭上双眼，举起一只手示意索尼娅别吱声。

特拉维斯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发抖……他的脑子里把那个道理再细细思索了一遍，得出的还是同样的结论。它简直是丝丝入扣。他终于对索尼娅说话了，而她还在抓住他的话沉思着呢。

他说：“索尼娅，你哥哥根本不用他的地址记录本来寄出阿波罗，把它寄到我认为他会寄往的地方。”

“没错，说下去。”

“这是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会铭记在心的地方。”

“什么地方?!”

“它可以使用达拉斯来作为它的目的地。它就是那个共同的环节——安德鲁·麦克诺顿——开办第一家苦杏仁苷诊所的地方。所以，如果勒布朗有这种意识，不想把文件寄给他的人际往来关系簿册里的一个人，他就必定会把它寄往达拉斯一个他已深埋于心的地方，可是不明白他是怎样知道那第一家诊所开业的地方的，你能明白吗?”

“也许不，不能。”

“那么达拉斯有哪一个地址是你能够知道的呢?”特拉维斯问，脸上显出咧嘴坏笑的样子来，就好像他过去在一堂历史课上作讲演时那样。

索尼娅的嘴不由得大张，说：“但是……”

“那里现在是一家博物馆了，所以它是一个合法的地址。长矛骑士终结的地点就是指肯尼迪被枪杀的地点，他是在大街上被枪杀的，所以那个不能算是一个地址……”

索尼娅的头脑现在和特拉维斯的头脑在同步运转了，她插嘴道：“但是从那里开枪射击肯尼迪的地方是一个地址呀！那就是长矛骑士由此而得终结的地点！”

特拉维斯把双掌按在桌上，倾身向前用一种激情肯定了索尼娅的怀疑。“勒布朗把阿波罗文件寄到了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六楼，现在那里叫做六楼博物馆！”

第七十九章

当格林和尼克从小汽车里走出来时受到了机长杰克斯和正驾驶麦克莱伦的欢迎。小汽车停在飞机库里，这时还是夜里，连杜勒斯机场也是一片寂静。

“晚安，长官。”机长杰克斯说。

“早安，”格林厉声说，“我的飞机驾驶员还搞不清晚上和早晨的区别，这真叫我忧虑不安。”

杰克斯紧张不安地轻声笑道，说：“当然，长官，我的意思是说……”

“你明白这次飞行的重要意义吗？”格林打断他的话头。

“明白，长官。”

“你他妈的最好明白。”

当格林擦身而过时，杰克斯感觉到不寒而栗。格林一头向飞机库办公室走去，尼克紧随其后。麦克莱伦向他的机长投过来一瞥害怕的眼神。

“怎么啦？”麦克莱伦问。

“瞧，低下你的头，一心做你的事，让我们把这件事对付过去，让我们的职业生涯出岔子，明白吗？”

“那是一定的。”

“你把那些燃油数字和货物清单搞好了吗？”

格林从办公室里叫着两位飞机驾驶：“你们是进来还是怎么的？我一大清早赶到这里来不是要坐在这个油污的洞里来受它的罪的。”

“就来了，长官。”杰克斯转向麦克莱伦，说：“待在这里，做你的事。我要把这架飞机检查一遍又一遍。”

在那间玻璃墙的受命室^①里，格林和尼克正等着，他们围坐在一张灰色的环形桌旁。杰克斯机长挤挤挨挨地在他们对面的位子上坐下来。

^① 受命室，飞行员出发前接受简令的地方。

“机长，你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驾驶员，我要问你一些你专业方面的看法。”格林说。

“当然可以。”

格林两眼直射向杰克斯，说：“这可是保密的，你对《爱国法案》负有责任。”

“我明白——我们一直都是如此，长官。”这个压力太重了。

“如果你突然发现你自己身处迈阿密，需要坐飞机飞出来而不被人察觉到，你会怎么做？”

杰克斯机长松了一口气，至少他觉得这样。他说：“不被人察觉到？我以为坐航空公司的飞机大约办不到吧？”

“是的，所有航空公司的机票预订处和登机台都会警觉地盯着你。”格林交叠起双臂向后一靠，希望从他制定的这张抓捕特拉维斯计划的甲冑上找出一个漏洞来。

“那么就只剩下了GA——普通军用飞机了。我会去租或是包一架飞机而避开航空公司。”

格林的脸上仍然满是微笑，他说：“一切尽在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掌握之中呢。所有的普通军用飞机飞出迈阿密的飞行计划都得打我手上过。一当我看见你，知道了你要去的地方，你就死定了。”

尽管如此杰克斯也没被击败。还有一个合法的机会可以把这个可恶的家伙脸上那沾沾自喜的咧嘴笑容一扫而光，还不必担心因此而被解雇。

“如果我飞VFR，不递交飞行计划申请，你就抓不着我！”

“VFR是什么？”格林问。

“目视飞行规则——如果我不进入云层我就可以飞VFR，我就不必递交飞行计划申请。我只要一起飞，离开迈阿密的领空，你就不会知道我要飞向何处。”

“你能那样做吗？”格林把他的座椅向前一推。

“是的，长官。”杰克斯说，带着一种沾沾自喜的满足感。

格林站起来，向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走过去，一只手指放在他的嘴

上。眉头猛地一皱，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来得这么早，撬开驾驶员的脑子真是太有必要了。

尼克反驳杰克斯说：“机场的控制塔是干什么的，它就看着你飞走离开吗？你一起飞他们就知道了。”

“我仍然可以飞走，而丝毫没有问题。”杰克斯说。

“如何办到？”格林问。

“我可以使用一个不受控制的场地：一个没有控制塔的机场。驾驶员自己给自己开飞行许可证，在迈阿密周围以及全国大多数地方这样的机场多得是。”

“你也可以那样吗？”

“当然。”但是杰克斯突然之间起了疑心，他继续说，“呃，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干了你会如何处理我的。”

“你怎样做到不被人察觉？”格林说，从桌上俯身起来。

“我可能在迈阿密的雷达上现身，但是我想如果我把飞机应答器关掉……”

“你的飞机应答器，就是那个发送一个密码给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让他们知道你是谁的东西吗？”

“正是，长官。但是即便我把它关掉，迈阿密也会得到一个基本的回现。”

“该死的，请你说简单点儿，好吗？”

“对不起，长官。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在屏幕上看见一个点，但不会知道我是谁。”

格林向尼克表示蔑视地说道：“你听懂了吗，尼克？”

尼克点点头。格林让他透彻理解他下面的这道命令：“我要所有只在迈阿密的雷达上显示基本回视的飞机，一并报告他们的飞行方向，我要他们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受到跟踪。详情送达诺曼，他将会和我建立联络。”

尼克打开手机将命令转达给诺曼，然后用手掩住手机问道：“长官，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命令迈阿密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使所有的VFR

飞行计划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实行强制管理？”

杰克斯热心地插嘴道：“是的，那会有作用。”然后，他又转向格林，说道：“但那也阻止不了我从一个不受控制的机场起飞和关闭我的飞机应答器，尽管你仍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一个尖头信号。除非你说的是一个蠢得要命的飞行员，不惜铤而走险，去冒被吊销飞行许可证的风险。”

“你如何能做得到呢？”

“没有飞行应答器而又不使用无线电联络，在迈阿密上空飞行是违法的，因为这是B级领空。在现行的高度防备的安全防卫措施之下，如果你看到有两架F-16式的飞机在你的翼梢迫使你下降的话，我是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好极了。一旦我们有了一个最终目的地，我就要在那里也运用这同样的追踪步骤，尼克，一定这样干。”

杰克斯继续说：“是的，先生，那就是拦截了，当然只要最终目的地是一个像迈阿密那样的主要城市——你就会击落它，长官，你会击落它。”

第八十章

特拉维斯的兴奋一闪而过，变成空欢喜一场了。索尼亚知道达拉斯距离迈阿密有一千三百多英里，到那里需要二十多个小时。

“我到处找不到拉蒙！”特拉维斯说。

“这没用，即便我们现在就坐汽车动身也要到明天晚上很晚才能到那里。到那时文件大约来过又走了。真是糟透了！”

“坐汽车是根本不行的。”

“喂，我和你说，任何形式的大宗交通运输方式都不要提。你可以

相信格林只怕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就是我要找拉蒙的缘故，也许他有些熟人关系，我们可以租一架直达飞机之类的……以别人的名义，或者不管什么方式。”

“如果我们要赶在格林之前到达达拉斯我看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得假定他知道文件在达拉斯。”

特拉维斯把一张椅子转过来，和索尼娅面对面地放着，然后自己坐了下来，说：“听着，索尼娅，你得和拉蒙好好谈谈，因为此刻他大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真讨厌，我知道。我会管住自己的。见鬼，他到底上哪里去了？”

“他会露面的。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好啦，我想。真是的。”

拉蒙来了，仿佛是说魔鬼，魔鬼到了。他刚才在洗手间里。特拉维斯从椅子上转出来，把办公室的门打开。“拉蒙！”

拉蒙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啊呀，噢，噢，可别一会儿就去一次那里。现在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的朋友？你是要一起做填字游戏还是什么的？”

特拉维斯把他引进办公室。他刚一跨过门槛，索尼娅便摆出一副言归于好的样子，说：“拉蒙，我——”

“别挂在心上，尽管我早就要踢你的屁股了。”拉蒙微笑着伸出一只手来表示休战了。也许那是一只便后没有洗过的手，但是不管怎么样索尼娅还是握住了它。

“拉蒙，我们需要交通工具。”特拉维斯说。

“交通工具？好事。我刚才还在想你们两个家伙什么时候离开我这里呢！我会为你们安排一辆小汽车——”

“对不起，拉蒙，那个没有用。”

“为什么没用？你要到哪里去？”

“达拉斯。”

“那就开着车到那该死的达拉斯去。”

“在明天早晨九点以前到达吗？”

“为什么那么匆匆忙忙？”

“说来话长，等事情都过去了之后，我会很高兴告诉你。我只希望你有什么熟人关系能租一架飞机。”

“啊，你的旅行倒是蛮体面的，我的朋友。美国航空公司出了什么事啦？啊，讨厌，我忘了，你惹得政府的这班家伙在追你，不是吗？”

“是这样，他会把各航空公司都给封锁了的。”索尼娅说，特拉维斯点点头。

“那么你认为租一架飞机会管用？”拉蒙摇摇他的头。

特拉维斯看着索尼娅。她朝他点点头证实了拉蒙的怀疑。“他说得对，那肯定也会有风险。格林不会放过这一头的。”

特拉维斯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双手捧头。拉蒙又从办公室里游荡了出去，走进一片黑暗之中去了。

“我说过的。”索尼娅说。

“说过什么？”特拉维斯说，把双手从乱糟糟的头发中捋过去。

“对他指望不上了。”

“此刻也真的是指望不上了。”

“真是遗憾。”

“别担心，不管怎样，事情已做到这个份儿上了。”特拉维斯看了看表，“快要三点钟了，九点以前到达拉斯？我想办不到。”他的头垂了下去。“真该死！”

现在已经过了三点钟了，拉蒙带着劳尔，后面还跟着另外两个人，一起漫步走回了仓库。特拉维斯以为他们要来忙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拉蒙却把头伸进门来。

“你们俩能出来一下吗？”他问，“你们那里地方不够。”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拖着脚走出了办公室。特拉维斯感觉到一股颓丧之气偷偷钻入了他的身体。他的脚提不起劲来，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使他觉得体内的肾上腺素唰地一下给冲淡了。

但他微微感觉到有一股希望之光在扫向他的全身。不知怎么地，

拉蒙也许已经以某种方式想出点办法来了。

“哎，拉蒙？”特拉维斯跟在索尼娅后面侧身而行。

拉蒙把他们两个挨个儿看了一遍，然后开口说话：“拉蒙有办法解决你们的问题了！”劳尔点点头，用肯定的目光与特拉维斯的眼睛相碰触。

特拉维斯感觉心跳了起来。“你能吗？什么办法？怎么干？”他说，重又激动了起来。他感觉索尼娅在期待中向前走了一步。

拉蒙飞快地看了一眼劳尔，带着一脸的坏笑重又向他们转过身来，说：“我们打算让你们飞到那里去。现在还有五个钟头，所以如果我们打算让你在九点以前赶到那里，我们就得把困境扭转过来。”

“拉蒙，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我们真的能不被察觉地飞出去吗？”

拉蒙还没来得及回答，索尼娅便插嘴道：“真是太谢谢了，但是你的飞行计划会显露出来，你会被显示在迈阿密的雷达屏上。格林会知道是我们来了，会把我们在路上的某个地方给拦截下来。”

拉蒙和劳尔互相对望着笑了起来，但劳尔能听懂英语有限，看来他并不真的知道他为什么要笑。

拉蒙笼罩在特拉维斯和索尼娅那一片愁眉不解和摸不着头脑的目光中。

索尼娅的眼中出现了一丝明白过来的闪光。

“狗娘养的，”她说，“你们这班家伙打算把我们当做你们运的货给送走！是不是？”

“难道你们不是非法运输品吗？”拉蒙说，偏着头窃笑。

这太叫特拉维斯受不了啦。“你是什么意思？”他说，转向索尼娅。

索尼娅解释道：“这是一个毒品走私的老把戏了——他用两架飞机——一架是合法的飞机，带有一个飞行计划和一切必须的东西，但另一架却不是。这架装有毒品的飞机就飞在合法飞机的下方。即便被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看到，它在屏幕上也只是显出一个尖头信号。”

“那真是妙极了！”特拉维斯脱口而出。

拉蒙大笑道：“好一个伶俐的娘们儿，但是你还是完全错了！”

“你是什么意思？”她说。

拉蒙回身向劳尔和另外两人瞟了一眼，到现在为止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听懂了他们的谈话，拉蒙和他们用西班牙语说道：

“他们电视看得太多了，他们以为我们要开一架飞机在另一架下面！”

特拉维斯只听懂了两个字：电视，他听见他们都大笑起来。劳尔在那笑声之外还说了些话，特拉维斯听不懂，只除了一两个字。“他们以为像那部电影《迈阿密风云》里演的那样，我们有那么棒吗？”他们笑得更起劲了。

“那么是什么？”索尼亚问，尽管她没说对，但是很高兴。

“这是一个大惊喜。现在我要你们挪动你们的屁股，走吧。劳尔，你来开这飞机吗？”拉蒙问道。

特拉维斯和索尼亚两个人都在想他们要是上过一点西班牙语课就好了。

劳尔回答：“我们所有的飞行员都在路上，还有一个飞行员在迈阿密。”

拉蒙没想到。“没有飞行员，有飞机也没用啊。”他说，将双臂伸向空中。

“我们只有一个飞行员，但你却说……”拉蒙嚷嚷起来，“他妈的，把他给弄来，他在哪儿？”特拉维斯听得出来拉蒙是在对某样东西表示不敬，问某某人在哪里。

“可能在马诺酒吧。”劳尔说。

“把他弄来，带上这两个人，让他们帮忙，我们这儿需要他们！”

“一切都妥了吗？”特拉维斯问道，示意能翻译成英语一点点也是好的。

拉蒙突然显出懊悔的神气。

“怎么啦？”特拉维斯问。

“我们刚才还在想没有一个飞机驾驶员，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

“那么一切都安排好了么？”

“是的，我儿子胡安开飞机送你们去。”

“谢谢。”

“先不要谢我。他在海湾那边的下等酒吧里，大约已经醉得像个龟儿子一样了。你和你的女朋友要去帮着劳尔把他从那里拖出来，我抽不出人手，因为我得把你们的货准备好。”

特拉维斯努力把他的忧虑掩藏起来。此刻有一个醉了酒的驾驶员总比没有的好。“好的，没问题。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帮着把他带回来？”

“不，”拉蒙说，“只是在那边出了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那会给马诺酒吧带来一点儿麻烦。”

“啊！”特拉维斯说，他的脸随着喉结往下一跌，“但是索尼娅也可以一起去，对吗？”

第八十一章

正驾驶麦克莱伦在夜晚苦寒的空气中不由打了个冷噤，他匆忙爬上飞机舷梯进入飞机座舱准备到电脑上去编程。可是当他进入冰冷黑暗的机舱时，他才知道这里不止他一个人。这里唯一有的气味应该只是飞机燃油和剩下丢弃的食物混合在一起的那股子使人恶心的气味，但是这种惯常的气味现在却交织进了某种更加刺鼻的气味：新使用的科隆香水味儿。

麦克莱伦听见一声响动，他问道：“有人吗？”

响动声更多了，来自机舱黑暗的后部。

当他看见一个高个子带着一种怪异的闪光从黑暗里走出来时，他感觉到他的心在胸腔里跳动得快起来了。那个人像一个鬼似的移动着。

“你——好？你是谁？！”麦克莱伦不由得往楼梯处后退了一步。

“别紧张。”这个陌生人用一种很重的欧洲腔说道。

“你是谁？你到飞机上来干什么……”

“你等的就是我。”

麦克莱伦现在能清楚地看见来人了。他个子很高，有着褐色的头发和一张凹陷的脸，橄榄色的皮肤，穿着一身讲究的西服。这时麦克莱伦突然明白过来了。

我们还有一个乘客。

“你就是格林的乘客？”

“正是。”声音是冷静的。

“请告诉我有什么我能……”

“做你的事吧，服从你的命令。我不在这里，一定不要让人进入后舱，登机之前不要打开机舱里的灯光。”

“没问题。”行为方式过于稀奇古怪，尤其是这个细节。

“真是个好小伙，”缓慢而冰冷的声音传来，“干你的事吧。”

麦克莱伦只是点点头，滑进飞机座舱。那人退回机舱后面消失在黑暗里了。当麦克莱伦在电脑上编制飞行计划时，他听见从那个乘客藏身的后舱部位传过来沉闷的金属声和扳机的咔嚓声。从声音听来像是枪的声音。

联邦政府明天要查我的档案！

第八十二章

热带夜晚的静寂被一台墨丘利牌的引擎启动的声音给打破了，机器声还压过了蟋蟀有节奏的鸣叫声。劳尔等候在一支小船队的舵旁，小船队停泊在破败的仓库外边。这是一艘白色的快速汽艇，在它的舱盖下有一个小舰桥，前后都有座位。拉蒙站在船坞上对着特拉维斯和

索尼亚叫喊，他的声音和海上吼叫的机器声对抗着。

“好啦，如果我们打算准时赶到达拉斯，你们就得和胡安在四点钟以前赶回这里。赶到飞机那里要半个小时，飞到达拉斯大约要五个小时。达拉斯的时间比这里晚一个小时，所以你们可以在八点钟赶到那里。从机场赶到市区大约要半个小时，所以刚好在九点赶到。”

“懂了，”特拉维斯喊道，“谢谢，我们真的欠你的情。”

“别放在心上。你是克雷默的孩子，拉蒙欠他的情，所以我们两清了。现在如果不在意劳动尊驾……”

“我们很快就会把胡安带回来的。”特拉维斯说，一面走向船上去。

“我不作指望，但是对他态度好一点！”拉蒙诚心诚意地大笑，他拍了拍特拉维斯的背，摇摇摆摆地走向仓库去了。

劳尔向索尼亚伸出手来去扶住她，帮她上船，但她没理睬，径直跳上船。特拉维斯紧接着一步跨上船头，此时他几乎被向后猛地推了回去，因为劳尔正把船只猛地推进了迈阿密河中。

特拉维斯和索尼亚一起去坐在劳尔身后的后舱座位中。他看了一眼他父亲留下来的手表，把指针往回拨了一个小时。

“为什么我们的船必须开得这么慢？”他向劳尔喊道。

劳尔不作答。

“这里是无尾流区。”索尼亚指着河岸边的一块告示牌说。

“明白了，这个马诺酒吧到底在哪里？他们告诉你了吗？”特拉维斯问。

“他们说它就在迈阿密海岸的一个小水湾那里。只要大约二十分钟就到了。”

“好的，所以二十分钟去二十分钟回，就还留……”

“留给我们在那边的时间二十分钟。不知道拉蒙那么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只要一进去，找着那个家伙把他带回来就行了。”

“谁知道呢？”特拉维斯说，“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缓缓掠过的迈阿密的灯光开始使特拉维斯烦躁不安起来。他看着

劳尔那肥胖的脑袋，而劳尔则小心翼翼地操纵着小船在蜿蜒穿过城市的内河航道里前行。特拉维斯走了过去。

“劳尔？”

他点点头。

“快一点儿好吗？像火车快车那样？”特拉维斯指着向前去的风门杆问。

“不行。”他回答，一只手脱离舵轮晃动了一下手指。

真是奇怪这些毒品贩子居然不肯违反速度限制。

“瞧这里！”劳尔说，指着两艘装有汽笛的橘红色船只，它们正气势汹汹地在水中上下跳动，隐隐显现闹市区离得越来越近了。特拉维斯看见的是海岸警卫队。他向劳尔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明白了，然后便走回索尼娅身边坐下了。

“他们在这条河里上上下下地散布着，”索尼娅说，“早就料到了。这个地方臭名昭著——看那边。”她指着一栋大型的褐色水泥大楼上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国家安全局。“我们只要出了这条河，他就可以加速了。”

索尼娅又一次显出控制住自己的样子来，她的镇定使得特拉维斯也放松了。当船只进入宽阔一点的水面时，迈阿密的摩天大楼在他们两边耸立，他觉得微风是那么地怡人。尽管发生了这一切的事情，尽管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在前面等着要发生，只想和索尼娅在一起的冲动老是要涌现出来。现在他不敢想象生活中没有她会怎样。真奇怪，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独立能力这么强的女人，她做爱的方式就是她性格的确实证明：是那么有力、不退让。他通常吸引的都是一些软弱而贫困的女孩，这次真是一个别样风格的变换。

她的头发从蓬松的状态自由解放了出来，脸上也已消了肿。特拉维斯朝着船只留在后面的尾流看去，在他身旁的就是她那美丽的脸庞。在热带天空月光的映衬下，她的微橄榄色的皮肤就像天使的皮肤一样在闪闪发光，尽管她很难被形容为一个天使，这是何等的悖谬。当他回想起早些时候她是怎样把拉蒙的两个人给送进了医院，他的嘴巴就

变成了浅浅的弯月形。

“这么近，然而却又那么远。”她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突然从他的痴迷状态中清醒过来。

“我们知道阿波罗在达拉斯，但是我们却要在这里和迈阿密的某个酒鬼混在一起。”

又回到实务上来了，特拉维斯心想，她真是一个第一流的职业特工。他不可能完全不在她心上。

特拉维斯把双手放在脑后，向后靠过去。“好啦，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说得倒是怪有诗意的，可我就是不明白格林怎么会不知道文件的下落，我的意思是，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寄到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六楼吗？”

“它不再叫做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了，我应该想到勒布朗会知道这点的。它叫做六楼博物馆，或者他也许只知道街道名。最好是还知道地址：达拉斯，埃尔姆大街411号。”

“要是他不知道而把它寄到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呢？”

“那也会送到，人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但那倒不是我真正要担心的。”

“那么你担心的是什么？”索尼娅问，她和他的目光相遇。

“我担心的是谁将收到那份文件？勒布朗要寄给的人是谁？我倒只是希望他在这个博物馆里认识了一个可靠的人。”

“不管他是谁，我们要做的就是赶到那里，拿到那份文件。我哥哥打算让我们去拿它，因此他就会想到这一点。我们只要逮到那个叫胡安·马丁内斯的家伙，把这个恶魔给拖出来，不让他有什么推脱。”

“说得好，你是……”

舷外引擎发出的汨汨声迸发成高音调的怒吼，船只加速开进开阔的水面，特拉维斯说话的声音听不见了。他们已经出了迈阿密河进入了内海岸：这里是将迈阿密海岸从大陆分开的小港。

快速汽艇在飞沫上奔跑着，停泊在船坞里，灯光昏暗的拖网渔船

落入一片模糊之中。吹在特拉维斯脸上的风将他推到了船的前头。惊慌中他抓住栏杆，眼望着迈阿密的海岸荧光。气流使他窒息，但他不在乎，他感觉到有了活力，冒险精神在他血管里流淌。他身体里有某个部分想要压制住这种感情，但他对于这种冲动不去理睬。他感觉到自己是正义的，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不顾危险的正义感。他的生活突然有了目的，他为有了自己的生活而油然而生一股感恩之情。

船头上下跳动了一下，停了下来，机器也停止了吼叫。特拉维斯用眼睛寻找那间酒吧，但与其说是看见了它还不如说是听见了它。当他们进入迈阿密海岸系船池时，从水边上方的一个地方传来荒腔走板的高声吼叫出来的歌声、叫喊声、玻璃杯的叮当声和狂野的尖叫声。他们再靠近了一些时，看见霓虹灯的招牌在闪烁着，仿佛是一个缩略词：马诺酒吧。

船沿着码头向前推进就停靠在马诺酒吧旁边。索尼娅从船中跳了出来，帮着劳尔把船给停泊了，然后又帮着这个矮胖的小古巴人上了岸。他把他那一身黑的西服上下掸了掸尘土，现在看起来全然不像一个匪徒了，他在索尼娅和特拉维斯的前头举起一只手引路，仿佛他领着一支队伍就要进入战场。

当他们跨上台阶踏步进入敞开的酒吧时，特拉维斯的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着。

一个四方形的木雕提基神像^①吧台位于房间的中央，它后面有一个舞台。一个徐娘半老的拉美裔女人，看样子是喝醉了，正伴随着R.E.M的《我们知道世界末日已来临》的这首歌号叫着。这首歌早已过时，和其他的一切也都格格不入，因为它是一架卡拉OK机上演奏的。根本就没有人理睬她，她的歌声也被酒吧里人们的声音所淹没。酒吧里时尚的东西是男人们嘴上足有一英尺长的雪茄烟和女孩们的文身。吊在茅屋顶下的电扇搅起烟雾的旋涡，在这下面的是人们的笑声和粗暴的大叫大嚷的声音。这里是一个现代版的海盗们的停靠港。特

① 提基神像 (Tiki)，波利尼西亚中东部文化中流行的一种大型木制或石制的人形雕塑。

拉维斯认定这里不是他常去的那类场所，但也没看到有什么威胁存在。拉蒙肯定又一次捉弄了他。

劳尔领着特拉维斯和索尼娅穿过人群，人们已经开始对这些不熟悉的面孔产生了兴趣。最初的目光相触时间有点太长，这让特拉维斯感觉不舒服，因此他决定只把目光盯在劳尔的那颗穿过烟雾在人群中上下跳动的后脑勺上。在让胡安用飞机把他们送到达拉斯去的这件事中有某种东西明显地使拉蒙心中不安，特拉维斯感觉这决不只是胡安在这个下流场所喝醉酒这件事。

当他们转过拐角，一个摇摇晃晃的男人朝着索尼娅的胸部猛撞过来。那男人伸出一只手还没来得及去抓她，她就已经把手反扭在了他的背后，把他推到了一张桌上。酒从杯中溅出，溅在坐在桌旁的男人们身上。劳尔和特拉维斯转过身来，特拉维斯拽住索尼娅就往人群里钻，根本不管后面劳尔因她而引起的不满的盯视。

在第二次打舞台前面走过之后，劳尔的头锁定在什么东西上。他径直朝它走去，走了几步远特拉维斯能够看出它是个什么东西了。在角落里一张桌子上脸朝下躺着的是一堆乱蓬蓬的黑色的湿头发。坐在这个男人旁边的是另一个长相像是拉美裔的男人，他正把双手猛拍在桌上，拍得很响，一面叫喊：“醒来！你欠我的债！”

赤身裸体的女人们，身上盖着玩的牌，横躺在桌子周围，身边放着空酒杯。冲突似乎在逐步升级。

“胡安！”劳尔一走近桌子就喊道。

没有回答。

劳尔匆忙走到桌边，后面跟着索尼娅和特拉维斯。

“胡安！”他又叫了一遍，把胡安的头扳过来露出他的脸。在那一刻，特拉维斯才明白过来拉蒙的年纪有多么老了。这个家伙——拉蒙的儿子——很显然已年近五十了。

劳尔照着他的脸就是几耳光，但毫无回应。

和胡安坐在一起的男人对着劳尔破口大骂。“你是个魔鬼！我要我的钱！”

钱？是与钱有关的事吗？特拉维斯心想。

“别他妈吵了，告诉我他欠你多少钱，蠢货！”劳尔回答。

“嗯，我想劳尔直呼他为白痴。”特拉维斯向索尼娅耳语道。

“他欠我 250 美元！”那男人说。

劳尔扔了 300 美元的钞票在桌上，那个男人一把拿过票子走开了。很显然是一次与赌博欠债有关的吵架，特拉维斯的心放了下来。在特拉维斯和索尼娅的帮助下，劳尔把胡安架了起来站好。他好像死了一般，一点也用不上劲儿。

要开飞机把我们送到达拉斯的就是这个家伙吗？

他们一行四人拖着脚步惹人注目地从那班声名狼藉的人群中穿过。这些人一字排开地站在他们通往出口的路径上，当他们四人经过时便放声大笑了起来。特拉维斯心想，至少我们是浑然一体了。

刚刚走了几步，一只硕大的淌着汗的手抓住了特拉维斯的肩膀。从它的方向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嘿，你！你他妈的那个可恶的女朋友打了我朋友的屁股！”特拉维斯慢慢转过身来。这男人有六英尺多高，身体的宽度差不多也有这个数了。

“我……我真的对不……”

“对不起就别胡闹，讨厌的家伙。”这汉子说，把特拉维斯一推，使得他往后退了一步。

索尼娅一步挡在了特拉维斯的前面。

“索尼娅，站开，别理这个……”

但是太迟了，她已经一膝盖顶在了他的腹股沟上。

劳尔拽着胡安转过身来，就像拖着一个玩具娃娃，把他翻了个身。现在有两三个男人正在向她走过来。劳尔把胡安朝特拉维斯一扔，特拉维斯伸手去抓住他，却被他身子的重量给拖翻在地。

特拉维斯重新站稳了起来，挣扎着把胡安扶起来，他抬头看过去。他只看见几个人的身子把索尼娅团团围住，却看不见她本人。一些人在相互打架，一些人——不幸的人——正在和她对打。在打斗中他们

像苍蝇一样在她周围倒下来。

劳尔冲开这道环形防线。他那粗壮的小身体从这成堆的身体上冲过去，就像一个滚木球击中了一个好球。

特拉维斯一看到劳尔够着了索尼娅，他便开始拖着胡安打开一条路向码头奔去，胡安一从那雪茄烟雾里出来进入海风的空气中似乎便开始清醒过来。特拉维斯沿着水边跌跌撞撞地走，一面又回头看劳尔和索尼娅什么时候会出现。

没有来。他决定先把胡安送到船上然后再回头去找他们。

特拉维斯支撑着胡安迎着停泊处走去，然后回头看着酒吧的入口处。劳尔和索尼娅冲了出来，后面紧跟着一群人。

劳尔已经从身后把索尼娅拖了起来，开始从酒吧后面退出来。特拉维斯不知道劳尔是在把她当做一个武器用还是想趁着他们俩被枪弹打中之前把她从那里搞出来。也许两者都有，他想。

特拉维斯跳进船中，把身后的胡安扔下，让他躺在后排的座位上。“快来！”他对着劳尔和索尼娅叫喊道，他们正从一群愤怒的人群中逃开，那群人向他们扔着酒瓶和咒骂。

劳尔跳进船中，引得整艘船激烈地晃动起来。索尼娅紧跟在他后面跳了进来，并解开了停泊的缆绳。她随手抄起近旁她能够拿到手的东西——一把修枝用的钩刀——把它像一支长矛一样地对着那帮追赶过来的人群举了起来。

这帮暴民看来也不过就是想把索尼娅和劳尔赶走而已。他们已经减慢了脚步，明白他们追赶的目标已经赶不上了。

当快艇从系船池里脱身而去，特拉维斯就听到他们那微弱的叫喊声已经消逝了。

索尼娅瞪了胡安一眼，然后便看着特拉维斯，刚才在酒吧里的一番吵闹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了。“看在老天的份儿上，”她和吼叫的机器声对抗着叫道，“那就是我们的飞机驾驶员吗？！”

“别紧张，我们会叫他清醒过来的——看，他已经回过神来了。”特拉维斯反驳道，看着胡安抬起头，把秽物吐在船板上，吐得到处

都是。

索尼娅赶快避开免得沾上他的呕吐物。“你是在骗人的吧？”她说，“你说拉蒙到底站在哪一边？”

第八十三章

当劳尔把船漂流进小港关上机器之时，拉蒙正在他仓库旁边的码头上双手叉腰地等着。胡安现在能站起来了，经过了呕吐，让海风一吹，他的头脑已经清醒过来了。

索尼娅把船停泊好，劳尔则帮着胡安离船上岸。特拉维斯看看手表——我们倒是很准时，只是没有多点时间留作余地。

“你别想鼓动我做事。”胡安对他父亲说，一边用手扶起他的头。

“你说什么？我从没有说过他妈的一个字，但是你为什么做……”

“你自己明白！”胡安说。

拉蒙伸出双手放在他身上，但是胡安继续说道：“很对不起，我是这么一个叫你失望的东西——我究竟为什么会到了这里？真见鬼！”

拉蒙小心翼翼地用着一种不动声色的语气，就像对着他的一个伙计说道：“你要去达拉斯，必须在当地时间 8 点 30 分以前到达那里，所以你必须要在 4 点 30 分起飞。”

“你疯了？这会儿我难受得要死！”

拉蒙咬住嘴唇，说：“事情很紧急，儿子，我需要你。”拉蒙不舒服地前后摇了起来。今天晚上拉蒙身上起了某种变化。

胡安只管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你需要我？你是谁？你对我父亲干了什么？”

“闭嘴，动身。”

胡安显示敌意的外表开始化解了，他说：“好吧，爸爸，是奥帕罗

卡西机场吗？”

“是的。”

“运什么货。”

“他们。”拉蒙指着特拉维斯和索尼娅，他们俩正在码头的另一头和劳尔在一起。

“老天，我们现在开始走私起人口来了吗？他们是非法移民还是怎么的？”

“是朋友，儿子。你只要尽快把他们送到达拉斯就好了。”

“好吧，不过我只是要问你，你一直在放烟幕，掩盖你运的货物吧？”

拉蒙给了胡安一个简短的拥抱就把他送到船只那里，此刻特拉维斯和索尼娅正在登船。

特拉维斯注意到劳尔从一艘船上扯下一块防风雨的粗帆布来，他把它叫做一只“雪茄船”。这艘船的设计明显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速度。在船舷外有四台大引擎。它又瘦又长，船头尖尖的就像一把匕首。如果在船身上画上炫耀的红色条纹和数字，那它也许看起来像是一只竞赛船，但是它的色彩设计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往别的颜色更改了：它通身漆黑。

特拉维斯疑心又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但明白那只不过是劳尔在启动引擎。

索尼娅和胡安一起跳进现在正在隆隆作响的雪茄船。拉蒙走近特拉维斯，说：“好啦，丹尼尔，看来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

“再一次谢谢你做的这一切。”特拉维斯说，把一只手放在拉蒙的肩头。

“先别谢我，这件事情还不知怎么样呢。我说过我会帮你的，可别说这会是一件妥当的事！”

“可是……”

“好吧，听着，”拉蒙说，“劳尔会把你们送到内地，这条河上游的地方。到机场走最快的路就是坐这只船——这条河已经成了迈阿密的

运河，它是到达机场跑道的一条直线路程。就照胡安说的去做。我在达拉斯的联系人会开着车在那头等你。把你们送进城，明白了吗？”

“谢谢你做的一切……”

“出发！”拉蒙在他背上拍了拍。

特拉维斯跨进船只对拉蒙一点头，认真地看了一眼以示决心。

在不到一秒钟之后，机器的隆隆声更大了，像匕首般的船松开了缆索进入河中又停了下来。

“我们还在等什么？”索尼娅问。

劳尔往后一指，只见他们去马诺酒吧乘坐的那只船，拉蒙坐在里面，正在加速开足马力。

“打掩护。”胡安说。

特拉维斯只听见了谈话的声音。“有什么事？”他问。

“我想我知道了，”索尼娅窃笑道，“这班家伙狡猾得要命。别紧张，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雪茄船开上航路时产生的反坐力使得特拉维斯、胡安和索尼娅都跌坐在后排座位上。这支黑色的匕首在拉蒙的尽力掩护下带着震天的轰鸣声和一只上翘的船头向着内地直冲而去。

河岸线从两边飞扫而过。气流狠狠地扑在他们的脸上，令人窒息。这是一次急流猛冲。表面粗糙的黑色船壳将月光都吸收了，它吞没在黑色的河水中。船的伪装虽然古怪，但却有效。

胡安自己退到小船舱里休息去了，大约又在呕吐，索尼娅想。索尼娅的黑发被吹得拉成了一条水平线，风把她吹得鼓了起来。

“我们惊动了什么人没有？”特拉维斯喊道，“海岸警卫队会把我们拦截下来的。”

“只要他们能赶得上我们。”索尼娅说着朝后看着被四台引擎的叶子击打起来的火花。“再加上我有一种感觉，他们以前也这样干过。”

雪茄船飞驰般地穿过迈阿密更加深入内地了。水面变窄了。他们经过了迈阿密国际机场。从他们的速度来看，开车驱往这个机场的想法真是荒唐可笑。

特拉维斯朝后看了一眼，拉蒙仍紧紧跟在后面。即便是达到了这个速度，我们的黑色船都不必完全开足马力。他朝风门杆仓促看了一眼便证实了这个想法。

特拉维斯看见一个蓝色的闪光灯出现在拉蒙的后面，那时他正风驰电掣般开过一个小水湾。

海岸警卫队。

特拉维斯用力去拉劳尔那在风中被打得啪啪作响的花衬衣，但他只在后视镜中指了指，表示他已经看到了，然后将风门杆向前猛推。特拉维斯被用力地推回到了他的座位上。船头翘了起来，越来越窄的水面上水被推进得比以前更快了。

特拉维斯回头看拉蒙，他已经将船的速度减慢了下来，迎接海岸警卫队。

一个假目标。

索尼娅把她的头向后摆过去，同时抛出了一串笑声。“我告诉过你了，”她说，“不管怎样，我毫不怀疑拉蒙已经把半数海岸警卫队人员的名字写上他的工资单了！”

胡安从下面钻了出来。

“感觉好些了吗？”特拉维斯问。

“好些了，谢谢。”胡安说，从他的样子看来，情绪明显地平静了许多。他说，“我们随时都可到达。”

“好极了，”索尼娅说，“你的情况能飞吗？”

“没问题。”胡安回答，轻蔑地挥了一下手。

两分钟后，雪茄船的吼声缓和了下来，变成了低低的咕噜声，因为劳尔减慢了速度，把船开到了迈阿密运河的河岸上。从黑暗中看去，这里像是一片不毛之地的中间——迈阿密的灯光已远远地留在后面了。

特拉维斯看见了汽车头灯的灯光。劳尔丝毫不感觉意外，他将这支黑匕首泊在岸边。

他转过身来，和特拉维斯以及索尼娅握住手晃了晃，帮他们上了岸。他又用力拍了拍胡安的后背，并给了他一支粗大的雪茄，胡安向他

示意表示感谢。

“我们走吧。”胡安下令，点燃了他的雪茄，“到飞机库只有一英里的路程。”

第八十四章

“要我给你拿什么东西吗？先生？”

里斯已经把飞行员召了来，就今天早晨这个非同寻常的任务给他做飞行前的最后指示。“跟着那架飞机。”他似乎是给飞行员下达了一个站不住脚的命令，但是现在他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个了。格林会爽快地把局里要的东西给他们的，但只有当里斯把这件事玩得得心应手才行。他不得不站在他的位置上想一想，要做得合适，又要妥协折中。他的飞行班组也不得不去对付这些模糊的命令了。

“我很好，谢谢，机长。”他说，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只几乎空了的咖啡杯，他刚才把咖啡倒得到处都是。

“好吧，让我知道一下你需要我们做的，何时做。”

“这倒是一定的，”里斯说，“我此刻需要的就只有你的保证了，保证我们在技术上不要出什么岔子——我要按照预定时间起飞，还有你要尽可能多带燃油。”

“是的，先生，一切照办。”

机长丢下里斯让他去沉思默想了。里斯要做好一切准备，一旦格林有什么变化，他可以一接到通知说走就走。但是从杜勒斯机场那边没有什么通知传过来，他的飞机一直停在柏油碎石铺就的停机坪上。

里斯拿出詹森给他的文件，第十一次地研究起它来。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这次的任务与他以前完成过的任何其他任务都不一样。现在不管怎么样，他是凭借了自己的力量的。

第八十五章

汽车带着它的三个乘客沿岸滑行进入奥帕罗卡西机场。奥帕罗卡西机场一直受到它的大哥哥——奥帕罗卡北机场，它位于迈阿密的北面——的排挤，它近来已经弃而不用了。它坐落于迈阿密西北角上的埃弗格莱兹沼泽的边缘，看上去不大——几个飞机库和少量的建筑物——但它有一条跑道，又紧挨着迈阿密运河右岸。这对于拉蒙来说是绝佳的位置。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控制塔的不受管制的机场，在它被弃以前拉蒙曾利用它很好地为达到他的目的而服务过，但是现在它被废弃了，那就更好了。

汽车还隔着半英里路远就将头灯关闭了，它开到一个小小的、波纹铁皮的飞机库外面停了下来。特拉维斯和索尼娅跟着胡安·马丁内斯从汽车中走了出来。司机不用嘱咐便知道得等到他们起飞后才能离开。

胡安乱摸了一阵钥匙，它是打开飞机库门上粗铁链拴着的扣锁的。他把锁打开了，噼啪作响地打开了那扇大金属门。他钻了进去，他的两个乘客紧跟在身后，然后把他身后的门关上了，里面一片漆黑。特拉维斯听见胡安拖着脚步走到了远处的墙根前。飞机库里被照亮了，在他前面显露出来的就是他们去达拉斯的交通工具了。

这是特拉维斯见过的外貌最为奇特的飞机了。他皱起了眉头注意看索尼娅的反应，她显出一副恶作剧的表情，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胡安开始检查飞机。特拉维斯从容轻松地走在胡安的后面，做着他自己的检查。

它只不过是一架小飞机，前面两排座位，后面两排座位，飞机的后部留有一定的空间用来运货。这是你会在小型机场上看到停在那里的轻型飞机，以小为其特征。但是这架飞机也就是在小的方面与它们相似罢了，其他方面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它通身漆黑，这毫不奇怪。它那长长的筒状机身在机头部分

有一个引擎，另一个引擎则在机尾，两个引擎都是用的木制螺旋桨。机翼安在背上，它们看起来像是对折的鱼鳍或者说是方向舵。机身的两边各有一个小小的翼状的东西伸出在外面，它们正在挡风玻璃的前头，飞机看起来像一条黑鲑鱼。就在前方向舵的下面用耀眼的漆写了一行斜体字：挑战者。

胡安正在低下头、屈身，按他自己的方式做着起飞前的检查。索尼娅则在座舱里往后座上卸下供给品，那是她从拉蒙的仓库里别人不要的东西中搜寻得来的有用的东西。

“这个东西能飞吗？”特拉维斯说，和胡安开着玩笑。

“飞得像个天使，我的朋友。”胡安说，检查着油箱里油的高度。“再加上她的油箱容量是额外扩大的，那就意味着我们能直飞达拉斯而中途不必停机加油，真是酷极了。”

“是，酷极了。”特拉维斯说，假装出很热心的样子，企图抑制住内心中突发的神经紧张引起的心绪不宁。我真傻！没有随身携带着晕机药。不管怎么样，一架小飞机总归会要比大飞机有所不同吧？

“这架飞机怎样能躲过监测呢？”

胡安抿嘴而笑道：“任何飞机在像这样繁忙的领空都需要安装一个无线电应答器。它发送信号给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告诉他们你是谁。很显然，我们不用。但他们仍然会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看到一个反馈——一个小的尖头信号，只是它没有任何标识，不能指示出你的身份。”

特拉维斯认真地听着，而胡安则从机翼下面取出样品来。他推测那是燃油，胡安一面盯着那蓝色的液体一面继续着解释。

“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发出一个雷达扫描，那个光束射在任何金属制品上面便会反射回来，懂吗？他们就这样在他们的屏幕上得到了一个尖头信号。”

“是的。”特拉维斯至少对这点还是知道的。

“然而这架飞机没有任何金属暴露在外面。”胡安说，心中暗笑。

“什么？怎么可能？”

“机身是由轻质的合成物制成，不是铝制品——瞧，”他指着引擎

整流罩说道，“它的排汽尾管藏在机身内，它们也不暴露在外面——”

“那就是螺旋桨是木制的缘故了！”特拉维斯得出结论道。

“说得对。金属螺旋桨会发出最大的反馈信号给雷达，所以它们也被免除了。”

“那么由此看来这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制造的了？”特拉维斯问。

“胡说，当然不是！这是一架货真价实的飞机，拉特兰造。它是一架拉特兰‘挑战者’——他们最初制造它是为了完成军事订单。好啦，喜欢谈论飞行，以后再详谈，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准备起飞了，请吧。”胡安挥手让特拉维斯进入飞机的后舱。特拉维斯爬了过去，在后面的座位上和索尼娅会合。索尼娅递给他一个头盔。他把它戴上，把话筒套在嘴上。特拉维斯看着胡安分开飞机库的大门，露出机场的一片黑暗来。

保持平静，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坐飞机。我为什么就不带上我的晕机药呢？

胡安把两扇大门拴住，保持在敞开的位置，然后开始将飞机推出它的藏身之地进入这寂静的夜空。“挑战者号”在飞机库门的滑槽上滚动着然后停住了。胡安拆开拖杆，自己爬进前面左边的座位上坐下。他一边扣上安全带一边转身对特拉维斯和索尼娅说话。

“你们两个家伙好了吗？”胡安问，在空中竖起一只大拇指，“都系好皮带了吗？”

“系好了。”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就像两个学童。

“不该有一个起飞前的最后指示或者什么的吗？”特拉维斯问胡安，有点慌乱。

胡安只得说道：“好吧，安全嘱咐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们看见我从这个东西里往外跳，然后跑起来时，你们就得跟着我屁股后头跑，懂吗？”他脸上很认真。

特拉维斯感觉胸中一沉，看着索尼娅。

“有道理。”索尼娅也很认真。

我在和两个疯子一起飞。

“啊，也别什么都不干。你们可以通过你们头上的那个内部通话系统互相说话——你们要做的就是讲话，知道吗？”

“谢谢。”索尼娅说。

然后胡安发动了前引擎。整个机身抖了起来，它和发出噪音的飞机引擎一起震动。进行正常的通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还只是两个引擎中的一个在运转。

几秒钟后，第二个引擎——在他们后面的那个——也启动了。噪音和震动越来越大，达到了特拉维斯认为是荒唐可笑的程度，他不敢相信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有五个小时在前面等着他呢。

这架黑色的拉特兰“挑战者号”在没有灯光照明的情况下往前滑进了一片黑暗之中。胡安显然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在操纵它，看来好像知道它要飞往何处去。特拉维斯朝窗外一看，绝没有看见他通常所看见的任何灯光，在翼尖上也没有红、绿灯，也没有闪光灯。

一架飞机建造出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搞秘密活动。

胡安把飞机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在黑暗中好不容易才搞清楚它是一条跑道。他把引擎加大了马力，但是松开了制动闸。转速听起来声音有点不对头。特拉维斯惊出了一身汗。简单的机舱内没有空调，这种条件为特拉维斯的眩晕病发作敞开了大门。

在这里肯定是控制不住了。

特拉维斯的胃发胀了起来，他的心脏咚咚地敲打着他的胸骨。保持平静，胡安必定知道他在做什么。

引擎转速退回到空转，胡安驾驶着飞机向前滑行，沿着漆黑的跑道前进。这真是一道古怪的景象。

引擎的转速又加快了，比上次快得多。胡安踩住刹车，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就像是一匹狂怒的赛马被锁在了起跑栅栏后面。

当胡安松开刹车，特拉维斯感觉好像是在背上被狠狠地砸了一铁锹。我们就要起飞了，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因为他感觉到在这条废弃的跑道上每一个小小的碰撞都像震动穿过了他的全身。

随着向空中的一个突然的倾斜，他们升空了。

他一把抓住索尼亚的手。

“你还好吧？”从内部通话系统中传来索尼亚微弱的声音。

“感觉难受……我晕机了……”

“啊，天呐。”她说，赶紧开始找起什么东西来，大约是在找呕吐袋，但愿在这架飞机上有好运。

特拉维斯向索尼亚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捂在嘴上，一边进行着深呼吸。肯定不像是在一架大飞机上，空中的每一次小撞动他都能感受得到。这架飞机看来也是如此，它的全身都在摇摆。

谢天谢地，经过了几分钟的翻肠倒肚的痛苦折磨，气流变平滑了。

特拉维斯努力使自己安定下来。从窗子朝外看去，他能看见罗德岱堡和远处的灯光。他从侧窗看出去比从挡风玻璃窗朝外看感觉要好一些，更像是坐在航空公司的飞机座位上。

“感觉好些了吗？”索尼亚问。

“好些了，谢谢。真是抱歉。”他仍然感觉难受但希望对这种难受感觉的否认会使它自行消散。

“没关系。听着，我们应该睡一会儿。我们有五个小时要消磨呢，我们必须休息一下。”索尼亚说着递给他一个油污的靠垫。

特拉维斯看着窗外。

“随你的便吧。”她说，便把一床毯子塞在窗户上，把头靠在上面，闭上了双眼。

特拉维斯也把头朝后靠，闭上了眼睛，尽管他看不出要如何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几分钟后，他睡着了。

第八十六章

当黎明的曙光喷薄而出时，格林的喷气式飞机已经划过了华盛顿早晨阴暗的天空。

“你把后舱里的事情告诉过格林和尼克那个家伙了吗？”机长杰克斯问。

“告诉了，”麦克莱伦回答说，“告诉他们那里用不着去帮什么忙，不要往那里去，格林似乎知道，我是为尼克起见才说了的。伙计，那可是我运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货。”

“另自寻烦恼了，照我说的去做，我们只用去做这件事，然后就回家。”

在机舱里，格林坐在尼克桌子的正对面，他们正在悉力推敲，试图得出结论来。格林拿出一沓纸来，砰地一声放在桌上。

“在这一沓材料中一定有某个地方就是阿波罗文件送达的地址。从勒布朗的传真最下面的两行中，我想要得出一些答案来。”

“我明白，但是我……”

“看着我，别紧张。我知道你不想要做任何表态，担心你说错了，我会把你的眼珠子给抠出来，但你只要摆出你的一些想法供我参考就行，嗯？”

尼克深吸了一口气，停了下来，在格林的眼中看出了诚意。“好吧，现在我们就把那个共同环节部分放在一边不提，因为它和任何事都合不上。现在，只有这个癌症终结之处的地址才真正地应该把一切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加利福尼亚报告》是在1963年11月开始对苦杏仁苷下达禁令的，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勒布朗相信苦杏仁苷就是这个所谓的‘癌症的复仇者’，是不是？”

格林倾身向前，盯住尼克的眼睛，说：“是的，这是对的。”

“那么，这整件事就是关于癌症和苦杏仁苷的吧？”

“把你要说的话继续说下去。”

“很好，那么由此看来‘癌症的复仇者’就该是指那两行文字里的

某个东西——某个与苦杏仁苷有关的东西，这是确定的，或者是支持这个结论的。”

“说下去。”

“斯隆·凯特林医院事件会是这样一个有关联的东西，但它不在邮政局接收加急邮件者的名单中——在墨西哥也有一些苦杏仁苷诊所，但它必须是美国邮政局加急邮件送达的国内某个地方。”

“从那两行中还看出什么来了？”

尼克在他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打起字来，他瞪眼看着它，一只手指在桌上犹犹豫豫地敲打着。

“有什么？”格林等着他。

尼克把电脑转过去让格林也能看见。

“这是什么？”格林问。

“癌症终结的地方可能是指霍克西诊所，它是苦杏仁苷遭禁前国内第一家开始使用苦杏仁苷的诊所。”

“好吧，那么它在哪里？”

“它现在哪里也不在，它已经倒闭了。”

“那么它过去曾经在什么地方？”格林坚持问。

“达拉斯。”

格林皱起眉头说：“你能给我从邮政局的名单上找出所有送到达拉斯的快件的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吗？”

“当然可以，没问题。”

第八十七章

精确算来在 9800 英尺高的上空，特拉维斯的“挑战者号”刺穿墨西哥湾上方晴朗的天空沿着一条笔直的航线径直向达拉斯飞去。冉冉

升起的太阳打断了特拉维斯偷空得来的小憩。

他揉揉眼睛，朝下晃眼一瞧，看见了晨光在深海的波浪上跳动，他感觉不是太糟糕。起飞之后不久气流就平稳了，他一旦习惯了那两个引擎有节奏的嗯嗯声，便沉入了梦乡。此刻舱内没有经过空调的空气变得又凉爽又新鲜，令人满意地使他们从迈阿密那黏糊糊的空气中解救出来。

特拉维斯伸出双臂表示感谢，他拍了拍飞行员——胡安的肩。

胡安受惊地一跳一摇头。

天哪，胡安也睡着了。

“嘿，胡安……一切情况都好吗？”特拉维斯瞌睡的眼睛弹了开来。

“嗯，都好，别担心，自动驾驶仪在工作着呢。”胡安那喝醉酒的声音从内部通话系统中传来。

特拉维斯把手表调整到中部时间。现在是星期三早上6点51分。父亲的手表。今天我会听到妈妈的情况，特拉维斯想，擦擦手表上嵌玻璃的沟缘，特拉维斯，由于偶然与阿波罗文件相碰撞的缘故才明白了他母亲与阿波罗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治愈癌症的方法？我能够救她！我们一定要拿到那份文件。

“嘿，胡安。所以我们应该在大约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后到达，对吗？”特拉维斯说，希望飞机再快些。

“不，这些讨厌的逆风一直在为我们减速，现在GPS估计的着陆时间在上午8点55分。不能再给这些引擎加大马力了，那会烧掉更多的油，等到我们着陆时，油箱里就会只剩下水蒸汽了。”

说得再详细不过了。

索尼娅惊醒了。特拉维斯朝她拍拍他自己的头盔，她从后面戴上她的头盔。

“你听说了吗？”

“没有，听说什么？”她说，杏眼圆睁地在地板上搜寻着水瓶。

“我们将在九点差五分时落地。我们会赶不上博物馆开门的时间了。”

“真是糟糕。呃，我们拿它也没有办法。”

从内部通话系统中噼啦传来胡安那低沉的声音，他向下指着挡风玻璃外面，说：“看，那里是新奥尔良！我们每次飞越陆地把它扔在后面时，我总是喜欢去看它。”

一提到这个李·哈维·奥斯瓦德在1963年夏季闲荡过的城市，就将特拉维斯投入一连串的思绪之中。自从他头脑中出现过安德鲁·麦克诺顿以来，他好久都没有想起过李·哈维·奥斯瓦德的事了。

“你知道，”特拉维斯开始说道，“肯尼迪总统之谜的关键点可以归结到奥斯瓦德在东京蜂后俱乐部被招收这件事上来。如果他是被苏联人招收的，这个事情就是秘密的。很少有争论认为他和这次谋杀毫无关联，情况也确实如此：有太多的证据。所以，如果他是被苏联人招收的，那么或许他的最终意图就是暗杀行动。他的行为是典型俄国式的——混淆诡计和蒙蔽骗术——这一点恰如大战结束时的伊戈尔·奥尔拉夫。”

“就算是这样。”索尼娅说，把她的手掌贴在双颊上。

“但有些事情一直在困扰着我。你有没有再想过关于这整个麦克诺顿事件的来龙去脉？”

“没有，但是你想过。”她说，抬起了一只眉毛。

特拉维斯没去注意她有意显示出来的不感兴趣。“是的，我想过。这使我在想，不知道在肯尼迪的谋杀案上是否有我最初想过的更多的内在事情。或许它不止是一次政变，或许奥斯瓦德的使命更为重要得多。”

“例如什么？”此刻他引起了索尼娅的注意。

“工业间谍活动。”

索尼娅从她的座椅上跳了起来，仿佛这在某个方面激发起了她的想象。

特拉维斯继续说：“安德鲁·麦克诺顿的越轨行动明显地也在俄国人那里得到了回应——提供军火给一方又告诉另一方这船军火会运到什么地方。到处都滋生出混淆和欺骗就像奥斯瓦德和奥尔拉夫干的那样。”

“唔，如果他是为卡斯特罗工作的，他自然会与受苏联人训练的古巴情报局打交道，因此那就会推测出——由此你会推测出什么？”

“也许肯尼迪的被谋杀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也有经济原因。”

“我不明白。”

“卡斯特罗极需要筹集资金来发动他的革命。麦克诺顿在美国倡导使用苦杏仁苷，由卡斯特罗来提供给他活动经费。直接或是间接地，通过麦克诺顿，卡斯特罗为美国的苦杏仁苷运动提供资金。卡斯特罗真的把这视作是一个既能筹集到资金又能动摇他敌人的经济的方法吗？然而《加利福尼亚报告》使这个苦杏仁苷运动停止了，它的发布与肯尼迪的被杀发生在同一年同一月。也许《加利福尼亚报告》只是一个更加要谋杀肯尼迪的理由吧。”

索尼亚忍住了，她结结巴巴地说：“但这却只不过是推测。”

“是的，是推测。”

“不管怎样，那又怎么会动摇美国的经济呢？”

特拉维斯把罗杰斯医生说过的话说了出来。好像它们就是他自己的话似的：“如果对于癌症有一个自然疗法，癌症工业，它雇用的人员数量已经超过了癌症人的数量，就会崩溃。但还不仅如此，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其他治疗癌症的药物也就不需要了，整个用纸牌搭的屋子就要垮了下来。医疗保健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其产生的波动效应最终会影响所有的工商业。”

索尼亚眯起了眼睛，注意地听着。

特拉维斯继续说：“许多国家会生活在对于美国的动乱而产生的恐惧之中，因为她的威力会产生出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中最大的部分是制药业，还有军火业。医药和武器：从生意的观点来看这是最完美的结合——伤害和疗伤。所有的市场都被垄断了。如果你削弱了美国的制药业，不仅美国的经济会受到巨大的打击，美国最有威力的一个交易赌注也会被从牌桌上撤下来。”

“我明白了你的观点。”索尼亚说，带着一种空洞的腔调。

“你能明白，我很高兴，但是我想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喜欢这样。”

特拉维斯抱起双臂。

“不会喜欢哪样？”

“如果我们将阿波罗文件公之于众，这将迫使他们面临一种选择，他们不喜欢这样。”

“什么选择？”

“你是想要一个治疗癌症的方法还是想要保住你的工作？”

索尼娅被激怒了。“是的，我明白，政客们会作何种选择这毫不奇怪，选民们需要工作，会把选票投进正确的选票箱里。”

特拉维斯看着窗外，继续说：“我不知道……比如说它会明天的头版新闻——你和我揭露了一个压制癌症治疗方法的阴谋，然后报纸不断地解释它对经济产生的打击，人们会作何感想。”

索尼娅沉默不语。

特拉维斯将他的目光转过来，看着索尼娅的眼睛。“假设这是一本书，到处的人们读着我们的故事，知道如果我们先拿到阿波罗文件他们就有可能失去工作。”

“人们决不会相信它。”

“也许不会，但是读者的立场会站在哪一边呢？”

“也许你我都是坏蛋，那么读者就是一个同谋者。”

“如此看来，你会选择站在哪一边？”索尼娅问。

“呃——经济可以再复兴——人却不能。”

“你是怎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索尼娅抿嘴笑道，“你是一个好人，被困在一个大大的、糟糕的世界里——怀抱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象。好啦，现在再去设法多睡一会儿吧！”

第八十八章

在快速画了一个椭圆进入孟菲斯上空六英里处的高空之后，格林的喷气式飞机到达了悬空点，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分钟。

在一个多小时后，格林坐在那里看一张美国邮政局开列的名单，那上面是所有从华盛顿寄往达拉斯的加急邮件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

可那纸上只有四个人的姓名，格林把它放在离他所坐桌边一英寸的地方，它们是：

约翰·詹金斯，休斯敦大道，2800N，艾吉斯工业电器设备公司。

海伦·范德比尔特，411 爱尔姆大街 120 号。

珍妮特·霍尔，罗丝大道 4621。

亚瑟·伯罗斯医生，3278 兰开斯特路，451 号。

寄往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所有姓名和地址都在这里了，但其中没有一个是霍克斯诊所的老地址，癌症终结之处的地址。值得一猜。这是一张很短的名单，但谁又能说这张名单就没有错呢？那个达拉斯就是目的地吗？

格林的五脏揪紧了起来，他凭着长久以来的经验知道不能忽视这个感觉。

格林知道他的达拉斯特工人员不管怎么样会去往这些地址，但他要第一个赶到那里，他要看着那些收信人翻白眼珠子，以确信特拉维斯的小同谋没有到那里，不会玩什么鬼把戏。他的那个同伙是一个主要的麻烦。

尼克·梅纳德睡着了。格林望着窗外，看着在他们下面的田纳西州上空的云层。现在要不了多久这整个令人遗憾的插曲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结束；不管是通过他的手还是下面人的手，文件一定会找到并被销毁。

有什么东西在使他心绪不宁。

格林再一次审视达拉斯的名单。

伯罗斯医生是来自邮局名单上的，他的专业是整形外科：与癌症无关。此外，在邮政局开列的完整名单上有许许多多医生。艾吉斯工业电器设备公司制造电器。珍妮特·霍尔是个家庭主妇。海伦·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公务员。勒布朗的传真上 DGI 这几个字他妈的到底是指什么？

飞机又向右手倾斜了。达拉斯……DGI……癌症……苦杏仁苷……癌症终结之处……它终结之点……点？对于这一地址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参考信息。

格林掏出传真，把它在桌面上放下，挨着达拉斯那张短短的名单隔一英寸远的地方。然后他猛力扯出勒布朗的档案来。勒布朗的父亲当肯尼迪被刺时正在达拉斯，他那天在保卫小分队。

那是我们失去长矛骑士的一天。

长矛骑士 (Lancer)。

当希克斯搜查特拉维斯的住宅，找到了那份传真时他说了什么？他说了关于那张纸上的标题，说标题是“长矛骑士”的复仇者？

当格林亲眼见过那份传真之后他就知道希克斯把它读错了。当他从特工迈耶那里听到关于比尔德堡会议的讲述时便知道得更清楚了。

又向右手转了一个弯。

长矛骑士不就是在爱尔姆大街被杀的吗？

格林看着档案、传真和那张邮局名单。他的目光覆盖着它们，他朝上看。

“尼克……醒醒。晚会都结束了。”

格林一喊出尼克的名字，他就慌忙醒了过来：“长官？有什么新闻？”

“把医药方面的关系忘掉吧。你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看 DGI 还有什么别的解释？”

“一会儿就得到，”尼克说，啪地一声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古巴情报局。”

格林向桌子俯身过去，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里这个地址，”格林说，用一只手指敲着邮政局名单上的海
伦·范德比尔特这一条目，“这个地址是什么？”

“等一会儿。”尼克说，敲打了几个键。

格林扭着双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尼克运动衣上的一块头皮屑。

尼克的头突然从电脑后面向上抬起，几乎使格林大吃了一惊。
“那个地址上的一组数字是六楼博物馆：过去曾经是得克萨斯州教科
书仓库。”

格林跌坐到椅子上，两眼一片茫然。

“有什么新想法吗？”尼克问道，“我们必须确定——如果我们
提出一个位置而它又是错误的话，我们就会使自己远离文件的真实目
的地……”

不要说废话了。格林向尼克摇了摇手指头让他停止他那无用的喋
喋不休。

这里有着太多的巧合。

扼要重述一下：勒布朗的父亲失去了长矛骑士——在达拉斯——
在古巴情报局的手里——以及奥斯瓦德从……射击……

格林再看一遍传真。

他猛地抬起头，双眼闪闪发亮。

“狗日的！”格林说，一跃而起，向飞机座舱跳了过去。

尼克坐在椅中转身过来。

飞行舱门被“啪”地一声推了开来。

麦克莱伦呆住了，杰克斯差一点没被他正在喝的咖啡给呛着。

“达拉斯！”格林尖叫，“现在就去达拉斯！”

“马上去，长官。”杰克斯说，向麦克莱伦点点头。“哪一个机场？”
杰克斯问。

“什么？”格林问，他心里正被各种可能的事情冲击着。“真他妈
的我竟然会……离市区最近的那一个！”

“那就是爱田机场了——开动飞机。”

格林一头冲出飞行员座舱，把门在身后嘭地一声关上，用手赶紧

去抓东西，因为此时飞机正改变航向倾斜了一下。

格林看着尼克说：“你这个白痴。”

“长官？”

“它不是说癌症（Cancer），它是说长矛骑士（Lancer）！”格林厉声说道，伸手去拿他的卫星电话。他恨不得拿它来痛击这个小子一顿。

“长矛骑士？”尼克说，他的脸扭曲了。

“闭嘴。”格林厉声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长官？”电话里传来了诺曼那疲倦的声音。

“达拉斯，达拉斯市爱尔姆大街 411 号——就是那里，诺曼，我知道它了。现在听着，告诉达拉斯小分队不要进去，你明白吗？我说不要去碰那个地方——他们只会把事情搞糟，他们只要替我守着就行了。”

“很好，长官。我要不要通知全国其他各地的小分队撤岗呢？”

“不……不，原来分配的任务保持不变——那些是命令，诺曼，别把事情搞糟了，我要有一辆汽车在达拉斯爱田机场等我，听清楚了吗？”

“我这就去办，长官。”

格林头脑中的想法使他脸上也放起了光彩：特拉维斯在迈阿密，他坐汽车根本不可能按时赶到达拉斯。

“嗯，诺曼？”

“长官？”

“给达拉斯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打个电话，让他们按迈阿密那样采取同样的措施。”

啪嗒一声电话挂上了。

下一个项目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毙了尼克。

尼克被正驾驶麦克莱伦救了，他正从驾驶舱走出来，说：“长官，要不要向你报告一下估计的到达时间？”

“什么时间？”

“我们将于中部时间 8 点 32 分到达达拉斯爱田机场。”

“谢谢。六楼博物馆什么时候开门？”格林向尼克咆哮。

麦克莱伦走向驾驶舱，而尼克则正从他的笔记本电脑上查找信息，说：“九点，长官。”

“好极了，我们正赶上。”

格林的脸上笑开了一朵花，和悦的目光与尼克的目光相遇，尼克正畏缩在椅子上。“干得不错，小子！”

特工里斯正坐在他飞机的飞行员座舱里，收到了一个来得正好的电话，便给他的飞行小组下达了新命令。

“达拉斯爱田机场，尽可能快。”

里斯猛地冲回乘客舱，一把抓住卫星电话，呼吸急促。他说：“是的，我是里斯，给我接达拉斯战略空军司令部，立刻！”

第八十九章

“挑战者号”开始了在达拉斯市城边上的兰开斯特市立机场最后的下降。特拉维斯瞟了一眼他的手表，用手握紧它，但愿时间能倒流。博物馆马上就要开门了，我们甚至还没有落地。他想，望着他那轻轻颤动的腿。胃里的一股涌动使得他的头猛地向上抬起，几乎把他吃的早餐也给带出来了。

“看，”索尼娅说，从挡风玻璃窗朝前面一指，“达拉斯。”

特拉维斯看见商业区的轮廓线在前面隐隐呈现。“是的，我但愿拉蒙的人带来了一辆汽车在那里等着我们。”在这危险中他已是疲惫至极。

“他们会来的。”索尼娅说，点点头。

“好啦，系好皮带，”胡安说，“就会要有一点颠簸了！”

“会很厉害吗？”特拉维斯说。

驾驶员那里毫无反应。

“放松，”索尼娅说，“我们一会儿就着陆了。”

跑道隐隐出现了。特拉维斯看到机场像摇镜头似的越来越近了。机场就在一块农田当中，甚至连控制塔也没有。

胡安驾着“挑战者号”朝跑道直冲下去。终于飞机平行地跑在柏油碎石的跑道上，当它的轮胎非常勉强地成功着陆时，发出了短促而刺耳的声音。特拉维斯呼出了一口气，长久等待的宽慰来到了，揪紧的内心也放松了。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特拉维斯看出来在一群轻型飞机和作物喷粉飞机中间有一块停机的空地。他开始用眼睛四处搜寻，看是否有人会是拉蒙手下的人。

没有。

胡安把“挑战者号”停了下来，关上了引擎。两个螺旋桨都“突”地一声停下，一片沉默代替了嗡嗡的机器声。

“谢谢，胡安。我们真的需要动身了，你们的人到了吗？”

“好吧，让我们来瞧瞧。”

胡安用曲柄开启了那扇轻而薄的机舱门，自己跳了出去，顺带把座椅向前推，这样索尼娅和特拉维斯才好出来。

这趟穿越地狱的旅行终于是结束了，那沥青地面显得从未有过地亲切。特拉维斯把一只颤动的脚落在得克萨斯的地面上，浸泡在干燥的温热里。这是美好的一天，太阳照在清澈的蓝天上，一股温柔的和风使得直射的阳光变得无比的和煦。

胡安缓步前进。他走进停机坪四下里看着。索尼娅和特拉维斯跟了上来加入了这寻找的行列。

他们听见了一声汽车喇叭叫。在那边，坐在一辆白色道奇霓虹汽车里的一个拉美裔男人正在向他们挥手。胡安也向他挥手，同时松了一口气，向他走过去。到索尼娅和特拉维斯走近时，那个人正从车尾的行李厢中取出一辆小型摩托车来。

“这是你们的汽车，”胡安说，“等你们用完时，按照这上面的这个

号码给爱德华打个电话，他就会来取回它。”胡安交给特拉维斯一张卡片，上面有一个号码，还给了他钥匙，“随使用吧。”

没有时间作长长的道别了。爱德华现在骑上了他的迷你型摩托车，一溜烟走了。

“谢谢，胡安。”特拉维斯说，一面缓缓绕过汽车来到了乘客座位上，充当一个指路的乘客。

“呃，谢谢了。”索尼娅说。

胡安漫步走向“挑战者号”。

当索尼娅开着汽车，车子尖叫着开出了停机坪时，特拉维斯怀着一种未曾预料到的感激之情最后看了一眼那架黑鲑鱼似的飞机。汽车转了一个弯，“挑战者号”也从视线中消失了。

“很好，到城里有 18 英里路，”特拉维斯研究着地图说，那是他从拉蒙的办公室里拿来的。“从这里往右转出去，我们一会儿就该上 45 号州际公路了。一直向北走，注意你的车速——如果我们被拦住，那就一切都完了。”

第九十章

格林在从爱田机场到迪利广场这一段短短的路程中极力地从早晨的车流中穿过，这也就是当日肯尼迪在被杀前走过的同一段路程。尼克尽管已没有什么用处了，可还是带着一起走——格林需要他离开飞机，别挡着路，所以他一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坐在前排司机旁边的那个特工叫做斯莱特，他宽阔的身板将那个起皱的黑色座椅给塞得满满的。

“好，诺曼，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格林对着电话说。

“长官，目前还没有人报告任何消息，我要说至少有 80% 的目标

都被他们守住了。”

“好极了——是这儿，我知道就是它。”格林狠狠地按着大腿。

“是的，长官。我已经派人去应对所有显示了最初雷达反馈信号的飞机，飞行计划也像在迈阿密一样受托管理了，没有特拉维斯的影子。在达拉斯福特·沃思机场及爱田机场的所有普通和军用飞机一律有人应对以保万无一失。”

“做得好，诺曼。现在把所有的达拉斯特工人员都从六楼博物馆调走，我来处理这件事。”

格林挂断电话。他说：“我们还有多久才到达迪利广场？”

“五分钟，长官。”

格林带着一种满意的心情在他的座椅中坐定，那是由于搞定了一大宗买卖而产生的满足感，然后在尼克腿上拍了一下，尼克紧张地笑了笑。

事情结束了，我赢了。我当然赢了！

格林从窗子里望出去，看着那些达拉斯商业区的镜面大厦。他思考着肯尼迪与阿波罗文件之间的关联。勒布朗是个狡猾的杂种，把传真寄给了特拉维斯。

但是他的狡猾还不到家。

格林回想起1963年那个命运攸关的日子。他当时很年轻，但还记得它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每一个人当听到肯尼迪被刺杀的那一时刻都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这是一定的，但是格林对于发生了什么了解的程度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它本应该是这样，他所属的情报局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那个掩盖之中。他当时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确保不让下一代的特工明白任何此类的事情。他的导师出于信任把真相告诉了他，那些话此刻在格林的头脑中回响，就好像是从录音电话机里放出来的一样：

“肯尼迪喜欢别人对他的注意，喜欢和群众接触……我们告诉过这个愚蠢的杂种，叫他在汽车队列上拉上车顶篷。车顶篷虽说不防弹，但它可以减少杀手下手的机会，这他妈的是一定的……我们赶在法医

到来之前就把汽车上的血迹洗干净了。我们告诉派克兰纪念医院的那些医生说，打起精神来，把总统的尸体从那里运走——可不能因胆怯而放弃，如果射杀一个总统并不违反联邦法律的话。要掩盖整个的大混乱局面，又要使得局里的工作充满了活力，这可得玩命地干。联邦调查局那班低能儿！他们甚至在谋杀前就收到了一张奥斯瓦德写来的条子，可是却不告诉我们这个家伙在城里了。毫不奇怪那张条子在谋杀事件之后就给销毁了。”

格林还记得看着杰基·肯尼迪从汽车里爬出来，爬到行李厢上——扎普鲁德影片的连续镜头他已经看了一千遍了。

大多数人都认为她是想要逃走以免被射杀，但是她当时是想要保住她丈夫的一块头盖骨以免子弹把它从后脑上射走。射了第一枪之后，要是司机在油门上踩了一脚，小丘上的杀手就不会有时间再来一枪结束了长矛骑士的命。车速一小时才 11.2 英里，如此慢的速度竟然就是汽车长队在从休斯敦大街转上爱尔姆大街那个急转弯的车速。而勒布朗的父亲呢？他和一大班负保卫职责的人员头天晚上外出喝酒去了。难怪第一声枪响时他们还以为是鞭炮呢。真是荒唐可笑，格林想，摇着头。一般的美国人都认为他的梦想就在那一天破灭了。这真是胡说八道。在谋杀之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他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就在那里了，先生。”司机说。

格林从挡风玻璃往外看。他们已经下了高速，取道穿过城内的单向行驶的道路。汽车在著名的三岔道口下经过，爬上斜坡来到爱尔姆大街进入迪利广场，格林向左看，看到了那个小丘和路上的那个白色十字架，肯尼迪就是在这里中弹的，这里就是实实在在的犯罪现场。

一个左转弯上了休斯敦大街，短短一段路又一个左转弯他们就到了六楼博物馆的大门外边。

虽然博物馆本身在第六层楼上，但整个建筑是围绕着一个角窗而排开的，据说奥斯瓦德就是从这个角窗里往外开的枪。行政办公室和入口处在底层的一个延长部分上。

格林身后拖着斯莱特——他已经被严格命令闭上臭嘴——他跳上入口处的台阶，冲开玻璃门，朝着他看见的第一个职员笔直地走过去。那是坐在售票处的一个年轻职员。她的标牌上写的姓名是罗宾。她是一个黑人姑娘，只有二十来岁。她一眼看见格林便迅速中止了她打的私人电话。

“我来这里想见一见海伦·范德比尔特，罗宾，可以吗？”格林说，仿佛他为了公务而来这里。“我叫格林，只要一小会儿。”格林向她亮出了自己的徽章。

“好的，你能稍等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谢谢你……罗宾。”

罗宾向另一个工作人员挨过身去，她拿起了电话。

格林等着的时候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一幅有整面墙大小的画占据了这个大部分地方贴满了褐色砖块的门厅——这幅画就是肯尼迪在被杀前坐在汽车里的画面。

“先生，请随我来好吗？”罗宾说。

格林向斯莱特做手势叫他站着别动，便随着罗宾走。“海伦·范德比尔特的办公室，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对吗？”

“是的。”

罗宾护送着格林转到那汽车长队的巨幅画像后面，来到一扇褐色门前，上面标有“非本馆人员不得入内”的字样。她在一张卡上碰擦了一下，便带着格林穿过门来到了馆长办公室。“到了。”罗宾指着办公室的门说。

格林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站在门旁害羞地微笑着向里伸颈张望。

“请问是海伦·范德比尔特吗？”

“是的，你是格林先生吧？”

“是的，谢谢你的接见。”

说话时格林伸出手来一面打量着海伦。他想要盯住她的眼睛，但是她却避免目光的接触。

她已经知道了我为何来这里。

她比他想象的要老得多，可能有六十来岁了，她梳着一个灰色的发髻，戴着一副绿色的椭圆形框架的眼镜，眼镜有一根链条系着挂在她的脖子上。眼镜后面的皮肤上有雀斑。她身上有着一股子图书馆管理员的气质，一副有权威的派头。大约是一头十足古怪的蠢驴，他想。

“我有什么可帮到你的，格林先生？”

格林单刀直入，他那光明的外表变暗了，说：“夫人，我知道你今天早晨收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加急邮件。”

“没有，我想我没有收到。虽然我可能搞错了……我可以去查一下吗？”

“请吧。”格林说，他驱散他头脑里突然出现的怀疑的阴云。文件曾经在这里，我知道它在，也许它还在这里。

海伦按了一下免提键然后拨起号码来。有人回答了：“喂？”

“是我，安吉拉，今天早晨有从华盛顿寄给我的加急邮件吗？”

电话里停顿了一会儿，说：“没有，邮递员已经来过，今天没有邮件，但是……”

“谢谢你，安吉拉。”海伦切断了电话。

格林注意到了。

“对不起，格林先生，看样子没有什么邮件寄来。”

格林只是目不转睛地瞪着她，死一般地沉默。她的目光移开了。

她甚至也不问我为什么来这里或者那信封里有什么，她明显有问题。

“你不善于干这类事，是吗，海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和克林顿·勒布朗什么关系？”

“你瞧，格林先生，我忙得很，而且……”

“我他妈的要把这可怕的马戏场关掉，有必要的話，撕开它。”格林平静地说，但是他的黑眼睛能把海伦烧穿两个洞。

“你怎么敢？！”海伦一跃而起，“请离开，我会要去投诉到……”

“投诉吧，”格林驳斥道，他站了起来，将身子俯向她那女总管般

的形体，“投诉状最终会落到我的办公桌上。现在你是愿意合作还是不合作？”

“合作什么？”她厉声问道。

“我知道你收到了一张克林顿·勒布朗寄来的资料光盘，它是以加急邮件寄来的。你现在就把它交给我，否则的话你将会受到拘留。你要么和我合作要么反对我。”

“以什么罪名？”她反问。

“妨碍国家安全，这对你是一个直接的威胁。《爱国法案》，无限期的拘留，不需要任何理由，不许你他妈的打什么电话给你那该死的律师！”

“简直是蛮横无耻！现在请你离开。”

格林又平静地坐下来，拿出他的手机。

“诺曼，派人包围博物馆，我们要把它关闭，把范德比尔特监禁起来。把她带到分处去进行讯问。”他关上手机扯开上衣，亮出他的武器，说：“你得跟我来，你的副手在哪里？”

海伦让步了，害怕起来，不知该如何是好，说：“她……她在隔壁办公室里。”

“叫她进来。”

海伦又拨打了安吉拉的电话。

一个女人出现了，她的穿着也是同样地保守。

“你是安吉拉，是吗？”格林说。

“呃……是的。”

“好，安吉拉，海伦因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受到拘留，博物馆现在关闭了。全体雇员留在大楼里听候下一步通知，否则的话他们就得和海伦一起走了，听明白了吗？”

安吉拉用手掩住她的嘴，望着海伦。

“我说的事你听明白了吗？！”格林站起来吼道。

海伦温和地对安吉拉点点头。“是的……听明白了。”

格林领着海伦·范德比尔特走出办公室，安吉拉跟在后面，一起

走进博物馆门厅。“斯莱特，把这个地方关上，不许任何人离开。会有更多的特工来。安吉拉留在这里把门锁好。开始检查各个出口派人把守。他妈的不许动这里的東西！等我回来。”

斯莱特点点头，把安吉拉推到前面的书桌前，这时一小群雇员们聚集在门厅里，在窃窃私语。

外面，格林把海伦推进黑色轿车后面。要打破她的反抗就得把她带离她自己的地盘。

第九十一章

索尼娅坐在这辆小道奇车里把时间找补了回来，离开机场之后只用了十几分钟他们就离开了高速公路，直奔博物馆而去。

但现在已经是上午9点27分了。

“在那里！”特拉维斯说，指着前面在爱尔姆大街和休斯敦大街的拐角处的那座红砖建筑。“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

“好，我们在哪里停车？”索尼娅说。

“等一等……那里！那里有一块停车牌。在那栋建筑物前面一走完爱尔姆大街就向左拐。”

当索尼娅把汽车极勉强地拐过一个急转弯时轮胎发出尖叫。汽车猛一震动在停车场停下来，它就在小山丘后面，他们从汽车里出来就向入口处奔去，奔上台阶……

……门锁上了。

“你说过这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门的？”

“九点——九点钟——瞧，那门上不是写着呢吗？”特拉维斯往后退了一步好寻找另一个入口。

索尼娅摇了摇另一扇门，但无人来开门。她从玻璃门往里窥视，

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在踱步，她一眼看见了索尼娅。

当这个女人走近时索尼娅都能看见她名牌上的姓名：安吉拉·波斯特尔斯。安吉拉挥舞着她的手臂，做着口型说道：“我们关门了。”索尼娅摇门摇得比刚才更狠了。特拉维斯也来一起摇。

安吉拉向四周看仿佛在检查有人在看没有，又接着走了过来。她打开门上的锁把头从门缝中伸了出来，说“我们关门了，我恐怕……”

特拉维斯抢先说话，感觉索尼娅也许没有做好准备来控制这个局面。他说：“夫人，我们不是要进来。”

“那是要干什么？”安吉拉摇摇头，虽然对这一天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而不解。

“我相信有某样给我们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只是来取走它的。我们是馆长的朋友。”

“你们是海伦的朋友？”

“是的，海伦的……”海伦一定是馆长了。

“好吧，是什么东西？可是我恐怕你不能过来。”

索尼娅和特拉维斯互相看了一眼，发生了什么事？这不对头。

“你们为什么被关起来了？”索尼娅问。

安吉拉惹人注目地朝里看了一眼，然后从门缝中低语道：“来了一些政府的特工人员把她带去讯问了——还有更多的人就要过来了。”

是格林！不。

索尼娅的脸沉了下来。特拉维斯很平静，站在格林的立场想了想。如果格林把她带走，他们大约还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没丢，只除了时间。他说了出来：“安吉拉，我的朋友克林顿·勒布朗给我寄了点东西让我到这儿来取……拜托馆长保管的，或许吧？”

安吉拉显出慌张的样子来，说道：“好的……你叫什么名字？”特拉维斯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扇机会之窗，是该拔除各种障碍的时候了。

管它呢！“特拉维斯……丹尼尔·特拉维斯。”

这个名字似乎已被安吉拉铭记在心了。“等等，我想我的确有要给

你的东西。海伦昨天早上放在我桌上的，等一小会儿。”安吉拉锁上门走开了。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情绪激动地等着，安吉拉刚才说出来的话具有永久的价值。她就要交出阿波罗文件了吗？他们在门旁靠墙站着尽量不让人看见。

四分钟来了又去了，没有安吉拉的影子。

七分钟来了又去了，发生了什么事啦？

什么事情不对头。时间在飞快地过。

“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索尼娅说。

“我知道，我知道，有什么主意？”特拉维斯问，一面朝各个方向像摇镜头似的看着，感觉像是暴露了。看来这是一个圈套。

“首先我们离这里远一点儿吧，站在这里我们成了易被击中的目标。”

“好吧。”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都低着头匆忙从博物馆入口离开，回到停车的地方。

“找一个我们能看见入口处但又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索尼娅说。

特拉维斯显出怀疑的样子来，说：“好吧，在一个停车场周围四处闲逛是有点不……等等……跟我来！”

“我们上哪里去？”索尼娅问，飞快地跟着特拉维斯的脚步向前跑。

“我知道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这里大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你可以围着停车场闲逛而又不让人起疑的地方。”

他们到了一处围栏跟前，它把停车场从爱尔姆大街和迪利广场分开了。在它上面有用黑色喷漆乱涂乱写的几个字：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另外已经有三个人站在那里了。

“你来看，”特拉维斯说，“从这里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入口处。”

索尼娅从围栏上往外看到爱尔姆大街上，明白了他们就在那个小山丘上，就站在那第二个杀手的位置上。她不由得停息了一会儿，去看那些她现在正踩着的脚步。

从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爱尔姆大街，看见肯尼迪饮弹处的那个白色十字架。它看来比想象得更近一些。从这里射那一枪比从教科书大楼那里更容易得多，一个小孩子从这里也能击中他。

无论如何，特拉维斯是对的，围绕一个停车场的角落闲逛绝没有如此舒服。

他们俩都在树叶掩盖之下审视着博物馆的入口，但仍然没有动静。吵吵嚷嚷的观光客来了又走了，每一群人都在争论着杀手的人数以及是哪一个美国的情报机构策划了这次谋杀。

一辆黑色的雪佛莱吉普车尖叫着开过来停在入口处外面，跑出四个汉子来。他们冲上台阶，其中一人用手猛拍大门。

“格林的人。”索尼娅说。

特拉维斯站在那里，像一头小鹿在一辆开过来的汽车灯灯光中呆住了。

游戏结束了。

“把博物馆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要给她打电话。”

特拉维斯匆忙说出电话号码，心想他们早打电话就好了。他把耳朵凑近索尼娅耳边，这样他们就可以都听见了。

“这里是六楼博物馆。”声音听起来紧绷绷的，给这样一种地方打电话来你本会预料到不会听到一种令人愉快的腔调的，可以理解，索尼娅想。

“请找安吉拉·波斯特尔斯。”

“我是安吉拉。”她一定已经接过了电话。要么是那样，要么是所有的电话现在都得经过她的办公室。不管是何种情况，这都太好了。

“我是和丹尼尔·特拉维斯一起的，你说你已经……”

“是的，你们在狙击手的栖息地下面等着。”安吉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来吧。”特拉维斯说。他将安吉拉的回答牢记在心，带着索尼娅匆匆离开围栏。

“狙击手的栖息地在哪儿呀？”索尼娅问，一面赶上特拉维斯轻快

的步伐从停车场走了出来。

特拉维斯向前走着时指着博物馆的第六楼。“看见那里了吗？”他说。

索尼娅眯眼看，抬起一只手臂挡住得克萨斯眩目的阳光。

特拉维斯继续说：“六楼的那个角窗——那里就是狙击手的栖息地——奥斯瓦德就是从那里开的枪。”

在博物馆里，气氛显得喧闹而混乱。特工人员把守住了各个出口，他们互相暗中说话。职员们则在门厅里挤作一团，有些员工受到了传讯，他们所有的人都很慌乱。

安吉拉砰地放下电话筒，轻轻拍一下已经卷进她口袋里的信封：信口已经封上，上面的收信人写的是D. 特拉维斯。

海伦·范德比尔特在昨天就已经把信封交给安吉拉了，她说：“把这个交给D. 特拉维斯，如果他来取时我可能不在这附近的话。”

安吉拉知道她即将要去做的事可能会使她遭到逮捕，但是昨天海伦说这话时，语气里有股迫切的东西。也许这个信封能使她亲爱的朋友从这个圈套中脱身出来。她压根就没去想她已经做下了什么错事。

是的，这就是她要去做正确的事。

安吉拉感觉到她胸中鼓起了一股叛逆的精神，这是大多数肯尼迪总统的崇拜者们都具有的。她挺直胸脯大摇大摆地走出她的办公室。

她打开通向门厅的门，猛地右转向电梯走去。

一个特工挡住了她的去路。

“你上哪儿去，夫人？”

“上楼到博物馆去。”

“干什么？”

“去保养一两件展品——那些东西我恐怕不能等了，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界碑，你知道。”

那特工暗中向着他的衣袖里的微型传声器说：“一个人上来了。”他向安吉拉挥手让她穿过那打开的门。

安吉拉走了进去，明白楼上还有一个特工要经过。她抬手按了“七

楼”的按键——行动的呼唤。她要走路下到六楼，但愿这会表示出她已经上到了七楼，她就可以偷偷摸摸绕过那个在六楼等着她的特工了。

一会儿之后，门叮地一声打开了，她走了出来，走进了昏暗灯光照着的展品室。走下一段楼梯，她就到了六楼博物馆了。

六楼只有一扇窗可以打开。这扇窗子周围堆满了箱子，窗子还按原样保持着。这就是那扇奥斯瓦德从那里开枪射击的窗子。

据说情况就是这样的。

看不到任何特工的身影。事情至此还算好。安吉拉走近保护着这扇著名的窗子的那扇玻璃门，望着掩藏得很好的那个地方，她不由得咬住牙齿忍住了笑。同样是掩藏过奥斯瓦德本人的那一堆箱子如今要来掩藏她了，尽管她怀疑她即将要做的事情是否也会是那样十分地有罪。

她把钥匙插进玻璃门的锁洞内转动了它，然后轻轻地把它推开。

很容易。现在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

“住手！”她身后发出隆隆一声吼。

这是一个特工。

安吉拉转过身。“你说什么？”她轻蔑地说。安吉拉仇恨权威，尤其是在她就是权威的地方。

“你在干什么？”白肤金发的特工问。

“我告诉过你楼下的同事了，例行检查展品。这是一块国家历史界碑。你瞧，不要认为我只不过是到这里坐下来，捻弄捻弄我的手指，你……”

“好啦，夫人，”他说，“消消气——你去吧。”

安吉拉推开门走了进去，把门在身后关上。她感觉那特工的眼睛在看着她，所以她装出一副在检查的样子来。她上下看着，把两件箱子挪动一两英寸，乱动一下墙上的装置，这才向窗子走过去。

她消失在箱子后面，那是曾经掩藏过奥斯瓦德的箱子。

现在他绝看不见我了。

她把那扇古老的窗子打开了两英寸。站起身来，观察着，她把手

指在窗框顶部摸索着，使得看起来她像是在检查窗子。

然后她又消失在那堆箱子后面了。

现在是我的机会了。她从衣袋里抽出信封，把它揉成一团，从打开的窗子扔了出去，心中但愿特拉维斯明白了她的指示。

她从玻璃门里走了出来，在身后把它锁上，意识到她正在出汗。

“你干完了吗？”特工说，眼里有了一丝疑意，“你有点脸红。”

“那是绝经期病症。”她低声说道。

特工的脸红了，他点点头不再看她。

令人痛苦的八分钟过去了。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站在爱尔姆大街上抬头看着狙击手的栖身处，两个人轮流指着它，聊着：仿佛是真正的游客。

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们这样孤注一掷地等在这里还得有多久？”索尼娅从咬紧的牙缝里说道，一面强颜欢笑地指着上面。

“天哪，那么奥斯瓦德就是从那里往外开的枪吗？哇！真令人惊奇！”特拉维斯说，他已经看到另一个行人正打他们身旁经过。

“我发誓，如果你再那么说一次我就会杀……”

“嘘！”特拉维斯说，“看！窗子打开了。”

索尼娅抬头往上望，几乎在同时他们俩都看到了一团纸球翻滚着落下地来，就落在离他们几步路的地方。

索尼娅一把抓过它不紧不慢地向停车场走去。特拉维斯跟在后面，笔直地向前面看着，一声不语。

他们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跑。

第九十二章

白色道奇车的车门砰地一声给关上了，索尼娅把那团纸球交给特拉维斯。她发动引擎把车开走。特拉维斯由于紧张和激动而变得僵硬了起来。他们看着前面力图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感觉好像刚刚拿走了蒂凡尼^①的珠宝。“很难相信这就是阿波罗了。”他说。

“打开它。”索尼娅说，一面驾驶着汽车穿过停车场。

特拉维斯打开揉成一团的纸。这是一个信封，上面注明由他处理。

他把大拇指放在封口下面，觉得这就像是神话中的潘多拉带着她那一只盒子。他犹豫起来，回想起他早先思考过的问题：人们真的需要一个治疗癌症的自然疗法吗？他们会在意其结果是可能失去他们的工作吗？在希腊神话中，潘多拉从她的盒子里放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瘟疫。阿波罗会把它们送回盒子，治疗它们。阿波罗文件能够把几个世纪以来潘多拉随身带来的这些魔鬼通通埋藏。

特拉维斯抽出里面的那张纸，他打开它。

就像是有一只大锤猛地砸在他头上，把他从天上砸到了地下。那纸上上面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字：

“得克萨斯达拉斯艾斯敦大道 1107 号。”

“上面说了些什么？”索尼娅问。

“是一个地址。”

“什么?!”她停下来，说，“让我看看。”

特拉维斯把它交给她，伸手去拿地图。

“我——我不明白，”索尼娅说，瞪眼望着地址，“这就是我哥哥寄的那件东西吗？在那个地方有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们得去找它。”特拉维斯说，研究着街道索引。

^① 蒂凡尼公司 (Tiffany&Co.)，美国一家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公司。

“还要赶在格林之前。好啦，在这儿……右转弯到爱尔姆大街……它就紧挨在城边上。”

有些街道你根本就不想要开到那里去，你顶多是碰巧经过那里，除非你是住在那里。艾斯敦大道就是这么一条街。它相当破旧而颓败，废弃的汽车停在街上，旧沙发放在单层木头屋子的游廊上慢慢腐烂。这些木头屋子沿街摆在不整洁的人行道上。

“好的，它应该在右边只要几……它在那里！”特拉维斯叫了出来。

索尼娅继续开车经过两座屋子把汽车停下。特拉维斯知道这种规矩，所以甚至不想要去问为什么——她不想把车直接停在屋子外面。

他们从汽车中出来跨上了人行道，缓步走到了1107号。街道上很荒芜。走近细细一看，这些屋子大约和达拉斯商业区本身的大多数建筑一样古老。

1107号的窗子都有百页窗，但都关着。游廊年久失修，后院里有一座东倒西歪的木板车库。

他们走近了些，能够看见私室内的便道上停着一辆小汽车，外观上和这个地方毫不相称：这是一辆崭新的黑色福特牌野马跑车。

“已经有人来了。”

“到后面去转一圈，”索尼娅说，便朝着后院径直奔去。特拉维斯跟上索尼娅的快速步伐。

特拉维斯和索尼娅围着这褪了色的蓝色木头屋子的一边小跑步走过，转角来到了后门。后门是开着的，在它后面是一扇纱门。

“进去要按门铃吗？也许我们只要敲门就可以了？”特拉维斯憋着嗓子低声说道。

“我们不知道里面是谁——可能是一个圈套，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索尼娅说，“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我都不能让他们占了先——现在你就在这里等一会儿，等我为你把一切都搞清楚，好吗？”

“好吧。”

索尼娅走了进去不见了。

特拉维斯背靠墙站着，在那里等。这里到处可见快乐时光留下来的摆脱不掉的关于往事的回忆。他打量着褐色的草地：一只橡胶轮胎做的秋千用旧绳子吊在一棵树上，一辆锈蚀掉的三轮脚踏车就放在破旧的、谷仓似的车库旁，一张腐朽了的木制野餐桌躺在一个角落里，旁边是一只老式的烤肉架和一个用旧了的油桶改制而成的烟熏器。

索尼娅去得太久了，她在干什么？

特拉维斯没听见里面有什么打斗的声音。是该进去自己亲眼看看的时候了。

他已经走得太远，冒了太多的风险，不只是为了在这里等一等。

特拉维斯推开了纱门。它吱呀一声打开了。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厨房，这间厨房需要整修一下，不过很显然它仍在使用中，根据它洗涤池里的脏盘子可以判断出来。

没有索尼娅的身影也没有她的声音。

他蹑手蹑脚地又向里走了一些。

与厨房相连的是一间挂满了照片的餐室。特拉维斯打量着他们，一些是黑白照片，一些是彩色照片，全都装在不再时兴的镜框里。

这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固守在另一个时代里。有一张两个男人的照片，父亲和儿子，两人相并而立。旁边一个架子上，放着一张整个足球队的照片，它的旁边放着一个得奖的银杯。有一张照片是一个三十来岁，高个子，身材匀称的男人，他白肤金发，穿着一套做工考究的黑色西服。

仍然没有索尼娅的身影和声音，但他不想叫出来。

特拉维斯继续打量照片。下一张是一个老人的照片，他猜想是父亲，他站在肯尼迪总统身边，看样子像是特工处的人。

这是勒布朗父母亲的屋子。

特拉维斯的头被这种可能性激动得一下子发了晕，他发狂似的细看着更多的照片。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在一幅儿子的照片下面的题辞上，这又是一幅他穿的西装照：克林顿·勒布朗，特工处，1999年。

特拉维斯浑身发冷，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勒布朗一定是把文件寄到了这里，但是现在为什么？还有安吉拉是如何有了那张字条的？谁寄的这……

特拉维斯这才得到了他的答案。

当特拉维斯瞪眼看着眼前的景象，生活进入了一串慢动作。他能感觉到每一次呼吸都在他胸骨后面鼓起。

啊，我的上帝。

是他产生了幻觉吗？他再看一眼那张特工处的照片。

一个鬼影把一支枪指着索尼娅，而她则双手抱头向他走来。

不！不，那是他——

克林顿·勒布朗。

身穿一件赛跑服，他没刮脸，一只手上绑着绷带。

“是勒布朗吗？”特拉维斯说。

白肤金发的男子不动，他仍然盯在索尼娅——他的目标身上。她不表示任何特性地不发一语，也不看特拉维斯。

勒布朗可能没有看她的脸，她不打算说任何话以免刺激他开枪，特拉维斯推测。

“克林顿·勒布朗，我知道你是谁。看，现在好了，我是丹尼尔·特拉维斯，而这个女人是你的妹妹！”

这个男人不动也不说话。他只是把索尼娅作为目标瞄得更近了。

特拉维斯肯定面前的这个人就是照片里的同一个人。是的，他一定就是勒布朗！

令人痛苦的两秒钟过后，勒布朗开口说话了：

“我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鬼妹妹！”

第九十三章

这真像是一场梦。特拉维斯眼眶边上的视力模糊起来。

在他前面站着一个人从死神身边回来的人，他声称索尼娅根本就不在他的妹妹。

在那短短的几秒钟的沉默中，他们俩互相等着看谁先开口。当特拉维斯回想起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时心中不由升起一团疑雾。他确实不知道勒布朗到底死了没有。而索尼娅顶多也只是猜测。如果这位就是勒布朗（是的，他就是勒布朗），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说索尼娅不是他的妹妹。突然之间特拉维斯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细节，这所有的照片中都没有：索尼娅。

而且索尼娅对这个地方无动于衷！

特拉维斯逼近索尼娅。她的双手已经被手铐铐住，搁在了头顶上。

“索尼娅？”特拉维斯问。

她什么都不说。

“特拉维斯博士，”勒布朗说，“我知道你有许多的问题要问我，我也会回答它们，但是此刻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她到底是谁？你在哪里找到她的？”

“她说她是你的妹妹。”特拉维斯说，“索尼娅？”仍然是沉默。

“请过这边来，特拉维斯博士，我需要你的帮助来关紧她。”勒布朗的声音很平静。他似乎知道索尼娅能够干什么。当他双手举枪指着她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和她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面无表情地控制着局面。

特拉维斯再一次看着索尼娅。他要设法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信息断片进行加工处理，他不由感到一阵头痛。他们一起经历过的这一切，索尼娅都帮助过他。如果她是敌人，那又是为了什么？这敌人是什么人？她帮助他是因为她想要那份文件吗？她到底是为谁工作的？

对于发生的这件事我无法相信。

“请过来吧，博士——要非常小心地走过来，把她送进这个小房间里去。”勒布朗指着索尼娅右手边的一扇白色门说。

现在我能确认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勒布朗寄了那份文件，他就站在这里。特拉维斯决定按勒布朗说的去做。

特拉维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打开了门。

索尼娅既不反抗也不看特拉维斯。不管是什么原因威胁到了勒布朗，可能就是因为这才导致了对她的拘捕，看来他们已经较量过一番了。

“现在请把它关上。”勒布朗说，仍然保持着他那段距离，仍然把枪指着那关上的门。特拉维斯尽管一想到索尼娅是一个敌人使他很为难，他还是照办了。门关上了并且自动锁上了。这是一扇厚厚的金属防火门。

勒布朗放下他的武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现在她哪儿也去不了啦。”然后他向特拉维斯伸出手来表示欢迎，说，“先生，很荣幸见到你。”

特拉维斯握住他的手摇了摇，紧张得有点抖起来了。

真是如同梦幻一般。各种问题一齐涌上特拉维斯心头，但说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我以为你死了。”

“我也这样以为过。”勒布朗一边说一边向起居室中的一个破旧的蒙有佩兹利涡旋纹花呢的沙发走去。

特拉维斯跟着坐了下来。勒布朗的确正如特拉维斯想象中的那个特工处的探员那样：中规中矩，做起事来一丝不苟。回想起来索尼娅根本一点儿也配不上这种形象。事后诸葛亮令人讨厌。

特拉维斯必须把思路放慢、放开一些。先听勒布朗说。

勒布朗在特拉维斯对面找了一个座位坐下。“别担忧，文件是安全的，”他做了一下鬼脸笑道，“我们在这里也是安全的。这座房子不在任何的系统网络之中。它是我父母的，他们过世之后把它留给我了。我时不时地还得拿些钱来维修它。可我决不会卖掉它。我家老爷子过去是保卫肯尼迪的，肯尼迪总统1963年中弹的那一天就是我父亲完蛋

的日子。他变了，老是被那件事缠在心上，甚至让我们搬到了达拉斯这个地方，达拉斯是那件事发生的地方。他就是放不开，把自己钉在了1963年，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责备自己不该让总统就那样中了一颗子弹。不久之后癌症深深嵌入了他体内，他死于癌症，很快我母亲也随他而去。”眼泪在勒布朗的眼睛里涌动，但他极力咬住下嘴唇把它们忍了回去。

“你为什么不把文件就直接寄到这里？”特拉维斯问，尽量不同时提出一百个问题来。

“加急邮件必须要有一人签收，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他们会去检查我的电话记录和来往关系记载，我不能把它寄给这些关系网中的任何一个，所以我把它寄给了博物馆的海伦。她是我家一个老朋友了，我和她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但是这个地址是很容易想起来的。我知道海伦是信得过的，不只是因为她是一个老朋友，还因为如果我不来处理这份文件的话，她会知道如何去处理它。感谢上帝，我很高兴你来了——我的传真起了作用……”

“由此看来你躲过了他们。但他们是誰？”特拉维斯说。

“他们就是格林。”

“格林是什么人？”特拉维斯急切地问，急于想知道这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追踪他的这个人更多的情况。

“格林是我的上司——特工处的处长——一个真正的饭桶。我星期一回家时看见有人来过我的公寓便明白他们已对我心中有数了，但是我还不确定——”勒布朗停止说话又看着那间关了索尼娅的小密室，说，“我看见他们进来，我得想个办法把文件弄出去，万一我被捕了的话——再加上我也想要和你联系，所以我从我的调查上撕下上面的一页，在它下面写了个便条，将它用传真发给了你。”

站在勒布朗的立场来看整件事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对于特拉维斯来到这里他不过以为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因而不以为意，却不知特拉维斯如同穿过了地狱一般遭受了千辛万苦。真是说来话长，有太多的问题要回答，要把勒布朗放到负疚之火上去拷问。

“你把阿波罗文件寄到了博物馆海伦那里——那么它仍是在那里吗？因为格林已经……”

“它是昨天寄到的，不是今天。加急邮件要一两天到，感谢上天它一天就寄到了。我只能说愿上帝保佑美国邮政局——海伦昨天把它放在那里等我。因为担心你会要迟一些时候露面，我就把这个地址给了她，把它放进一只信封里，上面写上了你的名字交给你。”

特拉维斯想起了那个明显不过的问题，问道：“那么你是如何从格林手中逃出来的？”

“我来到邻居的家中，顺手抓起一个她已付过邮资的信封，她放在那里准备好要寄的。我抽出她的信纸，把我的东西放了进去——然后爬到她的阳台上，直奔最近的邮筒。我被我自己的同事开枪击中，真是不敢相信！我掉入河中，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我也以为自己死了——天又黑又冷。然后我看见了我和光，我发誓是真的。我向着那光游过去来到了对岸。”勒布朗的眼睛湿润了，变得深邃起来。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勒布朗眨眼间又回到了现实中来说：“那天我在负保卫的职责。所以当我跌入河中时身上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这几天以来，我一直设法打你的手机，你去哪里了？”

“我的手机丢了。那真是令人不可置信。”特拉维斯这句话是指勒布朗的经历的。“那么是什么使得你打破了保持沉默的规定的？”

“他妈的特工处不守规矩，我们更像是秘密警察！”勒布朗让自己平静下来，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一个伙伴，名叫布鲁斯特的，他是负责保卫第一夫人的。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事了，但是她新近诊断出来得了癌症，她在墨西哥找到一家诊所，那里治好了她。布鲁斯特把整个这件事都告诉了我。呃，我自然很感兴趣，因为我父亲也是得癌症死的，所以我开始了调查。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我对围绕肯尼迪被刺而发生的一切事件知道得相当多，我发现有一些奇怪的巧合在那个和……”

“苦杏仁苷吗？”特拉维斯说，“麦克诺顿就是你所指的那个共同

的联系吧，是不是他？”

“是的，先生。无论如何，在不到一个星期以前，一个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知情者突然找到了我，甚至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情况！这真是机缘巧合还是怎么的？结果是我保卫的这个家伙——副总统库克要去坦帕参加一个比尔德堡会议，讨论的不是别的正好是苦杏仁苷。”

特拉维斯跌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终于感到了一种迟来的宽慰，他的预感一向都是正确的。特拉维斯目不转睛地望着勒布朗，听着这个自星期一以来便一直使他遭罪的秘密在他面前逐一解开。

“我从情报部门搞到了一个微型监视装置，把它安置在会议室里。我的同伴迈耶一定看见我这样做了——狗娘养的。对于那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叫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我可以发誓，但有一个底线我不能跨越——特工处被认为是应该保卫总统的生命和国家的货币流通的，可是我们却背道而驰，成了某种该死的古罗马禁卫军！”

感觉勒布朗扯远了，特拉维斯打断他道：“那么阿波罗文件在……在哪儿？”

“阿波罗是安全的——它就在这里。”

特拉维斯吃惊中感觉头脑里嗡地一声。他刚才是说阿波罗文件就在这里吗？他一直以来在追寻这一时刻，那看起来好像是遥遥无期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敌人搏斗，打败力量对比下的悬殊好不容易才来到了这里。

但是勒布朗继续以一种含蓄而冷淡的语气说了下去。

“所以那个名叫索尼娅的女孩到底是什么人？她到这里来干什么？”看来在他说出文件的藏身地点之前他要有些保障。

特拉维斯耸耸肩，说：“她在纽约找到我，说她是你的妹妹，还说她是特工处的一个探员，她知道你和你父亲的所有事情，全部。如果没有她我也跑不了这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特拉维斯垂下头。索尼娅做过的一切事情和说过的每一句话开始在他头脑里重新映现，就像是放一部黑白新闻短片一样。

“咳，可是她根本就不是她所说的那样，这一点太肯定了。这件事有点叫人担心。”勒布朗说，一边搓着他的后颈。

“担心什么？”

“很显然她是为阿波罗文件而来的，利用你来得到它。问题是，她是为谁工作的？真见鬼他们是怎么发现关于这份文件的事情的？她这人和她的所作所为不是有点奇怪和令人起疑吗？”

特拉维斯绞尽脑汁来想这个问题：“心里还没有起什么疑——只是……”

“只是什么？”

“她做事的方式和你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勒布朗开口说道，“想要插手这份文件的人还真不少。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难题，要为其找一个悉心维护的生息地。”

“啊？”特拉维斯说。

“是的，我无意让报纸或电视新闻网来操作这件事。它们都被多个国家掌握，会有太多的损失。当然没有政府实体会感兴趣也没有慈善团体——”

“你怎么知道所有这些情况的？”事情说来似乎是合逻辑的，但勒布朗看来不像是个知道这些事的人。

“你看过文件后也会知道的。”

勒布朗说得当然对。特拉维斯就常常和人辩论，说是水门丑闻如果发生在今天，媒体绝不会将其广播出去；伍德瓦德们^①和伯恩斯坦们^②的见解能抓住抢先刊载的独家新闻，它们自然是这些日子里最新奇的事了。

特拉维斯想了一会儿，于是想到了它。这个东西他早已考虑过了。

“那就只剩下一样了——这是言论自由的最后一个堡垒了。”特拉维斯说。

① 伍德瓦德 (Rober Burns Woodward, 1917 ~ 1979), 美国化学家, 提出能预测或解释有机化学中某些类型反应的主体化学现象的一种概念。

② 伯恩斯坦 (Leonard Bernstein, 1918 ~ 1990), 美国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

“是什么？”勒布朗问。

“互联网。”

第九十四章

终于和詹森联系上之后，里斯坐在他的汽车中，汽车停在特工处达拉斯分处的外面。詹森今天早上去了白宫，一直到现在才联系上。

“在达拉斯吗？”

“是的，长官，在达拉斯。今晨大约7点30分他离开了孟斐斯上方的悬空点飞到了爱田机场。然后他进了六楼博物馆，把它关闭了，把馆长海伦·范德比尔特给拘捕了。我现在就在他的分处外面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电话里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里斯甚至能听见詹森线路里的嗯嗯声。“那么你把我们在达拉斯的分局也已经卷入进去了吗？”詹森问道。

“没有，长官。我们能确信我们的靶子会把我们领向目标吗？”

“如果别人能把我们带到那里他也能。我们只要耐心一点儿，里斯，要小心。记住，我们需要那个东西。”

“我打算坐飞机。你能和达拉斯方面打个电话……”

“已经打过了。”

“一架直升机，上面带上两个特工就够了。他们都只要知道最基本的情况就行了。”

“已经安排了。”

里斯还没来得及回答，詹森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两英里路以外的地方，那个身穿西服说话带外国口音的人——菲尼克斯在一间电话亭里打电话。

“我是格林。”

“是我。”

他的声音立刻使得格林找了个秘密地方说话。“做好准备，”他劝说道，“你现在在哪里？”

“就在附近。”

“你已经安排了空中交通工具吗？”

“是的——一架直升飞机。呼叫信号为凤凰。”

“很好。指定的频率不变。目标的位置仍然不得而知，但是做好执行的准备。”

“好的。”菲尼克斯挂上电话。

德怀特走向那间小小的审批室，海伦·范德比尔特坐在那里正在抽泣。“那么海伦，你刚才向我解释说克林顿·勒布朗是昨天露面的？”

第九十五章

“我们这里网络没有开通。”勒布朗说。

“好吧——但那是把阿波罗文件公之于众——甚至公之于世界的办法！一个带有流动图像的网站会像癌症一样向纵深发展下去。”

特拉维斯和互联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早期出的书就是通过运用一种办法迅速跃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的：这种办法被称为“病毒销售法”，它就像一种疾病那样有机地展开。他知道互联网能够揭露出什么东西来。

“好吧。”勒布朗说，“第一步做什么？”

“要紧的事先做。我们要把文件复制一份——它在哪里？你可以相信我。”特拉维斯说，坦然面对勒布朗的眼睛。

勒布朗点点头，然后拿出一个小珠宝盒来，里面放着一张小小的光盘。“这就是阿波罗。”他说，仿佛他在向特拉维斯介绍一位总统。

特拉维斯拿过这只小盒子。他感觉他拿着的是一个外星来的人工制品。说真的，这个东西对于世界将会产生的影响绝不会亚于在另一个星球上发现了生命的存在，他想。

“你这里有电脑吗？”特拉维斯问。

“我这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一路走下来没有时间把文件复制下来——我要保持形象的低调，还要尽快赶到达拉斯。但我在硬盘里复制了一份。”

勒布朗赶紧领着特拉维斯回到厨房，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你现在不需要那个了。”特拉维斯说，紧张地指着勒布朗一直没有放下的枪。

“对不起。”他把它放在起居室的梳妆台上。

“好吧，”特拉维斯说，“我要来看一看这张碟里有些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建立一个网站。”

特拉维斯砰地一声打开光驱，把阿波罗文件放入，啪地一下又关上。电脑呼呼地开始工作了。特拉维斯看着屏幕。他感觉胃里一阵剧烈搅动。

几秒钟后，阿波罗文件打开了。

这也是勒布朗自己第一次有机会来看这个文件。笔记本电脑在第一个图像出现之前先黑了屏。这是一个空房间，中间有一张大会议桌。在每个座位前都放着水、薄荷糖和拍纸簿。这是坦帕海厄特大酒店的一间聚会室。

勒布朗和特拉维斯拿过小凳坐下来观看。由于摄像机的位置很好，使得整个桌面的图像很清晰。

“他们把整个一座酒店全给关了就是为了这个吗？”特拉维斯问。

“啊，不——这只是一个附带的小会议。客人比这要多得多。这只是一个非议事日程的会议。只挑选了几位出席者。”勒布朗说。

一会儿，听见有声音进了房间，然后走进了一列人，有些人特拉维斯能认出来，有一些他没认出来。勒布朗是第一个进来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一些的家伙，他看起来像是特工处的人员。

“那是我的搭档，迈耶。”

然后副总统——理查德·库克——走了进来，直接走向桌子远端的首位。勒布朗和他的搭档一边一个地站在他旁边。紧挨着他后面进来的是四个西服男人，他们的年龄都上了五十了。最后进来的是一个白头发的男人，穿着一套最为昂贵耀眼的西服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他坐的位置使他的面部看不太清楚。他第一个开口讲话。他掌管着这整个房间，仿佛他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主持这个会议明显地意味着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库克副总统，请允许我来向你介绍一下。”白发男人说，向围在桌旁的其余四个男人做手势。

当他们的名字被说出来时每一个人都点点头，笑一笑。“美国医学协会主席约瑟夫·理查森博士，美国癌症协会主席彼得·莫威兹，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迈克尔·马斯顿，以及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马丁·克伦肖。”

这个老家伙绝对地是在发号施令，其他五个人都在等着他开始说话。

“先生们，”他开始说道，“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危机也有一个机会。副总统先生，你的政府当前就要进入选票投票阶段，你希望明年连任。”

“是的，的确是这样，我们谢谢你的慷慨支持……”

“我猜想你是想要再次当选的，是吗？”这人面对库克说道。

他刚才打断了美国副总统的讲话。这家伙是谁？

“我想要的只不过是每一届政府所想要的：第二届任期！”库克抿嘴而笑。此时无人发笑，于是库克的脸迅速恢复到严肃的样子。

其他的四人坐着一言不发。

“然而现在是关键时刻了，我们得立刻抓住这个问题。”负责的男人继续说道，“从今天我召集到这里的人来看，你可以猜出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癌症的问题。副总统先生，你的上司——总统先生——即将要铸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错，他宣称他要公开支持苦杏仁昔运动。”

“但是，他还没有……”

“是还没有，但是他会这样做，这个会议就是要确保他不这样做的。里根当总统时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不得不——呃，采取措施。我之所以召集这个会议就是为了我们不致重蹈覆辙。”

里根曾被开枪射杀，特拉维斯看到这里时想道。

“但是第一夫人……”库克结巴起来。

“是的，问题在于她。我们知道她去了墨西哥，因为她患了乳腺癌，现在成了一个苦杏仁昔的狂热信徒，但她没有去想她和什么搅在了一起。如果她也想要享受第二届任期的话，你必须要保证让他们明白过来。”

“准确地说明白什么？”库克问，看着那个看不见脸面的人，就像一只小狗看着它的主人。

“美国的经济会要受到一个严重的打击，贸易赤字会像火箭似的上升。它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在国际谈判桌上你们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讨价还价的筹码。第二届任期，那就再见了。”

“我明白，我会……”

“我要弄确实你真的明白了。在这屋子里你也不是唯一一个需要点拨的人。”白发的主席说着，用眼瞅着另外四个在座位上坐立不安的男人。

“先生们，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危机，但它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从机会开始说起吧。如果在市场上癌症增加的比率继续成指数上升，它就会取代心脏病成为美国的头号杀手。目前来说每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得癌症，再往前看几十年，百分之百的市场将要因为它而遭受

痛苦。那就是说假定每年的上升按当前的比率继续下去。不用说，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只会按照我们预期的那样继续好下去。”

特拉维斯不胜厌恶。“这个家伙给出的是一幅促进癌症大发展而带来的销售前景展示！”特拉维斯现在明白这个负责的人代表谁了，他代表的是卡特尔。

“然而危机的出现是由好几个因素促成的，主要地是由于疑窦不断增长的公众，他们期待的市场不能和我们自己的市场共存——那就是说这个竞争明显地和我们自己的产品相抵触。”

“对不起……产品？”库克打断了他。

“化疗，化疗药物和化疗设备，这方面的收益使今天在座的各位代表大大地获益，也包括你自己的竞选活动。医院有几十个亿投资在放射学设备上。这是一项每年有 1100 个亿美元的工业，如果它消逝了，它的波动及效应，正如我所说，将是灾难性的。想一想药物的出口将会给我们那已经失控了的贸易赤字带来怎样积极的影响吧。即便把这个抛开不谈，光只提供健康卫生事业这一项就构成了我们经济的 15%。”

“是的，我明白，”库克说，“与之竞争的就是苦杏仁苷吧？”

“潜在地来说，是的，但是我们等会儿再回到这个话题。”负责的人说，挥动着他骨瘦如柴的一只手。“另外，互联网继续暗中破坏我们的信息。大多数的媒体都已在控制之下，但是要把互联网操控起来。尽管我们已把媒体控制了起来，迫使他们连续刊载儿童色情画，征召恐怖分子来对付互联网，但是政府仍然不能操纵它。当然话又说回来，大多数媒体的设立是由我们的大企业来掌握的，所以还不缺乏压力。”

“是的，但这是一项很难……”库克开始说道。

“我知道这个做起来不容易，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来控制互联网提供的信息，确保苦杏仁苷远离人们的网络搜索，但那只是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停止做蠢事。”

“那么由此看来苦杏仁苷的确是有效的？”库克插嘴道。

房间里一片沉寂，与会者们互相张望，他们中无人想要回答这样

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库克刚才违反了一个不可言说的礼节。

“等一会儿我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现在，”白发男人继续说，一面瞪眼瞧着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局长，“马斯顿，你的机构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在大肆泄露。”

马斯顿沉默不语。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来说：“你的机构通过对药物的批准获得了几十个亿美元的回报，这上面记载的就是各种各样我们无法担负得起的背信弃义的行为：1970年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前任局长赫伯特·利博士说：‘一直在烦扰我的一件事就是人们认为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是保护他们的，它不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一直干什么和公众相信它在干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犹如白昼和黑夜。’我知道这个事例由来已久了，但是在互联网上，这个东西无限期地逗留迟迟不去。这类事还有更多，马斯顿，这你是知道的。1974年有11个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确实实地在参议院作证说‘无论何时他们建议反对批准上市一些新药时，就会受到局里一些官员的骚扰。’现在看来，这很不好，是不是？我不想听到这类的事泄漏出去。”

马斯顿抱起双臂，保持沉默。

这个人继续说：“接着便发生了1989年的丑闻，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审核人被人捉住了收受制药公司的贿赂，好让他们的药品能快速得到该系统的批准。”

马斯顿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明白，但是每一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副作用……”

“马斯顿，副作用是一直都存在的，或许你没有抓住的是有副作用是一件好事。”

“好事？”副总统库克插嘴问道。

“站在企业方面来说这是好事，”白发主席说，“如果一个病人有问题需要用药物来减轻痛苦，但由于一个副作用的缘故，产生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出来，这就叫做循环工业——病人会需要另一种药物治疗副作用等等如此下去。再加上这个事实，他还需要依赖原来的

药物继续收获该种药物提供的治疗作用。这就叫做有后效的收益。”他用一种冷漠的干巴巴的声音说话，但是库克显得很不自在。

“副总统，先生们，在这里让我们现实一点。制药学是一门商业，你们全体的工资都从这里面付出。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的是，直白地说，商业就是销售，新的市场一直以来不断地出现，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的市场将大为繁荣。由于医疗事业的功劳，我们都把一些小病小痛铭记于心，把它们当做疾病：例如胃灼热现在叫做胃酸反流病，身体超重已经成为了一种被称做肥胖症的疾病。在座的各位都是赢家。人们现在可以抱怨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好，说是有了病，于是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这很好。再加上我们已经创立了新牌子的市场。”

“对不起，”库克说，“你说创立了新市场是什么意思？是指创造出了新的疾病吗？”

马斯顿回答说：“这些疾病是指那些通过扫描或取样本化验在其组织上不可看做是同一的疾病。艾滋病或 HIV 只是状况、症候，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说它存在。”

头目插嘴道：“我所要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劲儿往一处使，问题的状况就会停留在适当的位置，我们就都会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电视广告是另一种途径，它将产生出绝佳的结果来……”

美国医学协会的主席约瑟夫·理查森开口了：“电视是一个引起问题产生的领域，各个社会阶层意见不一，我们将如何说呢？”

“啊，是吗？”会议主席问道，“他们医生所要做的就是搬用他们的《医师手册》，我们设计了这个东西就是来干这件事的，我们就是这样来培训他们的。他们为一种药品每开出一张处方就会得到一个红包，怎么会有问题？”

“依我看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美国医学协会的理查森说，“因为电视广告节目，人们变得越来越相信他们有了一种病，而他们并没有，于是……”

“于是关于你，博士，你不是一个生意人。人们越是请教他们的医生一种药物是否能治他们的病，这广告就越是有效应，这种药物就越

畅销。这是一种绝妙的策略，它是与经过周密考虑的治疗方法共同起作用的，现在我们已经把这种策略推广到其他产品上去了。但是现在，既然你已经争论到这个问题，那就让我们来谈一谈美国医学协会。你们有能力吊销医生千辛万苦得来的行医执照，从而变得如此地有恩于他们，你还说你控制不了他们吗？”

“唉，我……”

“你的行为记录并不比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好多少，不是吗？”主席从那堆取自公文包里的纸张上拿出一张来，说：“1973年，你们的两位主席和一位副主席在国会前作证说‘美国医学协会受惠于制药工业，成了它的一个俘虏。’接着在1987年美国医学协会被发现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阴谋犯罪要搞垮脊柱按摩治疗业。”

“是的，这我都知道，但是会员人数日渐减少……”

“管好你们自己的医生，叫他们守规矩！在最近做的一次调查中，问及七十九位医生。如果他们自己得了癌症是否会使用化疗，他们中73%的人说他们决不会这样做，因为化疗毒副作用太大。我要高喊一声，老兄，管好你们自己的医生，叫他们守规矩！现在化疗药物一年的销售已经超过了100个亿。会员人数下降不是借口。私人开业的医生正慢慢被健康维护组织族群诊所和研究中心所取代，对于绝大多数这些机构我们直接掌控和影响他们。”

“信念正在消失，”理查森抗议道，“整个的HIV事件在取缔了那些用检测成套工具之后，成了另一颗随时都会要爆炸的定时炸弹。根本就没有什么见鬼的病毒。”

特拉维斯眼看着屏幕，被理查森的态度所鼓舞，看来他对这极为可恨的阴谋并不喜欢。干得好，终于有了一个天良未泯的人。

“请原谅，我没听懂。”副总统库克说。

理查森解释道：“根本就没有HIV（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这种东西。据称是发现了它的那个家伙罗伯特·盖洛，被人告发他犯了科学欺诈罪。瞧，要鉴定一个病毒的存在你必须能够拍下它的照片以便它能够被编目以进行鉴别。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文件证明HIV和艾滋

病之间有什么联系。”

“但是我看到过 HIV 病毒的照片……”

“那是艺术家们传送到媒体的印象画，”理查森说，“那个 HIV 检测就是一个简单的 T 细胞计数。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能力下降了，你那一天的 HIV 就是阳性，到第二天你感觉好些了你的 HIV 就是阴性。那就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不得不取缔那些家用检测成套工具的缘故了。的确，一直都有人死于艾滋病，但是艾滋病成了一把保护伞，我们用它来指称所有因为免疫系统能力下降而引起的痛苦折磨。它之所以在第三世界如此流行是因为它的真正病因是营养不良。艾滋病不符合鉴定病毒原体的两个最基本的医学定律，那就是科赫原则^①或称法尔定律^②，人们死于艾滋病和 HIV 的最大原因是他们被给予了药物的鸡尾酒疗法来对抗它们。”

特拉维斯不相信地看着勒布朗，说：“嘿……是的，我现在看出来为什么这张碟会使一些人要一连几夜睡不着觉了。”

“那么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并不引起艾滋病？”库克问。

“如果它引起的话，成千上万有艾滋病的人怎么可能 HIV 检测呈阴性了呢，而为什么有 87% 的生来带有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婴儿在 18 个月之后 HIV 呈阴性呢？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治疗。”理查森反驳道。

“先生们，请让我们在这里把这个主要的问题再谈谈好吗？”白发的男子插话道，他转向他的下一个牺牲品：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

“克伦肖，我们对于国家癌症研究所有一个问题要问，对吧？看来你们那里也是一条漏洞百出的船，1994 年就出了个他莫昔芬^③（三苯氧胺）审判案的丑闻，你们真的不必那样做。”

① 科赫 (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 1843 ~ 1910)，德国细菌科学家，发明细菌培养法和染色法，提出鉴定某种微生物为相应传染病病因的“科赫原则”，获 1905 年诺贝尔医学奖。

② 法尔 (William Farr, 1807 ~ 1883)，英国统计学家，也是医用统计学的奠基人，发现“法尔定律”，认为传染病流行时发病数目逐渐减少。

③ 他莫昔芬，又称枸橼酸他莫昔芬，一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用来治疗乳腺癌和不育症。

“他莫昔芬审判案吗？”库克问。

“是的，”白发男人回答，“在那个问题上他们真的去逼迫那条杂种狗，就连他们的所长那时也被迫辞职。国家癌症研究所没能管得住英国和意大利的科学家们，他们证实这种药物一点用也没有，它本身实实在在就是一个致癌物。但它并不是一无是处。国家癌症研究所得到的纳税人的拨款来进行药物开发，然后把专利转让给制药公司。‘泰素^①’再加上冒险倒是我更喜欢看到的此类勾结的一个绝佳范例，但是现在你们的一个前任所长迪安·伯克博士则是一个对国家癌症研究所最为直言的批评者和对苦杏仁苷运动的同情者！”

“是的，但我对此毫无办法……”

没有反对的意见接着发表。白发男人迅速翻查起更多的资料来。“就是你们那个迪安·伯克博士曾经公开说过并被人引用了如下的说法：‘看来苦杏仁苷在对抗许多形式的癌症方面有成效，这其中包括肺癌。它是绝对无毒性的。’这些话不胫而走，特别当那个医生是格外地优秀时。这里记载着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尽管有例子在先……美国癌症协会甚至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高级职员继续向公众提出这样的说法，说是每四个癌症病例中就有一例已经被‘治愈’或是‘控制住’了。当影响全身的或称转移癌症控制率按照常规的五年的存活率来计算几乎不会超过二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声明起了极大的误导作用。’由此我得出这么一个疑问：为什么你们仍然在使用五年期来衡量是否治愈？”

“这个我们可以改。”克伦肖说。

“五年期？”库克问。

克伦肖解释说：“如果一个癌症病人在治疗后保持缓和状态五年，我们就说他被治愈了。如果六年后又得了癌症，我们可以说他得了一种新的癌症，这样说是被允许的，这是为了便于我们的统计。我们可以把它减少到三年，你看可以吗？”

“这对于你的统计数字当然是有帮助的，不是吗？”主持会议的人

^① 泰素，一种抗癌药物。

强有力地暗示说，说着话题一转转到了美国癌症协会主席彼得·莫威兹的头上。

“莫威兹先生，美国癌症协会是一个慈善团体，因此必须遵守一定的准则行事——你们却与这些准则相冲突，这使得我们很为难。你们是不该将钱用在进行政治游说和院外收买活动中的，但是你们却花了上千万在这上面。把那件事留给我们来做！你们是一眼便可以被人看穿的。这位迪安·伯克博士却公开指责你‘说起谎来像个流氓，’当你言过其实地声明说：‘只要发现得早，乳腺癌的治愈率几乎可达到100%。’由此看来他的指责也很难叫人感到意外。下面我们要谈到资金的使用问题：你们收到的捐款只有5%用到了癌症病人身上，剩下的都用在发工资和管理费用上了。正如我所说你们是一眼便可以被人看穿的，你们必须想个办法在你们公布的那些数字上面更具有创造性一些。”

莫威兹点点头。

“把你们机构纳入轨道之中，先生们，这是当务之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日益增长的竞争威胁。我想要听听各位有什么建议，谁来说？”

“对这些见鬼的苦杏仁苷江湖郎中我们要拿出比以往更狠的手段来制裁他们，”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局长马斯顿说，“出售滋补品的例如苦杏仁核之类的人不得直接说它能治疗、预防或诊断任何疾病，但是他们却想方设法这样做。我们须要拿出更强硬一些的立法来。”

“杏仁核吗？”库克说。

“是的，它们里面含有苦杏仁苷，”马斯顿说。

“啊，我明白了……”

“是的，”白发男人说，“那就对他们说，如果你氰化物不足，吃杏仁核吧！”

马斯顿点点头。“我们是这样做的，总的来说也有效。你只要一提到这事实，杏仁核里含有氰化物，人们便得出结论来说杏仁核有毒，于是便远离它们。”

“那么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看到有更多的新闻报道发表关

于杏仁核里释放出氰化物毒素的文章。”主持会议的人说。

“有一件事于我们有利，”马斯顿说，“将苦杏仁苷支持者与沿街叫卖奇方异药的小贩混为一谈，这个很容易做到。只是走进保健品商店用枪支逼着他们将杏仁核下架，由我们局里来做显得不太好……”

“但是如果苦杏仁苷无效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担忧？”副总统问道。

房间里一片沉默。过完长久的八秒钟之后，白发男子说话了：“有些证据说明苦杏仁苷的确有效。”他停了一下让这句话显示出一些分量，接着说道，“但是它无钱可赚——”

“用能释放氰化物的药物怎么样？”美国医学协会的主席问道。

“等一会儿，”副总统插嘴道，“氰化物？为什么你们要用能释放氰化物的药物？”

白发男人得以重新控制谈话的进程，他说：“苦杏仁苷里的氰化物就是使得它能取得一些成功的原因。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制造出一种可给予专利权的具有同样效应的药物，但还不能完善它的氰化物安全释放机制，做试验用的老鼠几乎总是在实验时就死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希望。各个研究中心对于我们的事业都很赞同，总是给我们提供有利的结果。他们不会咬那只喂养他们的手。各个大学也很乐意照样做：发表引起轰动效应的发现成果以获得转让权，这是准则。”

“但是人们会变得更加冷嘲热讽起来了，”马斯顿说，“互联网揭开了许多麻烦问题。美国人随时都能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完全合法地在苦杏仁苷诊所进行治疗，这些国家中有许多都是西方的国家如瑞士、德国和……”

“别说得那么肯定，”负责的男人说，“美国人还是很保守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甚至连护照都没有，对于发生在他们国界以外的事情他们连想都不要去想。我建议在你的战役中加强警告公众不要使用自然疗法，对于那些不正当销售自然补品的人实施更多的打击。”

“我们需要一个替代品来取代化学疗法。”马斯顿说，似乎想要把一些指责引到白发男人身上来。“你那样做太过时了，也不能得到我们需要用来与苦杏仁苷作竞争的结果。事实是化疗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

的杀手。它甚至把需要与癌症作斗争的细胞也给杀死了。它是从芥子气里提炼出来的，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是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正在研制释放氰化物的药物。直到那时……”

“它们不会有效果。”美国医学协会主席理查森说。他的反叛的语气被马斯顿的抱怨给加强了。“苦杏仁苷的释放机制是不可复制的，如果我们的医生建议使用被认为含有氰化物的一种药物的话，那么我们诋毁氰化物作为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了。它只会对苦杏仁苷的支持者有利。”

“癌症是不可治愈的，”会议主持人说，“人有存活率。能释放氰化物的药物只不过是一个我们正在试验做的东西。我这里有几句话要说，你们应该把它添加到你们的信息战役中去：看来大多数使用苦杏仁苷治疗的人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最后的求助，因为癌症已经在体内深深立足了。这使得苦杏仁苷治疗法的存活率降低到了15%，因为当苦杏仁苷开始进行治疗时癌症已经到了更为快速发展的阶段了。”

“但同样是用于癌症晚期阶段，苦杏仁苷治疗仍然比化疗的效果高一百倍。”马斯顿回答道。

白发男人看来正在失去对房间里人们的控制，需要重新确立他的权威了，他说：“先生们，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解决问题的。现在，我想我们都同意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诋毁苦杏仁苷比起盛赞化疗更有成效得多。”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我们不让太多的注意力吸引到苦杏仁苷上去，宣传哪怕做得再糟糕也还是有作用的。”马斯顿说。

“说得很精确。是存在一个平衡。”白发男人回答道，现在他又回到了对房间里的掌控状态。“恐惧是一种情绪性激动的开关，先生们。恐惧使得人们奔走相告。正是恐惧使得电视网络和报纸忙活起来，正是它使得人们一致奔向他们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向他们求助。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就会销出更多的药品，得以繁荣发展。这就是社会如何运转的最基本实质——恐惧诱因。回到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问题

上，马斯顿，这可是你领域内的事，你必须杀一儆百。请告诉我，当前销售杏仁核的准则。”

“那是和所有其他自然制品一样的。你不得说它能预防、治疗、诊断和治愈任何疾病，然而他们反驳说滋补品有助于缓解疾病引起的症状。”

“例如什么？”

“这个，癌症不是唯一一种可用自然补品治疗的疾病。有许多种病都可以。但是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有人销售一种自然补品来帮助糖尿病人时，他们会宣传它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

“啊，那要阻止。”白发男人说。

“我同意。”马斯顿说，他们俩都看着副总统库克，他正在尽职尽责地做着笔记。

“如果一个人不照着这些规定办的话会有什么事发生？”主持人问。

“他们的资产会被冻结，我们会起诉他们。他们甚至会面临一段牢狱时光。”马斯顿说。

“很好。但是如果有科学上的证据来支持那些主张呢？”

“那也不要紧。他们仍然会与法律相抵触。”

“好极了。这些蛇油贩子需要知道我们才是生意。我想要看到更多的人被逮捕，更多的商店被关闭，更多的自然物走私被打击……”

“问题是，苦杏仁苷已被规范地归类为一种维生素。它被叫做维生素 B17，”理查森说。

“是这样的，但是它真的是一种维生素吗？”克伦肖问。

“是的，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 nitriloside，一种化合物，它可以在一种食物中找到，所以它本身不是一种食物。它也不能归类为一种药物，因为它是无毒的，可溶于水的，所以它是一种维生素。这种特别的维生素被发现存在于一种 B 族综合体中。”

“那么我们也须要把它叫做维生素了，”负责的人说，“我想我们得为它立法通过。你不得在柜台上买到这些维生素，要由医生为它们开出处方。”

副总统库克开口说话了：“我恐怕那会引起激烈的反对。营养滋补品工业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游说走廊，所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把我们的打击指向另一个方向。你刚才说我们要来讨论苦杏仁苷的治病机理的。”

“它是一种理论，但却相当合理。”理查森开始说道，“两性体内都有雌激素，当一个人生病或是受到创伤时它就会以大量集中的方式出现，或许它起着一种兴奋剂或是催化剂的作用去产生新的细胞代替已受损伤的细胞。现在已确切知道的是当体内正常细胞与雌激素接触时，它们就会繁殖起来，其繁殖速度之快就像是子宫内的一个受精卵。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愈合机制。如果在愈合过程完成之后，这个愈合机制继续进行，癌症就形成了。如果你们想一想癌症为什么会形成的话——抽烟、致癌物或任何其他的东西，它们都对机体组织造成损伤——关于身体的愈合机制这整个的一件事情就搞清楚了。存在于避孕药上固有的风险就是雌激素起作用的最明显不过的证据了，一个服用避孕药的妇女得癌症的概率超过不服用的妇女三倍多。”

理查森停下来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不管怎样，当癌症形成时，身体的自然反应就是在受影响的区域填充更多的新生细胞以求自我愈合，于是一个肿块形成了，这就是肿瘤。如果身体占了上风，肿块就会变成良性的，如果不是这样，癌症就由此生成。在我看来这是为什么一个肿瘤仅仅只由少量的癌细胞组成，以及为什么我们的缺陷在于我们总是以肿瘤大小的增减来作为衡量治愈的标准。我们没有找到致病的根源，肿瘤只是症状。如果你们听懂了这整个的理论，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在与癌症作斗争时总是很少成功。癌症是我们自身体内产生出来的，所以它们不把它视作是体系的外来异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癌症是自身愈合过程的一部分。”

“虽然它只是一个理论。”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克伦肖连忙声明。

“众所周知的真理，”理查森回答，“它是一种碰巧与我们所知有关癌症的一切情况相吻合的理论，不管你喜不喜欢它。”

“请说下去。”副总统库克敦促道。

理查森只得往下说：“苦杏仁苷从本质上来说，它不是别的，就是提纯了的 B17 nitriloside。B17 的分子由两份葡萄糖组成，一份是苯（甲）醛酶，另一份是氰化物，它们紧密连接在一起。只有一种物质能解开这个分子：一种叫做葡萄糖苷酶的酶。葡萄糖苷酶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存在，它只存在于癌细胞本身内。所以 B17 分子只有在癌细胞内才能将其氰化物释放出来。为了对抗氰化物的毒性作用，另一种叫做硫氰酸酶的酶能中和它。硫氰酸酶被发现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只有癌细胞除外。其结果是癌细胞被杀死了。”

“但如果说它是由不适应的饮食引起的话，”克伦肖说，“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和他们西方国家相对应的人群来相比较的话，他们实际癌症病例较少呢？因为他们没有致癌物、污染等等，而我们有。”

理查森回答道：“你的话说得有道理，但如果都是由致癌物引起的话，你如何解释一个不抽烟又生活在受污染的城市之外的人也得了肝癌呢？除此之外，B17 高度集中于杏仁核内，但是它也集中存在于果核和浆果等内，这些都被认为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食物……”

“所以，先生们，那是被苦杏仁苷支持者所使用的逻辑，所以那就是我们必须加以打击的。”白发的主席说，他被理查森对苦杏仁苷的捍卫搞得神经不安起来。“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克伦肖建议道：“我们可以临床试验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争论。”我们当然得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

“在斯隆·凯特林医院垮台之后吗？”理查森说。

“从我对苦杏仁苷所取得的成功得出的结论来看，它大多依赖于剂量——不得太多，也不能太少。那就是斯隆·凯特林医院最终能够使苏吉乌拉的最初成果名誉扫地的原因了。”克伦肖回答。

突然，特拉维斯对阿波罗文件那令人厌恶的展现的观看被同样令人厌恶的插话给打断了。

第九十六章

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你们现在还没有死的唯一原因……”

“什么，这——”特拉维斯说，和勒布朗一起转过身来去看那是谁。他们惊呆了。

是索尼娅。

她手拿勒布朗的枪对准了他们，说：“到现在为止你们还没有死的唯一原因是不到绝对必要的时候我是不会杀死你们的。关上笔记本电脑，把碟留在里面，再把电脑放在长餐桌上。”

“你利用了我。”特拉维斯说。

索尼娅开了一枪来强调她的指示。一颗子弹嗖地一声从勒布朗和特拉维斯中间穿过去嵌入了墙壁里面。硝烟从枪管里旋转而出。“把手铐钥匙也给我。”

“在这里。”勒布朗回应道。他拔下电脑插头把它和钥匙一起放在长餐桌上。

索尼娅手中的枪随时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她从餐桌上一把抓过钥匙和电脑。“我来时坐过的那辆道奇车已经不行了。我要另坐一辆车，所以来追我不是一个好办法——放弃吧，丹。”当她提到特拉维斯的名字时，她脸上冰冷的表情短暂地融化了一下。

她取下手铐，把它们扔给他们俩：“戴上它们，你们一人一个。”她说。

他们服从了。“现在面壁跪下。”他们很尴尬地照着她的命令做了。特拉维斯心里奇怪着怎么他的生活突然之间变得像是电影里的情节。

房间内沉默了几秒钟。

她走了吗？

便道上响起了马达的咆哮声。“她走了！”勒布朗叫道，扯着特拉维斯和他一起站起来。手铐狠狠地夹痛了他的手。

“啊呀！是的，但是……”

“跟我来！”勒布朗说，拖着脚向后门走去，走出来，来到了院中。

“干什么？我们上哪里去？”

“我父亲的车库里还有一辆旧车，快！”他们冲进阳光中，勒布朗开始全速奔跑起来，把特拉维斯猛拉着和他一起跑。两个男人都把铐着的那只手伸直这样才不会把另一个人拖翻。

勒布朗劈开车库的车门。他们用力之大几乎把门上的铰链给弄坏了。

车很旧但看起来会跑得很快。

勒布朗把特拉维斯推进乘客车门，然后自己翻过雪佛兰红色斯汀瑞 Z06 的可翻起凹背的单人座椅，在司机位上坐下。

勒布朗扳下遮阳板，车钥匙落入他那只未铐上的手中。“它是手动式换挡杆。你只要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我就能换挡了。只要放松就可以了。”勒布朗说，接着转动了钥匙。

它启动的声音就像一个熟睡的巨人被粗暴地惊醒时发出的吼声。特拉维斯感觉到他的左手猛地向前一动推到了第一挡，斯汀瑞窜出了它的马厩，经过院子冲到了街上。

它一开上人行道，勒布朗便让它吱地一声停下来，他两边张望。这辆极速调制的 V8 引擎不耐烦地发出咯咯声。

没有那辆黑色野马的踪影。

“到市中心！”勒布朗喊，他将车开上了大街，朝着索尼娅唯一有理由可能去的方向开去。

第九十七章

达拉斯分处讯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格林跑了出来：“给我派辆车！”对于他的猛然醒悟，海伦·范德比尔特只有坐在那里哭泣的份儿。

“是，长官，”斯莱特回答，“就咱们俩吗？”

“就我们两个！快！”

格林和斯莱特飞奔出电梯朝着—辆黑色雪佛兰吉普车跑过去。

“艾斯敦大道 1107 号。快！”格林钻进后面的座位，斯莱特加速把车开走，轮胎尖叫的声音一路响出了地下停车场。

守卫的大门升起来了，格林的汽车冲了出来，开进了达拉斯的阳光底下，一路朝勒布朗那没有系统网络的住处奔去。

格林推了推将他和司机斯莱特分隔开来的黑色玻璃隔断，确信它关严实了。他抬起左手，把袖口举到嘴边。

“菲尼克斯，你准备好了吗？”

答话很难听清，外国口音再加上一种噪声，那只可能是一架直升飞机发出的声音。

“我是菲尼克斯。”

“艾斯敦大道 1107 号——我再说一遍，艾斯敦大道 1107 号！”

“明白。”

“在那里！”勒布朗尖叫道，一面猛按特拉维斯的手，推到了第二挡。引擎的声音更大了，特拉维斯顺着勒布朗的目光看过去。在前面耸起来的红色汽车发动机罩之上他辨认出一辆野马的清晰可辨的三个—组的尾灯：—辆新的黑色野马。

他们就在索尼娅几秒钟路程的后面——这辆斯汀瑞车已经拉近了距离。但主要的是由于勒布朗在特工处受过的磨炼，培养出来的第六感觉起了对他们有利的作用。

“我看见她了！”特拉维斯叫了出来。

他们冲进了达拉斯市中心。交通越来越拥挤了，影子也变得越长了。

距离正在拉近。

再近—些，再近—些。不要太近了。

肯定是索尼娅。他们都能看见汽车牌照了。

“我们别让她知道我们就在她后面。”勒布朗说。

但是和索尼娅一起相处过的经验告诉特拉维斯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他扭动他那只未上铐子的手去摸索安全带，很迅速地系上了。

索尼娅向右转了一个弯。

然后又是一个右转弯，又是一个右转弯。

她仅仅只是在右转弯。

“她要干吗？我们这样做只是在打圈……”

“啊，见鬼！”勒布朗说，当他明白了他犯的错时，闭上眼睛不看。

“什么？”特拉维斯问，但是他的问题得到了回答。

野马加速开走了，从它的排气尾管里排出一阵扑扑作响的褐色烟雾来。

勒布朗开始追逐起来，一边猛按特拉维斯的手，又推高了一挡。引擎尖声叫了起来，勒布朗随它一起喊叫。

“她对我们心中有数。坐稳，就要开上崎岖不平的路了！”

里斯就坐在联邦调查局的直升飞机驾驶员旁边，它冲破了达拉斯的上空。里斯把一架双筒望远镜压在他戴的遮光太阳镜上。随他一起飞行的特工除了听从他的命令外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除驾驶员外，他只带了两名特工，他们坐在了后面，身穿黑色格斗服，带了各式武器装备。

一直到现在，里斯的目光一直盯在了格林的那辆黑色吉普车上。但是这时，有别的东西落入了他的眼帘：另一架直升飞机似乎也在同一条飞行路线上。

“看那边的那架直升飞机，”里斯看着驾驶员从内部通话器上叫道，“那是特工处的吗？”

“等一会儿，”驾驶员说，“不，长官，它是民用飞机——一架民用包租机。”

里斯又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看着前面那架直升飞机，说：“奇怪。”

这时，那架民用直升飞机似乎在达拉斯市区附近的一片住宅区上

空盘旋。

“他正在盘旋的是哪一条街？”里斯问。

驾驶员没说话，他在查看他的GPS。

“艾斯敦大道，长官——那也好像就是我们的目标汽车正在开往的地方。”他说，一面指着格林的那辆吉普车。

“好了，我不想要让这些家伙发现我们。随便飞一个路线吧，只要把他们保持在视线以内就可以了。装出我们好像在于别的事一样。”

“像什么，长官？”

“他妈的我不知道，就装出偶然飞过的样子来。好比我们是一架做电视网络工作的飞机或别的什么。保持距离。”

燃烧的汽油和橡胶的刺鼻气味直钻进特拉维斯的鼻子里面，他的身体歪倒着，他的左手随着勒布朗的手的移动被猛地一拉。

斯汀瑞车风驰电掣地穿过达拉斯闹市区追逐索尼娅。两辆汽车间的间隔越来越近，不到一百英尺。他们已经到了非常接近的地步，特拉维斯都能够从索尼娅的后视镜里看到她的脸。

“我们的车跑得快一些！”勒布朗叫道，一副志在必得的笑脸。

“是的。”特拉维斯说，他的眼睛因为惊恐而瞪得呆住了。他们只需稍微转弯就可避开这条路上交通还不算繁忙的车流，但就是这种情况也已经叫特拉维斯受不了啦。

索尼娅的野马突然紧急刹车，然后便旋转起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勒布朗只能飞快开过她那尖叫着的轮胎发出来的一股烟雾。

当勒布朗学着索尼娅的样子猛地把汽车甩过来时，斯汀瑞的后轮都发起抖来了。特拉维斯吓得喘不过气来，他感觉车子好像要从飞驰的车辆上跳过去。特拉维斯从侧边的后视镜中看见冒出一股烟来便看着勒布朗。他完全控制住了，汽车蹲坐在马路上。当他们面对着从这条单行道上开过来的滚滚车流时特拉维斯恐惧得快瘫倒了。

特拉维斯这时感觉到他的手在把汽车又推高了一挡，马达轰鸣了

起来，斯汀瑞就像是一颗被点火升空的导弹。

距离再一次拉近了。

索尼娅从迎面开来的车流中左右躲闪着穿梭而过。车辆都戏剧性地突然转向，闪着它们的车灯，鸣着它们的喇叭，但是它们却成了她一路上的障碍。汽车急剧转弯以避免她，却发现紧跟在她的后面还有一辆红色的斯汀瑞。

勒布朗抢在这些开过来的汽车之前开了过去。他使劲地踩着油门，与一个驾车旅游的人擦身而过。特拉维斯看见了开车人脸上恐怖的表情，他毫无办法。

突然索尼娅右转弯上了一条小街。野马的车尾随着这个急转弯旋转了过来，但是索尼娅非常熟练地来了个急刹，然后汽车加速开走，沿着那条窄街一路开下去了。

索尼娅又向右转了一个弯，然后又左转。

行人背靠在停着的汽车、街灯、路牌以及一切他们能找到的东西后面，一动都不动，然后他们惊叫着，高喊着，一路跑去寻找一个藏身之地。

“她知道如果跑直线我们的车能超过她！”勒布朗叫道，“她就是想不断地转这些弯来使我们慢下来！”勒布朗把他心中想的都说了出来，也只是这样。特拉维斯现在能做的只有盯着眼前这一幅幅在展开的画面，并用那只空着的手紧紧把握住自己了。

路上出现了岔路，索尼娅向左冲了过去。勒布朗则向右冲。

“这边的岔路短一些，几百码之后，两条岔路又会合了！”勒布朗说。特拉维斯希望他是对的——他们雷鸣电吼地走下了一条路却不见前面有索尼娅的身影。

他们紧急向一边转了个弯避开了一辆慢速行驶的车子。当他们飞快地开过去时特拉维斯听见了它的喇叭声。

路向左改变了方向。“就是它！”勒布朗喊道。

特拉维斯努力把自己撑直了。

勒布朗稍微调整了一下他们的路线，他们又回到了索尼娅一路开

车直去的那条街上。勒布朗想缩短一下他们之间的距离，没想到却不见她的踪影。

“没看见她！不！这里没有路可以出去……”勒布朗话还没说完，一声闷闷的重击砸在了车后面，他们两个的头都向前冲去，斯汀瑞失去了控制。勒布朗用他那一只手拼命想把急转弯的汽车调整过来，而特拉维斯则急转过身来从狭窄的后窗玻璃中看出去。

他看见了一辆黑色的野马：它那怒目而视的汽车头灯正眩目地照着他。他们开到了她的前面，现在她正力图将他们逼出这条路去。

猎人变成了猎物。

“狗娘养的！”勒布朗叫道，仍然和索尼娅那辆野马的车头斗着。

勒布朗狠踩刹车，咬紧下唇。他又把刹车放开。索尼娅向左转从他们旁边开过去。

又推高一挡，这颗红色的导弹又向野马冲去。

特拉维斯能够听见一阵不断加强的警笛呼叫声呼啸而来，还从一侧的后视镜中看见了不断闪动的蓝色灯光。

格林从勒布朗那空空的屋子里跑了出来，跳进他的雪佛莱车子里。“立刻派一个小分队将屋子团团包围住，不许人进来，等我回来！”

“明白，长官。”斯莱特从司机座里说道。

格林关上隔断，他正要对着袖子里说话时，手机响了。

“长官，我是达拉斯分处的戈梅斯。”

“什么事，戈梅斯？”

“博物馆里留给特拉维斯的字条不在了。很显然是范德尔特的助手，一个叫安吉拉·波斯泰勒的把它交给了他。我们的人员正在讯问她……”

“特拉维斯？你能确定吗？”真他妈的令人不敢相信。

“是的，长官。还有，你们达拉斯交通的最新和异常情况报道……”

“是的，是的，什么情况。”

“达拉斯警局正在商业区追逐两辆汽车：一辆 2006 年造的黑色福

特牌野马跑车和一辆 1963 年造的红色斯汀瑞 Z60。很显然它们正一路狂奔，最后一次看见它们正朝北走……”

“注册了吗？”

“斯汀瑞注册在一个叫做克林顿·勒布朗的人的名下，野马已经报了失窃。”

格林挂断电话。他已经听完了他想要听的全部情况，他把黑色玻璃的隔断放下。

“用接插器替我连接上达拉斯警局的无线电，把我送到追逐的闹市区。快开车。”

吉普车叫着跑起来了，格林则拉上了隔断对着袖子里说了起来：

“菲尼克斯吗？”

“是我在听。”

“警察正在追踪一辆红色的斯汀瑞和一辆黑色的野马在闹市区——红色的斯汀瑞里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吉普车和那架民用直升飞机都朝同一方向跑，长官。”里斯的直升飞机驾驶员说。

“我看见了。”里斯从他的双筒望远镜后面说，“跟着他们两个。”

“如果一个和另一个分开了怎么办？”

“等它们分开了我们再说吧。”里斯说，一面对坐着坐在后面的人翘起大拇指，他们也以同样的手势回应了他。里斯检查他的武器。

联邦调查局的直升飞机冲破了它的飞行轨道，跟在格林后面飞近闹市区。

僵持继续进行。

索尼娅想要把斯汀瑞甩开的企图迄今为止已经失败了。特拉维斯虽然听见警笛声渐弱了，但他知道已经把达拉斯的警察给搅和进来了。

勒布朗从一辆卡车后面转弯开了出来，但是卡车也同时转了个弯。

“真糟糕！”特拉维斯闭上眼睛向后靠，尽管他知道这毫无用处。

勒布朗转动了方向盘，猛踩油门，但它靠得太近了。斯汀瑞与卡

车边厢相撞，擦去了它的油漆。金属和金属相刮擦发出了尖叫，特拉维斯看着他这边的后视镜给刮走了。

卡车司机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便停下来了。勒布朗加大斯汀瑞的马力从这场事故中跑脱出来，又回到了追在索尼娅后面的那条路上了。

一辆达拉斯的警车从旁边的一条街上跑了出来，和索尼娅并驾齐驱，它的蓝灯不断地闪着。

这辆遭遇仗很短暂。黑色的野马无情地逼使警车离开道路，它猛地撞在了一辆停着的汽车身上。勒布朗从这一堆残骸旁飞驰而过。

“糟糕透顶！再不能这样了。手套箱里有一支枪。”勒布朗说，“把它拿出来。”

“一支枪？你在开玩笑吗？你以为这算干什么？这是一种……”

“把它拿给我，你来握方向盘——放松一些——我只是要开枪打她的轮胎，没别的。”

特拉维斯打开手套箱。勒布朗真的把他父亲的枪放在那里了。特拉维斯把它放在中间的仪表板上。“给你。”

“谢谢。我们只要上了一段笔直的路，你就可以用右手来掌握方向盘，我就用左手来开枪，”勒布朗说，加大马力在索尼娅后面来了一个急转弯。

“你用左手能进行正常射击吗？”

“不——”

“我是菲尼克斯。我已经看见目标了——还有你。”

“等一会儿，菲尼克斯！”他从手机上听诺曼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

“长官，达拉斯警察已经按我们的要求回话了。只要汽车被拦住，他们就会抓住嫌疑人等你来，但直到现在似乎他们运气不好，还没能拦下他们。”

格林挂断电话。

“菲尼克斯吗？”他对着袖子里说。

“是我。”

“一旦目标停下，我要你选好开枪位置。开枪顺利的话让我知道。”

“行。”

格林说完又拉开了隔断。“长官，他们应该就在前面。”斯莱特说。

“跟紧它！”

索尼娅加大马力往前冲，来到了通向迪利广场的三角形高架桥下的通道上。恰好在这里路就变窄了，在这条追逐的路上有两辆卡车并排开着，索尼娅插到了它们的前面。

“看不见她了！”勒布朗叫了起来。

“不行了！”特拉维斯也大叫。

“过不去，我们就要把她给丢了。抓紧，别放手！”

“你打算要干……”

勒布朗从两辆卡车中间冲过去。无情的汽车竞赛突然来了个暂停，把特拉维斯的头弹到了车厢顶板上，这时他感觉到他的手推动了一挡。他们从卡车中穿了过去，这使得他们紧靠住了三角形高架桥下的通道——他们必须选一条单向车道。

太晚了，糟啦！

升起了一股烟，然后又着起了火。他们无助地望着那辆黑色的野马，就在他们前头，它碰在了三角形高架桥下通道的水泥柱子上了，燃起了火焰。

浓烈的黑色烟雾吞没了斯汀瑞的车厢——车厢里一抹黑，烟气呛人。

勒布朗失去了控制。

特拉维斯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狠狠地砸在了汽车底板下，感觉到汽车升到了一边的空中，旋转了起来。

特拉维斯什么也看不见了。勒布朗很安静——太安静了。

好像他们落在草地上了。在草地上翻滚，他看不见了……

砰地一声！

特拉维斯的头砸在了窗框上，汽车东倒西歪地停了下来，它停在了一片灌木和白色柱子旁边的路堤上。

一片模糊。

特拉维斯闻见了汽油味。得爬出来！

他吃力地推开车门，但是他的逃跑被手腕上的疼痛给阻止住了，他这才想起来他还和勒布朗铐在一起。

“勒布朗！”

没有声音，勒布朗甚至显示不出他还有呼吸的迹象。特拉维斯看见他的金发和血缠绕在了一块。

他向勒布朗猛爬过去打开了他那边的车门，把他推了出来。他们都绊倒在地上，一身青肿发黑，特拉维斯剧烈地呛咳起来，勒布朗纹丝不动。

“那是他们！天哪，里面没有活人了！”格林说，望着索尼娅那辆黑色野马正在燃烧的残骸。“到那边去！”他命令道，指着在迪利广场中间停在草地上的那辆红色的斯汀瑞。“菲尼克斯，就位：那辆红色汽车，那就是靶子。”他对着他的袖子里面低语。

黑色的吉普车开到了斯汀瑞前面的草地上，斯汀瑞躺在那里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警察还没到。

“斯莱特，和我一起来。”格林命令道，当他从汽车里跳出来时一面从枪套里把他的枪拔出来。

“散开！”格林对着一小群围观者吼叫。他们看见了他的枪和徽章就都跑开了。

子弹已上膛，格林和斯莱特向那堆残骸走过去。格林听到警笛的声音正在由远而近。不要紧，事情是由菲尼克斯干的。

“特拉维斯！勒布朗！”格林叫了起来，斯莱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

“叫我吗？”特拉维斯哑着嗓子回应。

声音来自高架桥下通道的一根柱子后面。格林和斯莱特转过身来面对着它。特拉维斯蜷缩着身子躺在柱子后面，用它遮住还和他铐在一起的勒布朗，他仍是一动不动。特拉维斯用勒布朗的枪指着格林。

斯莱特也举枪瞄准，但是格林挥手叫他站开。

“把枪放下，否则的话你永远也别想拿到文件。”特拉维斯吓唬到。他举枪的手在发抖。

“好的。”格林说，并向斯莱特点头，叫他也照做。他们都放下枪，把双手举向空中。

但是格林开始向前移动。他双眼盯住特拉维斯说：“文件还在吗，特拉维斯？”

一架当地拍新闻的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围观者又挤了回来，呆呆地看着。警笛声越来越近了。

“你走得太近了。”特拉维斯说，一面极力掩饰他的紧张。

“在适当的位置上已时刻做好了准备。”菲尼克斯在格林的耳机里说。

格林要继续吸引住特拉维斯的注意力，说：“不管怎么样，你以为你跑得了吗，嗯？”

特拉维斯保持沉默，别无选择了。格林看起来像是在等待时机。在等什么。

格林继续拖时间，他试探着说：“你以为人们真的想要看那盘文件？看看在那边围观着的人群吧。看看那群头脑简单的可怜的杂种！特拉维斯，你这讨厌的家伙，他们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脑子从来不想事。他们要的只是安定，决不……”

“那么真理呢？选择的自由权呢？应该由人们自己来作决定。”特拉维斯喊道，对于格林想要强加于人的非正义，愤慨之情喷涌而出。

“真理吗？自由吗？像你这一类的人没完没了地唠叨什么自由，还要追问像我这一类的人为你们提供自由的方式。自由是有价格的！”

“自由不是你给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所能予取的。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是那样吗？我知道，你也知道，他们不过是一帮弱智，”他用手指着围观的人群，“像自由选择这一类复杂的东西是不能信托给他们的。见鬼，他们甚至还能得到一张选票，这已是足够幸运的了，一想

到这点，都能把我吓个半死！”

格林又靠近了一些。

“也许是，也许不是。”特拉维斯说，“但即便你说得对，他们是白痴，他们也应该被关注，而不是受到愚弄，或者成体制地被谋杀……”

“特拉维斯，你要知道人们根本就不想要看你手上的那份东西，抬起头来，特拉维斯，你要朝我开枪，把它拍到电视里去吗？那可是头版新闻了——不是你到手的那份愚蠢的文件，是开枪，那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看的東西！”

“我已定好了位置，子弹已上膛。”格林的耳机里传来了声音。

格林没听见特拉维斯的回答，不是因为它是中肯的，而是谈话已经结束了。他只是在这里表演拖时间而已。就在那一刻，格林雇来的枪手已经定好了位置，用一支威力强大的来复枪瞄准了特拉维斯。现在只等格林从衣袖中发出一声命令，就定叫特拉维斯的头颅血溅迪利广场。游戏结束。

特拉维斯看着格林低下一只手，放到了嘴边。他在干什么？“站住！别动——”

格林继续向前移动。

“开枪。”格林对着袖子里面说，他看着，等着那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格林扯开嘴大笑，笑容都快把嘴给扯破了。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格林又说了一次开枪，只是这次说得大了些——站在这个距离特拉维斯仍然还是无法听见。“开枪，开枪，见你的鬼了！”

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怎么回事？

特拉维斯听见他身后一声怒吼：“联邦调查局的！不许动！放下武器，把手举起来！”

特拉维斯呆住了。完了，联邦调查局也掺和进来了？他放下枪转过头来，尽可能把那只铐住了的手举起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着黑西服、体格健美的男子，他有着一头金棕色的头发，一副太阳镜架在他那打断了的鼻梁上，他正用一支枪指着特拉维斯。

格林看过来，把心放了下来，举起他的徽章。“我是特工处的格林。你是联邦调查局的？”

“是的，长官。我是特工里斯。”他说，也举起一枚徽章，但眼睛没有离开特拉维斯。里斯走到特拉维斯跟前，把他的枪一脚踢开。

格林临时心里盘算着，做好下一步行动的准备，他继续说道：“里斯，你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地宽慰……”

现在特拉维斯被解除了武装，里斯把枪指着格林。

“真见鬼，你想要干什么？里斯？”

“德怀特·格林，你被捕了。”

这时一个身穿黑色格斗服的男子从格林身后出现了，他抓过格林的双手，反铐在身后。

“待在这里别动。”里斯对特拉维斯说。

“我哪里都不会去。”特拉维斯咕嘈道，低头看了勒布朗一眼。

警笛声更近了。警车和救护车把迪利广场给挤满了。特拉维斯看着里斯和格林一起向一架直升飞机走去，那是刚刚停在草地上的。在直升机后面站着一个个子高而瘦削的男人，他的手被铐住了，他身边站着另一个身穿黑色格斗服的特工。

第九十八章

“好了，你可以走了。”军医在给特拉维斯包扎过伤口之后说。但是特拉维斯知道最大的伤口是无法愈合的：这是过去三天来他所遭受过的无法无天的待遇。他感觉到如同遭遇了洗劫一般，被滥施了权力。

“多谢。”特拉维斯说，低头看着他那被油污和血染了的衬衣。他低下头来看着地面，开始哭了起来。这是种由解脱、欣快、沮丧和悲伤共同组成的混合情感，这些都不是他一时能处理得了的。

特拉维斯擦去泪水看着三角形高架桥下通道上燃尽的残骸。消防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他明白索尼娅和阿波罗都已经不在了。勒布朗的斯汀瑞也给拖走了，勒布朗也已经被送到了波克兰纪念医院。

特拉维斯还活着，但从他旁边还站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来看，他还不能随意走动。

特拉维斯看着里斯，他从他一直站在那里的警车旁边向他走过来。

“特拉维斯博士，你怎么样了？”里斯走近时喊道。

“我好些了。”特拉维斯仍然不知道里斯从哪里和为什么缘故而来，但他打算对阿波罗一事闭口不谈。他已经学会了不相信任何人。

“我需要你的配合，回答我几个问题。”里斯说。

“我自己倒有几个问题要问。特拉维斯反击道。

“什么问题？”

“关于格林。他为什么被逮捕？这里发生了什么？”

“那是要保密的，我真的不得……”

“那我也不必配合。”特拉维斯蔑视地瞪着里斯。够了。

里斯在他戴的太阳镜上方皱起了眉头，他把特拉维斯拉到一边，从现在聚集在那里的一大群人和紧急救援人员中间走开。“好吧，但这绝对不可以记录下来，如果被问到的话，我会矢口否认的——呀，呸！反正一切会真相大白的，但即便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明白。”

“格林是因为滥用权力，错误地抓人而被捕，他未经授权就雇佣了一个外国雇佣兵。这个外国雇佣兵曾经是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你在那架直升飞机的后面看到他了吧？”

特拉维斯感觉有了希望，说：“但你们是如何发现这件事的？”

“我们对于这件事怀疑到现在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格林在华盛顿是一个大人物，不能像你想像的那样随便逮捕他。首先我们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这件事提供了这个罪证。从星期一起，格林就开始胡搞了起来，这给我们提供了必需的证据。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来追捕你？”

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里斯不知道关于阿波罗的事情，但我有

些解释要做，或者不做。

“你是如何找到我们的？”特拉维斯问。

里斯是一个极有经验的讯问者，不会看不出特拉维斯是以反问来回答提问的，但他假装说道：“我相信你和格林在华盛顿时起了冲突，是吗？”

特拉维斯不回答。

“是关于你和索尼娅吗？然而不管怎样，格林取了索尼娅的指纹印去辨明她的身份。他已经知道了你是谁，但不知道她。不管怎样，特工处总是像这样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数据来查找情报的。当她的指印在Langley上一出现，警铃便响了起来，中情局不得不通知了联邦调查局，也就是通知了我。”

“为什么？”

里斯把他的头低得离特拉维斯更近了些，开口之前又朝后肩看了看。

“你认识的那个女孩索尼娅·勒布朗真名叫做娜塔沙·龙列特索夫。她是一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特工，我们追寻她已有一段时间了。她是一个卧底。”里斯观察他，看有什么反应。

特拉维斯低下眼睛，将他的表情掩饰起来。啊，我的上帝！索尼娅——娜塔沙——一个俄国间谍——她也是为着阿波罗而来的。

他一旦平静下来之后便抬起头来说：“那就是联邦调查局得到那个警告的缘故吗？”

“是的，在美国国土上的间谍都属于联邦调查局管辖的范围：我就是为了娜塔沙才到这里来的。她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人。格林也是的，但她是捕获的目标。这不完全是因那个指印而起——星期一中央情报局从他们过去的一个雇员那里得到了一个警告。警告关于格林的事。他说起他怀疑可能有一个俄国对外情报局的特工被逮捕，他能追踪到她所在位置。这一切都发生在星期一晚上。”

“那个通报者叫什么名字？”

“我不能告诉你，博士。”

特拉维斯微笑了。

是克雷默。

里斯回头看已燃尽的野马。“你确实确实看见娜塔沙，或者叫索尼娅，在汽车上一直到和你们相撞吗？”

“是的，等一等，不——不能说确实。你是什么意思。”

里斯的脸沉了下来，说：“我的意思是，你追赶她一直到与她相撞或者在相撞之前你就看不见汽车了吗？”

“我们在相撞之前就看不见汽车了，但那或许也只有几秒钟。为什么这样问？”

“只要几秒钟那事就可以发生了。”里斯说，摇摇他的头，皱起了眉毛，说，“糟糕透顶！”

“你是什么意思？”

“残骸里没有尸体。”里斯说。特拉维斯这次有幸不必假装惊奇了。

索尼娅还活着。那就意味着阿波罗还完好无损地存在于某个地方。混淆和欺骗：这是俄国的情报部门惯用的花招。

“听着，特工里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给你帮助，很明显我是被别人的斗争给带到了这里。我现在头痛得要命，只想要休息一会儿。”

“没问题，但是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我还有些问题要问你。我那边的手下会把你在旅馆里安顿下来。我明天早上再过去和你谈。”

“我哪里都不去。”特拉维斯说，现在他一心只想要美美地吃上一顿，洗个热水澡，再在一个柔软而干净的床上……

不，妈妈。就是这天这个日子。一想到这里，特拉维斯最想要的就是打个电话了。

星期四

第九十九章

亚历克斯·艾德卡坐在大使馆他的办公室内，看着放在他红木办公桌上的那份文件。他忠诚的特工已经亲手把这呈现在他面前了。他需要对其内容重新检查一遍，因为这一次她的成功甚至都已经超过了她自己的期望。

“娜塔沙，你又一次为你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谢谢你。”她说，坐在他书桌对面的皮沙发里。

“你的伤……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只不过是一点刮擦伤，没事的。”

“真是不巧得很，他们动手干时，特工处的人袭击了勒布朗的寓所。安纳托利本来可以很轻易地把它重新取回来的……”

“安纳托利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需要我来介入？”

艾德卡虽然对于他的讲话被打断不太介意，但他不同意她的说法，他说：“安纳托利在勒布朗的寓所里没能找到比尔德堡的录像。看来他到那里去得太早了。在他等待勒布朗回来的时间里，他把勒布朗做的笔记复制了一份，那上面有一些关于那份录像的信息。”

“那就是勒布朗发给特拉维斯的那张传真了？”

“没错。”

“这就是我得到的那份传真了，为什么上面没有勒布朗写在最下面

的两行字？那是因为勒布朗是在安纳托利复制之后才写上去的。你是从传真上才得知特拉维斯与之有关系的吗？”

“没错，娜塔沙。你干得很好，使特拉维斯相信你从他家取回了那份传真的复印本。”

“有些人你给他一根绣花针，他就会当真。特拉维斯在酒吧给他的管家打过电话之后，我就知道了勒布朗已经给他发过了一份传真。”娜塔沙得意地笑道，“对于我坚持要在华盛顿这里和你面谈，我表示道歉，我只不过是要核实一下格林和克雷默的身份。”

“我明白。顺便说一句，安纳托利是亲眼看见勒布朗被开枪击中的，所以 you 从那里得到的情报并没有错，也是穿了防弹背心。”艾德卡把他的文件推到一边，这是一个手势，示意接见结束了。

“还有一件事，”娜塔沙说，“如果你早把阿波罗文件的内容告诉了我，事情也许要容易一些。我不知道它是否是关于肯尼迪或者……”

“如果我早告诉了你，你就不会那么使人信服了。”艾德卡急促地说。

“是的，我当然明白。”

“你需要一个新的身份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去工作一段时间。娜塔沙，你的祖国再一次谢谢你。可以这样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再是从军事上来赢得，而是从经济上。在这场战斗中你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你应该为此而自豪。解散，去休息。”

娜塔沙离开了房间。

艾德卡把娜塔沙的报告放进文件夹里，把一张光碟放在了上面。光碟上面的名字还是娜塔沙在执行取回它的任务过程中给取的：阿波罗文件

阿波罗文件放在一手操纵了它的产生过程的人手中是安全的。

勒布朗正如这些美国人所说只不过是一头替罪羊，艾德卡想，他坐在书桌旁。勒布朗一直在受人摆布，以为他是为自己做了这件事，然而他却是为俄国对外情报局做了这一切。

当第一夫人使用苦杏仁苷的消息传到了俄国情报部门时，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个俄国对外情报局的特务假冒成一个美国食品及药

物管理局的知内情者，把有关苦杏仁苷的信息泄露给副总统特工处的特工克林顿·勒布朗。他是当时为准备参加会议执行保卫工作的小分队特工中的一员。俄国对外情报局无法渗透到权力集团的最高层中去，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当权者所信任的下属：特工处的特工人员。

第一夫人服用苦杏仁苷这件事引起的内部混乱已经促使副总统库克被邀请去参加一次危机会议，这件事被俄国对外情报局知道了。勒布朗所处的位置以及他的父亲死于癌症这一事实使得他成为了俄国对外情报局完成这份阿波罗文件制作的最佳靶子。那个伪装的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知内情者提前把副总统会去参加在坦帕的这次会议的消息泄露给了他。

比较难做的部分就是要操纵勒布朗去做这件事。只要勒布朗的良心按预期的去促使他，让他录下会议的内容，接着派安纳托利去从勒布朗的寓所里把它偷出来就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但是特工处似乎发现了勒布朗的行动，穷凶极恶地为他们的声誉而斗争。而勒布朗也做好了准备为这份文件而斗争。

现在没事了，已经完结了。

最终，我们有了工具去暗中破坏强大的美国制药工业，从而破坏她的经济。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技术和信息的时代——它将会起作用。信息的时代以同样的方式使得祖国俄罗斯的强势减弱了，所以它也同样会使美国的威权下落的，艾德卡不无满意地暗自想着，这种满足感是只有复仇得逞之后才能带来的。

但是现在阿波罗文件的情况怎么样，那已经是艾德卡不得而知的了。他给他在莫斯科的上司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他想总有一天他是要打的。

冷战决没有停止，只是武器发生了变化。

第一百章

特拉维斯目不转睛地盯着克雷默前室里噼啪作响的炉火。一种暗淡的、不可确知的空气徘徊不去。

“丹尼尔，我过去因为迫切需要的原由，指挥过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组织。我知道你没事的。如果她想要你的命，早在你出现在我门前时她就已经把你杀了，相信我的话。如果我说了什么的话，她会把我们两个都监禁起来的。再说，她是你摆脱这团乱麻的最好的赌注。你只不过是她达到目的的一个工具罢了。”

“所以你就向中央情报局泄露了，也告发了格林？”

“是的，你们走了之后我给伦奎斯特打过电话——你的老叔叔不得不再次帮你摆脱困境。联邦调查局也做了让步，这多亏了伦奎斯特。除了格林、你和我之外没有人知道阿波罗的事。”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格林也卷了进来。”特拉维斯仍然记得格林的黑眼睛在枪管的上方盯着他的那副活生生的景象。

克雷默显出吃惊的样子来，他说：“你在开玩笑吗？一直到1951年，特工处每年都得由国会更新它的保卫小分队选派人选，保卫工作对于他们就是一切。他们不断地为它而烦扰着。联邦调查局到现在几十年了，一直就想要吞并特工处。自从我们失去肯尼迪之后，他们就一直为了保住这次保卫官员的安全的荣誉而斗争。如果传出去他们的一个特工做了勒布朗做过的事情，那特工处就完蛋了。那就是格林拼命不想让其他的情报机构知道这件事的缘故。对于阿波罗文件上实际发生的事或者在制药工业的内幕泄露出去的后果上他不能孤注一掷。他只不过是不要想让特工处卷入是非之中。”

“就像掩盖肯尼迪总统被刺事件那样干吗？”

“的确是像那样。这都是人们为了掩盖他们出的洋相和避免尴尬时所做的一切——正如同华盛顿的权力游戏和臭狗屎之类的事一样。”

克雷默想要使谈话转个方向，从特拉维斯近来受的折磨这里扯开。

他说：“你妈妈那里真是好消息！”

特拉维斯由衷地一笑，但半路上又收住了——他那正在收口的创伤和肿块处仍然剧痛。“多谢。她感谢你送去的那些鲜花，她喜欢百合。”

“我知道她会好的。帕蒂是一个斗士，那是一定的。哈哈！”

但是特拉维斯想起了那些没有他母亲这般幸运的人。“这真是勒布朗蒙受的该死的耻辱。”

特拉维斯低头看着左手腕上的磨损处留下的印痕，那是他和勒布朗被铐在一起的地方。虽然和这个有点异常的特工的遭遇是短暂的，特拉维斯仍然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第一次遇到勒布朗时便相信他是一个鬼魂；现在看来似乎他真的成了一个鬼魂了。这两个男人之间潜在的那种密切关系现在被勒布朗头部受到巨大伤害而死亡的结局给砸了个粉碎。

克雷默将双手放在手杖顶上，身子向前倾斜着，说：“勒布朗曾经逃脱过一次死亡。你在这个游戏中仅仅捡回了一条命。”

失落感和被出卖的情绪击打在特拉维斯的心里，就像是一柄大锤砸在他的五脏六腑上。当克雷默继续想要提高他“侄子”的情绪时，特拉维斯目不转睛地、聚精会神地盯在火焰上。

“丹尼，他知道那样做的风险。他死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他为了什么而死呢？”

克雷默用他的一只手擦过他的嘴巴，不作一声，非常不安。

克雷默惯常对任何一件事都有一个答案的，但是特拉维斯抬头一瞧，发现他正心烦意乱，几乎是心不在焉。克雷默盯着看他放在边桌上的一瓶关节炎药丸。

“乔治？”

克雷默俯身在他的边桌上，把一个装着用来向人炫耀的勋章的玻璃盒子摆来摆去，说：“他为他信仰的东西战斗而死，那就没有白死。”

“你这么肯定吗？”

“你什么意思？！”克雷默以一种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质疑对方的语气厉声问道，他惯常这样做的。

“勒布朗制作了阿波罗文件。现在它多半在俄国人手里了。他们会拿它干什么？仅仅只是把它用作一个交易的工具吗？如果真相不揭露出去他就白死了。”

克雷默又一次倚在他的手杖上，眼睛里有一股不安的神情。“俄国人回去了，丹尼。他们打算把阿波罗当做一种武器使用，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这样竭尽全力的。”

“武器？什么时候真相成了武器了？如果外敌能够将真相当做武器来反对我们，那我们成了什么了？”

“你要明白有比那个更大的事情正处于危险中——”

“乔治，你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你曾经和一个独裁权做过斗争。把阿波罗的事情隐瞒起来，你是在和谁做斗争呢？你现在斗争又是为了谁？”

克雷默一语不发。

看到气氛高度紧张，特拉维斯站起身向窗户漫步过去。

克雷默用手杖在酒红色的地毯上画圆圈。

屋外，一个中年男子正带着他的长卷毛狗轻松地散步。特拉维斯盯着他看。

屋外的陌生人在克雷默的屋子前面停住了脚步，而他的狗则嗅着一棵树。这时他转过身，透过窗户和特拉维斯正面相对。

特拉维斯和这个人对视了短短的几秒钟。这个人便拖着他的卷毛狗继续散步去了。

特拉维斯沉思道：“不管怎样，也许俄国人还不曾料到我们已经变得多么自私和贪婪。即使他们通过互联网或者别的什么把阿波罗泄漏给街上的那个男人，他们也需要让人们相信它，把它传播出去。如果这样做意味着他们要失去工作，人们为什么会去那样做呢？”特拉维斯向牵狗的人走去的方向伸出一只手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同谋犯！”

克雷默举起他的手杖鄙夷地说：“不，美国人比实际上要好一些，俄国人不知道这一点。你把那个潘多拉的盒子给街上那个人送去，他

们会打开它的。”

特拉维斯转过身来看着克雷默说：“你真的相信任何一个得知这个消息的人会相信它……会把它的事去告诉其他人吗？”

“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做？”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r2Y5aSa5ouJ55qE5aSE5pa5XzEzMTI4MjAw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6f58\u591a\u62c9\u7684\u5904\u65b9_13128200.zip",
  "filesize": 20626969,
  "md5": "6feab3c9aed40aecc792142be2fa2958",
  "header_md5": "55b8975e7d9e202d49a9df7e900bfa5a",
  "sha1": "e9b071324a19671fd2815708ddd90943f60dcc64",
  "sha256": "b83dc4652097ea8c7a2ff3a9c7ff084b3c85879cfdeaa54a6243af15b945a055",
  "crc32": 271225865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1504808,
  "pdg_dir_name": "\u253c\u2566\u2562\u03b1\u2514\u00a1\u2561\u2500\u2524\u00aa\u2556\u255c_13128200",
  "pdg_main_pages_found": 369,
  "pdg_main_pages_max": 369,
  "total_pages": 374,
  "total_pixels": 14945898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